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八冊目次

玉塵新譚三十四卷

〔明〕鄭仲夔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一

柴菴寤言二卷

〔明〕吳桂撰
明末刻本

二四七

經史提綱十七卷九經補韻一卷

〔清〕魯之裕撰
清乾隆刻本

二八三

碩果錄十卷

〔清〕馬駒撰
稿本

三七三

虞初新志二十卷

〔清〕張潮輯
清康熙刻本

四一三

玉塵新譚三十四卷

〔明〕鄭仲夔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序

世有名流譽崇今古德行
文章並在所重但古人薄
行誼有之歎於詞林之中
求其行誼卓犖者不多見

至唐書序 附序

一

吾友曾師今之正人惟之然
口無擇言如阮嗣宗未嘗
臧否人物而胸中滯滯千古
權衡又未嘗不了者故其
撰著上通古人下儔今輩

亞康之錯五都之市與口

炫目並在于斯位乃吾家
中郎帳中之叔仲任孝標
無以尚之然僕之所重在
彼而不在此因其刻感震

至唐書序 附序

二

附取語以志景行

閩漳社弟蔡保禎撰

清言序

晉宋之際厥有世說語殊至致使讀者盡而有餘似非吾輩未易能言也而說者間指爲既本顧夷考當時所以既晉室者了

清言

曹序

一

清言錄後記

未相關食桃不康以咎李此前人固有辨之獨惟夫嘉隆以前學者知有所謂世說者絕少自王元美世說補出而始知有所謂世說然已非晉宋之世說矣

夫以不知有所謂世說者而哆

口談清言之既可笑也已吾友鄭龍如氏踵世說語林諸書之後而葺清言一編雖晚出而旨微不同大氏世說在因事以傳

清言

曹序

二

言其言精清言在因言以徵事其事覈世說之精使人流想于片言清言之覈期以示的于千古編則耦列理實孤行至其清妙淹通寄屬雋遠可以味得尤

難以率賞知言之士好風良月

鑪煙乍飄幽琴罷韻或風雨如

晦憂從中來手是編婆娑數則

宿俗新障一時都洗絕勝吞刀

而飲灰也世不乏韻人無客不

清言

序

三

相語遂謬爲之序

萬曆丁巳花朝樵李曹徵庸題

于信州公署



清言序

余未髮好讀世說最喜其微

言冷語妙絕古今越數年而

悔向之讀者膚耳蓋世說之

奇奇在叙事有左氏之嚴整

清言

序

一

而雋有擅弓之簡峭而緩若

探字疏句以求之未免爲臨

川才鬼所笑其後何元朗語

林玉元美又病其不雅馴稍

刪而爲世說補然染指醍醐

注為雜酪所礙有信州鄭君
龍如天下士也私覽博物於
書鮮所不精綜而又能舍眩
川瑯琊兩家外不重案一複
事不濫陳一噦語上自東西

清言

韓序

二

京以及國朝之宗匠逸民
皆采而為竹頭木屑之助貽
書云以臨川瑯琊兩家所無
亦兩家不容不有者也試為
我叙之余惟世說未必盡出

劉義慶手大要客所為如淮
南子不盡劉子安皆左吳蘇
龍輩組而成之者也義慶好
文招聚才學之士遠近輻輳
若袁淑若何長瑜若陸展若

清言

韓序

三

鮑昭或位列太尉或引為佐
史國輔供帳筆札既不減尚
方而名山羣玉之藏又足以
資排纂而儲藻麗今鄭君坐
無滿容庫鮮秘書而能經羅

百代之言以續義慶千古身
後之闕無論臨川有知嘆為
知己即使何太史王司寇復
生必將握麈相難置君於清
言第一流矣君樂府詩草業
清言
聊序
四
已贈灸士林所著風賦博大
奇辨楚宋玉之流也才大數
奇識君者少清言一出屬和
更稀昔義慶弟義康謂人云
身不讀書君無作才語相向

嗟乎解語人且不可得解世
說叙事耶僕茅以鄭君清言
寶之枕中而已

萬曆丁巳秋日西吳友弟韓

敬書於三喟堂

清言

韓序

五



清言序

吾人不工涉世而惟善清言、
輒令人絕倒其時裴郭二子
輒已累而傳之至宋臨川王
集為女說遂以不朽千古風流

清言

朱序

一

文物可想見者斯人力也嗣是
有唐語林有續世說造語命
詞百不及一學士大夫靡稱述
之我朝何氏元朗采史籍
裨官勝事嘉話勒為語林

庶幾與臨川裨主齋盟以言

周博信有之謂之清則未也
信州友人鄭龍北洞覽古今
特精名理風神玉暎藻鑑
淵融黃林度衡叔寶之流亞

清言

朱序

二

也標舉後代爰暨近世文筆
醞藉有通世說者列以品目命
曰清言一秋瑤間珠璣照煉
兼裴郭之長紹臨川之響
所謂飛天僊人容止語笑都

無煙火氣味而業實併收
聲業俱茂不徒言室諸賢
清譚而已就如善著書我
讀其書者每恨卷帙易窮
若錄易歌非復語林薈蕪
清言 三
之累矣乙卯孟秋龍如以雁
羔雁之聘來持書示余命加
弘潤周玩再三不能增損一字
唯與國中好奇者轉相詆
味因慙通以傳龍如強不佞

數語弁其首乃揚摧述作
之畧而妄為一序南州友
弟朱謀埜撰



清言

朱序

同

序

清言者何鄭子龍如其洗
滌卓犖之識節東而旁寄
者也言之清昉自江左清果
言所尚乎曰固也躁多不若

清言

集序

吉寡者脩辭之宗也好盡不
若多風者於世之權也予讀
龍如時家言神姿高徹及
披其韻語于瀟脫微達心焉
于慨恍微義心焉一彈三歎伊

人儼在目前矣至于清言其

用物弘其取裁雋其托意
深不知者以爲小史也其知者
以爲有憂世之心也今天下詬
誶成風夷蕪操于舌本訛言

清言

集序

蓋已孔將矣試取是編覆按
之當且悚如報如清言者不乃
訛言之砥柱乎龍如之文之詩
又何適而非清言耶謝康樂
云道以神理超事爲名教

用編中綜覈名實揚確指
今殆神理名教之數也必如是
而言始有貴于清也已于以攀
劉提何直技之所剩耳後有
知言者出江之左江之右果且
孰多哉

清言

漢序

王

海虞友弟龔立本書于

虎丘之竹亭



清言跋

苟其人為持籌鑽核之流俗物來敗人意則
品不清習為組織之語艷冶之詞則才不清
品不清才不清未有能為清言者也龍如所
居蘭畹風雨一室琴書自娛客非幽人韻士
屢不為倒也發而為詩文清氣逼人難之度
開府鮑參軍集中恐不能辨龍如之品之才
清言 董跋 一

清言

董跋

一

俱清絕一時故其著為清言詞則冷旨則遠
斯編出而世說一書且得獨有千秋哉夫龍
如之品之才既清絕一時異日身際清朝位
列清秩以清德持已以清節事君以清政澤
民其清聲又不獨以言著矣

社弟董思王書



題清言後

臥病自餘息，度歲再興隱山大師刻
期時伏謁雙徑雲棲向未能也因念
石允異人安得一讀異書而信州友
人鄭教以清言一編寄示夫其標
目導之世說而取材不厭百搜事不厭
傷教終不厭寫選錄不厭倚非胸中

清言 王版

一

出十斛除穢生而不沽煙火氣者斷
不能辨實語是編也成允奪何之集
氏之席矣一再快讀霜雪汗出
人之此念我疾信非枝之七步都
清言後堪作千載茶案也丁巳
上元虞山友弟王宇耆拜手敬跋



微奇事小引

僕雅好幽奇情能撰述微鳴風之遺意成獨鑒
之稗篇樺流遁之觀隨聞隨錄廣輶軒之秘爰
咨爰諏片美必書固風一而勸百無稽弗聽將
傳後以信今廊廡多聞承資博涉作之勞而享
之逸庶幾選收以待孟堅取於燧而杞於河無
曰今事莫告君實

信州鄭仲夔啓

王塵新筆 微奇引

玉塵新譚

書目

清言

十卷

偶記

八卷

耳新

八卷

雋區

八卷

玉塵新譚

目

一

初函書目

較閱姓氏

項煜

字仲昭
吳縣人

劉士鑄

字羽石
仁和人

楊觀吉

字吉長
詔安人

朱統鉉

字夢得
新建人

楊廷樞

字維斗
吳縣人

徐如珩

字楚白
仁和人

洪吉臣

字藏之
仁和人

玉塵新譚

姓氏

周鍾

字介生
金壇人

盧若騰

字怒生
同安人

涂伯昌

字子期
新城人

朱露

字公湛
建昌人

劉日杲

字出子
永豐人

何允泓

字季穆
常熟人

陳弘緒

字士業
新建人

朱萬祚

字道微
弋陽人

馬世奇

字君常
無錫人

李長科

字小有
興化人

樊維城

字元宗
黃岡人

龔立本

字淵孟
常熟人

傅巖

字野倩
金華人

黃毓祺

字介子
江陰人

董思王

字念生
玉山人

一

朱漢徵

字方照
崑山人

郭泮

字彥深
海寧人

袁德謙

字無盈
常熟人

楊思本

字因之
新城人

萬時華

字茂先
南昌人

徐時進

字元修
江陰人

魏冲

字叔子
常熟人

羅伏龍

字佐才
餘干人

許重熙	字子洽 常熟人	朱天璧	字子玄 仁和人
張廷範	字范之 漳州人	張 璆	字初青 仁和人
羅大猷	字訓辰 新建人	余祚徵	字符之 永豐人
涂大雋	字不疑 新城人	彭從龍	字驥長 上饒人
郭嗣汾	字季超 錢塘人	蔡保禎	字端卿 詔安人
徐濟忠	字良夫 常熟人	程兆科	字俊民 上饒人
蕭允升	字令初 會稽人	羅高倣	字中魯 南昌人
張 壩	字石宗 仁和人	易爲炳	字用王 黃岡人
五庫新評 二			
黃中規	字昆來 弋陽人	徐光禴	字乃孚 常山人
戴國士	字初士 新建人	嚴 或	字今延 烏程人
袁一驊	字季開 江陰人	丁孕乾	字爰太 九江人

言凡例									
一 是編肇自漢魏迄於嘉隆五易草而就緒									
三 閱歲而成觀世難鍾子寧無後出相遺									
更有子雲應以苦心見賞									
一 臨川王世說極爲絕唱而劉孝標世說注									
王元美世說補成互相發明者也茲不重									
案一事									
一 續世說等書未爲具目者所深賞故得而									
清言 凡例 一									
節採之然事取奇僻語尚冷雋外是槩從									
刪抹不以濫陳									
一 編中一人錯見者名地爵謚不一其稱須									
詳閱而始通恐乍披之無緒茲特別爲釋									
名庶觀者燎若摘掌									
一 近日名流輩出碩士踵生非無至德可師									
不乏佳言如屑然傳信貴其有微公論久									
而斯定月且無稽裝即錄此見詫風聞失									

實謝公不免笑人悉俟考衷徐當續附

一余年過入洛數奇泣荆門庭蕭寂愧名士

之風流圖史雜陳欣往賢之景懌是用精

采勒爲一家豈希通都大邑之傳耶傲窮

愁著書之意

清言

凡例

清言釋名

董仲舒

亦稱江都

陳蕃

亦稱豫章亦稱

鄭玄

字康成亦稱鄭

蔡邕

亦稱中郎

孔融

字文舉亦稱北

劉景升

亦稱劉州

阮籍

字嗣宗亦稱步兵

嵇康

字叔夜亦稱中

陸機

字士衡亦稱平

石崇

亦稱齊奴亦稱

戴逵

字安道亦稱戴

桓溫

亦稱大司馬亦

桓玄

亦稱靈寶亦稱

陶潛

字淵明亦稱徵

清言

符名

謝靈運

亦稱康樂

袁淑

字思光亦稱黃

褚淵

字彥回亦稱司

張融

字思光亦稱黃

謝眺

字玄暉亦稱宣

王儉

字仲實亦稱代

沈約

字休文亦稱安

任昉

字彥升亦稱太

陶弘景

亦稱貞白亦稱

到溉

字茂灌亦稱建

楊情

字遠彥亦稱僕

魏徵

字玄成亦稱鄭

房玄齡

亦稱僕射

郭振

字元振亦稱代

李邕

亦稱北海

蘇頌

字公頌亦稱

楊慎

字用修亦稱太史

王守仁

字伯安亦稱新

唐順之

字應德亦稱中丞亦稱司諫

嚴嵩

亦稱分宜亦稱相嵩

顧璘

字華玉亦稱使君

瞿景淳

亦稱文懿亦稱宗伯

李攀龍

字于麟亦稱邢州亦稱康惠亦稱濟南亦稱李侯

王世貞

字元美亦稱廷尉亦稱大司寇亦稱瑯琊

宗臣

字子相亦稱吏部亦稱廣陵

吳國倫

字明卿亦稱舍人亦稱黃門

楊繼盛

字仲芳亦稱忠愍亦稱容城

魏震

字順甫亦稱北

徐中行

字子與亦稱北都亦稱汀州亦稱使君

清言

雜名

三

汪道昆

字伯玉亦稱司馬

胡宗憲

亦稱總制

王維禎

亦稱宮諭

清言目錄

卷之一

德行

言語上

卷之二

言語下

政事

文學上

卷之三

文學下

方正

清言 目錄

卷之四

雅量

識鑒

賞譽上

卷之五

賞譽下

品藻

規箴

捷悟

風惠

卷之六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卷之七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龍禮

卷之八

清言 目錄

任誕

簡傲

排調上

卷之九

排調下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卷之十

忿狷

諛諂

尤悔

純漏

惑溺

仇隙

海言

目錄

三

清言目錄

清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拱

西吳韓 敬求仲閣

德行

公沙積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季英
質春吳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杵春聞

蔡中郎性篤孝母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
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清言 卷之一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數曰
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
俗之易不難

裴亮州性清慎在郡一介不取嘗作一胡床及
去官留柱柱梁

徐原性忠壯好直言先爲呂岱所薦極難岱有
得失不爲曲護人或爲岱言岱歎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耳

阮士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
還母曰孝緒至性異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
還

任彦升爲義興太守在郡清潔兒妾食麥而已
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沈休文
遺裙衫以迎之

狄文惠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嘗使絕域崇
質母老且病狄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萬

清言 卷之一

里憂諸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
馬不協因相謂曰觀狄君所爲吾輩豈容無
慚更相與輯睦

蘇許公以子喪去職玄宗意欲起復之使李日
知論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

上乃聽其終制
盧懷慎爲黃門監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
自壽以辦喪事

李光進光顏兄弟友愛特至光顏先兄娶其母
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妻奉管
簪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
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王太尉特重冠萊公數薦之爲相冠不知時干
上前短王一日上徐爲太尉道及謝曰臣久
居相位闕固應多而準對陛下無少隱此乃
臣所以重準也上繇此益賢太尉

清言

卷之一

三

岳少保少時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
必鬻衣具酒肉詣冢泣奠引所贈弓餐三矢
乃酹父知而義之

鄭思肖自宋亡後終日棲居夜有時南向泣誓
不與北人交見輒奔避時寫蘭疎枝簡葉根
不著土人問之曰土爲番人致忍著耶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賦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
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

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方孝孺臥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曰吾政愁
汝家人曰王翁亦所不免豈必我耶曰愁汝
多告勞耳

浦江鄭氏十世不異爨食指千餘人田賦各有
所司出入絲毫無敢私者諸婦事女工不預
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
之不食

清言

卷之一

四

黃叔揚以外艱歸杜兄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
問黃給諫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
農收蔽路御史步抵其舍叔揚從素幕中對
語移日供蔬粥而別

姚蘇州始下車欽慕郡處士王賓命駕往見之
及門賓望見騎從趨告姚曰家有老母未嘗
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騎侍善後造賓望門下
車徒步自抵舍時謂復見陳豫章之風

士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嘗以魚肉兼饌撤而
盡之世號埋羹太守

楊榮從 文帝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
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不顧而去榮下
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楊
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
其疲翼日謁 上幼孜備奏 上嘉榮之義
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唐書

卷之一

五

丘錦奉二親孝辨毋畢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
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錦恐毋岑寂遠
墓巡行泣曰錦在斯錦在斯其地多虎聞錦
哭聲輒避去

虞謹父好老氏父喪備極哀痛日誦道德經一
遍已乃哭淚下漬磚磚爲毀裂

姚伯華嘗受人寄綾帛衣數百一夕火發家資
帳盡俱不顧急移所寄物明日按籍各還其

至無一失者

劉球性清介弟玘爲潯陽令偶寄一夏布球卽
日歸還

潘司馬卽田密夜諒之止得粟數升一敝裘耳
盜驚歎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吾輩安能亂
章慙爲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趙司管
之已知請謝章曰吾子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趙司馬以譏謫戍肅州袍帽布袍策一蹇驢行

潘吉

卷之一

六

尸至人聚觀相指識爭以資道路費劉
悉謝不受旣達戍所披甲執銳與諸卒無異
衆皆歎服

鄭端備居吏部里中士宦有餽金承簠以將而
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已而夫人撥
茗亟爲言公隨令夫人整理其茗覆簠如初
出語其人曰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
家尚有餘苦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徐向客與夏少師同里夏方被殊寵人爭趨其門徐每不往及少師再相罷於途中被逮徐獨使人周旋唯謹夏爲感泣

蔣性中爲給事歸偶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爲他舟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顧謂僕曰渠豈爲若欺耶

王元美以重九毋忌終身不登高

蔣言

卷之一

七

徐使君居官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慙色

徐子與好接引後來嘗語歐廣文云吾輩旁得奇人雖越數千里之外必當移書相告

魏比部服除常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造請耶魏笑曰我一款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俞仲蔚家貧不治生逢其記耕蠶洗助之猶不

給仲蔚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則又曰姑一食

祝廷璿所至喜化誨人又精於琴理嘗過友人別業有館僕悍戾日詬詈其父母祝令召其人來立之戶外且云吾有聲子試聽之遂操孝順歌一曲既畢開戶視其人泣數行下悲惋不自勝祝因具爲解說自是此人改行不復如前詬詈

蔣言

卷之一

人

言語上

王仲任生細族或嘲之荅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

史公謫守河東殺侯覽遣使覽怒誣實之辟孝廉魏劭裴瑜輩行賂於覽得減死論或以爲史嫌陶丘洪曰文王膺里閭散懷金平原蒙

難義夫獻寶亦何疑之有

王奐語仇季知聞卿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荅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耳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劉爽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蘇洪曰若使明公用岱於前擢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雙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清丁

卷之一

九

晉武帝問郗廣基卿在郡孰與優對曰臣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歎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荅稽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雲露尚凝故斯輩之禽翫心未下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懼

范百年因事謁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食泉因

問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居在康諫之間

王儉爲吏部尚書有客譚姓者謁選王戲之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卿荅曰譚子奔昌所以有僕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

清言

卷之一

十

忽去時未有荅者張黃門在下座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張思光入問訊彌時方登階既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荅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齊世祖問王僕射卿好音樂孰與朕同荅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調味

梁武帝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人江陵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無敢對者王瑩在御筵餘

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府錄御

圖虎象來格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僕射於道愷自陳述楊以
發詔授官咸繇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
天終待雲興四岳乃起爲霍州刺史

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因問昭蒲桃味
何如橘柚荅曰津液奇勝芬芳滅之君房曰
企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齊書

卷之一

十一

陳後主嘗誚蕭允於蔡徵徵曰清虛玄遠殆不
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聞因誦允詩以對後

主嗟賞

片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棋

鉛山費雲仍文孫闕

言語下

辛郁原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上問何人

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舊太公曰舊太公八

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

張後裔在并州唐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詔入

片言

卷之二

一

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對

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從者無子男之位臣冀

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

宗大悅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謬致如春葩麗藻采于齒

牙時人號爲梨花之論

裴晉公午橋莊有茂草盈里名小兒坡公每使

數羣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也

宋孝宗幸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淨輝曰旣自飛

來如何不飛去輝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幸天

竺見觀世音手持念珠問曰何用輝曰念南

無觀世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

已孝宗大喜

周玄素善畫太祖論曰爲朕審天下江山繪

於殿壁玄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

片言

卷之二

二

詔惟陛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太祖

卽操筆脩成大勢玄素對曰陛下山河已

定量能復動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太祖問刑

部郎袁凱對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旣見深歎其家法厚賜

遣出高后曰伊食指千餘人欲爲陛下

事何所不能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世同

居何以得此對曰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笑遣還

國初郊祝文有于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頌 上譴呵衆得釋

或言解大紳文字不應泛與人荅曰何嘗見兩

露擇地而施

閤司寇讞獄不稱青 孝宗怒甚論劉大夏曰

新書

卷之二

王

爾第云古昔何人執法如此大夏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

劉瑾欲結好康武功康不爲往後瑾以脩怨北

地將因事加害康聞之遂自詣瑾瑾延見喜

溢望外畱欵洽焉康徐調理曰昔高力士寵

冠羣臣爲李白脫靴至今高其義君能之乎

瑾直前曰試爲先生効之康曰僕何足稱今

李夢陽數倍李白以非罪陷縲紲君誠能出

之卽數倍高力士耳瑾稱善次日李得釋

王新建對人每論人皆可爲堯舜一日令蒼頭

辟草堦前有客問曰此辟草者亦可堯舜耶

荅曰此辟草者縱非堯舜使堯舜辟草當不過此

世宗登極日御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楊大學

士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經筵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故

清言

卷之二

四

勲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特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相嵩語顧華玉身與文待詔周旋不見荅將無

太簡顧曰此乃所以爲徵仲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

縣令減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李于鱗將應召許殷卿餽之贐李謂徐比部曰

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
金裝其橐中乃左史僂臚盈鑑亦難矣

瑯琊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

不可無

汪伯玉架上牙籤數萬卷客脾睨久之謂曰公
能遍識耶荅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
舍近矚而事遐尋荅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

蘇言

卷之二

五

唐侍御蘇大行將入朝導聲相近蘇間前行爲
誰從者以唐對蘇便曰瞻之在前唐間知爲
蘇卽回首曰後來其蘇

政事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
經耳雨輒注有二縣僻在山間傳駟不往獨
不雨父老以爲請嵩乃曲路到二縣入界卽

雨

竊令東平有惠政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

百姓攀車距輪克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
潛通

閭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
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
明君何敢負也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
無懽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

蘇言

卷之二

六

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
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謝玄暉爲宣城內史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
郡亦告治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

盡風流文采颺炳一時

魏僕射臨代登舜山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或
鑿不醉不歸四字於上收見曰此非遺德卽

命鑿去之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姚善就錢芹質經義芹曰此書生事耳公有官守何不譚時務乃出一簡授善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蕭言 卷之二

七

于謙爲大司馬數出奇劄虜朝廷賴以安時人謂遠過李剛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敢言功乎

韓文爲留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孔鑄守交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聞

陳利嘗盜感悟酋長百輩從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孔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抵敗吾信

盛果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果潛登庭樹資朱墨二缶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日閉門審命邏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儲靜夫在吏部一時人士悚然咸曰儲君陽秋可畏

蕭言 卷之二

八

盧謙爲大理卿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使彼無憾我無憾

盛順爲東鹿令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徐旬客以廉儉著聲民有率冠侈服者出必遇責爲具稍過侈必相戒

李攀龍出守順德人問所以治郡李曰使吾僕廣道途脫上官顏色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父老問疾苦爲興除脫
若承蜩耳

李邢州在郡囹圄空虛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
之飲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許密言挾匕首以
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
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
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張陽怒曰賦汝百

海言

卷之二

九

金胡二十也稱之良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
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驗刻斃巨盜于
樽俎間遠近靡不領首

文學上

董仲舒治獄三年不窺戶外嘗夢蛟龍入懷

中作春秋繁露

漢武皇帝時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
異東方曼倩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

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

枚臯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
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
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
靡靡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光武大會靈臺得風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
者竇攸對曰名應風載在爾雅詔簡書如言
賜帛百匹

海言

卷之二

十

邯鄲子禮年弱冠著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
定先是魏朗已爲此碑文成未出見子禮所
作益嘆不暇遂毀其草

魏武侯阮瑀作書與韓遂時適近出鴉隨從因
於馬上具草呈之曹季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損益

孝武西還雅樂多缺有鐸于者近代絕此制或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解斯微曰此鐸于也遂

任于寶周禮注以芒簡持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几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清言

卷之二

二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安西無繇自達乃負書候沈車前狀若貨鬻者安西取讀人重之謂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梁武帝問徐僕射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曰孔博士識見精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爾滯任彥升謂之孔獨通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蘇

山道人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人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傳識

任彥升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勰芳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彥升簡周書果如其說

清言

卷之二

十二

蕭琛謂裴子野寒暑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虞寄上瑞雨頌梁武稱賞顧其兄荔曰此卿之士龍也

清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門人劉日杲出子問

文學下

唐玄宗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

諸學士講議經旨以及時務騰者升爵惟張

九齡譚論風生得升此座

李白凡所登臨每有吟詠過武昌見崔顥黃鶴

清言

卷之三

一

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孟襄陽客遊長安開過秘省爾時秋月新霽諸

英華令賦詩襄陽句曰微雲澹河漢疎雨滴

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閣筆不能爲繼

唐文宗語左右云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

以爲君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

人以下侍茶湯飲餽

裴晉公脩福先寺請皇甫持正作碑酬以千緡

裴曰碑文三千字每字一緡更減不得也裴笑而足之

薛濤在高千里席上適有邊報千里令濤作樂

府卽爲句云聞說邊城苦今朝到始知願將

筵上曲唱與隴頭兒舉座稱賞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簡出處司馬溫公

聞人言新事卽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

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清言

卷之三

二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餐蒙

何必爾曰先入者爲之主

蘇長公語劉景文云軾平生無他快意惟作文

章意所到處則筆力曲折無不盡之自謂世

間樂事無復踰此

米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

蜀王性嗜古太祖鍾愛之呼蜀秀才

宋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魯博覽羣籍談論風

餐雷厲嚴陵徐尊生曰南宮以舌爲筆學士以筆爲舌

景中丞在太學時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

故負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景乃詭言實已書

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慚憾旣出景

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

古昔有不解事卽曰登三代以還書耶

清言

卷之三

三

北地作詩或句字未工卽棄弗錄何舍人深惜

之李荅云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世評何仲默文侵謾匹雅依騷儷選選追周漢

俛視六朝顧使君曰信陽詩雖峭俊終是北

地多一臂力

楊太史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

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

光曰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太史偶閱莊

子遂改睨曰愈光曰渴虹睨曰古今奇句

雷禮鄭曉二人皆博雅禮淹通奉昏曉先聞心

國朝典章世稱尚書知古端簡知今

顧華玉閱王子衡慎言稱云特標妙義

王大司寇云先秦之則北地及正濟南造玄

七子聚薊門結社賦詩每一詩成人人自得至

濟南片語出又還顧自失咸歎服之以爲莫

能及

清言

卷之三

四

學士雅自負博聞又雄于辯嘗設數事詞朝

紳無有解者乃舉問魏裳魏隨事縷陳應荅

如響廖竟不能小屈

吳峻伯云元美見荅三絕較閱委頓時披誦可

作益氣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嵩謂客曰此酒之

名纔一見張謂詩耳王應聲曰杜詩有之水

經注亦有之嚴便出二書令簡視果然

王廷尉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那鼎
盧相在李郡齊把玩不覺神竦訓元美海內
獨步茂秦瑣瑣水調十倍不及也

宗廣陵嘗曰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
鳴岐山而麒麟爲椅枕

胡宗憲燕將士桐柯山酒酣繼作命沈明臣作

錢歌鼓吹十章授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
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將明臣頌曰何物

清
卷之三
五

沈郎雄快若君

魏順甫著楚史成時楚人何基亦爲之或言二

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憚曰五色可合緇素不

可合也無已寧篋吾史

方正

楊子雲授法言楊富人費錢十萬願載一名子

雲不聽曰此人富而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

中之牛安得妄哉

光武臨朝或有愴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
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宋弘薦桓譚於世祖召拜議郎桓特妙於絲竹

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趨

責譚譚望見弘便失常度世祖惟問之弘謝

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盧植師事馬南郡南郡外戚豪家多列女倡導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

仇香入太學與符融北字融實客盈室香常自

守融因徐諷以交結合正色曰天子設太學

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

漢靈帝問楊侍中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

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

真楊震子孫

晉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沉二人誰多彥口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不及乾後
爲交州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
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荅詔不善安可受之
乃止

游學爲廷尉持法平上嘗勅學有所恕學不從

曰陛下自能恕人何必令臣曲筆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

冰令工人鑄爲鳳獸形或飾以金環絲帶置

海言

卷之三

七

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唯張曲江不受此惠

張文確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確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住職

當自引避不宜飾減以自取名

太祖賜劉琨鐵簡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

奏事不直琨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服

鄭克敬受知高帝嘗賜宴值其父沒忌不食

飲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結命

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劉長史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奕劉勝王曰

卿獨不少讓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恐何敢讓

孔約教諸皇孫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

韌可屈伸云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

約連杖至十數是夕皇孫熟作上怒召約

責之約厲聲曰昔漢明帝尊師重傳今奈何

清言

卷之三

八

以教子罪師

顧佐爲應天尹剛稜不撓時以方苞孝肅之知

開封

楊弘濟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

惟江陵令范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

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

私于理卒不往

廖莊爲給事時楊文貞當國家人不法者抗童

論之或言獨不爲東里地耶莊曰此適所以報楊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爲多不法事嘗與鄉人爭墓地交訴於朝法司不敢決以請于士奇士奇心庇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

郭定襄守大同屢劾之後人心土崩愛郭者泣

前

卷之三

九

曰事至此奈何郭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脫胡勢莫過吾與此賊誓相存亡當不令諸君獨死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費壽曰吾子弟本不諳弓馬竟不許

楊文懿淡泊自處未嘗干進權貴重其賢欲援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發婦簪

白首而改節

王封丘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舉大木爲耶許歌有蒼頭奴乘馬鞭役者背王問知爲馬太宰治第遂停車執奴下重朴責之曰若因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勞而汝坐鞭之乎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後封丘以最治聞

楊黃門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

前

卷之三

訴于上上曰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故事當祀水神有司以請李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何仲默在中書有同官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以棺何叱却之迺自出金爲殯

王幹被誣問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

公嘗愛之或傳誅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寧海孫中丞不屈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孫揚
聲曰朝廷亦何負于汝

有客謁梁公實欲餌以延年術梁晒曰吾名在
天壤間政恐盛著不了安事長生客慙而去
海瑞爲淳安令抗直不阿鄧懋卿以鹽法都御
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
裝玉絲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

清言

卷之三

十一

行齋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
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欲
威去之

周王深慕文徵明徵召致不得遣人致幣文辭
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啓函文
謝曰尊者賜啓之而還却不恭竟不啓

清言卷之三

清言卷之四

信州鄭仲變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貽

雅量

晉武帝問劉仲雄朕可方漢之何主仲雄對以桓靈帝云那便至此仲雄曰更有不如者帝大笑曰桓靈之世未聞此言今朕有卿故爲勝之

清言 卷之四

羊太傅在軍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郭代公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題畢朗吟之其物遂滅

陽城家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迎之奴猶大醒乃自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酒害也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僧在鎮暴卒不及指揮

後事軍中諠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刃迫楚

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搢笏成

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

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

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觀

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

清言 卷之四

感服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

不顧徐口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耳

龔叔安徵時嘗獨行爲狂者擠池中幾溺死或

援以出請治之龔曰亦復何足理

解大紳嘗曰處其心如在熙春麗日間則天下

無可疾之人

御史李鐸嘗詆斥梁文康後大理丞缺按格宜

鐸銓司以爲嫌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擬

擢錄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
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語券續
禹神功語出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
有貞忠臣豈有自撰語券露逆謀之理耶武
功得釋感其義許以女婚其子後自金齒歸
負盟士權亦無言

清言

卷之四

三

林誠嘗極詆商文毅上怒欲譴誠商進曰誠
言不無所見且陛下喉舌之司今以臣故
加貶如言路何誠得復職

耿九疇爲太宰嘗考一官得實忽又改評考功
郎儲確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部
屬方會集省中九疇夷然了無忤色

楊廷和在閣久漫無建白武宗南巡有狂生
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矢當不負良

意後密計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屠太宰新衣白綾甚澤有一吏捧硯誤傾墨汁
憚息請罪公曰吾方嫌其白而欲染之適與
意會

孔寺丞坦率宏恕於物無爭所居園圃近水常
有夜涉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
卽爲起橋盜慚不復渡

陸榮嘗論張永嘉褊急無大臣體張陳疏几上
清言

卷之四

四

日被閹者再或謂浮士出語無當不足以損
張曰疏語最是良劑方圖自克耳他日請告
掉過吳門乃特訪陸山中終身謂其憂已

瞿文懿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遍舟乃
厲聲叱曰吾在胡爲者卽應聲滅

楊容城廷杖時或遺以蟒蛇膽楊笑曰吾自有
膽何蛇蛇爲却之弟飲一卮酒畢受杖

蔡子木在京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

合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
宴備賓主禮身行酒炙曰吾惡得有其一以
慢三君子

識鑒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使馬文淵兄况勃示
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文淵見之自失况慰
之曰朱勃小量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
學勿畏也及文淵爲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

清言

卷之四

三

令

班孟堅少時王仲任特愛之嘗撫其背曰此見
必爲天下知名

劉楊州辛孫討逆命太史慈往視時慈新附左
右皆謂必不還孫曰子義舍我當復從誰且
其人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也果如期
返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先主大懼乃作書不

覺筆落於地

阮嗣宗知曹真必敗及真輔政召籍爲參軍因
以疾辭屏居田里歲餘真誅凡所引用俱罹
禍時人服其遠識

王仲寶幼時袁尹聞其名旣而見之歎曰枯柏
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叔玠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
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

清言

卷之四

六

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
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房玄齡較讎秘書省高孝基語裴矩曰僕觀人
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倚恨不見其聳壘聳
霄

宋末時宗人趙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輶重飾
姬侍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爲

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隆中諸葛也

劉文成舉進士揭傒斯見而歎曰此魏玄成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具也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還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達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至上將裂

清言

卷之四

二

地而封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胡惟庸未相時劉中丞嘗目之曰是將償韓賊

犁

太祖嘗令東宮諫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

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眞訊之果然上曰

女邪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

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炯炯定非盜耳

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王驥征麓川詞者回云彼有象陣王思象畏鼠此間無所得乃廣捺猪獠數百爲備臨陣悉放出象懼而奔遂勝

韓襄毅征兩廣蠻冠軍至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莫能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

怒顧左右緝賊左右初疑爲良民旣縛而袖中利刃出乃悉斷頭頸往箐棘中賊大驚沮

清言

卷之四

八

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

徐武功治張秋河百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

就謁問術僧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數日

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愛珠吾能使之去

乃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水始受塞不踰

時遂成平陸

中官金英奉使道金陵公卿俱餞送江浒薛德

溫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

廷尉耳

宸濠謀逆人情洶懼王司馬獨云有王守仁在彼朝廷可無憂未旬月果捷音至

賞譽上

漢世京師目鄭康成曰經神何休爲學海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張紘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

玉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清言

卷之四

元

趙戡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劉景升以爲賓客

爾時禰正平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

反南見戡歎曰所謂劍則于將莫邪木則椅

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諸葛武侯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

作書與兄子瑜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僞肝也

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

稱爲二寶

謝惠連年十歲特爲康樂所賞識康樂嘗過會稽郡語方明曰阿連詎可作常兄遇

任太常幼便知名王丹陽雅欽重之以爲當時

無輩稽彥回亦嘗歎云中散家兒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

清言

卷之四

十

梁簡文目劉中庶曰玉潤瀾清又云琬琰爲心

玄黃成采

楊津見楊遵彥少時目之曰駒齒未落已是龍文

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

歎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李白少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益州見之歎

曰是子天才英特不減相如

唐代宗曰王右丞藻思泉飛襟情雲散

王士源評孟浩然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

黃太史道李伯時風流文雅不減古人政自爲

畫所掩

徐霖稱謝君直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繫

盧摯目徐杰之曰南州高士

清言

卷之四

七

清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拱

蕪溪汪 櫟恭仲閣

賞譽下

楊洗馬目劉伯溫勲業造邦文章命世

劉中丞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

璉凝重伯溫有子矣

黃鉞道姚蘇州激烈有國士風

清言

卷之五

一

太宗目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解大紳目王偁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愷叙

瑯琊黃侍中贊云飛檄逾琳投沙擬屈

王元美稱鐵司馬之桓桓練中丞之蹇蹇寧戶

部之英英又目徐魏公曰氣如長虹

吳原博稱陳侍御英侃踣而復奮

孝宗道大夏雖復開門延客人亦不敢以賄

遺

李東陽曰何孟春曰子必張楚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

大加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

北地李夢陽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

明世稱四傑

王元美目文待詔能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

重

清言

卷之五

二

霍文敏嘗歎曰我與孫中允談雖沉醉中不覺

自醒

王維禎評楊文舉如龍人仰其爲祥亦駭其爲

異

閩中丞風裁凜然繙紳憚之目爲千尋劍閣

世目唐司諫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

唐伯虎桑民澤並有文才而個儻不羈時人謂

之二達

聊邪道桑民憐文陣健兒人羣逸時

王廷尉稱徐使君云子與性味如醒醐無處不
入

王大同寇云吳明卿之雄沈宗子相之朗秀李

于麟之嶷峙

宗吏部以唐應德爲博雅

聊邪稱楊仲芳如孔翠威鳳

宗子相出叅閩藩值倭寇作宗守西門數出奇

清言

卷之五

三

創賊賊懼逡巡遁走時稱爲薦紳頗牧

李侯評梁伯龍不惟口具五色兼有熱腸

徐比部嚴事李王目爲雙美二子對人亦首推

穀子與時人以爲交相重

王廷尉見張肖甫歎曰世尚自有人

宗臣目濟南曰古心淵識

王廷尉道謝茂秦布衣風格從來未有

品藻

漢桓帝問陳太傅徐穉袁閎輩著三人孰爲先

後太傅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鑠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司馬景王問安平王孚已才何如夏侯玄孚曰

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

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耳

王大將軍共郝太傅論西朝人士云樂令短才

清言

卷之五

四

耳考其實登勝滿武秋郝曰彥輔道韻平

淡悲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足

以相擬

袁中丞語謝中書云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

鳥卿亦一時之傑

蕭子雲書述雅爲武帝所重嘗稱之曰筆力駿

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瑗元常

並驅爭先

諸宰相侍譙太宗詔王珪曰卿識鑒精通行善
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置且自謂何如
數子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
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
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
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
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
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

清言

卷之五

五

確論

蘇味道高與王方慶魯鉅同爲鳳閣侍郎或問
張元一二子優劣張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
如十月被凍蠅

高帝問陶左師卿何如劉宋諸人對曰臣謀略
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
溢葉琛上然之

有人問卿徐太傅何如古人是誰比王云舍

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爲一人

正統間三楊柄國文貞爲東楊文敏爲西楊因
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
時謂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
時論云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

俞允文稱李邢州之尚古徐使君之長厚吳黃
門之慢世宗吏部之倜儻王廷尉之雄邁昔
建安七子開元八仙以爲千古一事諸人達
清言

卷之五

不

節肖似而同心之義過之

濟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子與叢二家
之勝

王大司寇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
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

規箴

公孫弘赴公車鄒長倩贈東芻雞絲撲滿各一
遺書云芻東則謹絲積微至著撲滿貴聚而

散世傳三事餘

嚴延年用刑頗急張京兆以書規云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邢子昂爲平原侯家丞頗見疎遠庶子劉楨諫曰君侯遇楨以禮待顯則疎恐觀者將謂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慧琳以才學爲宋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榻

楊顓延之進曰昔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此三

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齊公既有承宋之志畏謝脡中未便發嘗與論

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

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謝正荅曰晉文世事魏

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

三讓彌高齊公甚愧憾此言

盧子潛語李邕卿才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

終虞缺新耳

李泌兒時張九齡嘗引至臥內張與嚴挺之蕭誠善嚴惡蕭蕭俊勸張絕之張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弔楊洸罵欲規之於其來謁令闢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

侯御史旋詣陸

屠應峻欲治一僕怒甚僕遑遽求解于夫人夫

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屠素嗜魚見

而詫其肥夫人從旁笑曰但水寬耳僕以此

獲免

祝孝廉弟子徐易以年少任句章令祝慮其矜

詡欲裁之及徐來別侍從甚衆祝令屏去既

坐久謂曰吾具斗酒豆肉以待子無人烹飪

異時子庖我羹今子爲貴人我庖而子羹可
乎徐謝曰師何出此言也遂自庖焉相與飲
惟戒以爲清白吏後徐居官果貞廉而有異
政

捷悟

生公任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
僧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
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

清言

卷之五

九

莫不服其機辯

蘇長公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有虎來噬方
驚怖忽一紫袍黃冠出以和障之叱虎使去
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遽叱之
曰鼠子敢爾本欲杖女脊吾豈不知女夜來
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景泰立春日正仙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
定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

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李淑城慈谿甯南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之李
持不可趙乃置酒於城外一山使人射矢及
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李卽令以矢
從他山射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
及

風惠

戴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浸白瓦作鄭玄碑又

清言

卷之五

自爲文鑄之詞麗制

顧玄平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玄平作黃鵲
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崔英年九歲在泰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
臥請生皆趨英獨緩步堅惟而問之英曰陛
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
書曰孝經問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因爲之
起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
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
食乎荅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虞青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
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非愚客大慙

賈嘉隱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李司空於朝
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賈云松樹李

齊書

卷之五

十一

曰此槐也何言松荅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
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荅曰槐樹長孫曰汝
不復能爲對邪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遂別
兄五別爲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翼鴈
不負一行歸
猶孤至之爲兒時嘗讀孝經父試之曰兄志何
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父奇之

方希直髫齡善屬文鄉人呼爲小韓子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
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
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
宰相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
疆鍾搖筆久之不動 上曰女容有不識者

清言

卷之五

十二

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但此字不敢席地書
耳 上命內侍昇几一揮而就

何遜幼時其祖折葵一枝命向日拜遵竟北面
拜祖惟問曰闕在北

張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王世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分韻令作詩王曰
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

師驚曰子異日必當鳴世

聖宗伯甫十月能誦詩關雅

吳中有小兒甚穎敏徐相國嘗戲之曰他日卿
當效我荅云不願效公相徐曰公相復不足
學邪曰願爲聖人耳相國大嗟異之

清言

卷之五

七

清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閣

豪爽

王景略隱居華陰聞桓大司馬入關被褐詣之
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桓靈寶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
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

清言 卷之六

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作五湖長

遂棄官歸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流輒作鼓吹旣而得句

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故自來人思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

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

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少女欲

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

然曰延明其人也瑀卽以女歸之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

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樂百

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

不云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

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

有文百軸馳京走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

樂賤工之役豈宜蓄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清言 卷之六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

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

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宋廣平奏彈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武后殊不

憚時李邕爲左拾遺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

陛下可其奏后色解旣出或謂曰子名位尚

卑倘不稱旨禍將莫測邕曰不讓三仁其名

不張

李北海與張燕公交惡以枉下獄論死許昌男

子孔璋上書頌代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

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韓晉公鎮浙西戎豈爲部內刺史郡有妓善歌

色亦闕妙景情屬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韓

詩

卷之六

三

召置籍中豈不敢附於湖上爲歌贈之且曰

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妓如戎言韓異之訊

得其實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

何故不知而召置此間成余之過命與妓百

縑卽時遣還

司空表聖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

碑贈絹數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

一日都盡

范文穆好譏虎搆說虎軒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

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謀不軌并收行刑官無以

入其罪命行供狀卽供云行本一介書生蒙

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

以同謀被誅

方希直夜偕客登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竟

詩

卷之六

四

夕因謂曰昔蘇子瞻輩登桓山吹簫飲酒乘

月而歸自謂太白後三百年無此樂則斯樂

又子瞻後三百年所無也衆大笑

朱祭酒疾篤其子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

氣少兒女情多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堇曰女謂何等入

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徐曰左邊堆數十萬金

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略不少避馬文升勸其
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韓中丞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

至公握刀付一方伯曰可手刀此賊方伯戰

縮公笑曰殺一係囚猶爾耶即自持刀連斷

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楊黃門嘗言吾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

濤能吐不能含

齊言

卷之六

七

王威寧性奢華自奉若侯王而其御下能恤一

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一

千戶調房還即召入與譚房事甚哲大喜曰

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譚則蓋喜命絃琵琶作

酒併金卮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殊

麗者曰欲之乎以贈汝自是麾下所至爲效

死力

王伯安年十五訪客居廬山海關時關出塞與

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
碑燕然志

李獻吉王立朝朗意不可一世

唐中丞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楊忠愍論劾嚴嵩嚴黨羅織成獄遂以冤死諸

人無敢視者王元美從徐子與及同舍郎哭

諸郊外治其喪宗子相爲文祭之

李邢州絕好登臨每云吾一瞬千里覺曾杵牧

齊言

卷之六

六

皮爲未狂

宗吏部臨終著臨歧詩飄飄然有仙意脫管而

逝

濟南少時便恥爲時輩人目爲狂李曰吾而不

狂誰復當狂

胡總制駐軍海上看波濤洶湧噴然自得忽雲

盡山出頓感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

山挽此萬里長浪

客止

蔡中郎飲至一石時人目爲醉龍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

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

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

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

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曰面

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鬢甚似恨赤形甚似

青丁

卷之六

七

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褰衣解帶昏然而

臥不怡者數日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

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褚司徒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時人以方何平叔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晝

月猶綿帽溫醺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柳彥緒云庾衡率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安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裴祭謁高陽王王以舊怨令怒待之祭神情開

遠舉止抑揚雅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

更爲一行祭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鵬舉請梁客館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

易作遘峭難爲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俊後至一

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

清一

卷之六

八

歎如洪鐘響胸中貯萬卷書那得不使人畏

司馬子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

景後身也

李長源目如秋水少爲賀監所歎

文履善英姿俊爽目光如電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

劍氣殆不可掩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

相

自新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
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
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
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
感魏終成善士

徐駿少有禽荒之癖嘗蓄鵠遭父筆楚遂力學

清言

卷之六

九

不顧後父亡每遇鵠飛鳴涕泗無已人稱泣

鵠先生

企羨

董江都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東國宗敬祭中郎不言名咸稱祭君兖州陳罔

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寥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及郡敦

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

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
其蕃椽材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

王平南甚重索幼安書嘗市得一紙永嘉喪亂
乃四疊於衣中以渡江

陶隱居深慕留侯爲人每云古賢無比

任彥升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實者號爲龍門

迹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

清言

卷之六

七

託異代之交爲詩敘意詞理清典

李北海八朝聞其眉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

望風內謁填階門巷中

張旭尉海虞父老數求判狀張以爲煩父老曰

慕公草聖願家藏之耳

王振恨薛文清以事寘之辟臨刑振一老僕哭

于厨下振驚問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

泣耳振爲之動薛遂得放歸

文符詔名滿天下沈啓南每歎曰徵仲庚甲何異

濟南在當日四方想聞風采目爲李君于時名賢咸願托交俞仲蔚未見通款爲詩道意嶺南歐楨伯亦因徐比部賦白雪樓二章贈之傷逝

蔡中郎既斃獄中司徒王允尋悔欲止而不及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

書卷之六 十一
采典故誰與正之耶

晉章王宣猷薨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武帝流涕曰此正我所欲言

任寧朔卒於官舍殷芸作書與到建安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

梁武方食西苑綠沈瓜聞任昉卒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塚前方丈

之土常成泥濘

王廷尉語沈嘉則朱邦憲遂爾長逝覺吳淞以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真令我痛深梁公實亡後宗子相每爲痛悼嘗貽書李侯曰噲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乖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鬚長往俯仰人事但有悲嘆

王元美云于麟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

若掃青燈弔影何能無山陽之慨邪俯仰今昔悲不可言

聊那大葬時鄉父老陳金爲路祭北郊外祭時

皆伏泣不能仰視

清言卷之六

清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虞山袁德謙無盈闕

棲逸

應驪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微獨不至時人謠

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

涼風釣游鯉弋高鴻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

清言

卷之七

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及薦起爲縣令鄉人共送

之弘無心就官因其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

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龐參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

宇歡情自接泛舟蔡蒙率爾休暢

徐旣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屢困乏

執志彌篤不受惠於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

辭疾不請

郡洗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云洗盡五百年

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之乃去

戴公累辭不就徵郡縣敦逼不已迹匿於吳謝

車騎語孝武曰遠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同將

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重之宜使其身

名並存請絕召命乃聽其終隱

陶徵士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秫稻已秀

清言

卷之七

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遇吾師

丈人矣

何子哲或乘柴車或攝草屐恣心所適致醉而

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

見之何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稽叔

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陶貞白旣不就徵惟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

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

人欲徵曳尾之龜豈可復致

張永爲吳興守請沈雲楨入郡沈聞郡後有佳

山水趣往停數日張欲請爲功曹使人敘意

沈曰明府德履被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

負杖忘其疲倦必不飾混池以娥眉冠越客

以文冕

楊濛子福與黃鉞同學俱聞邑令辟賢良濛不

喜曰叔楊趣不自胸累及吾子鉞曰弟毋慮

清
卷之七

三

乃教福農夫裴尹有問但操吳音弗置對遂

免辟

姚蘇州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款曰予於韓

先生分當耳交矣

王仲光隱虞山夙爲姚少師所善少師欲薦至

閩度其難屈趣往候再三仲光閉戶不出已

從門隙中窺見之強爲攀話有頃仲光遽墮

甌而仆口日俱歛少師竟不敢白

李廉恩自關中歸構一樓曰居東眺華不注西

揖鮑山云它無所潤吾目也

賢媛

秦上計赴洛妻徐淑歸寧於家畫臥流涕覆面

其家惟問之淑云適見良人自稱住津鄉亭

病沒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資書還日中

常至舉家驚疑未信書至事悉如夢

甘皇后體貌特異先主嘗以玉人置其側乃云

清
卷之七

四

潔白齊潤后意欲珠毀之因徐語曰昔子罕

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玆

玩繼懷於是先主命撤玉人像

魏鄭公薨太宗使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裴夫人曰鄭公平生儉素將無以羽儀

違其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范傳正深慕李謫仙訪求遺胤數年獲女孫二

皆適編戶毗范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間都應對詳諦范因告二女
欲爲改適仕族皆曰夫妻之偕命也亦分也
在孤窮既不免失身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他
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
其類所不忍聞范嘉之不奪其志

鄂王既被害有幼女痛父冤求自盡所親止之
女泣曰我父戮力報主榆賊賣國害忠身
女郎報復無地卽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爲

齊書

卷之七

五

曹江之女娥耶言畢負銀瓶赴宅東井死識

者烈之

儲福既死義妻范氏年方二十居貧有節操奉
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
之姑也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有草生
類蘇席草因採之織蓆取直養姑姑得以壽
終既營葬爲廬墓傍范年八十餘卒席草遂
不生

姚廣孝預靖難其姊聞而不憚比爲山師還往
見姊姊拒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望見姊顏
色卽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言畢閉
戶不復再見

解縉兒禎亮聘胡廣女是文帝命未幾縉得
罪家悉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
被兩頰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而承之
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

齊書

卷之七

六

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姚伯道聘周氏女是徐使君女甥且于歸而伯
道卒女曰以死渝盟非人也卽屏縞服縞淚
漬衣袖已求歸姚家母與偕往遂欲留所親
難之女固陳其志竟弱起居柩側席藁三年
旣殯坐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

續解

清平原嘗餉張司空鮓于時賓客滿坐張發覆

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張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王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齋過美故相獻

陳紹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熊者來嘗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龔使至妻執板往使惘然良久乃悟取著籠之歎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我善易

胥下

卷之七

下

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在屋東去壁一

丈許掘之如卜

沈僧照嘗較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虎嘯俄而使至

蔣嵩家青衣紅線素曉音律嵩嘗大宴賓僚單中樂作紅線進口羯鼓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便召問其人果云某妻昨夜身亡

不敢求假嵩卽遣歸

積公嗜茶非陸羽供御不鄉口羽出遊數載積公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齋俾煖茗積公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上問故曰此茶有若羽兄所爲也上喜出羽見之

太祖方欲刑人劉基入見亟語以夢頭有血而

胥下

卷之七

八

土傳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因待之至期海寧降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上怒詰

曰女自知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

正非衣小兒矣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

貧富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嘆曰惜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與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屋廣之貧落如故

靖難師起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曰前故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酒言

卷之七

九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語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遁去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令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譚司馬知台州時家人買薪有小虫如蛇狀盤

其上家人欲畀諸炎火譚急止之乃具朝服而拜須臾雷雨交作小虫化為龍而去

梁比部善相術一日謂宗考功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已又默然嘆曰吾先子往誰為驗者梁後歿六年子相亦卒年俱三十六

巧藝

東方曼倩久居吳中為書師數十年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

酒言

卷之七

圖見者覺寒

孫仲謀使曹再典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于時以為絕妙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

三絕既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梯以躋勇門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將軍裴旻嘗爲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可爾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便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竟奮筆立成若有神助智永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目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韋南康宴客幕中有一客能於掌上倒梳走十

清言

十一

間地不落又於宴席上以籌梳中淥豆擲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

李伯時至驥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宋仲溫善寫竹雖寸岡尺壑而千筮萬玉兩疊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方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憚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曰吾豈與若較技者耶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爲勁敵王元美嘗戲二人以李廣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

寵禮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琦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

新言

卷之七

十二

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尋爲故事

鄭康成自徐州歸孔北海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陸宣公年始弱冠特爲張季龍所重因請爲忘年交

李長吉持詩卷謁韓退之時溽暑值韓晝臥欲避之開其詩卷首乃馬門太守行韓讀未終

篇櫛衣趨出遂清譚移日

太祖尊禮劉基常稱先生而不名每論事稱旨

輒曰吾子房吾子房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

舉至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暫奏對

辨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

係本土不宜授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

清言

鄉耶

薛瑄入內閣一日英宗方小帽短衣聞瑄來

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黜

孝宗展古法書見沈度墨迹深愛之命禮部徵

求子姓得度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

清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同里彭從龍雲徵閱

任誕

嵇中散出遊常抱琴以隨一日訪山公值山甚

醉欲剖其琴嵇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

尚書令河輪珮玉欲爲徽貨所衣玉簾中單

買縮絲爲裘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

清言

卷之八

吾從死矣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林水雜投之曰少

延清歡數日

蕭恭性疎誕不事文章嘗從容謂梁元帝云下

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

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

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陶

歎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荅云一日

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王無功嗜酒聞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醢酒冠

絕當時乃苦求爲太樂丞數月革死革妻袁

氏猶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無功歎曰天乃

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

蘇晉作問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甌鋪

一甌酒計甌約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

清言

卷之八

之取盡而已

張伯高每醉後唱竹枝曲及復必至九回

杜少陵寓蜀時每蠶熟卽與兒躬行以乞曰如

或相憐惠我一絲兩絲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

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

爲可恨耳

蘇長公一月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

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云都是文章又
一婢云滿腹都是機械至朝雲乃曰學士一
肚皮不合時宜子瞻捧腹大笑

崔子鍾好劇飲每醉輒呼曰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楊太史滴漬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
輒乃以精白綾作褌遺諸役服之使酒間乞

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酋長重賞妓

清言

卷之八

三

女購歸裝演成卷楊後亦如之便以爲快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稱佳卽掩卷曰何處

佳其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

陳琮構別墅實邑之北邨前後塚累累或造訪

翠庭曰日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

日中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施問將死自語曰吾如負人債限滿須償

桑悅爲博士一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

詩人解頤子有是乎荅曰悅所講談玄妙何

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

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頃除襪跣而爬

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盧樞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太學人士之數卒無有與於斯文然

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退舍人

清言

卷之八

四

輒舛寢舛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舛亦止或諷

吳不宜乃爾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

何不可

宗子相在閩日夢西門內烏石山以爲道聳深

秀一日偕徐汀州遊笑謂徐曰吾去官若脫

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庶幾異時神遊斯大

快矣

梁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藉甚當徙吏部人有

諷其且止者笑曰五日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吏部能廢也哉竟去弗顧

簡傲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者歡或惟問之謝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來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張思光還鄉詣王僕射別王立地舉袂不前思

齊言

卷之八

五

光從容以手呼仲寶前前王不得已趨就之思光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得非善劉長史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驕卒訪道途間事

杜之松在河中請王無功講禮績曰吾不能揖

時邦君門談糟粕稟醇醪也

崔善繼雅重王無功請與相見王迫然曰奈何

欲坐召嚴君平竟不之見

帝召見方孝孺大稱旨卽賜宴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岸然上使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上不跪不爲僭

薛瑄謝政歸李文定數遣使脩候不報或疑其簡薛曰昔溫公退居雒中呂相屢訊起居俱

齊言

卷之八

六

不荅某今願附此義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中丞以父死求志墓徐但立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訐問徐曰彼爲父而拜吾爲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

弟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

大奇

王廷陳知祿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魏死子欲一言限兩生耶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生豈棚下舉酒自酬曰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惟之伯虎遽起曰汝譏我

嚴分宜邀顧華玉飲揖甫畢卽視堂中畫是吳小仙筆華玉大聲曰此摹本也嚴便不樂後

清言

卷之八

七

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華玉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敘話此輩諠譁當盡數遣去分宜父子大爲沮喪

盧次樸初因漣獄滑令張肖甫欽其才名時時問勞及出猶未脫拘學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隔人列榻鴈行乃舉械手揖張曰稍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已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說茂秦素善濟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誣李不法事衆默然魏頗甫聞之往質曰先生爲見之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魏正色曰此乃盡市交態便拂衣徑去

排調上

漢武帝語羣臣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兩長耳

清言

卷之八

八

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後蘇出爲侍中吉見之曰仕進不已孰虎子蘇曰誠不能效汝塞塞鹿車驅

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馬在前瑀策駟居後瑀謂偃曰卿得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因問卿馬何遲若曰駟驂馭精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共驅以效乎

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元長詣王胤宗因遇沈茂隆未相識茂隆顧
盼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
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
茂隆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荅曰物以羣分
方以類聚卿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王慈年十歲同蔡約入寺值沙門等懺悔約戲
之曰衆僧何乃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

詩言

卷之八

九

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戲曰卿書何如父度荅曰
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翼

張黃門善草書高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
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無臣法

蕭悉達仕齊腰帶爲風傷楊僕射曰當得官未
幾除家令後失職鼠又留其靴悖復戲之悉

達曰便是鼠作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年少才
華過盛戴角者無上齒政恐不壽詢祖荅曰
僕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
以自安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閻求官者昌寓問曰
卿是誰後荅云子爲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
華胄

詩言

卷之八

十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視之曰面是小
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李壽聘梁舍人賀季興之游見馬數十匹馳過
末有閹人壽謂季曰何乃侵官季曰初無此
事壽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大笑

王元景大醉楊遵彥趨之曰何太低昂王應聲
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

卿勿惟我別後當關于耳

盧思道與封孝騫論次戲曰卿既姓封合宗封
豕荅曰卿今姓盧應祖盧令

玄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爲使張女婚鄭鑑本九
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
惟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
宗見鑑官位騰躍惟問之鑑無詞以對黃幡
綽曰此乃太山之力

清言

卷之八

二

陽炎食蒲桃笑曰汝若不諧當以太原尹相授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
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問
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清言卷之九

信州鄭仲夔龍如拱

永豐劉彬無勝閭

排調下

王介甫與蘇長公論楊雄投閣爲史臣之妄劇
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亦疑此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吳少宰家居營造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吳笑

清言 卷之九

謂曰君亦解調此耶荅曰如君之叩蓬門終

是免強從事

劉文靖嘗議丘濬著述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
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

散錢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子
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王韋作詩爲諸賢所賞儲吏部以方唐人云絕

似溫李陸司成笑曰本是王韋

王新建始入朝帶冕服有昌蔽耳一朝貴嘲之

曰先生耳冷耶荅曰我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嘉靖初年起楊一清爲大司馬提督陝西軍務

行次洛陽謁劉文靖劉執憤短褐出見謂曰

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遜謝曰偶承乏耳

劉曰進退絲汝

汪司馬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妬寵割其夫勢

清言 卷之九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故司馬應

曰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李侯語王廷尉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

丘明王不荅以目瞞之李連曰吾誤矣有仲

尼必有老聃耳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

庭陸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

荅曰此間那得面孔向陶淵明

許中丞輕車囊裏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一客笑曰二語似賀

陳文諒登極

徐渭爲周總制幕客甚被親遇胡嘗戲語曰卿文士耳無我那得顯徐應聲曰公縱英雄非我必不傳

清言

卷之九

王

嚴嵩用事時適有惟見于京師其形多目多手以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對人柳榆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問故王曰傳中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間深銜之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上歲星也

輕詆

呂不韋嘗春秋成懸之咸陽市門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當時竟莫爲竄易後楊子雲見其

書笑曰恨不生其時車載其金而歸

阮步兵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

豎子成名

孫盛與桓宣武牋州遣從事觀采威聲進無威風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惟鳥

清言

卷之九

附

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嘗自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劭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刺言

丘車臨請褚彥回彥回不起云北脚疾不復能起丘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時號鴟集鳳池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

特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李看稱善
以實告之李復取視口細看亦未能好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朝
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司馬溫公之覺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
奠肆赦罪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
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
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

清言

卷之九

元

不得受弔子瞻曰願可謂煥黼黻叔孫通
倪元鎮善山水獨不寫人物或問何意荅曰世
自無人物可畫耳

沈慶爲學士許鳴鶴爲中書而許長于文章沈
以書見重朝中語曰學士未曾學文中書乃
不中書

袁凱工七言律其詩白燕詩世尤傳誦北地云
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
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

有問桑氏憐今文人爲誰曰虛無人

王大司寇目楊川修詩刻羽雕葉牛鬼蛇神

王宮論問王元美趙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更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魏司馬居官淫暴時目爲餓殍乳虎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孫送之門面對山

清言

卷之九

六

不一顧客朝貴評曰山有何佳荅曰山無佳
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說貴巧活

假譎

魏太祖與孫仲謀書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

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惡其異已嘗詭語曰華
山金鑛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

言他日從容爲玄宗道及帝喜以問林甫林甫乃云臣久知之但冀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反以林甫爲憂已而漸適之

米南宮得一研矜於周仁熟周曰卿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賸各半特善誇耳帝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帝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餐墨

清言

卷之九

七

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帝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周竟納之而去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亡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衛二十人至嵩家索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爲謝乃悉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景使人報郡曰有大盜若干人夜持刀劫賜金去

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鄆陽湖獲之二十人悉論死

王道亨令山陰有齋鈔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覺卽亡失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卽出城按問民大駭競從之令審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伍文定與宸濠江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

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驚擾遂大潰

清言

卷之九

八

黜免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其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乃云吾今已了其人於清濁太分善惡太明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雪可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武帝忿之免密官

中丞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
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尋以病免

吳原博爲少宰蘇州刺史入覲往見吳首問曰
沈啓南先生近狀何如刺史茫無所對吳曰
若一郡之主都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遂左遷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
濟卷之九元

言祭酒足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陳深爲中丞一令貪監司欲斥之陳爲解曰此
窮苦墨不滿案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
辜竟黜其人

儉嗇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
爲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業而已俄而
俶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

佖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
之四十

文宗素儉約不喜文繡常於便殿見柳公權等
因舉衫袖示之云此衣已經三醉衆皆稱美
儉德公權初無言上問故荅曰天子方當重
機務何有以澣濯語人

軒輒蒞浙率三月一肉食故舊過者留一飯至
厚者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憲使殺雞爲客
濟言卷之九

大破費矣

吳聘君遊武夷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
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

沐浴

郭況家起一臺樹錯雜寶爲飾懸明珠於四垂
晝視之如星夜間如月里中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是富無匹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

元則滿月鵲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簾好鼓
中秋則玉櫛櫂絡頭重門則蟬兒聲春秋社
則塗金鼓冬至則嘶風轆除日則藥王鞍每
節日則餽馬以明紗豆蕎薇草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敕記室勿報

石齊奴砌上就苔鮮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歎曰
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石安陽侍姬美豔者數千人崇嘗屑沉水香如

清言

卷之九

十一

塵末布象床上使羣姬踐之無跡者賜以珠
百琲不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
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
闔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
以塗壁故名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
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服玩之奢僭擬王
家

韋柳公家宴使每婢執燭四面行立人乎爲燭

圍

王延詰宴客飲皆古玉杯

相嵩誕日鄢懋卿往設巨燭兩楹間題自然之

燭花凝結作南山字狀觀者驚訝

胡宗憲鎮浙值放春張宴召客不設几案亦無
他執役特選女伎二百人侍飲每十爲隊以
名姝一人領之

新言

卷之九

十二

清言卷之十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弋溪李調鼎章尹開

念猶

鍾元常見章誕筆法子坐上撻胸三月因嘔血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
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
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

清言

卷之十

一

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
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

陳智爲御史性剛躁撻從人無虛日或以寬緩
規者卽置一木簡刻銘示戒已而有忤觸者
輒取木簡撻之怒解尋悔莫及

于少保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

灑何地

徐武功自金齒歸鞅鞅不得志每酒後輒遠屋
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以使事過康康
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
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大
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
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李獻吉論壽寧侯下獄旣而得免一夕半醉遇

清言

卷之十

二

侯于道唾罵之以鞭梢擊墮其齒

李廉惠在關中過許中丞許問今天下名能詩
何人李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便請子相詩
觀之李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讒險

秦檜怨趙公不附和議乃徙之於吉陽軍旣而
公謝表有云丹心未泯誓死靡移檜見曰此
老倔強猶昔

太祖既定鼎嚮意右文諸勲臣不平進曰此輩

善譏訕不可不察 上繇是覽天下所進表

雙雁禍者衆

徐有貞垂涎祭酒不得意爲干大司馬所沮深

恨之天順復辟遂坐于不軌 上猶豫良久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何

名

徐理以迎復功拜相坐陳循請人不軌頒示天

清言

卷之十

三

下題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權置卿名于

末矣

尤悔

劉廙兄望之爲劉荊州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

告歸廙曰趙毅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

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范蠡遷化於外

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齊高帝問王僧虔卿書法視朕孰優對曰臣書

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王後常

以概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宋景濂偕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

日景濂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

千戶稟曰宋某之母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

至王慙悔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

清言

卷之十

四

引爲重不數載自郡守擢至大司徒璣自以

爲瑾所引居恒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

輒醉不對

宸濠將謀不軌妻妃泣諫不聽旣就擒痛哭曰

紂以用婦言而亡我今乃以不用婦言而亡

紙漏

叛中軍廢桓大司馬惜其才猶欲引爲尚書令

一作書告之殷便欣然致荅已而慮有謬誤聞

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桓以爲輕已情好遂絕
殷不勝忿恨以終

袁陽源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
華拜袁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人
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
白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有人詰云陸士衡
詩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

清言

卷之十

五

衡何忽見苦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
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
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裴玄本素躁妄戲謂
同列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稱甚何須問也
有洩其言者既而裴隨倒候房房笑曰裴郎
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踧踖不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
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
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解縉楊士奇嘗與衡府紀善周是修共有殉國
之盟後金川失守二人俱有約惟是修從容
赴難他日縉爲是修墓誌士奇爲作傳語其
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笑之

清言

卷之十

六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
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
貨販

徐侍御既左遷不欲忘舊銜投人刺曰臺末又
書臺駁白太常性諂佞投諸權貴刺書眇學
生時人爲之語曰臺末臺駁眇眇小學同是
一姓徐如白若

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取離騷句唯

唐寅吾以降有一守自北方宗閭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畫過之者乎或曰有唐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守雖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文先生圖畫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倒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坐而抗禮隨問公職洗馬日洗幾馬楊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滄言

卷之十

七

吳舍人營甌甌洞爲藏書所羅列古書甚富吳日夜歌嘯其中盜妄意其多金夜掠之既自失望遂縱火燒書而去

惑溺

荀公曾久在中書及遷尚書令意甚悵惘人有賀之者荀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流朝求之侍中何易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還以箱擎送之賤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房僕射夫人至如太宗今皇后召夫人告以廢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回帝遣酌卮酒恐之云若然可飲此醜夫人

齊言

卷之十

八

齡

唐玄宗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妃嬪輩爭插鹽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卽留幸後因楊妃寵便不復此戲李紳爲相時俗尚輕綰染繡碧爲婦人衣紳自爲小君裁剪

米元章有潔疾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

因屢洗遂損不可昏

楊稷在鄉里中惡狀已盈王文端一日從容爲東里言及遂請省墓欲以制其子稷聞每驛還中先置所親譽已賢且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謗稷耳稷復迎數百里外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東里遂就王茹已還京卽出之吏部自是無敢言稷狀者

戚大將軍夫人威猛時暢軍機戚每入幕目無清言

卷之十

九

旁矚或念其無嗣教以置妾別業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始不知久而有發其事卽怒甚納兵往攻之戚遁遮無措乃袒跣跪道夫人令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子請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戚卽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率乃已

歐陽必進素爲世宗所厭惡罕幸缺嚴分宜示意會推必進上大怒擲之地殿乃上寤

啓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從之張九一聞而曰嚴乃其人王爭強

仇陳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以父怨常懷刀欲報眺眺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畧謂眺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丁謂以寇萊公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事禮甚恭嘗會食中書羹汚寇公鬚丁徐起拂之寇

清言

卷之十

一

公笑曰叅政乃爲官長拂鬚耶丁大慙繇是仇寇不已

濟南居官廉慎謝榛嘗以私事來干異其枉法祈請再三李終不聽謝瞋目奮袂起以拳擊之于榛走入得免謝怒猶未平鞅鞅而去便欲離間五子王吳咸不直謝以榛語來告于鱗始遺榛書與絕

王中丞爲相嵩父子所害世蕃伏誅人爭取其

肉瑯琊乃以百金買其財祭之

盧枏始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過其居飲枏
歸卽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仄不來枏愧且
望之牛酒相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枏不能具
賓至令恚去曰吾乃爲俗人子辱後便因事
拂陷

偶記叙



自春秋之法廢而公是公
非不復昭明于天下猶賴
賢人君子記錄當時是二
非以糾正史臣之得失

舊記

朱序

如周史別記一皆耳聞目
擊至公至平之實後世
史臣鍼砭之要藥也自起
大雅名流卓有遠鑒以董
狐南史觀之佳者為烏

此葉科圖配補

是以語此余友信州鄭龍

如稟珪璋之質具經緯之

學性為著述固見絕人常

擬劉氏在說佐清之十卷

該括古今無逸美矣茲又

偶記

朱序

二

撰偶記八卷略似洪系臚

隨筆多識近世嘉之懿以

襟以古昔奇興之聞其糾

是與非可資于古鍼砭功

不細矣丈夫僅有七尺之

此葉科圖配補

軀函牙樹類吐屑擢項擢
 百齡之內建不朽之聲以
 与天地爭為長久者舍文
 章奚述乎特乎故具耳目
 而一多聞又與多耳目同
 多所聞是而一無著述与
 多聞又同著述而不本諸
 道德異於世教與無異述
 同今龍以之書典正精約
 可觀少勸有益世教多矣

偶記

朱序

三

此葉科圖配補

景臚而立必且避席以
 謝不敏又况著述不遠景
 瞻者耶余辱龍如特達之
 知遂妄題數語而歸之

社弟朱謀偉書

偶記

朱序

四



此葉科圖配補

偶記目錄

卷之一

立言莫能增損

坐客恒滿

鸚鵡米

玄祿

夢舜投鐘

仁和令

先施

十二時盤

天親竹

徵刻清言疏

石號

博物志

偶記

目錄

騷壇倚頤

堯舜其猶病諸

孫登琴

長穀

復建文年號

以茲爲年

舜造筆

南屏

黃芝鐵釧

韓太史

裘氏

女中烈丈夫

徐司馬

遺韻

地過日月

沈君典

倡導師之議

黃太常墓

卜隱

今木蘭

清狂自晦

壽歲

卷之二

抵鵲孟

四夷望里而拜

岳武穆詩

俞西安

種紙

少有神解

芙蓉枝穿玉映

祝仙

偶記

目錄

菊有實

韓奕深隱

出奔求亡屨

亢錫柄

譚至丙夜

雨金

黃中李

臂多修毫

暗麝

文昌橋

史冊從來未有

鏡影

金陵銅陵

况伯律

太康

賴韓少安

洛如花	無友不如舍仇
婁逞	疫無忌
吹笛雨止	商本
太甲替	誕十四月
卷之三	
譚笑却虜	半隱園
長恩	讀書匡山
陸羽著書甚多	韓幹
偶記	三
古度林於	文信國
渡江佩禹字	崑崙玉臺
王瑞安	臥疾猶時作詩
多情花鳥	蒲坂
栢倒栽	生而能言
盜亦有公是非	落莫
芝麻通鑑	終身不戕土
雅謔	玉脂燈臺

易鵬鼠	想
蓄墨數百觔	胡光祿
武侯父子	驚湖松
碧荈	如客得歸
一生宦途掌兵	廣道
明詩評	
卷之四	
周翁	鄧文潔
偶記	四
太白書迹	楊君非所及
如意盤	書倉
文星典史	顧主事
文選梁入詩賦	里中祥
葡萄泥	賭書
名聞夷夏	秦結了
秦渠	彩雲見南中
簡遠有準	楊廷和

忠賢奇秘錄

前耳

西貨營葬

瘋道人

步輿

赤刀役虎

鳴過鐘

奇禽就掌取食

吉祥指揮

荔枝

酒沃瓜

鄂家鳴金

掘土得蘭亭

夏太常

志明

雙手寫二牘

偶記

目錄

廣陵困道

第四泉

樹中鼓樂細人

不能蓄書

仰廷尉

良知

卷之五

帝鴻氏之硯

紫玉豎坐

張九成

二程同赴一席

東湖樵夫

玉雞苗

武城

藏書富倚岬

張宜人

紙目致明

金雞

劉道人

諸像長揖

雲齊

以字行

駙馬授學

蠶念阿房宮賦

右軍帖

暗誦九經

辭聘

長春樹

驚腹中有老人

少陵舊居

張仲清

偶記

目錄

秣馬

設肆鬻字

桂侍御

筆仙

赤虹化黃玉

王郡尊

海鹽壁龍

見博山壺頻顯

甘少府

神交濟南

藍沐用七人

叱水賊

鮑照

素負節槩

卷之六

御史河	花歎
夢日入懷	陳太丘降下氣
喻村	穆王書史
曹聖君	風賦
取灰撒羹	夢裁錦
僧家大言不慚	說鬼
天台丈人	載泉水
古鏡	純任直法
紙鏡化真金	鼎折足
詞女之夫	春草
歐家童	聞報解寢
杜門	銅唾壺
龍井化酒	屏騎縱聞民間
白鵲	我朝宦官
五色土	徙癰
山東異事	偏蹄下

遠志	青蠅拜賀
鍾十二峰之秀	知禽語
費君不死	愁破
西巖寺	特謁壽星
體縮	
卷之七	
劉大將軍	玉整花
竈有三十六神	第三天子
大靈豆	艾
野馬	碧芳酒
水晶不落	五天
申屠蟠	片紙決疑獄
終身不配	一滴泉
扶老	夜歸憑咒
山天志	山帶
夢肩抵石	鐘自鳴

視皮

噓氣成雪

蛙化鴉

巨棺

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無夷

食中蠅

無貳爾心

尺牘

李西平

動心寂寞

械虎

安庭栢

丘濬愧其夫人

牢九

傳記

目錄

九

大小歐陽

秘景符

玄鹿

卷之八

瑞雉

瑞英簾

免日鼠耳

三秦豪傑有幾

昔昔鹽

公差迷路

烏獸

夢得瓜

小樣驪山

閨秀

石判官

高麗進士

詭言閏十二月

屠儀部

輶玉

某星有異

臨清狐

腹寶

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視師疾

劍俠之流

山獐

驢生卵

命在斗牛

乏薪燃紅紙

術記

目錄

十

緯方巖

四門博士

井鳴

閉門羹

賣藥王老

萍

薛度弘

浩浩白水

燕公記事珠

鳩杖

五世吏部

黃河清

偶記目錄

偶記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棋

南昌朱謀埭鬱儀閣

立言莫能增損

吾輩立言須令後人莫能增損不爾便當棄去
異時聲名盛著敝帚千金雖自欲刪削弗可得
已杜工部人稱詩聖而集中俚句竝傳至今其
他作者亦槩乎未睹全美良以是故吾上下千
年獨于濟南無間然也

偶記 卷之一

一

坐客恒滿

徐子與十歲能文眉目如畫所周旋皆賢豪長
者既交李于鱗王元美取舊作悉焚之罷官家

居坐客恒滿

鷓鴣米

弋陽汪少宰偉嘗赴一中官請酒竣設飯不遑
食麋而香滑有膏異於他米汪問所從南若云

蜀中以歲例進者其米生於鷓鴣尾每尾只二
粒取出放去來歲仍可取也汪大奇之

玄祿

老子始生其母命之曰玄祿

夢辭投鐘

韓大司馬邦奇精樂理楊仲芳從之受樂三月
得其數韓令僂十二律之管管各僂五音七聲
而成一調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
偶記 卷之一

二

投以金鐘使擊謂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悅若
悟者起篝燈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
管成韓公拊膺曰得之矣始吾輯樂志成而九
鶴飛舞于庭其應乃在子耶

仁和令

周宗建為仁和令多異政縣有人家娶婦兩姓
俱富族奮其厚一偷賊混入其室遂匿床下
衆不知也惟新人見之而不敢言比婿入聘娶

女曰床下尚有人未出婿大驚令家人搜出賊乃詭云女約我來夜半持奩資同奔何負心至此婿疑其真遂欲出婦訟之令令責偷賊曰安有是事命監之越數日取一妓至縣如新人狀復取賊出詰曰渠既與女同謀往熟識乎賊叩首曰安有不識之理令指妓問賊賊曰是也令卽以賊抵罪婿與婦復得合一縣稱快

先施

偶記

卷之一

西字古叶先用曹子建美女篇美人妖且閑采桑岐路西柔條紛紛冉冉葉落何翩翩今本易西作間者誤西施或作先施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象逐時變更如辰時花艸間皆戲龍轉已則爲蛇轉午則成馬因號十二時盤元和中偶用之

天親竹

天親竹一根兩岐當春每發雙筍又衡州人家有筍微稍無節目名通天筍又有一種野竹其葉糾結如蟲狀鄉人呼爲蚱蜢竹

徵刻清言疏

寅卯間余清言告成貧無銀資遂久陳筍中余友費文孫慨然疏告同人共惠此舉丙辰秋得付殺青今工用竣而文兄杳然逝矣再簡疏稿眞覺一字一酸悽也并錄之以識不忘疏曰蓋

偶記

卷之一

四

聞法言統而千金乞版上之空名論衡成而一日作帳中之鴻秘斯奇文之共賞要至言之必傳余友龍如者蚤歲登壇已窺二酉髫年搦管便賦三都兼孔室之四科擅鄭門之六藝繡帙縑囊夜月閑孫生之戶牙籤錦軸春風拂董氏之帷莫不博覽天下之書旁通古今之學暨斯精義皆彼清言弄墨晨披寧辭寒暑燃脂暇寫歲歷周星排沙揀金標新領異假令眞長坐對

故應墮其霧中就使道林復生不覺入其玄衷
三復絕倒一往解頤貽諸好事庶無尚白之譏
副在名山徒有殺青之志願弘茲舉實藉同心
惠然肯來永以爲好文孫名雲仍鉛山人

石號

四川南江縣自建邑來無鄉舉者或以前山巨
石爲祟令鑿去之鳩工殫日石幾墜其夜石號
曰邑今固無化士遲二十年有可當賢書其人

偶記

卷之一

五

我方自去人力具若我何詰朝視之復如故遂
罷工至萬曆壬午邑諸生岳虞詢始舉鄉薦前
一夕石復語曰今有人我須去矣翼日石自隕
山下果捷音至後虞詢登壬辰進士

博物志

張茂先讀書三十車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
帝帝以爲繁令艾微浮疑分爲十卷卽于御前
賜于闐青鐵硯遼西國麟角筆南越側理紙萬

番

騷壇倚頓

比部曹遠生先生名微庸爲人冲濬落穆翩然
塵氛之外孫明府嘗目之曰通敏寥廓騷壇倚
頓或云中通外朗溫其如玉

堯舜其猶病諸

王季和問舒元直嘗論云堯舜其猶病諸爲真
病假病舒還荅曰世尊普度衆生普度否季和

偶記

卷之一

六

撫掌大笑舒名曰敬南昌人王名宇春常熟人

孫登琴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刀物聲竟因陰雨破作
數截有黑蛟踊去

長穀

柳州有人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
甕發之有穀數百枚長三寸餘去膚熟之香美
異常後食者壽皆二百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

八九十

復建文年號

萬曆乙未 上復建文年號允禮科給事中楊
天民四川道御史牛應弘請也又 上御極初
允閣臣議優卹建文諸死節臣許各地方或特
爲建祠或祀諸鄉賢有司春秋祭祀
以茲爲年

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新生草也草
偶記 卷之一 七

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

舜造筆

筆不始于蒙恬張華博物志舜造筆

南屏

南屏山爲郡名勝余結小齋其下扁曰南屏山
房始與文孫諸君講德處也武林亦有南屏旁
有寺曰淨慈余初至湖上寓此與徐楚白定交
處也

黃芝鐵獺

李白有馬名黃芝梅聖俞有馬名鐵獺

韓太史

世稱韓求仲太史肝腸如雪意氣如雲韓名穀
歸安人少爲馮開之所歎

張氏

會稽張氏自齊梁歷宋嘉泰凡七百餘年無異
學弟或士或農大中祥符四年越州守奏旌
偶記 卷之一 八

其間時已十九世矣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

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聚族亦加于昔

女中烈丈夫

海寧虞氏董涓妻也少慧知書善吟咏年十六
歸董甫兩月而涓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人守之
遂不得死父母惜其年少勸女再嫁女不應乃
刻木爲夫像晨昏禮事年五十餘而卒人謂女
中烈丈夫云其咏菊詩曰移得春苗愛護周張

桑無主爲誰收寒芳并抱枯枝委羞墜西風逐
水洗婉烈可誦蓋自寓也

徐司馬

徐晞以椽歷官大司馬同列多輕之值釋菜衆
指宣聖像戲曰君解渠爲何人徐應聲曰是不
繇科言顯者

遺韻

亡友汪恭仲櫟貴溪人天才俊逸壬子罷省試

偶記

卷之一

九

歸始學爲韻語便屬超然有白眼千秋思青山
兩地愁深語芙蓉泣狂歌蟋蟀驚之句真之盛
唐人集中幾不能辨也余偶憶其遺韻不覺潛
然特拈出之

地過日月

傳稱神農氏地過日月之表

沈君典

沈君典嘗爲晉所魔三納之魔而魔三破

倡導師之議

王奕爲宋遺臣宋亡奕以天下無君倡導師之
議帥江以南人士三載一覲闕里奕玉山人

黃太常墓

萬曆初年詔褒錄建文諸死事者黃太常子澄
基始出一時稱快於是特爲建祠墓發於雷有
誌銘剝蝕若追蠹而一字不侵泯銘後數語若
識皆隱建祠時諸人姓名不遺一人公雖族然

傳言

卷之一

十

實有後一子走楚爲田經後有叅議表者復黃
姓一子走吳爲彥修其後有博士雲以文學顯
卜隱

邢量字用理獨居不要殫瘁甚以卜自隱每日
作一二卦卽閑肆不復與人接敗屋風雨不蔽
苔生坐隅破絮自擁突嘗不煙其庭可以搏鼠
而猶嘯歌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
枕籍其間客每就譚不爲具脫粟青蔬饑則往

所食復來與共微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

今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携歸依然貞女時目爲今木蘭云

清狂自晦

偶記

卷之一

二

王仲光賓初名國賓長洲人有異才於經史子籍天官樂書兵家稗志靡所不該覽尤精於醫不樂仕進乃自晦爲清狂貌故寢又以藥黥面及肘股間髮短服行歌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以益自廢郡守姚公知之微服再三往候乃稍稍露其奇姚大嘆賞爲具賓主成禮而去越人戴原禮國初名醫也來吳賓叩其秘傳原禮不肯授欲使折節賓不可

因瞰其亡直往取書去乃益善爲方所治無不金賓奉母篤孝年七十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滅所著有光菴集吳中名賢記

壽歲

周穆王壽百三十四歲召公奭百八十歲太八望百四十歲卜子夏百三歲

傳記

卷之一

二

信記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振

南昌朱謀埠彭儀閣

抵鵲孟

元自誠有抵鵲孟類珉而色淺黃夏月用浸桃

李水與果俱冰齒盛冬貯水則竟不凍又陳思

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飲

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偶記 卷之二

四夷望里而拜

文徵明名重一時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其里而

拜以不得見爲恨

岳武穆詩

岳武穆湖南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聲

韻清越不類宋人

俞西安

俞琬綸爲西安令憐才好士若將不及所知逢

人稱記一時名賢遊揚略過惟一士先爲督學

所據困踣日甚俞屢欲薦之未得便會以疾免

官去深以爲歉至疾篤猶惓惓致書當事以其

人相屬俞字君宣長洲人

種紙

懷素工草書貧無紙乃多種蕉以供揮灑人間

之曰吾種紙耳

少有神解

偶記 卷之二

何景明少有神解年十三領鄉薦十七成進士

李夢陽名重海內何晚出一日而與之齊

芙蓉枝穿玉玦

錢信鎮湖州後園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

交穠不知從何穿入信乃截榦取玦以獻

祝仙

近往來荆楚間有祝海慧者人皆稱爲祝仙所

至輒居夏屋女侍數十人獨往獨來莫能測也

善導氣術能爲人延年祛疾兼救人患難鄉士

大夫多師事之孝感令余君患首疾不能生子

往游其門教以導氣四十九日則疾愈且宜子

矣今從之未及期首疾頓瘳適御史行部至郡

令往迎焉以故卒無子又嘗問已仕至何官語

以州牧今不憚祝曰數載州牧亦不惡恐弗暨

也後果驗別時授令以丹三粒其內子得活者

再有鄉人疾篤者與其一亦藉無恙孝感有光

偶記

卷之二

三

學生爲族所誣當事者欲固寘之辟其人至破

產弗能解詣祝求脫祝書符令佩其人如言往

當事者不覺內解得賴以免又有何某者聾耳

瞶目足且跛亦授導氣術俟焉能暗視遠聽馮

虛而躍矣後不知所終

菊有實

甘菊花謂之日精一名更生一名女華其葉可

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

難得耳

韓奕深隱

韓奕深隱自高郡守姚善聞而造焉不得前乃

欲因王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善與賓至其所

奕走蘆中避去

出奢求亡屨

楚昭王旣出奢亡屨使人求以百金左右曰敝

可舍王曰敝政不可舍

偶記

卷之二

亢鋸柄

禮若亢鋸之柄亢訓舉禮有所斷剗猶舉鋸之

柄以斷物也

譚至丙夜

余與文孫偕往往譚至丙夜僮僕竊聽以爲不

知何語之縷縷也

雨金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

陽有雨金原

黃中李

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開花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借之過於蟠桃

臂多修毫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初附劉聚嘗畫寢夢一羽士語曰起起此處非偶也

卷之二

三

爾所宜托也爾王至矣既寤適太祖至遂傾心焉

暗麝

蘇子瞻名茉莉爲暗麝曾端伯謂之雅友又南粵閩中有黃紅二種茉莉

文昌橋

撫州文昌橋先是木梁有一人生命與造橋時日正同踰數十年橋焚其人亦死今改爲石梁

史冊從來未有

壬午諸忠臣或慷慨成仁或從容赴義總之視死如歸雖厲威之下不能禁也真史冊從來所未有哉後死者以忠於所事故亦忠之屬從亡行遜別有深意如承葛備塞馬先生老補鍋雲門僧諸君子彼其心心故主有側乎其爲衷者蓋當時忠必蒙禍至使人不敢顯言其忠以故多湮沒靡得而詳茲錄其可得知者烈烈而死

備記

卷之二

六

若魏國公徐輝祖越雋侯俞通淵藥城侯李堅駙馬都尉胡觀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侍講樓璉脩撰王叔英編脩王良中書舍人郭節何申吏部侍郎毛大亨或云毛太戶部侍郎卓敬廬廼郭任子經俱主事巨敬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侍郎黃魁兵部尚書鐵鉉齊太寺卿陳植徐星主事樊士信刑部尚書暴昭侯太侍郎子昭張昂工部侍郎董倫給事中陳璽之諱

龔太黃鉞都御史茅大芳陳性善副都御史
子寧御史大夫景清左僉都周璿司中趙撫黃
清監察御史魯鳳韶魏冕高翔董鏞鄒朴王度
甘霖王彬謝昇鄭公智王珪左拾遺戴德彝大
理寺少卿胡閔寺丞鄒璉彭典民王高劉瑞太
常寺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廖昇宗人府經歷
宋徵布政司叅政鄭居貞理問徐讓按察司使
王良李文敏副使程本立張琳僉事湯宗林嘉

儒記

卷之二

七

副宋瑄張倫盧振趙諒張壽鎮撫魯璿楊本矢
爵號梁良用牛景先高不危馬坤鄒文壽張烏
仔杜奇陳子方黃輝程亨失姓名尚書徐松江
同知東湖樵樂清樵夫舉人劉政秀才伍性原
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戌卒儲福皂
隸茅印仔凡百四十有一人後死者若開國公
常昇歷城侯盛庸駙馬都尉梅殷耿璿吏部尚
書張統工部尚書嚴震直翰林侍講王達國子
博士黃彥清都督耿繼劉貞甯忠徐凱平安指
揮使王資宋謙千戶倪諒鎮撫周拱元太監吳
誠几十有八人懷來之戰將較被俘不屈而死
者百餘人從亡編脩程濟凡一人贊畫叅軍斷
事錢芹布衣王賓韓奕凡三人行遜御史葉希
賢中書舍人梁良玉宋和僉事胡子義失爵號
梁田玉梁中節何洲郭良失姓名衣葛備塞馬
先生老補鍋雪菴和尚雲門僧耶溪樵玉華山

儒記

卷之二

八

樵等凡四十餘人棄官北平屬州縣朱寧等凡二百九十有一人辭職進士陳周教授林大同訓導劉亨秀才高賢寧成卒龔翊凡五人謫戍徐魏公子欽知府石允常孫鎮凡三人蓋諸忠臣猶不止若而人而大畧可知者如此

鏡影

宋璟徵時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

金陵銅陵

劇記

卷之二

九

時賢共會滕王閣一客問費文孫貴郡有鉛山更有玉山鉛與玉政何以別費未卽荅時曾端甫在坐應聲曰天下有金陵亦有銅陵請問金與銅之所以分遂共大笑而止

况伯律

况鍾爲蘇州守歲滿當遷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起家小吏

太康

夏書稱太康逸豫滅德黎民咸貳乃畋遊有洛十旬弗反窮國君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咸貳者貳不君之太康也弗忍者羿此時便圖篡夏而祇德之君敬承之胤明德猶在人不可忘也蔡傳弗忍訓民不堪命于文理似強

賴韓少安

韓襄毅燕字永熙吳人年未三十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恩威大著土木之變北虜猖獗西南

偶記

卷之二

一

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惟江西賴韓得少安

洛如花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有實似莢狀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

無友不如宥仇

余友張爾緝嘗言人而無友不如宥仇仇亦足祛人眉宇間厭情氣可謂名言爾緝名燁芳山陰人早卒

婁遲

南齊女子婁遲東陽人變服爲丈夫仕至楊州從事

疫無鬼

楊仲芳年弱冠讀書僧舍諸僧病疫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是吾死僧矣爲之視爨事問醫調藥僧以次愈後其兄亦病疫報至公奔歸扶侍日夜不解衣兄尋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

偶記

卷之二

二

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

吹笛雨止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齒本

齒本曰矧大笑則矧見故禮曰父母有疾笑不至矧

太甲誓

玉山縣東北三十里有太甲誓居民盡陶姓有神廟中供太甲像左右曰陶氏夫人像居人享祀唯謹相傳商王太甲迎婚至此其說不經而特異筆之以爲好奇者譚資也

誕十四月

王伯安守仁母鄭夫人誕十四月而生生時其祖母夢神人衣見乘五色雲下抱一兒相授驚寤而聞啼聲遂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

偶記

卷之二

十三

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異哉兒奈何名泄之耶忽不見因爲更今名遂能言

偶記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棋

南昌朱謀埠鬱儀閣

譚笑却虜

宗子相參政閩中身在圍城譚笑却虜條上禦

倭策執政至讀不能置

半隱園

建安王半隱園有古池深丈許中有石砌一方

偶記

卷之三

一

堆若古墓然內時作金鼓聲

長恩

司書神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嚙蠹

魚不生

讀書匡山

費文孫弱冠讀書匡山欲構一草堂其上以無

資不果

陸羽著書甚多

陸羽本唐文人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

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

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乃

世傳者惟茶經

韓幹

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

色故得造神

古度林於

偶記

卷之三

二

庾信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古度樹名見

吳都賦林於竹名戴慶豫竹譜云越女試劍竹

也

文信國

文信國天祥既赴義是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

咫尺不辨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羣臣入

朝亦設炬前導元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

章事廬陵郡公隨設壇致祭丞相字羅行初莫

禮忽狂飈旋地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倦其
神至於空中隱隱雷鳴如聞怨聲天色愈暗乃
改前朱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復開霽此事甚
奇而正史及公集中皆不載何耶

渡江佩禹字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

崑崙玉蓋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蓋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

小詩

卷之三

三

墜地

王瑞安

王長公祥昌字億伯余師退仲先生兄也爲瑞
安令以德讓化民民不忍欺每聽斷得情必問
其人心輸否如其人尚自展辯卽虛心再訊更
以理論之復問如前如是者再三其人願自受
板杖至三五板多不過十板民有受其杖者若
犯嚴刑公居官僅四月而卒百姓哀號如失考

妣爲之罷市者七日後某官來視篆事使隸卒
往窮鄉勾攝被訟者其人初不知令公已故也
訊之得其實卽放聲大哭舉家聞之皆哭此卒
亦不覺失聲公亡不二旬遂祀名宦百姓又特
爲祠祀之如事生云

臥疾猶時作詩

費文孫高爽邁出英氣難于臥疾猶時作詩臨
岐家人問以後事荅云大丈夫豈畏一死者無

詩記

卷之三

四

得瑣瑣

多情花鳥

王賓遁跡西山姚廣孝以舊好訪之謂曰寂寂
空山何堪久住荅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蒲坂

夷齊不死周地而死蒲坂蒲坂堯舜揖遜之區

栢倒栽

萬載縣慈化寺爲普菴道場後園中有側栢以

三人間之高二三丈頂上枝鬚如根相傳以爲
普菴手植乃倒栽之其木末枯枝堅如鐵石風
霜不能摧折真奇樹也

生而能言

軒轅氏生而能言

盜亦有公是非

趙鏖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馬太宰文升家在
舍弗攻破泌陽焦大學士芳已匿去燬其家取

偽記

卷之三

五

芳永冠縛羣若人狀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
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落英

楚辭餐秋菊之落英落字訓始

芝麻通鑑

吳俗好用芝麻點茶市中有以零碎通鑑裹者
一人頻買得積紙數十好以其中語掉舌人問
邇來輒窮云我家芝麻通鑑止此耳

終身不踐土

鄭思肖宋末人工寫蘭又嘗製祭鬼之法宋室
既亡終身不踐土每爲人寫蘭亦不著土人問
之曰宋豈尚有土耶便歔歔而泣余在費茂才
家見其遺筆疎枝簡葉宛爾芳馨後有跋語數
則余不記記其一爲韓奕云

雅謔

海虞孫艾字世節爲人磊落每譚論風生使人

偽記

卷之三

六

願解嘗偕友人過某縣治見有帶枷於庭者友
人因論次謂此公持法甚平怒孫笑曰旣庶矣
又何加焉于時以爲雅謔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每油一兩許可照
十夜光燄鑒人毛髮風雨所不能侵劉瑾嘗竊
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當
道謀以爲已祥暗祝曰我大事成當封若花忽

獨妾仍作咤噫聲越數尺飛濺承袍成油聲
數處氣腥如血滿室暗晦瑾大怒拔金如意碎
之逆謀因之還回竟以誅滅

易腸鼠

唐房升天雞犬並去惟有鼠不將去鼠悔一月
三出腸

桓

桓詩保有厥士予以四方保訓愛天生賢才原

偶記

卷之三

一

以爲國設有賢不用用賢不盡與無賢同武王
列爵分土使諸士得盡其用其愛惜人才不啻
曲至故能定厥家而於昭于天也近因後世鳥
盡弓藏之說都作保全功臣解不知武王伐商
非富天下當時牧商之旅不期而集何嫌何疑
而待保全耶

蓄墨數百觔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曰欲子

思吾用此何爲也

胡光祿

胡光祿顯忠來遊南州值久旱禱雨人情皇皇
胡對人云明日日中當雨次日天氣清明咸以
爲不驗至期忽陰雲四起果大雨又劉太史曰
寧權吏部選日起行鼓吹聲過胡聞之愕然曰
劉公其不祿乎人問故荅曰此日與時不利出
行小或罷官大至隕命未幾報至太史果卒王

偶記

卷之三

人

途

武侯父子

諸葛武侯父子王右軍大令皆長于畫世所不
知

驚湖松

鉛山驚湖寺唐義公道場也有羅漢松一株爲
其手植義公亡松遂枯後養上人來住此松
復就生今亭亭干雲矣

碧塋

凡死忠而不得屍者得血以塋曰碧塋

如客得歸

宋訥爲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

一生宦途掌兵

江陰徐公孟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川以功進

傳記

卷之三

九

本部尚書一生宦途皆掌兵事亦奇也公爲吏時人奉以財必問所從致言出諸已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後雖躋階巍列而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廣道

閩人相傳武夷山有廣道者爲吾邑人山中人稱爲廣道其舉動多異衆同輩每惡之一日忽向衆言曰我將去時山中方構新菴衆曰今方

興作女何言去道領之及菴成衆嘲之曰女向言當去今不去耶道曰女欲我去我明日便當去問去以何時曰日中衆皆哂之至期各以事下山且授鑰令守菴道乃寄鑰山下居人謂曰我今度關去不歸矣衆來煩以此鑰相授居人如其言衆還菴鎖鑰如故開視之則此道已端坐逝其中矣其生像至今尚存云

明詩評

傳記

卷之三

十

王元美明詩評獨北地信陽濟南稱君餘人樂以官稱咸有微辭

偶記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埴鬱儀閱

周翁

周翁崑山人有隱德生宋淳祐四年甲辰歷元及明凡三朝洪武十三年庚申始卒年一百八十七歲

鄧文潔

偶記

卷之四

一

鄧文潔以讚有山水之癖自云每遇崇山峻嶺不登絕處不休不臨懸不壯爾時神情獨得仙仙欲飛公仕至少宰臨終家無餘貲諸緡紳出金爲賻始得殮

太白書迹

本事詩言李太白書迹遁利鳳跋龍拏今世傳有二帖

楊君非所及

鄭考功曉素負鑒裁見楊仲芳深愛重之嘆曰楊君故非所及

如意盤

馬懷貞有異術一日召十數客面前一方臺臺上有小銅盤一黑匙一乃以匙次第置客口中皆覺有酒盞許入喉又以盤向人傾之滿口作羊味次魚次雞一坐皆同人私視其底有文曰天公匙如意盤

偶記

卷之四

二

書倉

曹魯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文星典史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異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史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星海九雲諸已降可于豆攏下取雨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園九夜捫之麟篆熟落

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蔥市歸而飛火滿室
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顛主事

楊儀部循吉字君謙吳人狂誕傲物每讀書有
所得則叫跳不休人因稱顛主事顧華玉謂人
過吳不可不一造君謙亦未易造君謙

文選槩入詩賦

吳中一士人凡鄙而好矜其識時張伯起纂文
傳記 卷之四 三

選注成刻之其人誤爲伯起著作也諱曰子書
名文選何以槩入詩賦張道然曰此無與我事
盍問梁昭明其人便問昭明何處曰渠梁時人
今不在矣其人猶德色曰若在我當笑之張曰
渠讀書多縱在亦那得女笑地

里中祥瑞

王選仲師與瑞安君祚昌文學君祺久共以有
道者聲撫唱箴和郡人士望之爲楷模時目爲

里中祥瑞

葡萄說

岳季方正善畫葡萄嘗爲葡萄說云葡萄木中
國名果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
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
之所得又將特異遂附會之與

賭書

齊太祖嘗與王僧虔賭書謂曰我書何如卿虔
傳記 卷之四 四

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
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曰卿可謂口多
微辭

名聞夷夏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名聞夷夏退然若不勝
公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角
之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成進士時
王冢宰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再

按湖廣所至有神君稱

秦結了

秦結了能言鳥一日有夷人買去鳥曰我漢禽也不入夷地遂死

秦渠

螢火幽州謂之秦渠

彩雲見南中

漢武帝朝彩雲見南中雲南之名始此

竹記

卷之四

三

簡遠有準

余德甫曰德雅譚笑然簡遠有準宗子相參閱
蔣卒于官無子余時亦官閩中使其子柴經而
受弔

楊廷和

少師楊廷和十二中鄉試

忠賢奇秘錄

松陽人王詔游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噴噴有

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得書一卷載建文時

出亡臣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

讀數日稍銓錄其可識者得梁田玉郭良梁中

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

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讀數語題目

忠賢奇秘錄

齒耳

齒耳獸名不食生物遇處則殺之

偶記

卷之四

六

丐貨營壘

李白少時偕友人遊洞庭友人病死白禪服痛
哭炙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因權殯於湖
側踰年來啓視躬爲洗削裹骨徙步負之而趨
寢輿必携持遂丐貨營壘鄂城

癡道人

癡道人姓喻名希連郡之玉山人能詩文以畫
著聲每爲人畫時輒紆寢數日或至彌月中有

所會急起書之人以爲神筆性疎放與人好爲
悠謬之譚傲睨公卿間旁若無人家僻處深山
中嘗臥疾累月一日忽起向隣家訪所舊識其
人皆亡且久者也人以實告輒罵云女輩尚存
豈令斯人輟死

步輿

張江陵再起時所過州邑郵傳牙盤上食水陸
過百品江陵猶以爲無下筯處至具定太守錢

蜀記

卷之四

七

昔無錫人獨能爲吳饌江陵其之曰吾行路至
此僅得一飽餐此語一聞諸郡縣轉相效尤吳
中之善庖者召募殆盡皆得重賞以歸普又剗
步輿供奉前爲重軒後爲寢室以便僊息傍翼
兩廡廡左右各令一童子侍爲揮筴注香凡用
卒三十二人昇之

赤刀役虎

安期生在之罘山持赤刀役虎左右指使進退

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在刀
遂竊佩之行遇虎于路出刀以相格弗勝爲虎
所食

鳴過鐘

養公性至孝父母忌日必拜禮懺悔一日母忌
偶忘未及懺禮明晨憶起因號泣跪向佛前命
諸弟子杖之諸弟子不肯杖強之再三不得乃
自罰資鑄鐘上書已不孝鑄此鐘以贖罪因目
偶記

卷之四

人

其鐘曰鳴過鐘

奇禽就掌取食

李白與東巖子隱徂徠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十許每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

吉祥指揮

于大司馬謙以枉論死臨刑陰霾翳天行路嗟
嘆曹吉祥麾下右指揮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
祥悲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謙嘗輕騎自河內

歷太行有盜伏窺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
不知爲我公幸赦罪

荔枝

閩地荔枝以興化楓亭驛爲最長樂次之

酒沃瓜

遼東一處有瓜沃則以酒代水實成剖之若中
止一子而長數寸者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

珍之名獨子青

仙記

卷之四

九

鄂家鳴金

湖廣鄂家爲岳武穆後至今遺有宋勅命及武
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
預鳴

掘土得蘭亭

彭次嘉營寒松館命僕於梧桐樹下掘土爲臺
至三四尺許有青石一塊石上得蘭亭刻板字
副如新爲余友彭雲徵所得

夏太常

夏太常子陽在京師中夜獨居忽有婦人持短
七直前夏驚問婦熟視之曰非是非是因趨出
公隨踪之不見

慧明

釋慧明閩人來止九仙巖者數年終日靜坐客
至酬對客去靜坐如初所悟皆儒理

雙手寫二牘

仙記

卷之四

一

黃華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
有致

廣陵困道

劉司馬文卿廣昌人以高才屢蹶願益自刻勵
攻苦不休自經史以及外家方書無不究厥指
歸所撰著甚富一日夢神人謂曰子數當奇窮
死今上帝憐子好學特改畀富貴矣已復出廣
陵困道四字相示且云好記之驗年公舉鄉薦

第一人遂聯第以金華司李累官至兵部郎然
公自往返京師輒避廣陵地不復取道會以使
事至某郡偶經一寺前視其額有廣陵字公憶
夢中語竟鬱悵成疾卒于官舍其著述今多散
佚云

第四泉

郡北門外之茶山寺泉水清美異于他水昔陸
鴻漸來游飲此水愛之品爲天下第四泉遂總

得記

卷之四

其地種茶茶山之命名因此今泉名茶山泉或
稱羽泉亦曰乳泉亦曰第四泉

樹中鼓樂細人

河南鞏縣有木匠偶持斧憩道旁樹下忽聞鼓
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
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所進來矣匠益重加斧
見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具自樹中出地上
猶作樂數疊始仆地

不能蓄書

徐禎卿天性穎異家貧至不能蓄一書而無所
不通蓋借閱也

仰廷尉

仰廷尉瞻長洲人幼師夏時及貴每經其里必
式過其門則下而趨當王振擅權其門如市唯
瞻與薛瑄顧惟敬不肯往

良知

鶴記

卷之四

三

一士從王文成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
良知爲黑爲白一坐失笑其人慚而色赧王徐
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耳

偶記卷之四

信記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閣

帝鴻氏之硯

河東舜廟中大硯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

魯廟中有孔聖脩六經硯方一尺三寸中心有

穿穴蜀犍爲人得楊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

角

偶記

卷之五

一

紫玉盈坐

漢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國朝慶成王有

子百人每會紫玉盈坐至不相識

張九成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旁

命客就試酬答如響

二程同赴一席

程伯淳兄弟同赴一席願見坐中妓即拂衣去

獨伯淳與飲盡歡明日伯淳過弟齋願猶有怒

色伯淳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

上却有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臨海東湖上日負柴

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聞新主詔至遂大

慟哭投湖水中死

玉雞苗

偶記

卷之五

二

東平許司馬家薔薇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雞狀

五色粲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武城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

麟之地

藏書富猗頓

桓譚藏書甚多時謂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猗頓

張宜人

楊忠愍獄既成宜人張氏上書請代先是公劾相嵩疏上諸舊識畏嵩勢咸匿避去惟王司馬遼慨然以女許婚其子隆慶改元公既受褒卹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祀公乃特建祠賜額曰旌忠

紙目致明

舜爲瞽瞍紙目瞽復致明

金雞

偶記 卷之五

三

一茂才甚椎魯嘗過余山房遇費文孫坐定文孫謂曰卿別後殊進望之似木雞矣其人遠拂然曰君便是金雞

劉道人

葛源劉道人精於相地嘗往來永豐間有小民家禮遇殊殷劉感其意爲擇地營塋且云誠爲大地但未知若家有能受此者否其人呼舉家出羅拜於庭劉視之不憚謂曰女家俱無人

能當此地者獨某孕婦似可耳然須閉中門三載則吉遂辭去後其家如言閉門某婦果生子狀貌大異凡兒至二載餘家當娶婦遂開中門是夕兒死家人相繼疫作乃爭謂地不祥發之則有氣如蒸矣是人家竟銷耗又嘗爲妻姓卜葬云後多顯至出王妃須遷不爾禍且莫測後妻諒妻性相繼登仕籍女爲寧藩妃咸謂地吉不果遷竟坐族葛源本余邑地今隸興安

偶記

卷之五

四

詣橡長揖

桑悅爲某州博士提學掾至悅不爲迎橡素聞悅名使吏召之悅怒曰始吾謂人未有無耳者今橡無耳耶且悅非可能令來者必欲相屈乎爾第還我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後三日詣橡長揖卽就列橡作色曰博士藐橡耶卽有學何能加乃公悅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能過悅耶

今徒以勢位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
悅賤誠不足以當公但悅去則人謂明公不能
容天下士耳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

雲齊

寧王腰仙每月令人往廬山顛聚稠雲叢歸結
小屋曰雲齊障以簾幕日放雲一囊令四壁亂
盪如在巖岫

以字行

傳記

卷之五

五

黃太常子澄名湜練中丞子寧名安楊文貞士
奇名寓金文靖幼孜名善羅侍郎汝敬名簡吳
徵君與弼名夢軒俱以字行

駙馬提學

洪武十九年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較兼
理地方事務

蟲念阿房宮賦

楊州蘇隱夜臥聞鼓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

聲繁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蠶十餘其
大如豆殺之卽止

右軍帖

唐太宗博購右軍故帖天下爭歎然莫能質真
僞褚登善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暗誦九經

曾侍郎魯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人
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

傳記

卷之五

六

辭聘

文徵仲父林爲溫州太守辛子官僚佐大夫以
千金致聘辭曰先大夫守郡曾未貨取不幸先
朝露斃得其正使不肖受斯贈是欺死父也且
先大夫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

長春樹

周公墓上有模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又
燕昭王有長春樹其花如芙蓉四時異色

驚腹中有老人

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驚重八斤一酒家買之置室中夜半忽作人聲明日剖視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首戴皮帽毫髮逼真又潁川王戶部在通州一日宴客庖人烹驚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王自是遂絕此味

少陵舊居

楊記

卷之五

七

杜少陵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大樹至今呼爲子美樹

張仲清

張仲清名澄閩之漳州人自言十三四時終日悠悠忽忽年二十夢武夷山水之勝遂結舍焉山中不携書史惟筆研自隨亦無著述或閉目不窺或怡情峭壁深崖間泊如也人諷以用世答曰余固非忘情者欲向此中理會庶他時得

一當事不令手足忙亂耳問以何時出山曰以十年爲率余友費文孫游武夷歸譚甚悉余欽其高風故特記之

秣馬

漢廣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顧仲恭云謙不較言其適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極得詩意

設肆竊字

楊記

卷之五

八

洪鍾四歲隨父往都舟中父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爲父行變屢勝客局至京師設肆竊字

桂侍御

余邑桂侍御榮按楚時嘗欲撻一宰夫其人祈免不得大言曰仕途甚狹耳何得乃爾公益怒甚厚責之後侍御以事下刑部獄遇一獄卒伏侍惟謹詢之卽向其人也侍御因嗟嘆不已

筆仙

汝穎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

勢要達官督之無報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

時謂筆仙

赤虹化黃玉

孔子作春秋孝經既成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

下化爲黃玉

王郡尊

偶記

卷之五

九

吾信王郡尊之麟常熟人在郡清介多惠政至今民懷之公爲比部郎時有勢家子強奪人婦八次質之法其人遍乞書致公不能解乃屬權貴請趙百端公怒曰若視我強項郎眉髮楚楚豈爲無賴見下少時嘗舉家避賊舟中賊過衆皆驚恐舟人不能操舟公自起操之賊去乃以槳授舟人彼手披一編神色自若

海鹽鹽龍

浙江海鹽縣白晝空中忽墜一龍身首兩截鮮血迸流長數十丈

見博山鹽頻嘖

費文孫曾以六百文貨一博山鹽一士人見而頻嘖曰是焉用何不亟索還貨一對小豕也

井少府

井少府審名劉夢得云藥名

神交濟南

偶記

卷之五

十

俞仲蔚神交濟南托徐子與以介適詩有曰未見致款曲亮繇心相知又曰曠若懷古人千載與我睽又曰來章倘不乏應慰長渴飲暗此則心折濟南可知王元美謂仲蔚于今詩不甚推于鱗不知何意

鹽沐用七人

陳智爲都御史性褻狹捷左右無虛日每鹽沐用七人二人挽衣二人揭領一人捧匱一人捧

水孟一人執悅稍不如意便捷一掌至盪畢
必有三四人被掌者

叱水減

已酉夏聞江西積雨不止水勢瀾漫貴溪尤大
直滌至真人府真人乃大書朱符置水上以劔
叱之退則水減尺再叱則水減半俄而水盡平
視前後人家漂沒殆盡

鮑照

偶記 卷之五

十一

鮑明遠本名照唐人避武氏諱減爲昭

素負節槩

寧藩之變許副使達不屈死之時其父家居聞
江西有一副使遇害卽爲位易服而哭人恠問
之曰吾兒素負節槩爲若無疑

偶記卷之五

偶記卷之六

信州鄧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瑋鬱儀閣

御史河

松江蘇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敘以御史左遷來尹嘉定到官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卽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多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

偶記

卷之六

一

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夫獨得石碑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

花狀

楊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畝每至爛開張大宴一鉢令一倡倚其旁立館曰爭春閨元中宴罷交關人或云化有歎聲

夢日入懷

李于鱗母張夫人夢日入懷旣而于鱗生

陳太丘碑下氣

鄧艾年十二讀陳太丘碑見碑下忽有青氣命人掘之得一刀長三尺餘黑如漆遂自佩之刀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爲神物

喻村

玉山喻村有人耕田見土中有物如水牛狀已而田忽陷并沒于水又樵夫入山遇一人三頭

遂驚死

偶記

卷之六

二

穆王書史

周穆王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後以載其書

曹聖君

曹攄爲臨淄令辯冤伸滯都無枉屈人稱曹聖君

風賦

余年十七始學詩十九著風賦

取灰撒羹

歐陽清微時貧甚除口往所識屠家貰肉一斤屠不在其子與之屠歸聞之恚甚趨入清家索取時已煮之釜中矣屠卽就釜持上又取灰撒入其羹而去驗年清貴顯屠乃盛陳禮物詣賀清於衆前杖之數十一時稱快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

有記

卷之六

三

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僧家大言不慚

冒顯要姓字以博一日之名中人猶且不爲而近日僧家每襲此募緣尚詡詡人前曰我等出世王侯卿相莫予若也何其大言不慚乎

說鬼

張真人家說鬼錄所載甚奇

天台丈人

右軍書黃庭詭空中有語曰吾天台丈人也卿書感我何況人乎

載泉水

閩中有一士人初遊吳下還輜重數十半載異書半則惠山泉楊子江心水其父見之怒甚盡爲擊破其甕庭可運舟客皆絕倒

古鏡

有人夜于池邊閒步見池中隱隱有月影次夜

鶴記

卷之六

四

往視復然因使人掘池中得古鏡如小碟許以照人循頂至踵無所不見

純任直法

費文孫每舉動必就余商得失雖延見一士與四方請文之應率無不然余或未之許至有垂成中止者其著述亦必取決于余余所善舉非勿恤余所欲刪卽衆人極口撿揚弗存也故余與文孫交得純任直法自此以還余之處友多

寓直於婉乃有純任婉而友之誼誼無改愈深
昔者吾友之恩矣

紙錠化真金

南州有兄弟兩人貧窘日甚聞人譚天雨金事
乃日夜作癡想其儕有僂薄子厭其牀乃一
大紙錠夜靜携置其門首急敲戶數下而去其
弟啓戶出視寂無人忽有物朗然耀目舉之不
可動急呼其兄起共昇以入至明視之則化爲

金

卷之六

二

真金矣自此家口富裕

鼎折足

魯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以爲咎夫子曰越
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也果克之

詞女之夫

趙明誠竄竊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
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爲
詞女之夫乎後果得李易安爲妻

春草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春草

歐家童

嶺南歐廣文大任有家童能詩

聞捷軒寢

夏憲副尚朴郡丞豐人初第時方熟臥邸中家
人趨告應之輒軒寢如故時有同捷者喜極而
挾其爪聞夏事不覺愧汗

金

卷之六

六

杜門

余性好獎借人才一字可稱必廣爲延譽然機
巧之徒至以此市交相對謬爲肝膽背則反唇
此古人所以杜門也

銅唾壺

王元美家藏一銅唾壺爲上代物僅得其底常
以自隨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乃懸千金募
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王大喜再懸上

金令撈取復得脂合

龍井化酒

隆慶六年五月杭州龍目井水化為酒

屏驕從問民間

周文襄忱巡撫河南嘗屏驕從入田野問與村

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

惟恐不得盡

白鵠

偶記

卷之六

七

曹洪有駿馬號曰白鵠瞬息行數百里走時惟

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時人謗曰平空虛躍

曹家白鵠

我朝宦官

我朝宦官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

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陳寬之謹厚王岳之

忠謹皆不可少如馬騏激變交南吉祥怨望聲

叛將見讒亂宮闈李廣納賂干政則其輩中之

人也至王振之釀禍土木汪直之肆毒西廠
劉瑾之謀移宗社則罪真不容逭矣

五色土

貴溪龍虎山有五色土張真人取以寫符錄

徙癰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

徙至齋前栢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瘡

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遂大膿爛出赤黃斗餘

屑已

卷之六

八

樹瘻

山東異事

丁巳秋山東武城縣有異物四塊倏自天降入

地四五尺相隔一二里許各地方隨將物掘出

驗看大小長員不等初開其熱如火其色外黑

內白叩之有聲不識何物又長山鄒平二縣地

裂數處

偏霸子

偏歸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今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几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遠志

遠志久服之令人覽書輒記不忘

青蠅拜賀

術士有相牛僧孺云他日當得青蠅拜賀始及第牛疑之後應制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

偶記

卷之六

又

立約數萬計折躬再三良久乃去已而登第

鍾十二峯之秀

楊子雲著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以父寓巫山時生論者謂鍾十

二峯之秀

知禽語

麗江人麥宗七歲識文字偶入玉龍山中見石盎中有水取飲之遂知禽鳥之語長而百蠻諸

夷之書無不通曉

費君不死

亡友費文孫卒時行道皆爲嘆息或有流涕者余掩泣而嘆曰費君不死矣

愁破

阮簡久寓西山一日友携酒炙雞至簡大笑曰今朝愁破矣

西巖寺

偶記

卷之六

永豐西巖寺旁有幽洞迂繞可數十里暗不可行好事者或持火入遊至里許但聞其上有聲若撐篙者然竟不敢深入

特謁壽星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觴客舉樂毛侍御過其地聞之乃屏騎往觀見堦前數人皓首蒼顏年可百餘歲不知孰爲老人也問之則皆老人子老人故後出問客何姓名侍御云姓毛名伯溫

特來謁壽星耳。老人愕然良久曰：是矣。客問所以。荅曰：某幼時遇劉伯溫，相言我當百八十歲。後有客與我同名者來，女逝不遠矣。觴罷，客散，老人果沐浴而卒。

體縮

大歷中，邛州將魏淑，體洪壯，年方四十，忽飲食日損，支體日銷。未周年，縮小如嬰兒。母妻更相提抱，已復漸進。飲食體亦漸長。半歲乃復。

傷言

卷之六

其初

二

信記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埒鬱儀閣

劉大將軍

劉大將軍經南昌人名播遠夷係海內夙望者
幾二十年東虜猖獗乃就家調經往征虜人聞
之膽懾時經略楊鎬素與經不協欲使長驅擣
虜經曰虜勢方張難可猝圖且地形未諳深入
爲記 卷之七 一

恐不利鎬怒曰國家養士政爲今日若復臨機
推阻有軍法從事而已遂懸一劍于軍門經不
得已與都督杜松分道進兵大破虜陣連擒其
巢者三四養子劉昭孫曰孤軍深入而授兵糧
糧無一至可退師經曰女視楊經略豈復有愁
遺哉事即報主致命得其所矣軍次清風山人
馬儀之方與諸士解甲暫休昭孫進曰腥羶氣
不可治恐有虜兵經登山望曰此杜將軍旗

幟昨相約會戰豈其來耶時松已陷歿虜襲其
旗幟奄忽擁至經不及防爲冷箭射傷左臂又
戰復傷右臂遂遇害天下莫不哀經之死而切
齒于鎬也

玉整花

繭一名玉整花冬宜茶澆平時宜清水種法春
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不濕者恐冰也茶
則不冰

偶記

卷之七

二

竈有三十六神

竈之爲神號曰司命常在人家記人過犯月晦
之日織悉以聞竈有三十六神所謂五方五帝
竈君五方五音竈君五方五相竈君十二時神
竈君大竈君小竈君天竈君地竈君新竈君故
竈君內竈君外竈君丘竈君竈君夫人紫微大
神玉池夫人六甲父母六癸玉女光鼓織女竈
下炊母行火力土文墨小吏火父炊母擔樵力

士高良君子突上姦女礪上童子左扶右扶天

帝丈人左房右房天帝長兄左溫右溫天帝嬌

孫左輔右弼天帝嬌女乃至天帝大夫天帝都

尉五官六府皆竈神也

第三天子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大靈豆

偶記

卷之七

三

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口不饑筋骨愈固顏色反嬰

艾

艾曰福德綿一日草師婆靈芝一名希夷一名

壽潛

野馬

鷺湖峯頂一日有野馬出遊純黑色高可六七尺見人則駭而逸時諸僧咸見焉

碧芳酒

房詩六月擣蓮花製碧芳酒

水晶不落

白樂天送春詩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飲具也乃屈卮鑿落之類開運宰相馮家王有滑稽水晶不落一隻

五天

藥有五天決明爲肝天紫苑爲肺天神麴爲脾

偶記

卷之七

四

天遠志爲心天徒菴爲腎天

申屠蟠

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御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片時決疑獄

鐵尚書鉉初爲五軍斷事每法司有疑獄久不能決者以屬鉉片時而成

終身不配

胡貞姑大理少卿閨女也閨既死節女沒入的
臣家爲奴後同郡有仕者見而携歸貞姑痛父
以忠遇害遂終身不配

一滴泉

興安岑山洞有一滴泉僧人以石缸盛之水盈
缸而不溢邑人有病每取飲隨差

扶老

鷺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峽螺一名春駒鷓鴣
鷺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峽螺一名春駒鷓鴣

卷之七

五

一名花豸一名內史黃鸝關中呼爲楚雀經一
名釋龍

夜歸憑咒

卓敬少時嘗讀書山館中夜歸失道得咒憑歸
比入門視之乃黑虎也

山天志

玉山程博士輝博洽具裁識遊王元美諸名士
間嘗著山天志百餘卷王令載其書至吳欲爲

梓乃束書葉盈車至浙郎被火悉爲燼王嗟悼
不已子光祿福生以寫梅壇祠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
中橫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
帶遙知雨

夢肩抵石

德興一農家田中有大石礪耕命石工取礪月
偶記

卷之七

六

不可動其人忽夜夢以肩盡力抵石捲入水溝
中去厥明往視果然

鐘自鳴

甲寅歲中秋節永豐縣泮宮桂花盛開諸廣文
觴客其下忽聞懸鐘自鳴踰時方止

視皮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視囊
噓氣成雪

庾肩吾常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夏日會客肩吾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蛙化鵝

石城王孫統鎧一日坐山齋微雨見一蛙於石鉢上化爲鵝

巨棺

玉山有人體軀豐肥無比乃豫買巨木造棺一日有僧至家其軀之豐肥與已無二與以錢帛

偽記

卷之七

二

俱不受問何所須曰願乞公巨棺耳其人卽與之無吝色後數年解棹往京舟次某地病故家人買巨棺無所得偶憩一寺見前僧出焉家人告以故僧曰前棺故在願以見還其人始得殮

自見其耳

漢昭烈帝能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王右軍年十二見前代筆說于父枕中竊而讀

之不旬月書法大進

無夷

河伯曰無夷卽馮夷山海經冰夷

食中蠅

蘇長公性不忍事每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無貳爾心

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貳者猶有所未決也聖心不決政爲君臣之義故軍士直以天定之若

獨已

卷之七

八

云衆寡不敵便是富天下矣且於仁人無敵之旨謬

尺牘

往余於尺牘尚雋稍沿魏晉聲口劉生日杲云宜進而古余深然之因出舊稿悉焚去更爲秦漢人語然風習已深每伸紙不免去而復來受受乎陳言之去始殊覺苦習久乃安洵哉後生之起予不淺也

李西平

李西平有子十五人知名者愿憲想

動心寂寞

吾人自視宜大自視大便不屑偶非類從來名士未有不落落寡諧者彼雖門庭蕭寂而詠歌一室晤言千古視當世猥瑣之流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獨往獨來夫何嫌乎哉楊子雲寂寞草玄門無過客未免動心王莽謬加恭敬遂得志

卷之七

九

不勝知己之感至爲劇秦美新以阿之而生平名節一日頓盡矣繇自視小故也

械虎

祝廷璿山居多虎祝爲設機械宛轉曲折虎人不得出親族故舊聚族而觀者甚衆祝以其煩遂毀不復作此技

安庭栢

安庭栢善誣毀雖至親密友遇安處其間無不

怨晉絕交晚年兩頰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礙困苦不勝以死

丘濬媿其夫人

丘仲深濬瓊州人淹博羣書而好爲詭辯其論泰檜則曰宋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武穆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是非頗謬多類此濬因中官李廣得人相每事欲有紛更時王三原恕有得志

卷之七

一

重望爲濬所嫉陰嗾太醫院判劉文泰論之恕遂引疾去踰二年濬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曰使我相公齒王公負不義名天下非若也耶何弔爲人謂濬媿其夫人多云

牢丸

牢丸今湯餅也

大小歐陽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楷遂良須手和

墨調精紙良筆方書詢子通亦善書而名亞於
父時號大小歐陽體

秘景符

禹代縣治水民爲聚瓦石有黃龍助之開江九
載而功成乃沈秘景符以鎮五千水患至今賴
之

玄鹿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

爲言

卷之七

二

爲玄漢武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
黑色仙人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偶記卷之七

假記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候

南昌朱謀瑋鬱儀閣

瑞雉

杜宇一曰杜鵑一曰子規周公謂之雉師曠謂之鸛屈平謂之鸛鳩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之鶯燕戴德謂之瑞雉司馬遷謂之秣鳩楊雄謂之子鵠王逸謂之買鵠張揖謂之鵠鳩沈瑩

卷之八

一

謂之鸛鳩張華謂之怨鳥郭璞謂之子鵠常璩謂之子鵠徐廣謂之子雉韓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

瑞英簾

渾瑊家蓄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繞身有光名瑞英簾唐宮禁中物也

兔目鼠耳

槐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如規二句而葉成

三秦豪傑有幾

康海李夢陽同爲閩中人各自負不相下後劉瑾構夢陽下獄欲致之死李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康曰是誠在我卽上馬馳至瑾門瑾素欲交康常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卽攝衣出迎因畱飲康譚笑脫瑾曰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先生試言之康曰昔桓溫問

偶記

卷之八

二

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頰而譚世務三秦豪傑令猛其誰何溫聞若此哉瑾疑其譏已面有慚色因問口方今三秦豪傑有幾康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鉞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樞者意益指瑾也瑾轉登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海何能爲後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

道昔曹操怕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
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
靴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
李夢陽乎此人罪當誅康郎起出曰海不敢道
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李得赦出

昔昔鹽

樂府有昔昔鹽羽調曲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
之類

偶記

卷之八

三

公差迷路

星子一公差夜行迷路見林莽間有火光跡之
有三人席地向火厥狀殊常其一鼻垂至口以
手自捉之曰我有長長鼻其一以舌舐眉曰我
有長長舌其一伸手可八九尺曰我有長長手
公差惶遽亟向懷中摸得官符向三人大聲曰
本官勾攝女等言畢各潰散火亦滅

鳥獸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十四百種

夢得瓜

焦華父病甚冬月思瓜華求不得一夜夢人謂
曰聞子父病思瓜聊以相獻華拜而受及寤果
有瓜在手香美異常父食而病愈

小樣驪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圍
方丈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

偶記

卷之八

四

閨秀

彭雲徵妻爲瑞昌宗女能詞賦雲徵嘗遊楚送
之以詩有三秋念子猶彈缺九月無人爲授承
之句真閨房之秀也

石判官

甲寅歲多雨玉山葛公塘邊有一山忽崩陷中
有石人立手執管狀若判官者然人咸訝之

高麗進士

洪武辛亥進士金濤高麗國人以不習華語歸
還其國爲官景泰甲戌進士黎庸阮勣天順庚
辰進士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進士王京嘉靖
祭未進士陳儒俱交趾人勣仕至工部左侍郎
儒仕至右都御史

訛言閏十二月

庚申冬郡中訛言閏十二月時新曆已頒行閏
爲來歲之二月矣而訛言不休或云有飛報到
偶記 卷之八

或云有移文至一時人心搖搖靡定究所從起
乃一人負債甚大慮債主殘冬索償造爲此說
冀得少紓而負債家競相傳布縣邑而都而通
郡而他府煽惑愈遠至兩月餘始息曰爲改歲
矣計亦狡矣哉

屠儀部

屠緯真儀部以文章擅譽當世顯性豪爽囊無
餘貲每出游覓文客贈金常滿屠歸輒散之親

黨故舊間頃刻都盡

輓玉

興國有輓玉可直可屈

某星有異

李雲將良豐城人嘗偕友人露坐夜分指星象
曰某星有異應在南陞大帥當有罹其災者不
數月果有滇南之變

臨清狐

偶記

卷之八

六

臨清東阿之間有兄弟兩狐狐具姓號善譚論好
義多豪舉屋宇弘麗飲饌精美與石鴻臚善石
嘗謂人過其地刺訪之勝與俗人談

腹寶

京中人家有小兒病黃瘦諸醫莫效一夷使見
之請以重價買去其家不肯夷使曰若且死見
醫尚有生理其家固不與諭年兒果死後夷使
再至其家聞之頓足人問故曰是兒腹有異寶

取出可得生死則寶隨氣散矣悵恍而去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能詩喜用僻事號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六經

視師疾

費文孫疾時其弟子程康業自鄉溪走百里往

視問醫調藥扶持惟謹凡月餘而文孫卒程哭

偶記

卷之八

七

之盡哀家亦貧受知鄒郡丞每有贈金輒分半以遺其諸孤師友之誼于今邈矣錄此以風厚也

劍俠之流

陸大金吾炳與趙夫人旣雪密室中忽于雲上見人影詫開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陸心知爲劍俠之流卽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壘杓曰僕爲人主守三尺奈何相逼若金幣唯所

鈔五人曰金幣何用一人袖出一石乃異寶以

視陸曰此寶本有雙其一在公願相假陸曰誠

有之不爲公惜第不記置何所非可造次索耳

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箱緹囊金盒中陸不

得已取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于我輩不

然恐于公不利陸唯唯卽躍高屐升屋去其行

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宅兒邏獲

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過訪陸附耳以五人名

偶記

卷之八

八

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曰公竟不忘情我輩耶卽直指何能爲陸佯應曰否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陸吐舌食不下咽者數日

山禪

獄法山有默名山禪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驢生卵

聞一遊僧云曾見驢生卵又鷺湖一僧云嘗見

一獵爲鳳所殺

命在斗牛

韓退之與蘇子瞻生辰命在斗牛奮角張口故生平致謗特甚

乏薪燃紅紙

弋陽黃編脩兒爲夏少師甥汰侈無度窮極珍饈庖人鑄鼎間晝夜不息偶雪夜傳薪告乏取雙紅紙五千燃之後其父亡少師被僇不數載

傳記

卷之八

九

至乞于市又累累數十年而死

緯好鬚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四門博士

漢唐皆設算學與教習儒統同科稱爲四門博士

井鳴

丁巳初夏吾邑龍田坂有古井忽鳴水湧起作黃色如是者三日

閉門羹

宣城妓史鳳待客有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連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夢中來賣藥王老

偶記

卷之八

一

賀知章嘗持一珠貽賣藥王老訪黃白之術王老卽以易餅共食賀色似吝王老曰慳吝未除作何緣得

萍

柳絮入水爲萍故李于鱗詩歡心楊柳花春風爲顛倒到頭有感化不離浮萍草

薛度弘

薛濟字度弘喜種菖蒲

浩浩白水

管仲妾名婧桓公出遊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婧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鱣鱣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甯戚之欲仕耳管仲喜以報桓公遂舉以爲師

燕公記事珠

張燕公說有記事珠珠緝色事之忘者翫之則

角記

卷之八

二

復能記又外國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鳩杖

漢制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黛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

五世吏部

何尚之子偃孫戢戢子昌寓孫敬容五世爲吏部謝莊子朧及淪朧子惠淪子覽孫溫四世爲

吏部

黃河清

今歲庚申八月黃河清自十五日巳時至十七日申時凡三日 聖主當陽之兆與天河清難俟昔賢攸嘆余何幸躬遇其盛也喜而書之

陽記

卷之八

二

耳新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
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
既瞻且覈一代之文獻在焉
埒于司馬子長班固堅居然

耳新

自序

一

季孟之間哉范蔚宗遠不逮
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
孫子稗官之列夫元美之史
而云料也誰爲正史者哉乃
說者謂孟堅漢書多取之劉

子駿襟記蓋子駿博綜西漢

典故選收精蘊儲其實以有
待則子駿作之勞而孟堅享
之逸也余少賤能奇南北東
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

耳新

自序

二

與夫星輶使者商販老成之
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
不忍其流遞而湮沒也隨聞
而隨筆之書成行矣且久而
茲取詳加訂焉以是爲可以

質今而準後也庶幾竊比于
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爲
孟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
哉鄧泰素凡兩爲余序而未
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

耳新

自序

三

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

胄師父題



耳新序

猶之耳也人涉之而卽故何
胄師涉之而日新亦猶之耳
語耳也人陳之而易厭何胄
師陳之而四筵驚獨座亦賞

耳新

揚序

一

抑自有說蓋余曩耳胄師名
如轟雷閃電不可得而掩比
謫居信州亟造廬訪之見其
貌聞如口訥如退然若不勝
衣以余所耳與所目抑又異

甚咄咄胄師何視吾以太冲
莫朕若此已而數數徃叩之
則言皆玄遠吹氣作旃檀雖
相得益歡交斯莫逆然而偃
室罕至又居然有室邇人邇

耳新

楊序

二

之風世有異人如胄師宜其
點染所至成異書哉故夫胄
師之書無徃不足以聳耳而
新聽也廼獨以耳新一編命
余闡厥大旨夫耳新之旨莫

詳其自述余何言則亦言其
簇簇方新者確有原本非如
世人逐耳根上作生活者而
已矣胄師嘗拈陳大士與人
問答語曰君自無耳何得截
去吾兩耳信斯言也耳新一
書可以無庸不佞序爲矣胄
師將無噓乎哉

耳新

楊序

三

閩漳友弟楊觀吉題



耳新目錄

卷之一

令德 十則

藹吉 五則

經國 五則

卷之二

正氣 十六則

立言 五則

博瞻 四則

卷之三

耳新 目錄

一

集雅 五則

懿好 四則

惠濟 三則

卷之四

神應 八則

仙踪 七則

卷之五

梵勝 十則

同聲 三則

知遇 三則

矜奇 四則

諧艷 三則

卷之六

陳風 五則

紀土 五則

正繆 五則

異述 十三則

時令 三則

今文 三則

卷之七

志恠 七則

說鬼 四則

好恣 三則

醜婦 二則

災變 六則

孽召 六則

耳新 目錄

二

卷之八

物表 六則

兆先 四則

命相 五則

藝術 三則

寶遺 十二則

人瑞 二則

耳新目錄

耳新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曾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聞

令德

王孫謀埤字鬱儀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權埤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遭戶讀書絕粉白絲竹綺紈鮮腆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聲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

耳新

卷之一

一

篤理藩政積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十二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僮易簣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說易指示詩文宗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闕闕相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謚之曰貞靖先生有子八人統銀統銅統鎗寶符統鐔統鉅統鑲統鎖皆賢而好學世謂其遠過荀氏八龍

文太史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

第一聞者相慶以爲純孝之報居翰苑者忝

踰年遂以抗疏忤旨罷官家居時人爲之

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緊爲誰文文起

未鬱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瘧下公方同病骨

立猶強起乞以已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

曰久利氣陷當于香蓮九加升麻少許因如

其言一服而愈

耳新

卷之一

二

石明府有恒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興所至視民如子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劫長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確請以身代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諸囚曰石公無冤民我輩寧忍以食生員之耶盜復欲害確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後公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

焉

郭孝重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勲蔭萬曆丙辰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挾八歲弟冒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險益烈入必無生理乃挽之金科弗聽復踰隙而入卒與母姚氏及二幼弟握手聯肩共斃于火當道破格表楊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

耳新

卷之一

三

孝娥焉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合內別乎答曰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制舉稅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之詩婉婉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不變世謂有具文章者必有具人品信哉蕭郡尊思似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方生夢得介而絕有識畫臂於戊辰歲舟過

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急念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小定整帆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聲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

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

耳新

卷之一

四

不可生死數也毋多一忙頃之達樂兒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厭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纔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養菴大師居鷺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咸戀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母葬邑之九仙巖去鷺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懺

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既祭歸又設茶果如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同劇髮師兄弟曾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勸遂不復遊諸勝次日脩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閱牆者四十年雖同居築牆間其中堂示無復合

子新

卷之一

五

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聞人咸噴噴師之點化云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呬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試事竣余數數相過從方呬唔如故心竊異之既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尋其舟與談則張燈呬唔不異往

昔余微窺其神情夷然自適遠同關生之無愠始益愧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即多才然近日率羶于名粗識古書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已若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真讀書真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筆史行于世

萬吉

子新

卷之一

六

龔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澹而真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元初陸孟鬼許子洽黃子羽綜其才性各負偏長龔名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買太傅之思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

張魯叟目聞子將印其人如青霞白雲韻格自

別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爲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
昌涂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惠質
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充擅
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
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

鄒逸少以算公武奧傳求贊愛綴數語曰余以

耳新

卷之一

五

戊午得借鄒子逸少游卽其人勁骨干霄品
業兼擅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
以張鄒氏乎及觀馮侯所爲鄒文學傳何先
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爾
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餐源
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爲天之
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嗇于厥躬必大
昌于厥後況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

爲之子哉

經國

鄒中丞毅未第時讀書山寺中有啄木鳥日來
窻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陳鳥至
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做其畫
迹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
上口畫板復墜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
做鳥迹作畫數板仍墜地後公以中丞勲冠

耳新

卷之一

八

攻一城久不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
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
公爲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徵時有日者推
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
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
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
忽思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
振旅以歸隨卒

黃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曆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卽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畢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敵今主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世廟於中

耳新

卷之一

九

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已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爲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爲他事者也出視爲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答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周季侯令仁和宛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

耳新

卷之一

十

行忽惟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趨回縣轎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其受責周沉思良久曰吾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其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必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篇彙諸警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臺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臺狀答曰其人能回生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

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卽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占觀象贊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嫺爲

耳新

卷之一

十一

懸碗眞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劒之技每舞大刀罷輒能作小楷爲人僥膽幹遇不可輒持交游最廣居恒一揮千金暑無德色嘗督天津郡營北多荒地盧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爲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善治賓客有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盧依周禮稍緣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與楮實硯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蒞余邑時極加意保民秩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潘隨從數百人殊恣橫明府特裁挫之潘初至欲以上司自處俾有司恭拜明府往見從中道昇上慷慨而前潘憚之與請賓主禮他日潘往視鑛場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逼窄至不能爲步潘往返疲甚輿爲稍減明府乃密報當事極陳開封禁之害當事疏請遂徹廟中

耳新

卷之一

十三

使然明府亦因此罷官去夫鑛場連三省封禁若開利不必歸朝廷也徒爲吮血磨牙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曆乙未進士

耳新卷之一

耳新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母閱

正氣

建業信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

耳新

卷之二

一

士崇奉我今我跋躅不安耳蓋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曾見其像其語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手書誠于書曰付逖之兒手筆吾直言質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絃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

毋機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不鮮

食其真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

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

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

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

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

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臆以思豈復有人

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

耳新

卷之二

二

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憂名節未嘗食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督顧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

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
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
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毋奉事吾有年
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
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
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
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
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繕好好銓

耳新

卷之二

三

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
伺祖父毋百歲後塋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俟給諫震賜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嗣曾以會
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璿遺帖致
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
諫艷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孫是恨之
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科

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勛樊開始出
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
往乃稱舊疾更作卽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
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
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整衣冠
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

耳新

卷之二

四

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
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思未報願結來生
閭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闖恣擅耻已
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
祖爺稱殿爺與夫稱公誦德雷同附和者聞
此直當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櫻泣送大中
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

何必爾爾贈以百金堅辭不受曰譬如發婦
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
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席卷支
體匍匐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炯炯其
子學泚扶柩歸家一慟而絕

周吏部順昌聞逮卽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
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極楚
骨斷皮開血飛肉飛身無肌理周醫指驗目

耳新

卷之二

五

不作一哀泣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
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
頭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
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
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啞馬僨事
者聞之織璫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爲羣克所容逮獄時

備極慘毒而艷計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
清江浦接一秀才來星舟許價一金問姓氏
暨所從來荅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
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羣蹙曰俱死
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
久被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卽相隨往我
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
久不出舟子頓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

耳新

卷之二

六

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至人名字渠前
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
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
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
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直俾爲神
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
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夫人言未終
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

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直是
令其死後有誥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
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
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構害曹後罷歸遂不
爲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
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
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耳新

卷之二

七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
內傳爲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
誦莽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
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芥一士林播穢
其相越如此今巨奸旣殲陸萬齡諸人并治
冰山之倚見現曰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
君子立身可以知操矣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 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

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
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
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
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
辭韻倫烈明歲忌辰方酌酒遂一餽而絕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
書陳寃遂得贈恤

耳新

卷之二

八

立言

善爲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百藏之
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煨煨焉炳炳焉渾渾焉
噩噩焉澤于理審于則凝于氣聚于辭淳于
理則不膚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聚
于辭則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
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爲房也屬于采采或花
之蕊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

工部

卷之二

乙

出以至于滓穢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
虧其一方比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
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
漬米而蒸之稻黍爲君麴蘖爲使數日而米
汁出焉夫乃揚醖其糟粕而無所用茹其精
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思過半矣俗文
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闢氣不
能以御游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爲奇而耳
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蔑範
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
滓夫又何則焉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鬱儀諷古十首乃更集
諸子等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
筆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爲也雷司空映謂其
稟龍沙開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仙而以著
作結爲大年誠然

辛酉

卷之二

十

典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
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牝
之門爲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
女都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
何期焉易追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
天距焉何壽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
所不死何所有藥靈根何固朱草何落木公
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偷
蓬瀛既遠夫誰造焉方壺既廣夫誰往焉取
彼童男巡遊海上胡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
天何高金童何長玉屑何佳清露何涼文成
焉死五利焉誅胡算不能延辛以伏辜難窺
何許容彼小兒胡爲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
乳白雉下錫穆何取青鳥致貽武何喜焉得
廣樂張於帝幙焉得瓊巖宴於瑤池爰有天
台婉彼二女孰期在斯得而弄之

斗牛何入何置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
取夫竹筇胡日不宵閉終焉化爲龍采芝煉
藥何所修嬰兒姪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
信有丹丘

余友鄒逸少名啓衷爲人倜儻真摯刻意嗜古
尤工詩鬱儀宗侯胥評其風力邁舉位之高
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聯以
爲知言

耳新

卷之二

十一

文之摹古者世輒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
衣冠徒刻畫于形似終避真神耳誠得其真
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
擬議以成其變化宣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
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思擬之而不合不
聞合而病于擬卽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
互相做襲吾謂摹叔衣冠猶賢于襲市徒
乞兒衣帽况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博瞻

朱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
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中遇故事隱
辭者貽書相問輒裁荅如響

俞國聲琳信豐人爲鬱儀王孫舅氏博洽多聞
尤敏捷驅記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畧抄起
句下卽接以云云或間錄數句復接如是人
間故荅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爲

耳新

卷之二

十二

學博值中秋節諸司道偕御史宴御史命題
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
工切如出夙構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刻薦
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
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
獻御史詩出謁一恭藩恭藩謂曰君如此才
高莫不減班馬俞連聲稱是恭藩惠之言于
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

去

天啓甲子閏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闡
牘越格者不得膳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
止膳本經遂爲本房祁司李所援旣放榜典
試顧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
深奇之聞人爲之譎曰商君昔日諱三捷顏
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膽又有奇
遇

耳新

卷之二

十三

張文學士鵬字子猗鉛山人博雅耽奇湛于經
術應試豫章營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
猗故自若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廣古競售
而眞實學問如吾子猗者竟脩文地下彼蒼
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新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甯師撰

南州萬時華茂先閱

集雅

余弱冠好言詩過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爲一序冀得早了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慙負居諸偶披往序其品騰底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

王肅 卷之三

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曰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爲詩也三百篇之外吾豈精古詩對之靡倦廼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卽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爲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咏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真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自矜一隋珠競快

幽玄以赴其所欲至而有不至者則世

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吾錄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

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瑕瑜參焉

爲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

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

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

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

耳新

卷之三

二

也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脫去卽其佳者僅足板晉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遠夫遂爲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耽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夸也廼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照北玉至七言絕句太白而外亦

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
翻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爲去
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面而馳吾
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
之氣咸備則茲選所爲極難耳明詩序曰明
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
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駿騁晉間作者
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

耳新

卷之三

三

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
竝馳高遠夫目所未睹卽信陽濟南難之况
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
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焉而不精吾所取
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曆之遺五言絕句
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
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
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

道無兼詣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爲
此猶此之不能爲彼也曩括古今兼總聲振
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
翠重陰洞烟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
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昔天
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方之杜
少陵秋興工力悉敵

耳新

卷之三

四

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
言諸人逆璫怒褫奪而歸及詔獄起駕帖至
奮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
愁悵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
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脉脉共
懷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
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如聞如
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乘筆黨人碑後

勒遺文丹陽道中曰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
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
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其二曰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
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
柳色誰爲問南冠大兄同行因憶五弟曰勞
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鳴詩白雲渺渺迷歸夢

耳新

卷之三

五

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
犢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
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
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業禪寄語
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耶縣道中聞
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
卑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却惟登車攬轡者
爲予灑淚問蒼穹耶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

士祗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
漆驅車相避隔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
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
懷曰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
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
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曰日暮停車塵
滿承誼譚士語是還非祗憐歸夢三千里不

耳新

卷之三

六

及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途連袂若
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總
餘清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知那
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
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必減屈平離
騷也

亡友汪恭仲樞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
俊逸不媿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鈞

山費文孫雲仍玉山董求母恩王及余不佞
也其詠文孫者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
披靚蘭蕙芳採藻雲霞樂當憲振逸嘗時名
走滑亂識曲僞傷懷咄嗟誰獨捍慷慨憶同
心深衷託任誕長嘯若爲狂沈醉一似玩榮
名等濁醪斗酒十千換願爲晨風飛凌虛翔
浩瀚豪爽不自持徒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
長夜何時旦詠余者曰阿龍故自起婉婉揚

起斗酒日百篇靈性效筵几雜糅謂不芳續
紛滋蘭芷馨香清懷袖琅玕襲其裏徘徊吾
黨間鴻軒亦鳳止讖察信脩脩局促悲下里
良宴具陳歎時名誰復爾
武林友人朱子玄名天璧年少而才雋提衡秋
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
寄贈余一律云兼葭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
百尺樓塵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質草泐丹丘
共憐湖海千秋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遺名
高天必忌臥龍飛卽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
韋蘇州間真堪伯仲也
懿好
蕭穎士家脩杜亮墓至博興至并筆楚而不去
越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數百里
從學此二子真功曹中散知己也今世卽有
蕭之博學嵇之高韻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王侍郎廷極重黃少卿清少卿教軍利州衛王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才身萬里外每歲除遣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後始別去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叩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縣爲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

工部

卷之三

九

者以萬計下至萊傭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助贖譴官旂亦感泣爲出資設醮禱於關帝廟河南經過州邑無不爲之請禱自備資糧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魏忠賢既敗諸臣死忠者並得昭雪特加贈極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璉左都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萬燦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

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仍各廕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常寺卿周朝瑜袁化中劉緯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工部

卷之三

十

惠濟

信郡南顧大河爲八閘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泛漲民病于涉至辛酉蔣郡尊蒞郡慨然念之乃請明通上入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私稱則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如奇宜興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之明通任持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爲佛事

尤善于造橋出入策一蹇驢已乘則蹶踴躍
疾走他人欲乘則顛隤使不得騎

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骸隱
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璧歲苦河溢
蕩析民居漂沒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
崇設主簿駐靈璧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曆
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
以法喻鵬任初禱于河神乃既厭心以利導

耳新

卷之三

十二

自是河水寧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
丞仍督河務又三載寧謐如前當道復薦之
遷蕭縣知縣仍督河務尋以內艱歸歸之日
輒夢數萬人作叩首謝狀其卽向者乞教于
長安道者乎靈璧人豎碑建祠祀之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曆己酉患熱病五日不
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
如人世惟陰翳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

多罪人桎梏迷闌入宮門歷階而上鬼卒列
堵左右姚上堂至殿見閹王冕而登座長揖
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已較勘善惡
主命至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卽一念
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
名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
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
水災救河南之開鑿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

耳新

卷之三

十二

歲歲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
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
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
賀當之手歸君爲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
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卽舉手相別姚遂跣次
日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耳新卷之三

耳新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虞山龔立本淵孟閱

神應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堊孟儒兄尋得林家源塢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聽人言自主張一著先機君記取紛紛闕裏

耳新

卷之四

一

更思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第二籤詩曰羣塵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事宜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倚爲余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捐貲買之比遷穴相地家或主癸丁或主壬丙余未能決內弟方立之直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倚爲方寸者爲方十一也蓋內弟行十一籍其一

言以決云又方寸爲心贊用壬丙者陳心燭

也葬時衆議猶不一余則決意用壬丙所謂

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尚不甚解

他日客有指前山爲可用者陳云是爲我用

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爲尊此其縮者也余始

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之奇驗矣

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爲哉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爲人盜去陳家特窟

耳新

卷之四

二

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

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

人護持之都聞鐵鎖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

十其人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檣舟海濱登岸閒步

至一烈婦祠見金鑄鐘約三百斤許因取置

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詫咸

謂取鐘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

無恙

院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承訣曰余
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
爲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
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
陳遵一并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
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
俱一時卒始嗟異之

耳新

卷之四

五

王司李夢暘字旭東爲余師遐仲先生尊人以
安慶司李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嚙人
前令嘗督民設捕而囑負勢強捕者莫可誰
何公蒞政卽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
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嚙我何虐百姓若其
苛未也則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折
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卽下令
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懸

耳新

卷之四

四

網罟帖服類羊豕若有所爲鉗其牙極其爪
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睥睨
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公今來收
而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睥睨何
爲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
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詞得之盜以亡驗執不
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真也吾釋若若幸
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
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并志之
劉中丞岳皖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
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
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
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
曰是無害倭尚有三日不至公單騎出城
救之勿遲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
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度橋斷

而倭至劉得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城必無幸須急召毛闔使可解也召毛至果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圍立解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瞑忽見澹臺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澹臺先生曰因汝倡邪議建逆祠時聖廟致江西各處聞風效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

耳新

卷之四

五

不懼蛟龍何有干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子不與小人鬪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遙望惟紫雲瑞霧而已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聖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手執小綱父在本都擒獲盜八名盜或紛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爲

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人餘七人擒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懇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與安江大尹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濟倉三聖壇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至偕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設公案上坐江公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

耳新

卷之四

六

巾餘黨曾在福建劫王家因彼處緝捕甚急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臂搜出一包裹有塗面顏料并引火物密畢神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便遁去矣吾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說言訖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家應如此

仙踪

宜黃鄒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
者登來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教來謁
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極曰是仙境那可到
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
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
招極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
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明時
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

耳新

卷之四

七

而贊爲宛然真仙筆也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
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
右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
平生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目
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
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爲具述尹使人發
其墓止遺像詩讀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

耳新

卷之四

八

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無

洪州萬壽宮內外有井萬曆庚子冬罹于火宮
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內井窮底得
鐵索子莖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
亦然一時觀者如堵許桂陽識云鐵索繫洪
州此足徵矣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
僻處絮地以坐時以手畫空密爲符咒坐至

七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空瀾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其術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借出游方偶忘携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葵葉數莖

上奇

卷之四

九

納袖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卽有麗人一二携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諳譜出且歌喉宛轉音嫻嫻動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疾大作患異人救之乃于人踪稀僻地爲合九藥有麗人從空降異人曰可爲我作每九以一分重爲率須勻稱如

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何異人取九藥視

之叱曰燭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

也卽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响有嬰童三五

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皆作矜慎

狀製成隨手取數九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

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豐僉生來與遊

久之告歸異人曰君囊中無利物何以爲歸

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卽于傾銷匠

耳新

卷之四

十

鋪取鐵尊以唾畫之欲携去其人有難色曰

不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携至一園中掃地

下落葉燃之少頃鐵鎔卽得白金一兩餘重

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僉作歸

資此天啓年間事

蕪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

不露貌樸甚口訥力作不辭瘁柴願不知其

爲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尊八方

與客奕局且輪備偶在旁指點一二著遂轉勝對奕者請與之奕則謝不能強至再三終謝不能柴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值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弟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爲仙也每言之初不作答備於其家者數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

工

新·卷之四

二

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復筆爲長翰頃刻立就文情瀟灑書法瀟灑書中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藍關之厄後竟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往往奇驗余數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當請之以傳世耳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市氍毹杖塵拂墮門求

見聞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守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至走當免汝責稍遲遣亂棍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覩面一言爲壽千秋也聞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言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稟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

真新

卷之四

三

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

鄉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
地不見

子并

卷之四

七

耳新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拱

南州朱實符夢得閱

梵勝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
至驚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爲法來師亡法亦
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
出其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

耳新

卷之五

一

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真喻已關鬼神哭泣嗟
無主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香沉固之祀
義師傍至今塑像驚聞云

鄒極繕寫華嚴經至下部忽香案前見一比丘
鄒問女何人敢擅至此荅曰吾乃華嚴侍者
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簡禮謝遂
不見

百雲巖僧貯蜂三年不出窟養公偶至見而問

曰蜂蓄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
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堅蜜可供佛代爾饑
梅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
生生不絕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衆登諸峯
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木穿松向人如欲攫
攫狀僧衆惶遽無異亦爲動色時師方兀坐
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爲師摘帽

耳新

卷之五

二

簡登徐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跪下
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衆亦
知猿之怖女輩而易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
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香林上人居閩杭之上通寺戒行精嚴時露靈
異初至開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
枯坐泉側廢寢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遶其
旁師囑曰女爲龍母爾大衆使水源出乎囑

事新

卷之五

五

罷蛇屈曲蹣跚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
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繇寺左旋層崖梯級
而上另構一靜室畱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
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住師遂獨往果
遇虎叱曰若亦具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
聞言低首而去因不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
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值桃實甚盛見樵夫
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
安用定繁其實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
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
花爛熳都不結實閩人相傳爲香林三異云
大尚上人爲鷺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
作善事如佛裝金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卽絕粒至期謂諸弟子
曰吾將西歸可爲我拂臥具諸弟子猶默然
立師乃自起拂拭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

事新

卷之五

四

因起幘隨整戴之閉目半晌後瞑目曰期至
矣可念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
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樞
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晚港橋
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
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至
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
費毫無濫一特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
願爲把臂云
鷺湖養大師示疾時喜鵲遶身久之悲鳴竟夕
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
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義輪半夜紅拈
訖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
十有一寂後頂燹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逸室
四衆感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有老僧自峨眉山來云見山主齋僧有一

僧攜犬不欲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

矣何得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

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

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僧遂先

上脫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飄然而去

不知所之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剎頽廢者

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僧成學特重興焉巖

手折

卷之五

五

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者僅基之半

以布施之緣未廣尚虛其半以有待至已已

春夏間虛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

鼓發踰兩三月方已庚午春復然或云巖當

再興之兆

同聲

同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交徐林

同時歿吳爲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

而塋號三友墓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九十

年而文孫卒以己酉冬交汪恭仲鄰至丙辰

冬九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

業至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

鬱儀王孫謀璋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鬱儀卒

且蚤歲失怙大兄孟儒撫愛特至相依係者

二十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

手折

卷之五

六

西州之慟匪遠伏杜之慘彌新一日余開步

花間悽然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

應成血無言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弋陽朱道徵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

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

而別近日市交成習意氣日傲媚官長而不

憚跋涉者比比矣至爲友而遠于將之余不

多見也來名萬祚黃名中煥俱與余善

知遇

薦紳先生無不熱腸者苦門牆之過峻不肯獎借後來而號爲憐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者而喜余意欲令李少府謝宣城爲一人果其英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遇目爲小友苟非其類直自臥百尺樓待之不至借少年以叢神庶真才得以著稱而麗品無繇緣附國家人材終將賴之矣

耳新

卷之五

七

余明府桂萼邑之上廬人爲孝感令首拔夏主政時亨于蚤歲夏食貧居無一屋余特爲擇配更捐俸爲置田宅焉夏得肆力于學未幾余遷巴州守去尋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入都門過跡余同鄉人訪其宦後事或告以乏嗣且家世漸替卽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乃述余所以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

余僕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爲國士之報

丁巳春北部曹遠生先生以恤刑蒞郡事竣余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卽爲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商古今作書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覈不下汝南月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捐俸錢爲余刻書臨別深用相勗情溢乎辭蓋知己之

耳新

卷之五

八

感常耿耿余衷云先生名徵庸浙之平湖人品望清真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矜奇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坐主人當卽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鬚髮如銀携短筇從階前過旁若無人時不

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頡云適聞從壻前過者卽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荅曰主入謂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幼于置有五色鬚每出行携之滿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其詭異如此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爲教演成者舞時非其

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

耳新

卷之五

五

首如官司故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便或書張幼于賣凝見者捧腹不已

祁孝廉衍魯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褰櫬

遊武夷客久途窮爲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

觀余碧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

懷玉喻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裹髮惟

日令家人爲畫網巾于首率以爲常余嘗延

至家作畫見其蓬髻角巾絕不脩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壺臺不休遇俗客輒謾罵時于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首嬉笑不止人莫喻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家言而名以畫掩

諧艷

臨川傅平叔占衡弱冠而風氣令上嘗戲爲噬

耳新

卷之五

七

評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余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青嶽入缺徐疾相更吳允奇如武后宜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痴不恤他人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迅擊周子會如餓馬兢駑蹄齧不馴又如席間鬪犬直令四座縮足徐伯子如勇卒趨林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面蒼日食四兩肉

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輝范瞿
聞恒處惠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卒蓋
卿如千里馬駿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
野爲墟又如惜太噉蕨欲滓成粉席粥可如
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咸
谷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棹弄書句嘗以事召
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軌名爲光及姓熊名兆

王寄

卷之五

十一

賴者未赴卽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侃如也
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賴其真維熊維熊
者乎陳子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曾子
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
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杭城校王瑣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嫺詩歌
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解致豪爽士也
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卽詣短

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
記其一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午雨

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
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
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
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爲冷
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
瑣瑣王郎諒應久忘之乎其致研而韻冷多

王寄

卷之五

十二

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耳新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建武涂伯昌子期閱

陳風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
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
馬上雜劇皆白晝少年或伶人爲之閒以鐵
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穉子綴其上或魚

耳新

卷之六

一

龍角觸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最後威儀驕從
一如王者間以大旗皆翠五色帛爲之近神
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
黃金盃蟒袍玉帶轎做王府制柱益刻蟠龍
飾以黃金用八人舁之周遊四門委蛇竟日
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
綵遊人駢然錯趾賞觀達旦四方奇貨一時
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新城八月朔至既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

朱門達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

散鞦韆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

餅至千錢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塔巧緻可觀

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塔夜則張燈七盞自

十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

耳新

卷之六

二

水開時觀者如蜩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

人

潮惠有大俠每稠富豪家子弟出卽掠去乃出

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

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

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

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

王者狀披者令前伏謁日稟說之甚厚將贖

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紀土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烟處環山谷蹊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孫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導孫識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

羊

卷之六

上

酬以食物毋相負遇猛獸孫卽躍至獸首制之巨獸畢集孫一啼則皆散去竟其路孫始還中途欲炊煮有坑窖火不用薪炭

柳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承著垢膩者投之不澣自淨墜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奠之卽熱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九浴者坐其上

聞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微底作葡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流爲澗蔓衍匯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申曾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興寧兜率巖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峯羅漢峯虎

上

卷之六

四

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逼真而清亮過之僧人卽以此代鐘鼓朝暮考撞有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乘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上踞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剪短尺以出不同時製

正釋

父死不塋爰及于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
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諸侯五月而塋豈有十三年而文王
猶未塋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間事多據
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如衛武公肅聖也而至
謂其慕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
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爲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鸞育子
事新 卷之六 五

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
鸞復還故處俗傳鸞養鸞者非羣中有荷
又一名荷湖

世咸謂兔無雄非也木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
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呂
之西鄉人往歲曾獵得一兔

韓太史敍云峯頂不作語錄用過狂語益脫筆
破解煩言吳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

此解乃太史實獲我心嘗憶往歲有題名僧
每向余譚宗又自誇其能出世余哂而應曰
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帝謁達官出世不還入
世耶曾公以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
揭然若起而求仁子試問太史語眞足當
喝棒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太
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鉅

事新 卷之六 六

不網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
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
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謂多買魚鳥放生便
可證佛種者何重直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
之擾乎何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
無仁之爲得也此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取
亦不致斯眞善放生者矣

其述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瘞其水稱之

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

故名

萬曆初年 上于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

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

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

金

秦進士延丞嗜學每困場屋因感憤欲取平日

王新 卷之六

七

所讀書悉焚之方簡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

焚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天啓乙丑閏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

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

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醒

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遂棄家至一山中緣

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

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

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蹤

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

世外譚厚贈之劉槩不受太守爾連數日因

泣而別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薰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

不食烟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

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

王奇

卷之六

八

得寶鬼抱膝官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

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小鋸斧與之喚以

果食盡飽携鋸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

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至人

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携歸價不啻千

萬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桂侍御榮性耽山水微時讀書靈山至德宮一

日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清幽迥

別惡歸遊僧同翫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覓
因悵悵而還

昔有客校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
過前言烟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烟因憶女
子言得不死明日白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
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遁不則難出
于烟又有噴水以禦之者

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

洋前

卷之六

九

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曆間好事
者爲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
外往往白晝殺人咸恠異之因仆碑乃止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
承欲走入紙窳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
入不願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改書
是日爲青承童子臨世

界大叅竟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

入古廟中新祠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

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

下忽然驚寤稱十月大叅公生絕無胎髮是

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

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

士以醜虜猖獗留邊四十日盜賊不解虜退

解下髮髻盡誅之致政家居有刼冠取公經

王書

卷之六

一

縛之欲加箠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

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携杖從大門直進竟達

寢室以杖叩公曰女尚執戀此不憶却歸路

耶時其家咸目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貴溪吳氏生一兒聰穎異人數歲能詩父母弄

以竹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卽應聲

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

幾死急援之出以久乃甦嗣是遂茫無所知

竟爲耕夫終世

時令

曆家謂閏月爲天縱朱鬱儀閏三日飲龍沙詩
且極天縱煥相將傾桂駟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
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
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
有不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
耳新 卷之六 七
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尚渡江日必
有大風敗舟

今文

顧端木藥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
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
而難貫蟲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
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脉之所在

而又外束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
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冥然無所
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矚臆外窮
法象無端無崖不首不尾可予可史可論策
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
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膽決而氣悍足
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
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寔易且不寧

耳新

卷之六

二

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
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
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澹
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
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
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
而用之於文也班班駁駁奇奇惟惟故用力
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予勇

知言哉顧名咸正崑山人

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十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聞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典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競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競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

耳新

卷之六

一三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人艷稱之今細閱其所爲二十三篇風氣道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經執一一細心令旨多所發明卽專經家未或過斯真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已意解書謬悠詭譎誇多聞捷寧不爲顏君東家施乎

耳新卷之六

耳新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江陰黃毓祺介子闕

志怪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曆戊午夏間日正中忽有物沉香色圓滾如毬從樹杪乘風躍起墮前池中池水爲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視前池沸聲更噪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植

事新

楚北

黃久之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大內有一琴欲其爲某操書帖梁上風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邑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驗時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徐親友咸見之

已巳冬所知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窻內尋以額頭起鐵鍋從鍋頂出窻門狹而豕甚

大又出入烈燄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群兆乃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產四豚初生一豕次生亦豕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怖不敢育遂溺之又郡西隅某氏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澗中人咸見之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事新

卷之七

二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圃產一瓜其形特異肩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唧唧作聲其中割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上戒人勿食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土江忽一日豕什等物俱不見遍覓得之牆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厠戴父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寧其兒婦年十四五見搬豕物者乃一大也其犬能言自稱

大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問索不與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太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餽更深果有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幘其中者承黃左右丞相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令往門外草堆食之餽亦立盡其婦翁聞此事往婿家大怒罵犬避竈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已家怒其家承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犬來言已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暗隨爾父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往大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

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鍾靈橋上忽聞馬鈴聲三入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重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士日後三人歸帷戴不齋致已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大將軍獨自貪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携至爾家婦視之見一犬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往饋又見有三人來承冠同前三人而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曩三人是客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護祐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供

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令他去戴不許三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荆樹下忽一日前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荆樹下請三神三神隨出戴責神曰前日神許令彼去何無信也三神曰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神爾親家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一斗燈一盞傘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送下婦果見前船置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已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真人真人與鐵符鎖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置符處久之始絕

說鬼

南州上監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歲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惑其從遊一人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爲三鬼所粹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新安萬安街有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外婦于柩內生一子魂常往來城市買餅啖之後好事者蹤跡至其處聞柩內有兒啼聲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兒儼然生也抱歸育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繫持其臂而行將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繫持者一敗箒耳

薊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橫山過此

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伐庶我輩可超
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
有僕携盒至陸具爲述前事令勿於此浴僕
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人泣
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
救去良苦其一人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
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
此災語已尋寂然明日僕回至陸館陸問曰

耳新

卷之七

五

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
再四問之乃曰只至入庄前有一田坑湖二
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
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板
視之見其上有蟲嚙七孔方悟

奸恣

附魏閹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
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因

嗣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逆魏侍從一日走馬于御前草地加鞭騰空飛
過上爲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魏
恬不畏罪請死猶作倣色退而有怨言朝夕
提防介介不釋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
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
監茶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

耳新

卷之七

八

朝奉爲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毀訾毀何
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
要典偶餐不平之慨忽一入攘臂直前欲挾
以見楊撫院東爲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醜婦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
稱廠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體也

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

殿不但衆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承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甚異文廟竝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往往以賤直買人基地甚至僣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

耳新

卷之七

九

也

災變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冰河路闊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行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上有肉斗方形盛稻粱之屬行水上如履平地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有星入鈞月中爲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復有一星晝見與日竝朗時人咸耳目焉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火延燬城樓學官諸屋遂導白蓮倡亂

天啓七年大同宣府茶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縣官延僧誦經禳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耳新

卷之七

十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腥蔽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孽召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暮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復竊主人重資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及

詢向所還金已爲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
幾爲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聞一
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
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
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
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
駒大驚之果得價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辛妻屢索不
耳新 卷之七 十二

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
其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
其婦得金歸市一母彘畜數月彘生十三豚
身全黑每一豚額生白毛文爲王七二字
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
塚凌遲身尸未化及收刑似猶有微息鮮血
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
死經尸堆骸骨一堆而已

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爲生臨終見百鳥來啄
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卽殺之以口飲其血忽
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鬪我舉家咸聞
其搜索聲遂死

友人朱道徵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
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
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囑之神驗

耳新 卷之七 十二
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諸橋下其妻聞
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
乃始知爲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耳新卷之七

耳新卷之八

信州鄭仲獲胃師撰

海寧郭 潘彥深閱

物表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鸝就水次以泥自裹旋盤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泥中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低乃

沉水

鄧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具五彩作火映光或云當是天蓬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因齋戒祈禳七晝夜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鳶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漢今大統曆係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

後過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土人言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有鳥長尾而五色畧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凹伏卧出雛人謂之菱雞

鴈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鴈失偶終不配燕則旋配客有言見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卽有數雄來一雄得配

餘乃去雌遽啄前雛或銜燕糞飼之雛死復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走入夏公廩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梁上衆持長鎗刺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斃射之矢每發熊卽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城北

兆先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蚤歲遂擅文名

萬曆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鐵鏡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剖之中有物蜉蝣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秋遂捷

耳新 卷之八

三

劉昭孫大將軍紼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扉鏤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襪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計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携妾某氏閒步塔前翼日爲其人誕辰某氏薦其夫一慟而絕時人異之

命相

蕭鳴鳳素善星數以比部郎罷歸道過張永

聰張使爲已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憑哉今不復言命矣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年後當大拜今尚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宰復望起耶因相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言爲起用仕至方伯

山陰張太史元忭生而璋異左手從背後插上可捉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耳新 卷之八

四

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而公廷試第一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時皆同而李以辛酉解解毛至癸亥始食餼于庠李中戊辰進士授麻吉士尋卒于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稱潮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一爲高約一爲若

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逡巡畏
綸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揮
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發果否
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
南州有道人洛雲霄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
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
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耳新

卷之八

五

藝術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
請累遍而服藥卻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
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
視修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
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
卽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
數升再服復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

彭孔繇是知名大爲分宜用事

歐陽文學開泰宜黃人偶僱負奇兼精岐黃之
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
遍施所全活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
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昧平生客爲談及
卽冒暑不遠數里過視親爲修藥凡往返者
數次余服之尋愈此真所謂傾蓋如故者也
君爲余言其家藏醫痢疾方爲異僧特授百

耳新

卷之八

六

試百數但秘不傳傳

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
多獲利市不則登塲時潮以手指之去雖善
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
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絃耶歌者
聲卽如故潮或過酒家值新釀出必請伊先
嘗始得速售不則酒出改味或竟日無人沽
酒家來謝過味卽復來沽者忽填門其後潮

卒乏嗣

寶遺

歲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
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
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灘塌聲震
如雷祥光旋遶直騰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
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拭之見其
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
耳新 卷之八

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同爰
命于天既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復玉璽百
獻數年之間積符迭見此真保定孔圖于萬
斯年之祥也
萬曆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牆腳掘之得異
石色澤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經
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惟之置神龕上一日有
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惟其聲同擊碎

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手續者
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費茂才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突兀枝葉離披
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
春雨足湖阜咽樹錦模糊天大喚苦無語
二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畫
法委蛇有姿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闊丈許
耳新 卷之八

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
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陳省公家園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
皮

京中天寧寺有一塔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
書其經名粘于上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迷蹤其勝歸忽有孕婦丹
產一毬其家惟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

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鬻之隨以刀割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陸慶年閒事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抵天上星體皆極大以抵月其大丕可紀以抵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真使盛

耳新

卷之八

九

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受直乃曰鬻則鬻盜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賣之故耳夷使因畧取樹根置火烟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氣其上鏤有花紋絕細周之尚文一斑可見又有劉青田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缺少許背有洪

武元年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留飲

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于咸見焉粵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八開故荅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

耳新

卷之八

十

屨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餒死其中矣其人

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弋陽王孫幼晋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深玄色畧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經咒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爲光祿丞以訪道棄官鬻販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至

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儲以待者異之已而至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某縣方缺適往發售可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報如券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女師某仙今居某王府女姓恭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聞人果不爲過待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子周某來謁我今祇候八日矣煩王出遂以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屬有饑意卽異饌滿前夜寒思承卽重裘在列相與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別王問故荅曰某開府以我爲妖人集甲士且圍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

出視之卽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曆乙卯二百餘歲矣而周鶴髮童顏陡健飄舉士大夫多師事之自爲人瑞云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位次子仲俱官至侍郎

以上原缺

卷之六

事雋 九則

叢雋 五則

勸雋 六則

誠雋 九則

景雋 三則

卷之七

玩雋 三則

藝雋 六則

術雋 三則

誕雋 三則

幻雋 十三則

諧雋 四則

目錄

二

卷之八

艷雋 二則

荒雋 四則

物雋 十一則

嗤雋 五則

通雋 九則

附錄

雋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曾師撰

梁谿馬世奇君常聞

品雋

顏光衷茂猷福建龍溪人孝友端靜出自天性

乙丑落第歸構雲起堂於城南設會講德從

者如雲有樹品會以共修人紀暨義人無雅

俗皆得與聞又有文莪會經濟會博雅會三

會皆文士而總不離於修品又有善緣會亦

不分雅俗各隨願力出資貯之公櫃賑恤危

急死喪其教人以仁慈謙虛爲本嘗云人能

消除勝心則戾氣盡而元和復觸處相迎誰

非同體鄉人稱爲今顏子

文太史震孟喪偶至擢第終不娶于時以爲龍

頭美談初筮仕見國步綦艱人情玩愒每自

當食長嘆中宵涕零

南昌樊致虛負人倫之望督學浙中所拔皆名

雋丁卯一榜正案八十六人首取者一十九

人新生中式者六人解元至第五皆所錄前

茅公于表揚節孝尤極加意恭語悉出手撰

巧麗絕倫或諷以太勞宜節答曰此輩苦心

一生筆硯之勞庶可闢其懿行泛泛套語詎

堪爲地下辱耶時中官崔文升假魏璫餘職

督催漕艘忽移檄欲巡行浙土藩臬以下各

具屬貝禮爭先往迎樊掉頭不顧笑語人曰

彼督漕吾課士風馬不接吾豈自爲崖異乎

織監李實怙勢作威素仰樊名願結交樊峻

拒之時有治鹽筴杆文罔者貲沒于官實乃

喋督學分賑諸生樊曰憲臣職崇師表志士

羞飲盜泉安用仰刑餘願指以苞苴辱我諸

生耶堅謝不納

陳眉公屏跡山居半歲一歸家黃犬舐衣吠爲

生客

鄭宗伯以偉家居端脩介特官長希見其面以起用赴京道過武林有織造坊商人欲支庫藏金一萬而當事以非所急特重不與渠聞宗伯品望素著度一言旦夕可發乃持五千金來干宗伯却之曰今國用告匱此定不急奈何以自利之故爲國家妄耗多金且焉有君子而可貨取耶其人再四祈請終不一顧

青區

卷之一

三

王司寇紀以逆閹懷恣削藉彌增品望策奏出都人謂策于馳驛

余師王遐仲先生以理學名儒爲士林所推估淡高潔不營名利雖家無僦石之儲泊如也卒時至不能殮門人輩醵金助喪鄭宗伯以偉重其人遠干赴弔更爲詩以哭之有曰此骨宜葬寒梅邊者乎時以爲知言

行舊

徐楚白如珩仁和人性至孝事母姚孺人依依

如孩提時萬曆戊午孺人抱危疾不可救藥楚白探著得明夷二爻夷于左股用極馬壯吉楚白曰母戊午生馬也夷于左股當割股也焚香告天剪左股以進孺人曰此藥有味再持來楚白再剪以進孺人曰有味再持來此時楚白昏暈不能舉手妹小姑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羣矣孺人曰有

青區

卷之一

四

味再持來楚白妻楊氏割股如其夫又如其姑以進孺人曰只此足矣病卽愈今七十餘聰明如壯年人里中稱一門孝感云

余友朱道徵家數世行善通邑慕悅之無間言已巳秋夜母胡孺人于五更初忽覺意外惘然有光急整衣起出戶視之見天上呈五色彩輝出金字一聯踰時方散次年道徵得作詩曰靈彼玉璫黃流在中吾信道微之弗

不干五色彩聯而早之世德矣

徐比部大儀貴溪人學介直諒遇事慷慨有太節當魏闖擅恣有同官被削狼狽去國所知無敢謁者獨徐以卑騎送至都門外相與泣涕而別

何非鳴嘗師事瞿元初瞿高才數奇資志以沒瞿沒後十餘年非鳴始登第每與人楊花古今言必稱師何名謙崑山人

舊臣

卷之一

五

王冢宰學夔安福人仁厚惇朴宦四十年囊篋蕭然布衣粗糲依然儒生子孫每相見必脫去絹帛衣更以布乃入一日一少孫以公老眊未更衣入見公撫摩孫衣問曰汝衣爲何孫以縞紗對公大駭曰縞紗乃做官帽與汝祖母裝髻用之何乃作賤製服蓋公自入宦無縞紗服也年九十四受隆慶萬曆兩朝存問卒謚莊簡

養大師初出家時拜一道者爲師相隨將一年

後見道者無意精進辭去過衆名師遂大了微歸而卓錫鷲湖大振宗風從學者數百餘人前道者別師後亦雲遊四方杳然不知去向者三十餘載矣一日忽自詣山中知賓接見卽大言曰盍令若師親出迎我知賓惟其妄因問道者何人荅曰爾弟入傳語有三十

舊臣

卷之一

六

年前道人來此渠當自解耳知賓如言以告師遽曰此余始出家時師也因趨出延至方丈執弟子禮彌奉几飲食供具咸一一手致自讓所臥榻安之卽溺具亦必親爲提攜道者居數日辭行師懇留此休老道者固辭師不得已因厚贈而別師謙光厚德於此可見一昨彼世有以讀書輩稍足自豎便謂業師且掩已若欲避弟子之名而不得者聞此獨無慙乎

銀江劉蕤華好行義設肆京口歲入織悉專爲
拯溺用家人持鈎執索惟日不給所全活者
無數或不可救卽爲治棺殮之又于屋後
闢數畝地溺死無歸者便以瘞之

鄖城徐聰性至孝母病思櫻桃時值春初非時
無從得聰泣禱周行無已偶徬徨叢薄聞遇
櫻桃取歸母食之病愈人咸異之稱爲徐孝
子聰字聞博宣德時人嘗爲醴泉廣文

舊唐

卷之一

七

有人爲龔某糴穀其價已全收而穀止量一半
去旬日客暴死其家來索前穀數某給以全
量訖遂不與數年後某于溪畔獨行見二人
水中浴呼亡名云向負我穀一半欺我家不
與一何負心某不覺驚汗歸而病死聞鄉人
稱家兄量穀與販客以籌計數有二籌未與
客忘數辭行凡必足與之笑云吾豈以二籌
輒遂自欺昧耶客喜溢望外太息而去吾兄

與龔某心術逕庭乃爾兄名孟儒爲人任直
而厚其他行多類此

業傳

陸兵憲夢龍蒞黔中制府檄點視諸軍時黔兵
多冒濫遇點則雇倩人以應每十計不二三
人稍急之卽羣噪制府以下無所問者陸初
至卽示期清查七軍令各爲魚貫集貢院身
坐大門禁闌入者時各兵思得點過者出則

舊唐

卷之一

八

更番應點至是衝窮第七軍高拱北號兵四
百應點時止得五人遂立新高拱北先後汰
兵萬人今邊餉繁興國用置甚然練藉者不
免多亡是公輩安得孜孜奉公曉暢方畧盡
若陸公者出一清宿弊哉

陸兵憲鎮偏橋時偏橋城郭久墮橋梁圯官無
居舍城無防守苗朝夕入城恣掠人莫敢撓
思南平阡銅仁三府酋酋標馬價久不至邇

馬絕居人咸遁去興隆至鎮遠馬爲偏橋越站亦斃幾絕陸至韋衙署居之繕城修梁命鎮遠太守督三府馬價盡給之設法以平價雇馬馬始通料兵日出訓練之以計獲斬苗之腹心何滿苗憾不敢動路瀨殘于苗村無居人分兵三百以許舉龍戍之招集流離垣其堡梁路瀨澗紅黑苗犯思州遣田可達將二百二十人戍却之尋復謀犯益以馮嘉百五十人苗聞兵至紅苗伏不復出黑苗至途而走兩江苗圍鎮遠之施秉縣報至卽發兵令關司白來譽馳赴之約曰苗甚衆先威之後撫之不至苛求然必不以常例剝論也自偏橋抵施秉設往來飛報苗出不意散走而左右望白以兵夜半脅平橋寨遲明平寨見兵臨其上遂納款施秉縣民不數十家米無可糴哨兵或謂苗官兵無後繼但坐視數日

退矣陸露檄各營堡通道梁樑入咸言陸率大兵旦莫至復以計令其曹自相誘遂俱納款先是黔楚側苗說其酋至不入城爲會于郊剗牛以花紅犒之曰剗諭苗偃蹇醉飽獲賞歸卽作賊至有當盟所卽盜牛馬去者至是不賚尺帛一錢令苗自剗雞向官督設再逆有如此雞獸牛四頭贖罪納粬銀劄刀以示不犯納鋤犁盡還二百年侵田陸令緋牛皮四門以示之苗云我嘉靖間破施秉城後大兵勦我止納二牛耳諸父老咸咋舌云此舉百年未見也金拱元義烏人繇據吏起家以才能擢寧遠督糧通判值奴酋攻城糧食俱盡勢且陷金乃授意袁經畧奮身直前將紅夷銃加藥親燃連焚數銃死傷者無算虜爲之退金力乏銃忽倒打轉被傷而亡遂以邊功加贈僉事陸

一子爲錦承衛千戶

政績

南昌郭使君廉明惠恕正已不阿民有負冤家
債者初計縣斷償鬻妻爲人婢次計縣鬻其
女後復經府更索其餘員使君詢得其情不
朕憫惻謂伊僕曰渠原貸止五十金兩番經
斷鬻妻鬻女以償今員既不多而其人更無
立錐之地勒其盡償渠有填溝壑耳汝主人

卷之二

漢之一

二

寧忍使之至此極耶乃取其券焚之更捐俸
銀爲贖其妻與女令歸完聚又有承行書吏
以上司贖銀票押行詢之俱爲貧民久不能
追者使君欲槩抹不行吏泣于庭曰此係上
司所委若不催究比較當累及役主縱憐念
貧民獨不爲役身家計耶公詢所逋之數至
百餘金亦捐俸逐一代輸之公關心玉帛當
于古人中求余欽慕者有年偶聞客談其兩

惠政益深嚮往錄之以爲鄉里風華使君名
澆字李昭新野人

蕭郡尊思似直隸涇縣人在郡多惠政尤喜爲
民除蠹郡之鉛山爲八閭衝會寇益絡繹而
役夫隸藉者絕少往往雇之民兩四方無賴
子爭應其募以故官積屢被掠去至不可稽
有宋三四者尤爲渠魁先是一府募署鉛事
宋以掠擯被獲或教幕無苦刑宋第令其多

卷之三

宋之一

三

報富人名謂贓物實寄其家可獲無算于是
幕以宋爲奇貨而富民盡無辜繫即稍足
衣食者亦受其害臥不帖席者數年宋反得
善脫繇是盜風愈熾莫可誰何公蒞郡卽廉
得其情宋故不悛他日復以掠擯被獲訊之
妄拔富家如前公怒責之曰汝作不義寧有
以盜物寄他人耶嚴鞠吐實就其家搜出贓
物一無所失不妄及無辜一人尋令斃宋于

獄中盜風遂少息民間賴以安堵一郡稱快
弋陽縣明府森字子桑常熟人寬惠慈下尤好
禮賢于余有國士之遇每人郡延見必款談
移日或問民間所疾苦及已失事曰苦不自
知真一聞過俾得改爲幸亦往往就余居相
訪商畧古今不復修賓主禮余一日便道過
弋陽明府招飲欲舉戲而梨園先赴民家召
已登場就演矣明府亟止勿更召曰渠以慶

會客且滿奈何以官長奪之今四座無色且
吾輩清譚見滋味不勝彼豐曲雜嘈耶相與
高譚竟夕盡歡而散明府嘗與余論天下名
士或有未識者卽析簡紀之其篤名賢之好
如此

劉冠南守令州碑心民隱州大旱劉步禱土人
報巨蛇當道劉親與蛇約云汝龍也請受我
供乃取一鐵鍋側向蛇傍趣蛇入蛇入鍋

中不驚不動劉令人作井字架昇鍋蛇於禱
雨壇率士民禮拜次日大雨蛇不復在州民
有採皇木之役劉力爲求減人夫名數御史
怒奏聞纔騎至州劉適在堂竟不內顧與偕
行州民泣擁者民司爵年七十六與鄉耆十
餘人隨赴闕上書歷言劉仁惠異政劉得免
謫黃梅典史復除交河縣尹歷南刑部官至
貴州憲副州人立祠祠之司爵卒於京州人

又另祠榜曰義愍

戊午己未間郡有位之好士者弋陽孫明府森
之外更有宜鉛山繼良白與安紹光並以高
賢借光下邑文學政事颺炳一時而於余均
有緇衣之愛今簞白兩先生且朱席雙出領
專城矣而余猶作爾寂寂知已之感愈窺愈
深

山古於陵地志稱仲子墓在焉久湮莫可尋

張明府文龍遍跡之於西市居民垣園中得
一坯壘詢父老暨文學縉紳皆指爲是乃捐
俸易地鼎土置碑題曰於陵仲子之墓隨建
祠墓側舊未有祠仲子者張旣戢以祠欲歲
時享祀之乃思曰仲子廉且不受餐于兄母
安得伯夷粟粟之於是以歲時文廟祭享畢
徹所獻孔子大羹一盂佐諸李栗拜祠下稭
莫如禮著爲今春秋無改焉

舊邑

卷之一

十五

舊邑卷之一

雋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武林劉士鏐羽石閣

學稿

樊慰副良樞精易理抱著懸斷其應如響萬曆

壬子在刑曹門人宋羽皇鳳翔持蘭中牘請

正樊曰子必元矣試爲子擇之得離上爻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樊決領解及榜發宋果第

雋區

卷之二

一

一長子重鵬未得嗣揅著得鼎初爻鼎顛趾

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爲娶一妾卽生子真可

謂用易若神也

世說一書索解人政少憶余初識汪恭仲時勸

以讀世說恭仲卽取讀更綴評語余猶記其

評鄧伯道畜妾一段曰禮買妾不知姓則卜

之鄧未學禮乎此真善讀世說者也又里中

一茂才向余問何書最神風雅余亦勸以讀

世說更問世說中主何意義答以第圖便見

其人隨往肆中取閱歸語余曰此書有河佳

大似日記故事耳余笑而不荅往余撰清言

以稽臨川瑯琊兩家所未逮友人涂子期一

見卽曰此後一部世說也然則解人又不待

索矣

慈山大師注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更數

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人借一弓懸之壁

雋區

卷之二

二

問間取張之如是者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

字說弓弛時弣高而有餘弣下而不足弣歸

無用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弣弣弣上

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王施而

不至受也重爲輕根二語亦稽數年不敢草

草解比南行孤舟開處情景無聊輕重靜躁

之解恍然目前故道德經一注歷十三年乃

脫稿師在海印時忽一夜報盜入師明燭正

坐都無恐怖其人及門乃餽餽不敢入脫之
一長大漢也師徐語此間無所有命取庫中
二百錢與之師名德清寓京師時與達觀大
師同住西郊園對談四十晝夜日不交睫自
謂生平至快事

鄭貢士全甫田人博洽淹通兼詳天文易理夜
與友人露坐偶星躔差度輒指曰某星至某
方定有災異已而果然又能于席上拍空壺

傳區

卷之二

三

得酒借數人飲不竭諸異術如此類者甚多
必不輕試亦秘而不傳所著有易圖叢林語
特玄與

奇傳

顏光衷每與人言世事啍啍不出口談及忠孝
節義成敗興亡事則義形于色悲涕盈眸庚
午春聞奴酋內讎京師震動發憤廢寢食鬻
田產千餘金募壯士赴闕勸王親文勸止

之曰君螳臂之力何能爲芥曰亦知微力爾
攸濟但白吾草茅不忘君父之心庶縉紳士
民有聞風起者衆怒所鼓恢復常有期耳時
漳中士民多有願從行者後聞奴酋已敗遁
乃止光衷撰中興策數卷擬伏闕奏對嗣有
刻

贛州郭老於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
虎來形可猶大郭飼以猪肉小鴨雛漸長大

傳區

卷之二

四

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有虞中一旌奴來
俗呼爲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
爲戲郭以虎付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
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深山擊柝虎
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
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卽於林莽中作吼
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於縣縣令
異之命郭老引虎來見虎馴授郭份因置松

水檻檻之郭老坐其傍虎無異也比郭晚出
縣門虎作威咆哮檻傷隸卒數人乃亟召
郭老携虎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
番奴逸去又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遂
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
故郭氏家藏有秦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
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前過知命就童

傳區

卷之二

五

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
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晒之母曰其文何
如對以未聞母不覺潛然淚下令請故母曰
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于庠費志以沒
吾故觸而興悲耳令素孝隨取其卷閱之大
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府尊亦評其年令乃
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府尊亦取以冠軍遂入
泮未幾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

今以親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功名早
遲真有定數人何必矜躁爲也

詩雋

憶辛酉秋鬱儀宗侯招飲枳園偕涂子期鄒遠
少涂不疑家弟朗太分賦鬱儀賦七言律曰
閒亭小閣蔓葡萄詞客連翩集鳳毛幾載山
川成間濶今朝文酒破離騷時方倚鹿功名
際我顧攀龍翰墨曹陸海濤江千萬頃無須

傳區

卷之二

六

更看廣陵濤子期不疑各賦五言律子期詩
曰尊酒疎燈夜新朋狎舊盟千秋還我輩十
載繫交情日落煙橫水人歸月照檻縱談天
下事猶是一書生不疑詩曰一室窮愁處悠
然念索居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客滿梁
園日光分太乙餘秋空浮爽氣獨有病相如
時不疑以抱疴未赴故云爾也遠少賦五言
古詩曰名園闢深巷鑿闢絕輪蹄獨此間奇

人扣門驅所迷主人乘高尚雞黍恒相期
盟四三朋朗朗懷風期上下義農間亦復憂
時危杯行既已深日馭那肯遲張燈續前談
肉食安能爲丈夫狗功名致身方在斯願言
請長纓努力事邊陲余亦賦五言律二首其
一曰此日眞佳會相逢總舊遊快談堪永久
深語自千秋路月聯同調挑燈續短謳王孫
非愛客那得狎校鄒其二曰百里文星聚高

舊區

卷之二

七

秋客到園忘年稱爾汝同好結麓墳志擬清
時展詩應異代論肝腸如我輩端不負青樽
朗太弟賦五言排律曰梁苑蜚聲後吾曹起
摘詞登壇人樹幟作賦喜同時名士如雲集
王孫載酒逗窺簾聞鳥語倚檻傍花枝對主
頻中聖憑誰解問奇談天鄒衍妙流水子期
知久坐疑投轄稱詩已解願臨風秋更爽待
月夜何其相視還青眼文成足白眉

酩酊不羨習家池蓋爾時一集章門同心靡
和如蘭斯馨真大快事也自鬱儀云逝白社
遂虛每過棋園殊深山陽之感詳錄諸詩以
當向秀懷舊云爾

詩不一其體如五言起蘇李七言昉自稍梁近
體雖盛于唐然早已胚胎于六朝六朝人更
多別體有數詩藥名詩郡縣名詩純平詩純
仄詩五字疊韻詩六言詩離合詩迴文詩封

舊區

卷之二

八

中錄詩兩頭纖纖詩有聯句有長短句明有
三言詩王元美有一言漸至十言句各爲偶
詩可謂極詩體之幻

每嘆友生燕談鮮有及于豎品偶有談者便哂
爲迂辛未春同安盧恕生見訪古心玄韻脩
然世味之外將別去貽余一詩曰世路皆泥
滓多君獨守眞衣冠全古氣手眼別時人駿
業他年共雞盟此日共酒樓在肺臍不用振

行塵此君人品卽此詩可想見

夏公行館前古牆上有桃數株每春月桃花盛開余偶偕同人過此賞而忘倦先賦一律以待後遊者時辛未之二月也詩曰玄都千樹設堪誇何事古牆桃有花笑別開秦世界窺人疑是宋東家自然丰韻偏宜月故作艷粧極如霞過客幾番迷望眼尋芳趁伴日將斜

舊區

卷之二

九

武林洪中丞瞻祖秉尚清凝匠心擬古自蘇屬國武暨薛內史道衡凡七十二人人代爲操觚無不各服其意暢所欲言可謂妙極才人之致已登作者之壇中丞字詒孫爲余友載之尊人

無才人不可作詩有才人亦未便能詩無學人不可作詩有學人亦未便能詩蓋才人不耐思維多一往奔放難與敲金攬玉饒于學者

又率爲學問所使祇是誇多鬪靡才與法相駁學與識並優古今獨推濟南耳偶因一友問詩荅曰詩貴婉摯忌直罵貴蘊藉忌油腔貴天然忌鬼險貴發乎情聚忌不情效顰唐絕句中五言如張說蜀道後期曰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司空曙別盧秦卿曰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空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宋之問白嶺表歸

舊區

卷之二

丁

曰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李適之罷相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白秋浦歌曰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韋應物秋夜寄丘二十員外曰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七言如李白游洞庭湖曰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

不知何處弔湘君
王昌齡從軍行曰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王維九日憶山東兄弟曰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岑參逢入京使曰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杜甫贈花卿曰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

舊題

卷之二

十一

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王之渾涼詞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戴叔倫夜經袁江口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李商隱漢宮詞曰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崔魯華清宮曰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

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白居易明妃曲曰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異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數詩之妙於詩所應有已無不有真令人短詠躍然長思未罄世有解人尋味而得其所以佳處風雅之道斯不遠矣

舊題

卷之二

十二

雋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青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母聞

文雋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扣之無聲萬曆間
廬陵張文龍爲令訝而嘆之遂設美詠以文
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宜布功懋晨昏本
自秉氣於西清其可受制於南嶽致兩位不

雋區

卷之三

一

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嚮而聾聵弗
啓爰茲敗卜期圖發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
不滅莫厭庚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
聲聞於天下曰宣曰暢快久鬱之心爲爾
銘功鑒予申祝詠訖還鐘於城西樓臺凡十
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后有聲自此大
鳴邑人異之

余友程俊民病久瘡乃爲文逐之文成病已

文多不具錄錄其雋者辭曰夫瘡者虐也烈

如暴君酷如猛吏率然遇之莫如其似身搖

搖如懸旌足縮縮如有循齒如石上澈眼似

霧中看聲振林阜勝在牀之蟻鬪氣蒸雲夢

思入水而魚游如虺如蛇潛出雞鳴星爛爲

鬼爲蜮燭行白日青天一日二日之間信成

徙木七月八月之內威著銷金瘡汝亦知其

醜與來病君子則汝爲小人遘厲聖人則汝

雋區

卷之三

二

爲狂鬼以世所甚尊之士而汝敢侮之以世

所甚不美之名而汝輒居之安在其知也夫

懸關中之蟹汝可疾而驅誦少陵之詩汝可

易而走豈直宛市之羊可賣妖祠之豕可誅

哉吾是悲汝愚而又憫汝怯也汝何不歸深

山大澤長存虛名乃必效鼯鼠之窮何爲瘡

不效對抱頭而竄予自是而蘇霍然病已俊

民卓犖矜名節遇事敢言嘗有督學使者慕

博山無異上人欲往參禮儀從既飭且行
矣俊民聞亟馳止之慷慨而陳辭義侃侃督
學爲改容稱謝遂不果往俊民名兆科余之
同邑人居址相接

神雋

嘉靖己巳倭薄台太平城且陷忽關聖帝現身
木末倭驚乃遁今邑人祠祀甚謹縣令亦脩
朔望禮五月十三爲社會魚龍百戲窮極奢

青丘

卷之三

二

麗計費不下千金其現神之木是南城儒學
樟樹陰蔽數畝

明明於時舉蜀人爲廬陵令值邑中疫大作明
刻一經條如封條樣上寫玉清文昌大洞仙
經取道士林印默經字上散病人領去貼門
壁間凡病者卽愈未病者不染有同居三家
左右皆病居中者得經條貼門竟免已而鄰
村中疫凡得經條貼門香供者免不者病卽

間一壁間一門無弗靈驗人咸異之問於明
明日文昌帝父母皆死於疫及得道乃法治
疫鬼鬼名元伯伏罪曰下方人有罪業上帝
命年王與元伯等奉行請母減我願聽約束
但有經號在門卽不敢入已入卽出然則文
昌經洵當奉持也

郡北鄉有石人廟祀石人王暨劉李二大將軍

王姓胡名昭河南潁川人生漢末累召不屈

青丘

卷之三

四

尋勝至靈山隱於石人峯下怡神養性竟仙
去鄉人結屋爲祠後屢著靈應封靈助威濟
顯惠正祐王春秋崇祀歷朝勅書者七劉名
太真寧國宣城人唐禮部侍郎知貢舉後謫
信州刺史李名德勝河南宛丘人唐德宗時
以吏部員外郎出守信郡二公生則緩民死
能庇國宋紹興間永豐奸民作耗二公駭胡
王平之當道具奏劉封助靈將軍李封助順

將軍劉李禦災捍患與受朱勅封同今李獨
獲號與祭者以李曾庇祐於夏貴溪特爲奏
請故也余鄰比三沙奉劉大將軍爲香火者
亦既有年辛未聿新廟宇大彰靈應壬申秋
董明府致祭俎豆肇興維神有靈勅祀正有
待耳

閩縣林某者曾爲掾吏平生正直忽一日自沐
浴令家人設案桌正衣冠端坐其上如官長

舊區

卷之三

五

命從人狀大聲云我當于某日時赴任其家
惟問之荅曰不日爲龍嶺王當別去至期果
無疾而逝其家隨往彼處訪之見居民于此
時正迎新塑神像入廟面貌宛然其父舉管
祝曰神果是林某當連與聖筭百不然即非
連擲之果得聖筭一百絕無相聞嗣後每歲
其家必新筭以換之

西湖初建逆祠時好事者以叩關帝連擲三筭

皆立起未幾魏誅祠毀赫赫英靈千古如在
閩中一太學嘗貸錢於金陵遣僕往索道遇一
無賴子自稱同鄉傾蓋歡甚詢知其以索貸
往也計其歸程復于來路偵之僕索得百餘
金歸至丹陽無賴子佯爲偶遇狀喜曰與若
洵有天緣因一路同行綢繆陪昔僕每私視
囊篋如故而阿堵物暗換矣比隔三日近家
辭曰若先往我尚有事羈此僕至家啓視錫
銅鐵無辭對主奔忙往覓無賴子竟不可尋
乃徬徨赴水死僕親屬往收屍者晚宿古廟
神號陳侯公甚靈應所親禱曰即賊至謹
得認識惟祈陰譴耳雞鳴一人過廟前神夢
中促口起起賊在矣遂驚寤向前叱贖換金
事賊惶恐失色縛送官一訊吐實

兆爲

上龍飛元年戊辰元日立春是日翔鳥麗空天

無纖翳有道萬年此其豫兆友人涂伯昌楊
思本咸爲七言詩紀盛

庚午七月初六夜見一小星急行直入月宮時
月且弦星入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
許竟不動移識者以爲太陰能容小星此內
宮樛木之應

宗室登賢書自天啓辛酉始江右則瑞昌王孫
統飾首應其盛飾至崇禎戊辰得雋南宮考

舊區

卷之三

七

中翰林庶吉士先是周相國延儒嘗夢閱登
科錄見飾名在會元上私擬謂必殿元也及
題名在三甲以爲夢當不驗未幾館選飾名
列第二十其二十一名曹勲則會元也始訝
夢之奇驗如此

夏孝廉可雷蜀人少時夢田中出黃金是年饑
于庠謂前夢既驗後以歲薦授廣文年方六
旬上而攻苦愈不休祭卯遂舉于鄉其房師

乃田生金也憶其兄時田公甫生耳

吳方伯兆元未過時貧無立錫有女巫者預卜
吉尚事頗驗鄉人延問公偶從旁過巫指曰
此大貴人也衆以公方落窠咸曰其妄未幾
壬子果以儒士登鄉書明春家人延巫決中
否巫許以必捷比報至而公名漏焉其家詰
巫不驗巫曰名已登春榜而錄本偶遺捷音
當尋到耳越三日報者果來云向全錄被拆

舊區

卷之三

八

損偶脫公名故遲至今

李太史明唐會試時過臨川某孝廉飲出麻姑
酒有瓶泥堅不可脫李取席間筋棚之泥嚼
筋不得下拔之不出李取石剖去泥見泥口
有五色芝香馥殊常乃私取藏袖中監以供
養是科遂捷南宮

林中翰銘凡其兄銘盤先領乙卯鄉薦第四甲
子春中翰讀書瑞龍土人累瓦祀廟後王

特往禱之夜夢曰兄弟後先相濟美是科亦以第四人得雋明年成進士

吉安一士人曾姓者入京至南陽聞一村中有仙姑言人禍福奇中往謁之其主人戒勿高聲引至一布幃邊令少坐隨問所求少頃幃中有聲曾以功名叩之曰汝功名尚遲須兩人相遇至山西而止曾不解後壬午壬辰得中官至山西潞安太守始悟兩人之識

舊臣

卷之三

九

程六息家池塘忽一夕池水變作赤色踰年舉南宮爲本房第一程名九萬郡之永豐人

玄傳

康道童年十三歲爲廬陵丞居觀道徒供薪水爨役師每出留康爲門者一狂人輒來索酒

康於甕頭竊以應如是屢至屢飲師一日視酒虧咎之康竟不言後狂人至曰汝爲酒事

被劄于康但笑時老道置新木壁六扇在前

殿狂醉令康研墨繞一池卽潑墨灑壁亂點

淋漓康泣恐師歸咎死狂乃與康昇六壁於觀前池中曰汝但力濯如故也語畢不見康力洗遂有字畫草書成一詩師歸駭之其詩曰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園碧蓮開新涼暫與秋空約雲在清霄鶴未來後狂者至以一傘與康化成鶴挾之昇仙去近鄰有彭叅軍以仙筆奇異移去欲置廳事命匠量度周

舊臣

卷之三

一

至迫入壁壁長數寸不合則又再命更置高下廣長如壁第以柱稜嵌入及入又復長數寸至偏詩字不成文遂以壁仍歸寺此宣德年事惜觀以風雨傾圯仙蹟莫存先輩但能稱述或云殿遭火六壁飛去

廬陵城東回仙觀先年有道人過能吹二簫一口別出頂上

萬曆己丑歲里人徐渾意以暴疾死冠去一日

復甦語家人曰適遊冥司見冥王陞殿坐有一黃冠見冥王出位荅揖且云汝羽士夏一遠耶聞汝在陽世每爲人修醮必齋戒致虔凡寫文書尤極敬慎無一字錯落此等功行非小今發汝在永豐霞坊劉姓爲男金火之令當登賢書官知縣言訖令起從旁熟視之乃谷神觀夏道士也我隨前去見王令冥官翻簿云陽祿未終當還生已卽趨出至門外

舊臣

卷之三

十一

遇所親董老官入我在門外欲窺之爲鬼卒所呵不覺驚醒舉家聞言咸詫異之是日其人卽能起隨使人訪夏董二家俱無恙至旬日夏忽遘疾而死月終董亦死夏死之日霞坊劉家果舉一子後功名之數俱符徐當日所談一達嘗得異授書能爲人治邪每地方有病時疫者延之禳解立愈忽一日有人以肩輿至謂是某貴人家迎之作福且云家近

道院諸所應用法具一一可借道遠不必携夏信其言與偕往惟挾一令牌隨身携至一所見朱戶綠甍棟宇敞麗升其堂一達官延坐有頃令人攜一箱至夏視之皆已平日文疏達官遂作色云吾每降災此方汝輒爲解除何不憚煩若此耶吾今與汝闢法有神通儘用來夏以令牌畫地作太極圖身坐其內畫符空中召將不至夏計無所出乃嚙指出

舊臣

卷之三

十二

血書符以令牌擊地須臾官將至舉觀棚屋間一聲响震屋宇達官俱不見惟牙身坐茅茨中踰躍歸家病至屢日旣愈取所藏異授書焚之終身不敢爲人治邪

邑水南楊上舍方開春宴客有一道人踰門求見與以錢米俱不受聞人問所須曰特爲爾家主來渠不久當有厄俾知善避耳楊延入共飲問其從來曰山之東間僻僻何處曰勞

山因戒楊不得莫夜涉水恐逢冤對必無解
理楊自是不敢遠出至午後偶因事往鄉
夜歸無舟可渡與人涉淺水以過忽黑氣衝
身歸而背痛甚遂發疽越數日而斃

八都徐用魁有一婢頗饒姿容忽爲鬼所憑佯
狂披髮往來屋上如飛見人則以瓦石亂擲
徐家不得已赴告龍虎山張真人真人書一
符令其持歸齋戒設醮將符緊覆新甕上隨

符區

卷之三

十三

埋屋後隙地過三年開看常有驗其家如其
言覆符時忽聞甕口作瘴氣至三年辟視之
雖狐毛滿甕而已

傳區卷之四

漳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聞

法偽

贛州田村契真寺相傳有十八儒生邀僧出來
寺寓宿次早不知所往但案上有手寫經十
八部墨色烏金光紙溜厚非近時物寺僧異
而藏之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舫夜

高區

卷之四

一

泊滁潭潭火光微乃令漁師下採於巨鐘下
得磚十八口視之金也詰旦再視則經也微
有火痕了無水暈贛人共言此必契真寺飛
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于火乃殿左大
鐘未有溶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火宅中
也後宸濠聞此令人迎經入宮設供每夜火
徹燭天恐宮焚仍送歸寺今寶藏之閣中鄉
人禮拜病患早滂每叩輒應歲十月望日酬

愿獻齋供者不下千人經因珍藏止是日一

閣上書佛名經共佛號三萬有奇多非諸經

所載名號詳朱鬱儀虔州志靈經記中

達觀大師名真可吳江人性忠孝每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

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死于賊

投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觀弟子有傍

傳區

卷之四

二

侍者不哭自若師呵曰當推墮女於崖下居

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課先舉一食

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

棒輕則陪之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自

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

無始習氣如油入麪半不可破荷折情不痛

未易調伏也師秉金剛心始自出家卽脇不

至席四十餘年

佛慧大師祿宏仁和人初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結茅以居值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水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衆異之因相與肩材木荷鋤鑿就營其地得碣磈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闢若自此師名遠播海內衲子歸心遂爲大叢林

舊區

卷之四

三

淨妙禪師名廣濟南城人初剃髮時居西方菴後遊匡山東石澗有虎咆哮而前師跌坐自若虎因馴伏其旁居人異之多皈依焉師避喧囂伐木開徑進十五里許拔茅結菴三年後李方伯長庚來訪爲捐俸重建梵宇基得碑始知爲淨妙古刹落成師偈曰爰爲守山門不去越數年師忽念西方共別子去是日山鐘自鳴前所

數崩猶總總不舍師去之次日虎長嘯數聲而死踰月師至西方菴未幾坐化弟子送遺骸返匡山掘地安殮見其下隱隱若砌成狀復于師平時跌坐處得一石以作蓋不差遺字云淨妙禪師墓

闍歸化一齋上人住持三陽菴初結茅時有兩巨蛇盤繞山門外上人曰若果爲護法來須昂首便去二蛇遂昂其首俄而不見明晨有

舊區

卷之四

四

兩少年來請剃髮爲弟子上人辭曰吾初來此結菴因緣未廣慮日食不自給那得更爲若兩口作計耶二人曰第容我輩同住自有善緣師不必過慮也上人乃聽其落髮自後果梵宇興隆齊供不缺上人將歸寂衆請問色身所以安置上人曰但一憑我我寂後暫置龕中期年後聞看如改常界之一炬若有異處當承作香火于茲耳踰年啓龕視之容

色如生遂以金裝飾之至今真身供養臺中
楚有照空上人實心修行堅持戒跡金剛咒三
年日夜行住不輟戊午吉水大旱邑令令法
士禱雨不應上人設壇趺坐約次日大雨雨
至官民大悅謝以金不受卽辭行曰我入吉
安尚有事會古城極旱禱彌月不雨上人至
取一簋箕覆地以砾塗一圓於南墨塗一圓
於北趺坐其上前以二桶貯水手挾一瓷碗
口喃喃持咒良久覆碗水桶底坐烈日中取
綿絮密覆頂足閉目靜坐時巫師三人建壇
祈雨喚上人曰有雨是我法力若乃攘功乎
上人徐曰若致雨約以何日巫曰明日當雨
上人曰我雨以後日爲約雨下極大極久且
極緩無雷電烈風威人我佛慈悲力也衆皆
笑次日雲雷大作巫號召聲震雨竟不至迨
又次日天陰雲果風雷不作至午盛雨微初

卷之四

五

五

更二更乃止上人是夜仍趺坐不食凡三日
早起立念咒向北禮拜取桶中水一碗飲去
林鄒尊謂以金布悉不受長揖而行或叩其
禱雨法應答曰戒跡金剛神通廣大若持誦
此經何止禱雨靈應耶
金臺法師名大掄揚化佛日老宿多下之慕焉
湖來叅盡遺知見先是養大師夢日輪印山
謂當有傳法人至已而掄公來一見識其非
凡提諸無義語勘之于剝落之下重加剝落
木輕印可掄公行止臥起不離猛叅遊武夷
歸幾不知所謂九曲驚湖師久不過虎溪于
其歸親送之玉山夜話間忽針鋒芥合頓爲
灑然驚湖喜曰吾道東矣遂舉雲棲授戒時
所傳未付之偈曰日出扶桑仍復東大千沙
界一輪紅雲樓頂至今盤旋百步穿楊不放
空

舊區

卷之四

六

達觀佛慧兩禪師捨銘俱出慈公手筆

廬山慧燈上人一漢王峯苦修密證人無知

者先是此間一望峭壁人踪不到上人特悅

其幽靜一裏穢爲糴緣藤以下中有大樹穹

窿如屋蓋上人資之庇風雨日坐臥其間饑

則取糠啖之至餒甚不欲復出山忽南康城

中某居士夢一金甲神曰漢王峯有高賢以

精行得餒君寧不爲作計耶居士隨使人齋

舊臣

卷之四

二

齋糧躬往跡之至則亦攀藤下煮稀粥以進

上人得不餒居士請爲結菴上人固辭自是

稍有叅禪人往來徒衆日集道始通焉上人

于宗教兼詣而目不一涉文字終身食粗糲

不設卓鋪自入峯三十餘載終不一出至庚

午始歸寂云

萬曆戊申間浙西一僧行脚四方每經聚落城

邑寺院遇二時粥飯未食時將飯食少許投

入竹筒次食餘者晝夜不識卓錫或處門外

山林樹下隨處自在口誦密經將竹筒飯食

施禮虛空河沙品類如此圓行終身不改一

日至溫郡名藍夜宿門外以便施食知事僧

不知其故疑有異心特拒之因拂袖而去是

夜山犬亂吠衆僧謂是鬼魅咸驚起出視若

聞有人聲云吾非鬼也特爲尋本師來耳衆

問本師爲誰荅云知事僧所逐者卽我等師

舊臣

卷之四

八

幸卽尋來滿我意願次日著人遍覓遇之郭

外衆請還止寺中其夜山犬不鳴衆僧拜迎

至方丈永爲住持至今叢林大盛

雲棲世壽八十一鷺湖亦世壽八十一雲棲天

竺朴實簡淡無緣飾鷺湖亦惟敦實行雲棲

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鷺湖亦謙和接物道

尊而光常以學地自居

觀丞上人名大尚貴溪人秉性謙和宗乘戒度

一成熟嘗有乘拂頌云樹豈傳風搖餘葉
水非代月映澄清緣生若也知無性剎剎塵
塵總妙明偈呈特爲養大師所稱許命居首
座大關法乘著有金剛正旨鷺湖新集續五
家宗派等書戊辰七月望後身畧達和書偈
別衆曰三十餘年湖上懶師及友相獎于今
撒手便行性月中天浩蕩因舉手謝衆者三
兀然坐化停龕一七面不改生又有落空上

卷之四

元

元

人名成導臨寂亦趺坐作一偈徐擲筆微笑
而逝

大藏上人字無異初謁鷺湖養大師時不欲稱
弟子一日師與閒步山門時春花爛熳上人
指向師曰和尚試看千紅萬綠此虛空世界
都收在我出家人身上師隨舉拳擲去曰打
破這箇虛空世界看汝身更著何處上人不
覺下拜已而立爲首座凡三年始分燈傳法

萬曆間贛州城中居民有念佛會一道者號課
畢獨自歸家時更深人寂矣忽遙見燈燭晃
耀擁一達官來騎從甚盛道者謂是撫院夜
出避之人家大門首猶默持楞嚴密咒前導
者行過數步忽自退轉更從他路以去道者
不解所以意殊訝之未幾城中疫大作惟道
者所止人家以往得安全無恙始悟前夜所
遙見達官蓋行疫使者而已所持楞嚴咒功

舊區

卷之四

元

固不小也

雅州接西域彼中僧偶有以朝名山來者身上

生肉蓮花

語雋

台州興善禪堂有裴樂黏壁書云天地生我幻
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
息不來我是誰語甚有悟字亦道勁
世人漫結交遂不聞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

相知試釋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以友爲第二我此深于相知之解者也泰和曾文學大奇曰今人直是單知那得相知懷玉詹山人見曰人卽密處不必定相知如夫婦朝夕同臥起亦只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稱相知知言哉余謂夫婦相知更難于朋友古來夫婦稱知己者其梁鴻孟光與五柳先生之躬戴于前妻負于後庶幾閨閣間大快事乎

青區

卷之四

二

邑龍潭五桂山下於辛未冬忽露出一石似碑啓視上鐫儀制△三字下有四行云少避長賤避貴去避來輕避重書法似歐陽率更此山路如一線下卽龍潭深處相傳夏相國夫人曾捐千金修此路此碑想是爾時所設

墨曰玄隱丈人硯曰石平仲水注曰壺公鎮紙曰不動尊者護書曰督郵使畫曰面壁大士

燈曰普明道人念珠曰百八僧稱曰臥雲居士幅巾曰方上人酒曰中山隱者茶具曰烟

火神仙

識雋

菊溪徐給諫貞明知人而好士過南州聞劉幼安曰寧名造訪之是日揭曉劉正落魄家居接徐刺謂是誤投不出見徐再四敦請始出接談移日歡若平生幼安不勝知己之感戊

青區

卷之四

二

子劉舉鄉薦第五明年己丑舉南宮第三給諫卒幼安流涕嗚咽後其子之洪以納粟謁選劉爲移書當事遂起選得兗州別駕人咸謂給諫知人云噫以先達而造寒士廬不多得已況正在落第初失意之日哉給諫熱腸法眼可謂兼之

萬曆壬子魏憲副說學館中所首錄士中式者凡五十三人是和蜀榜得人亦最盛

韓求仲少時以文謁馮開之太史馮擊節稱嘆
曰子文一往有元氣自是萬人敵時坐客滿
堂顧而曰十餘年後當思吾言韓果以庚戌
舉南宮第一

雋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同安盧若騰怒生閔

評雋

鄭宗伯嘗稱與余自下交如見舞師子開喉見

底湯司成目爲骨力男子

文太史節槩山立不妄許可嘗向余稱楊維斗

大自樹品南國之光

雋區

卷之五

汪無際目朱幼晉無論鱗甲不生卽皮膚亦一

切鋤去

韓歸安太史目余著述曰鳳鳴文面麟步騷壇

余愧未足承然語特雋妙有通世說直是太

史碎金

果品當以栗爲第一胡桃次之荸薺又次之藟

品以冬筍爲第一時次之藕又次之

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

髮四本巧妙悉敵彼以唐人之才韻譜元人

之艷聲質有其文宕而能法真可謂字編珠

幾響振林木高則誠關漢卿二家不能不拜

下風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

琵琶西廂記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耶鄭夢

屑緯真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

患其才多之議品在第一流將盡之聞乎裴

淑英記彤管流聲足風閩德而詞調亦澤于

雋區

卷之五

雅彩毫紫敘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

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彫績之滿眼耳虎

符記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

絕要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幽閩爲元人

曲濫而絕真他如明珠題紅紅梅葛衣玉環

玉玦繡襦投筆四節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

于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今鈔記關目絕好

不獨以後出相遺此外雖新聲如林吾無暇

梁及矣

閨傳

今人欲借先達爲修名地投刺輒稱弟子退而往往如同儕稱謂甚有名其師者此大無禮余最重師生誼而不欲徇人以師憶壬子秋應試豫章偶湯儀部義仍來遊余友費文孫以弟子姓謁送有南屏四千刻執湯闕之喜甚隨出已小傳四冊令文孫分惠余暨汪恭

有記

卷之五

三

仲董求毋且令梁爲道幕用意是年弋陽友人李章尹調鼎首雋義經出臨川葉明府門下士章尹往臨川謝師因謁儀部儀部復詢及余意甚倦切章尹初未與余相識也因儀部言入郡卽造訪并致儀部倦意余乃賦二律書扇頭并附八行于臨川詩有容汝寰中堪辟易有人世外結同心之句此狂奴故態不名弟子可知儀部遂荅書獎借特甚書

曰春風時來忽得龍如扇頭贈詩囊中辟易未足仰承世外有同心差爲厚幸耳卽當袖采懷香所至夸出座客雲中沛艾猶惜此賸黃也南屏大作時照几閣間清言真如蘭屑冰霽承教宜附以傳直去章門懸容寄以復并和章爲笑也顏謝同游衰年所托萬惟自珍顏謝才名並擅爲忘年之交儀部用此相期許其非師弟明甚今玉茗堂尺牘于文孫

有記

卷之五

四

不名弟子而于余稱門人此後來記室之誤且書非全幅恐失儀部當年愛士婆心故漫志一段相與始末於此

余每作詩卽韻之極熟者亦必改過始用戊辰初夏余客豫章城久王孫季友招飲時石城熊休甫吉州趙千里及孝穆夢得敬叔安仁諸王孫咸集待月桐軒下分韻賦詩余得冬字爰賦一律曰炎色方乘令客衣未換冬一

時糾快友四座洽談鋒翰墨從吾好疎狂任
俗攻月來如勸飲不覺酒行重詩山泉咸稱
快熊休甫謂攻字是一東韻不應用余曰三
冬亦有此字熊執以爲君定落韻余笑曰我
不落韻君韻本當落耳已而王孫出已韻本
攻之果兩韻皆有攻字余因與論次凡一字
載兩韻者不獨攻字爲然如黃鸝鸝字四支
八齊皆有鸝字十二侵十三覃皆有天涯涯
有區 卷之五 五

字四支九佳六麻皆有寒字十三阮十六銑
皆有思字吹字禁字任字論字信字過字驕
字題字看字俱作平去二音讀遠字退字上
字處字采字俱作上去二音讀告字弔字莫
字射字俱作去入二音讀稽字恭字殺字重
字予字長字俱作平上二音讀如此等類固
不可枚舉也

魯論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唐棣逸篇評語

此詩見刪良以是故

讀書須攷字攷字然後識字如視聽之聽俗誤
听听聽本兩字何得通用子虛賦亡是公听
然而笑元陰氏韻府乃誤爲聽然而笑此誤
後人不小他如豐豐溥溥臺臺之類點畫有
辨豈容日用而不知余於此等字雖一屬草
一隨筆亦不敢苟從俗也

蔡中郎待母病三年母卒廬墓動止以禮有免

有區 卷之五 六

馴擾其室傍木生連理邕之篤孝若此而珉
琶記誣以親死不奔喪近日俗梨園更演出
張廣才打三不孝等態節上生枝訛以傳訛
孝子抱冤千載抑至于此然高則誠猶曰爲
規正朋友托名中郎耳至連環記直誣邕勸
卓登九五卓死伏屍痛哭益爲無稽之甚按
邕在桓靈朝數上書言事卒以直言受禍後
黃卓擅竊聞邕名高辟之不就卓大怒曰我

力能族人又切勅州郡舉邑諸府邑不得已
往甚見敬重三日間周歷三臺拜左中郎將
卓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于
邑邑諫止之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邑
邑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遠近以
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邑才學厚
相遇待然邑終以卓不可與處謂從弟谷曰

高邑

卷之五

一

董公性剛而遂非必不免吾欲遁跡何如谷
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
亦難乎乃止卓被誅邑在司徒王允坐殊不
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卽收付廷尉治罪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邑遂死獄中允亦
尋悔無及邑之出處大節若此果甘心附逆
者耶聞高氏琵琶記初成目邑以不忠不幸
後見夢始易爲全忠全孝連環記出何人手

而邑甘受其毒誣不以夢告俾一改正豈謂
其俗筆俗調非高氏之比任浮雲點綴固不
能滓穢太清耶余懼世俗不察多徇耳疑目
特節錄當年實蹟以爲邑一表暴焉

呂洞賓遇雲房先生求度世術雲房十試之皆
無所動此洞賓之所以爲純陽真仙也今俗
說競傳其戲白牡丹黃龍禪師識破其術洞
賓怒遂飛劍斬黃龍爲黃龍所制爲此語者

傳區

卷之五

八

蓋好色之徒謗神仙以分穢又僧家欣張大
已教明佛法高出于仙耳使洞賓誠有戲白
牡丹事是慾火未全除何以稱純陽若云特
以採戰是損人利己豈仁人之用心乎聞洞
賓山居讀書有一女子來容華絕世自言歸
家迷路日莫足弱借少憩旣而調弄百端洞
賓竟不爲動如是三日始去又雲房欲授洞
賓黃白之術使濟世利物可便得度洞賓曰

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
洞賓慨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
喜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悉
傳以上真秘訣縣是言之戲白牡丹之說誣
罔無疑既無戲白牡丹之事又安得飛劍斬
黃龍爲黃龍所制乎

猶有大惡者六人多不察凡人家有重病者必
有貓日夕向其舍悲號至病人將革往往稱

有區

卷之五

元

見貓入室其惡一善搏雞與捕雀鵲惡二翻
入屋瓦致漏惡三竊食恬不畏惡四聞雞腥
必趨逐長叫惡五寒夜輒入人臥被惡六至
若鼠雖無良然亦有可取者一凡一方將有
火災必於一月半月之前絕無鼠跡蓋鼠能
先知是亦有足取也

有人淘井得一玉印章渾厚皆三指作蝌蚪篆
文不可認會意似是公謹二字劉文學適見

以八十文售之世咸傳是周璣遺印余謂定
是夏公謹非周公瑾也他日見劉細問果云
得之夏公厥井中其爲夏相國之印無疑

聞雋

莆田鄭氏女少許配吳氏子吳父有盜行鄭惡
之與離婚別議時女幼未之知也後吳生弱
冠補弟子員鄭緣導入汴鄭女偕諸女伴偶
窺衆私相謂吳生係女元議女始覺是日怒

有區

卷之五

聞自經諸文學感其激烈叢門以弔直指聶

公親詣奠旌曰貞烈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
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目侍
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
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
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
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挾其肉烹湯以進馬立

回生

江西省城永和門三字是婁妃所書書法遒勁可觀妃爲余邑人以賢淑聞當寧藩逆謀時屢爲泣諫

吳橋人爲林郡丞較章淑配相法多奇驗郡丞初第時報未至橋人預決之比長公堯俞捷時亦然諸孫在孩抱者橋人指曰某當大貴某小貴後果簪紱蟬聯悉如其語

舊區

卷之五

地雋

安遠縣去城十里曰上濂多湯姓其俗淳朴以禮讓相先不知有侵凌詐統經歲不入城市乃至有白首不識官長面者亦一方之無慘耳

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產鹽須掘至數十丈乃見水汲水起甕卽成白鹽或有穿得油井者

其水黑色有氣若臭用以照燈光亮無比凡油畏風雨惟此油當風雨更明又有火井其土四時焦熱取木葉少許投之置釜其上可以烹飪亦有就此井煮鹽者

豫章新城門一名德勝門大將趙德勝征僞漢戰沒于此故名

滿園出赤銅其價比金增倍銅之寶色與日光爭燦

角區

卷之五

雲南用貝代錢每四箇名曰一手四十箇名曰一莊四百箇名曰一待過多則用斗斛以量貝或破損俱可用但嫌火燬人家用石磚作庫以貯藏之

弋陽城中有高井其井欄是鐵所鑄濶數圍居民取汲甚衆經旱不涸

舊區卷之五

雋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青師撰

吉州張文藝雲從閣

事雋

張幼于務誕每冠紅紗巾歌姬環侍文文起少
時往謁之張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接談
張千總之先祖某素英果剛決以義勇爲伐鼓
軍我師與敵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

雋區

卷之六

殲敵兩手猶伐鼓不休敗軍聞鼓聲轉厲賈
壯有加因轉敗爲功遂大勝後以功錄其子
世襲廣信所千戶

鄒洗馬德溥疾篤時其幼孫方七八歲與二三
女童開戲廳前忽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
鶴背一緋衣朝冠秉笏者跨之兩翼有金甲
神挾弓刀相侍鶴飛欲下又旋轉再四須臾
鶴與神入空不見見一道白氣從天井左角

自地而上直冲簷端以去未旬日鄉遊

同里彭國賓瑛與鉛山周刺史尚禮相友善周
亡彭百里赴弔夜宿舟中夢刺史衣大紅冠
幅巾加烏紗其上笑而迎曰吾久遲君于此
敎用相迂次日詣靈座泣拜幾不能起既成
禮訊刺史所以殮一一夢中景也歸客邸不
勝悲悼低徊日影下悽然無語是夜尋卒若
國賓之與刺史白首同所歸可謂死交國賓

雋區

卷之六

字子佩精印篆爲人直摯高雅饒俠氣余友
雲徵其子也

庚午江西一孝廉自言初場題出每搆思腹即
作痛乃漫成七作臨謄欲稍加刪潤即腹痛
如故遂免強寫完以出意殊不自愜試事始
竣即束裝歸家已而得雋語曰憲下休言命
場中莫論文良然

苗出入擄掠禦則必報仇哨兵相戒無敢撓者

苗至則潛匿他處聽其肆劫俟苗磨所欲歸則潛尾而拾其棄或明與爲嫌令苗留牛畜數頭或因掠野放之畜以報功甚有僞爲苗以劫商旅者然則追苗之兵居然又一苗也劉廿四素饒膽氣聞人言白鶴樓傍有虎出時方炊遂不及飯携弓箭橫臂渡河跡之見虎臥茅塲下放藥箭射去中之虎微動低聲三叫以口埋沙中尋斃

舊臣

卷之六

三

沙溪有人齊僧春米數十石是夜確間失火茅宇畧無遺而米俱得不燬雅州城南弘化寺是勅建以待番僧入貢者來時有諸品佛經列殿左右其經作番字不可識讀形聞如鏡高六寸用綾緞裹護中有木軸能作車輪轉居人朝禮者從左至右推之卽名誦經然須週而復始不然則爲誦經徒半不能獲福

叢雋

李杜齊名有五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嶠杜審言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少陵詩李杜齊名真忝竊用范滂母汝今得與李杜齊名吾復何恨語范母特指李膺杜密少陵則借以自寓已與太白也

齊梁間有任昉漢時先有任昉東漢有李膺南北朝亦有李膺晉有張載宋亦有張載

舊臣

卷之六

四

天下郡縣名同者甚多彙識于此以便好事者之博稽新城縣四屬建昌府濟南府保定府杭州府華亭縣二屬松江府平涼府海豐縣二屬濟南府惠州府太和縣二屬鳳陽府大理府又吉安府泰和縣通州二屬順天府楊州府樂平縣二屬大原府饒州府廣昌縣二屬建昌府大同府咸寧縣二屬武昌府西安府寧州三屬南昌府慶陽府臨安府山陰縣

二屬紹興府大同府永安縣二屬延平府惠州府又平樂府永安州長寧縣三屬贛州府惠州府敘州府永寧縣三屬吉安府河南府延慶府永寧州三屬汾州府桂林府貴州又雲南永寧府長樂縣二屬福州府惠州府新興州二屬徽州府肇慶府歸化縣二屬汀州府雲南府新寧縣三屬保定府廣州府河南府石城縣二屬贛州府高州府建德縣二屬

舊區

卷之六

五

池州府嚴州府樂安縣二屬青州府撫州府安定縣二屬肇昌府延安府龍泉縣二屬吉安府處州府新昌縣二屬紹興府湖州府永豐縣二屬吉安府廣信府安仁縣二屬衡州府饒州府德化縣二屬泉州府九江府東鄉縣二屬撫州府夔州府太平縣四屬寧國府平陽府台州府夔州府太平府二屬南直隸廣西又廣西太平府有太平州懷遠縣二屬

鳳陽府柳州府桃源縣二屬淮安府常德府寧鄉縣二屬長沙府汾州府三水縣二屬西安府廣州府昌化縣二屬杭州府瓊州府新寧縣三屬廣州府寶慶府夔州府又南寧府

外定遠縣

二屬楚雄府重慶府山陽縣

二屬淮安府西安府永康縣二屬金華府廣西太平府安化縣二屬長沙府慶陽府清河縣二屬廣平府淮安府大寧縣二屬夔州府

舊區

卷之六

六

平陽府興安縣二屬廣信府桂林府又漢中府興安州寧遠縣二屬肇昌府永州府興寧縣二屬惠州府柳州府南寧三泉州府南寧縣楚雄府南寧州江西南安府臨安二杭州府臨安縣雲南臨安府保定二北直隸保定府順天府保定縣西安二衢州府西安縣陝西西安府徽州二南直隸徽州府肇昌府徽州建寧二福建建寧府邵武府建寧縣建昌二

江西建昌府南康府建昌縣嘉定二蘇州府
嘉定縣四川嘉定州興國二贛州府興國縣
武昌府興國州南康二江西南康府南安府
南康縣雲南二雲南雲南府大理府雲南縣
威遠二嘉定州威遠縣雲南威遠州平陽二
山西平陽府溫州府平陽縣南寧二廣西南
寧府曲靖軍民府南寧縣興化二楊州府興
化縣福建興化府

卷之六

郡丞豐先達數十年內令福建連城者三然皆
不吉初庚戌俞進士廷華選連城令未之任
卒又王貢士兆熊授連城蒞任兩廂而卒又
乙丑徐進士際旦初令錢塘後改調連城在
任及暮忽夢王大尹來謁且爲之視脉未幾
疾作遂不起徐君令兩邑而皆有清譽云
興安貢士毛鳳儀與樂平劉光社八字相同無
差俱生三子其入泮與食既之時一一符合

又以辛未同出貢

勸雋

見王季和瞿元初費文孫邵茂齊之不辭令讀
書者短氣見張憲卿祝文柔之老而成名令
攻苦之士鼓壯有加王名宇春瞿名純仁邵
名濂俱常熟人費名雲仍鈴山人張名斌祝
名徽俱臨川人張以萬曆戊午舉江西鄉試
第一至天啓乙丑成進士祝以天啓辛酉中

南區

卷之六

八

鄉試明年舉南宮第三張祝得雋時俱年近

六旬

譚友夏元春其尊人嘗客襄陽舟旦餐忽聞岸
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知爲里役移失多金
懼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譚心爲惻甚特慰之
曰姑無慮若金故不失隨開篋中取一大函
昇之其人曰此非吾金何得妄取譚曰弟將
去少解燃眉之急何不可其人再三拜謝而

去時友夏尚幻初不知此事也至天啓辛酉
友夏落第方鬱悵夢人謂曰譚生宜自鼓壯
無墮厥志爾父襄陽事發矣友夏驚而寤不
解所以歸家以夢告母且請曰大人得無有
不善事于襄陽乎母以有此夢母乃爲具述
前事友夏喜愈攻苦不休至丁卯秋果登楚
書第一

新城楊太學思庠富而好義每歲積穀不糶至

有年

卷之六

九

米價騰湧時始平價以鬻貧民多德之爲子
延師尤極致隆余友楊因之思本其家昆季
也人師經師特重當時然太學自其名未噪
時延爲西席迨今十有餘年隆禮不衰有如
一日因之每省試行李居停之費俱取資焉
太學諸子若居理居台居吉暨長孫日升遂
爲新城後來之雋居理庚午以年少登賢書
蓋令範之報方興未艾云

湘城未有鍾靈橋時設浮橋以渡隆慶年間有
人于橋上拾遺錢百餘因延佇待之忽一人
彷徨至哭云吾今日鬻炭得此一家待以舉
火若尋不見將俱餓其人卽舉還之次年浮
橋接板處以爭先踏沉墮水者甚衆其人亦
在其中偶前鬻炭人經過認之力爲拯出其
餘多溺死者報施之奇奏如此

閩上杭溫氏婦賣花營生人稱爲溫海棠好善

有區

卷之六

十

持素年至五十餘頗積家貲百金遂傾囊造
觀音堂延僧供養是年忽患疾將危囑其子
曰汝毋一生修善敬佛人多笑之吾卽世後
可于我背上書其姓名倘有後驗俾世人信
因果匪謬耳其子如言溫亡近月餘果托生
泉州某侍郎家爲男背有墨字卽溫婦姓名
也其子聞而往視之熟睨半晌字跡隨滅
南州王廷臣世居萬壽宮傍居家頗饒裕好善

樂施遇歲饑日煮粥以施歲疫則施棺人有
所貸或貧不能償卽焚其券萬壽宮爐重捐
金新之人目爲王善人鄰市常貸其母錢以
肆無不獲利王年至七十餘而卒卒後居肆
者家戶刻其像祀之奉爲錢神肆中稍不如
意輒焚香祝之卽貿易勝常

誠偽

錢

金壇子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

舊臣

卷之六

七

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貸人大辟華生
不患不富貴惠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
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
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
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
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之
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肯語其妻曰我生
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

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已已歲余邑徐貢士子以應試求籤不舌怒捷
土神越數日忽發狂疾而死捷時有一小僧
與同事亦相繼死又庚午秋有徐比部侄在
報恩寺求答戲以答擲伽藍歸而疾作其家
延巫虔禱巫稱渠觸一神當不放未幾死二
事皆鑿鑿在人耳目誰云神道遠也

弋陽圭峯寺一僧名頓空病且篤囑監寺僧曰

舊臣

卷之六

十一

某色身將變壞囊鉢空虛僅一衲可值數百
文聯佐大衆一齋之供煩師爲措置頓空亡
監寺私衲不爲設供七七內山犬夜吠不止
時一僧侍頓空病者知其事聞犬吠再三勸
慰旬夜吠稍息徐以規監寺畧不爲意次年
監寺僧早餐罷開步山門望前山水田中央
忽見頓空披衲端坐尖石上不覺大駭未旬
月病亡

劉廿四善獵有熊爲衆所逐尋入夏公厰熊猛
搏衆圍之三日不改近適劉在鄉歸聞之卽
持鎗往衆見劉當先膽氣加倍隨之入與熊
相格熊力三而斃他日劉復往鄉間獵夜夢
一胖大黑人盛怒而前曰吾與若自昔無寬
我前爲衆所逐與之持三日不能加我若持
鎗來衆恃爾善獵乃敢直前因亂鎗斃我致
我死非命者若也爾陽數未終吾無奈若何

青區

卷之六

一三

當以一炬相報耳劉夢中猶作怒以拳揮去
拳著壁間而醒手爲立腫越數日割自製銃
藥佛獵用忽火自著燒其面大至潰爛一月
方愈物之有靈如此

有童子好弄蛺蝶或至戕其生命一日開步公
館生生衆見隙地有舞蝶栩栩井旁悉逐之
隨之足井中與蝶俱死

專中有某令其貪婪怨聲載路父老至今談之

賊鼻于任生一子後卽戍于官所

張村人家有野牛犇入衆相與椎殺之牛重數

百觔未幾疫作死者至二十餘人

蟹三足謂之能最毒不可食人或食者立死化

爲水庚午歲有二客同本取鹽魚往鉛山河

口鎮一客誤食能死其同伴往岸買棺木及

拊至客之死者已化成水遂流溢船中後其

客將鹽魚發店人有鬻而食者卽得啞症而

青區

卷之六

一四

死是年河口人相戒幾絕鹽魚之味

有人得異術偶遇娼婦餅行取草咒之遂若蛇

纏于中婦必裸體乃免一日與人出遊其女

及媳亦偶出渠目不能及遠同行者素啣之

給曰君有妙術值此佳色何不令裸體供一

撫掌乃復逞長技逼視之儼然女與媳也其

人悟報應不爽因悉焚妖書

景雋

去弋陽城七十里有潮水巖內有石鐘石鼓石
雲板叩之各有聲與真鐘鼓雲板無別又有
石大士像石供案但巖中黑暗如漆遊人須
秉燭可進巖前有潮水每日辰午二時水忽
漲旋落謂之潮餐巖因此得名

接巖十景曰天然橋噴玉池鐘峯鼓石仙人足
馬蹄水獅峯象鼻山看經巖放生池余各有
短詠以紀其勝

雋區

卷之六

十五

潘文學禹家方春月忽紫燕盈萬蔽空而下集
于前庭經宿始散潘爲蘭谿名士辛未歲特
幕余來謁執弟子禮甚恭

雋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模

武林徐如珩楚白閣

玩雋

朱幼晉曾於水谿畔得一片石紫黃相雜光潤如玉下有趙松雪題六字云女媧補天之餘又在臨海水際得石葉一片其色紫殊光彩可作硯當是玉樹之屬

雋區 卷之七

一

天啓丙寅歲浙江烏程縣雙林鎮河下蚌忽出珍有一人獲蚌剖之內有珍珠八仙及珍珠壽星又一人持二蚌出水將及岸忽墮一于水中再覓不得取其一副視有珍珠象棋子十六枚與前所墮水者必一副也其人不勝快悞事在是年七月望日

張雲從閩松園多蓄怪石有丈人石小石麟行雲石龍頭石石玦海犀石角秉圭石靈芝石

雲鬟柳腰石獅蹲石石聖人枕肱石青雲芝天孫石梭石擎補它巖石供廬山石筆閣雲從各爲記辭韻妍絕可入欣賞編雲從名文龍廬陵人兩爲邑令早歲掛冠是真能踐身石盟者也

藝雋

雋區

卷之七

二

國朝雅樂定于冷謙聲音象數較宋元獨得其詳凡樂舞生十五年一考必精通律呂者始得與選袁裕春爲太常卿于古樂音節一無所知遂將通律呂者悉黜不錄緣是太常諸生謂演習無益無復肄業而古樂遂廢南巖寺去郡南十餘里黃太常于澄曾憩此上有南巖洞三大字是太常當日手書筆法大類顏魯公

吾郡以書名家者有鄭太僕邦福葉咸寧濟吳余師歲辟王公社席余友費文學雲仍鄭葉

暨余師書法一衷晉人費書先學米後學懷素皆往往恒似

胡孝廉應麟字元瑞蘭谿人以書名世非酒醪與極快不一臨池醉時多不用筆習其書法愈醉愈妙人來索書者舍其醉磨墨汁數升傾向池間元瑞或自濡其髮或濡其臂卽耳與鼻皆能運動作書書成人以爲神筆

元進士吳德基自稱牧羊山樵于鍾王顏柳外

商區

卷之七

三

別稱一家草法發州初下藝人以其草書進上謂吳字有干戈氣象非太平所珍悉取焚之自是人無敢藏者嘉靖間發州大疫一病者聞鬼語曰明日當至某家矣一鬼曰某家有牧羊山樵不可干也病者不解所以及旦訪之則其家壁間有一軸爲牧羊山樵手書于是人爭以此軸傳奉每傳至一家則病癒愈

雪清宜黃人年十四工詩畫尤善繪梅鵲欲畫時必箕踞山水間踞連竟日中有所會縱筆揮就見者疑爲真鵲

衡雋

王遐仲師少時得異人授精相地法嘗爲鄭文學國經卜地語之云地且大吉但葬時當有火患耳方開塋鄭厨下失火撲之得滅以爲言且驗師曰未也至葬時其家果復失火止

商區

卷之七

四

焚其屋不及他舍因請故師曰此龍方位居離離爲火葬法必櫻其鱗龍當怒然久之相安發祥方大耳未數年國經稱弟子員今其家日隆隆起矣

張郡丞暖喜施藥濟人有商自滇南歸以一金色小蛇相贈凡四五斷合之首尾宛然莫知其故張謹藏之一日有劉醫士者從周家診病來嘆曰周氏子色瘠瘠將破安得龍蛇與

續命張亟問脫蛇狀劉云此蛇無膽畏人出崑崙山下一聞人咳唾卽自爲寸斷人伺其寸斷時以鐵鉗取之須寸各異處待風乾入藥若少頃人聲寂杳遂寸寸動躍自爲相續依然蛇也凡患色癆者多以驚疑喪膽惟此可續命張因出所藏蛇二斷與之周氏子得不死此藥本草方書不載劉蓋得異人傳耳余邑陳學博國華閩人能別禽音時目爲今管

舊臣

卷之七

五

輅

誕傳

唐伯虎高才任誕好爲詭譎之行有太學某者慕其名不遠數百里來訪入門伯虎方作婦人裝與一僧對奕都不一顧客客見其所爲殊失望悻悻而去局完聞人具述客所以不悅狀伯虎曰渠知有唐伯虎更能貴唐伯虎此定奇人卽命駕造訪時日已夕矣刺入客

尚舍忽閉門不宥納伯虎排戶直入客避之室中伯虎徑趨室客臥床轉面向壁伯虎避之起不得遂解衣與同臥多方致款終不作答伯虎因賦詩數首矧然假寐明旦起書其詩几上面去客起見詩殊自悔遂趨謝不恭伯虎知其當來預陳觴酌宴之暗室中燈燭輝煌歌舞續紛客極快忘疲留連且久始得辭去歸時家人甚怪其久問之已踰三晝夜

舊臣

卷之七

六

矣

但澹生豪爽不羈小試偕友人觀榜見已名在黜列遂於衆中撫掌大笑曰世無子雲那識子雲後應丁酉鄉試策問爲籌邊但開口卽云愚生益嘗徧歷九邊而洞悉其要害矣本房得策殊嘆服特爲薦之卽登雋往謁房師稱曰君茂年書生乃歷邊陲洞要害可爲罕有但正對曰門生止識一豫章城此外足跡

實所未到特臥遊耳但名調元星子人

武林嚴文學遊常州過訪鄒公履待久不出忽
有一盛服少年從外而至見嚴便惓然相迎
嚴謂當是公履也揖畢除去巾服乃一縑流
問之爲李超無也嚴訝甚又坐許久復有一
盛服少年自內出容色絕麗嚴意此定是公
履也揖畢亦除去巾服乃某名姬也既而公
履趨出相與撫掌大快

有臣

卷之七

七

幻傳

唐文襄龍嘗建花園于縣東門外自爲記其末
云有吾與點也之意唐亡後園爲柳憲副希
點所得園丁每稱有冠服貴人日現形作祟
柳心知之一日親至園間唐在空中厲聲言
曰吾此園大費經營何物後進乃欺予孤見
奪耶柳曰所以敢市此園亦以公曾有遺言
在爾唐問何言柳曰公忘却記中有吾具點

之句乎唐俛首影滅自是不復出現

陸太史可教主應天試閱至一卷文理多謬悠
忽擲之地忽卷中舒光彩擁出綠牡丹花復
取閱之殊不堪又擲之地輒開花如前如是
者三次陸以爲神異不得已中之

鄉西十里曰諸溪有楊氏別業已巳秋諸文學
讀書其中忽聞前山鼓吹聲訝之因其往聽
至近寂然無聞歸又復嘹亮清徹如是者七

有臣

卷之七

八

八日不知主何瑞應

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
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

玉山有貧兒因家計窘甚疑其父存時有餘貲
爲母私藏因請諸母顧其母實不知也屢求
不得且有怨言時其父故已六載矣一日所
親于東嶽門前忽遇見母與母母曰君死且
久那得在此答曰不誤此第爲我尋語家

中我家石磚墻第幾層有一磚四旁無灰縫者內貯四十金今吾見取之言畢復揖而別俟不見其人甚驚訝隨詣其家述此事其子入尋視墻間果有一磚無灰痕跡之得四十金

何伯亨是蕭瑟鳩口廟道士有仙術每挾之以戲侮人邑令惡之會大旱因使祈禱謂不能致雨當治罪何乃設壇行法少頃陰雲四合

舊唐書

卷之七

九

雷電交起城內大雨如注然城外絕無涓滴雨過處俱作腥氣屋上及街路有萍藻魚鱉等物鄉中池塘盡爲之涸

已巳年唐文學爲鄭氏塾師偶天陰忽一陣黑風過空中墜一黃幅于庭弟子隨取以進唐開視上書六人姓名多出其弟子首名爲祝某次某次劉濟邦唐私喜謂他日科名之兆今秘勿言未幾祝死又未幾某死驗年劉死

祝劉皆余近鄰今六人中存者僅半矣

陳中丞用賓太夫人死三日復甦甦時稱聞君交代新者乃中丞同年張侍郎也因從旁竊窺侍郎睨之遣一卒諭曰陳太夫人何緣至此今日吾未蒞事詰朝當護歸以此得回生耳中丞聞言大悅遂修候書密附奠文遣使星馳張家詢之則太夫人死去之日正侍郎革命時也情節俱載祭文內

舊唐書

卷之七

一

鄉民黃廷棟妻于己巳歲產一兒人首而蛇身舉家大駭欲以畀之水兒忽作語曰我本太乙真人護象使者以微過見謫得托生君家若不見育將使我不免有再投胎之苦耳吾能爲君家致福幸無見溺也黃異其言乃使乳母育之兒善乳一乳母不足以供其口黃家故饒裕乃多雇乳母養之兒初生時能言此後依然默默每飼乳飽時輒熟寢去醒則

求乳乳飽復寢如故但其下體甚滑不可捉
抱惟以一盒盛之夜則置室中高潔處先是
其家多災患或致人構訟無已自兒生後輒
安靜無事貴爲邑之西鄉人

西隅汪某妻楊氏孕十九月而生男又熊某婦
孕二十一月而生又三十九都歐陽某婦孕
十七月而生女又四十都徐文禮妻楊氏孕十
三月而生男又上廬余文勳妻傅氏孕十

卷之七

七

八月而生女又二十八都董源人家婦孕十
十月忽腹生一癰日漸大至月餘而癰潰一
女從腹中出母亦安全無恙又八都徐姓婦
一胎生兩男一女此俱庚午冬間事一時之
婦孕抑何愈出而愈奇也

金華戴千總家有崇不時拋擲瓦石或戲將戴
所用鏡粘壁間力舉之不下少頃忽依然在
鏡臺上或半夜藏匿小兒遍尋不見復于捲

簾中得戴爲所擾殊甚私念正當勝邪乃設
一席延所親章副使至家鎮之始入門空中
拋一石從章耳邊擦過忽作人語曰汝乃失
時貴人吾何懼之有戴復請道士設醮壇七
晝夜道士反受其顛倒將新麗道袍變作破
落不堪所戴道冠變作髑髏其家不得已使
人往龍虎山真人府告之比將返聞鬼語曰
吾初無害汝家何苦苦見逼今往他家去矣

卷之七

七

七

但汝命當應我手後戴千總在操場爲流彈
所中而斃

天祿年間紹興山中有黃黑斑三虎往來山陰
道間每潛踪空牆或野林僻處日出嚙人致
死死即舍去被傷者不啻千人行路苦之類
者屢捕不可得踰年方已亦莫知其何去處
以爲神虎云

玉山葉吏目承露家有一梨樹每歲結實甚繁

味極甘美至已已歲止結一實其大如斗異之或謂其下當有毒蠃之有巨蛇盤據根上目尚未開葉乃舉畀諸炎火

諸雋

湯臨川善恢諸有東鄉某先達因試事爲衆所怒扯去頭上裹巾湯應對客聞而嘆曰不圖某今有無網之災客問爲無妄耶湯曰他人則無妄某乃是無網耳

新集

卷之七

七

往乙卯五月十三水南關聖帝新祠成人家以社會相就裝扮故事窮一時之勝遊人觀者肩相摩于途余時偕文孫讀書南屏路塞不得過城恭仲求母同遊浮橋上適有一村婦過身著青衫慮衆中遺失鞋頻繫其帶恭仲求母因戲爲懸句隨揮簡走使貽余兩人詩

今日迎神會

江人獨樂事重畫青衫損痕

扇蔽羞容

畫妬殺重求母江應憐汪

仲恭畫文孫何落落汪悔伴鄭如龍畫蓋社中以余爲迂故末句云然也余與文孫讀之不覺實鉢今費汪已矣還憶爾時權會雅劇遂題若山河西州之勸使人何能已已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伶父問其姓告以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荅云際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艱然曰君自無耳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新集

卷之七

四

余目不能遠視然當莫夜熹微之下人皆不見而余反能舉細字朗朗可誦以質之短視者盡然蓋神藏而光聚故也或嘲余曰君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與薪矣余曰不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一坐皆笑

陶區卷之七

雋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西昌陳弘緒士業閣

鮑雋

衡陽山人王辰嘗爲余言萬曆乙巳間楚中某氏姬才色雙美爲一富家待年妾其主人死姬自擇對欲娶之者審其年貌相當令獻詩備擇一生久餽于庠頗解詩慕姬才色而自

卷之八

度年貌不稱乃托一美少年代已往獻詩姬見而喜甚許嫁之成婚之夕熟脫乃一老書生也姬作色曰汝何詭譎乃爾然細事自是前定汝費此一番心是必篤慕我且吾旣適此必無友理但一虛則百虛汝前所獻詩定屬代作可將平日時蔬一二來好決汝終身生隨取應課出觀姬細玩轉喜曰尚可成就一貢遂篤伉儷嗣是日偕生分韻賦詩相與

窮山水之樂隨刻其詩集惜未得見

同里陳時用買一蒼頭年十二是運船上携歸轉鬻者此生在陳家且十六年運水負薪不辭勞勩弟言大志大陳夫婦撫愛特至而其家小郎君每以事見捷不勝筆楚捷時則曰不當爾一絲情分異日好相見耶小郎則益怒且晉且捷倍有加焉有星家爲生推造云當有飛來富貴在轉盼間耳歸卽沾沾向人悉其語且曰卽富貴不相忘陳還詰曰富貴當何自來生笑而不荅已已夏間因小郎督責不堪奔往龍窟爲運糧官桑千總掌駕一路服侍惟謹舟次滄州遙望深林內隱隱見大石牌坊乃指云此中有先人壠在焉嘗往謁同舟人皆哂其妄則曰吾家張姓曾大父尚書大父知府父亦廩於庠此一一不欺耳或愈哂之謔晉交加生必欲往桑聽之有

卷之八

好事者隨之行果有張尚書墓生前謁拜號如禮有守墓數人前曰郎君何以謁此生曰此吾先人壙也余年十二時往鄉塾不幸遇暴客將手抹余額忽然兩邊皆水一虎尾余後惟前有路可行遂憑其指引鬻于廣信糧船上尋携至上饒更鬻在陳家備極苦楚者屈指十有六年今隨桑千總解糧赴京舟次此地識爲祖壙故特謁耳詢其家中祖父俱

卷之八

三

物故矣因潸然淚下守墓人熱睨良久伏而請曰得非吾家七郎君耶自郎君被掠遍訪不知去蹤乳母爲伊冤死者三家僮斃于杖下者六且疑伊叔氏謀害構訟至今莫決今何幸且歸遂使人報其家生之母尚存卽遣人巾服來迎生復往船上別同舟者桑遂禮以上賓有頃輿從畢至桑命以舟中鼓吹導送歸第入門拜母畢舉家相持而哭尋出堂

上受從人參拜羅列不下百餘人咸俯伏于庭生各有指揮從者唯唯惟謹隨交鎖鑰百餘收小米一百七十石畧計家貲百萬同舟人送之歸者俱留一宿各贈以二百文後吾信糧船燬于虜桑走滄州往謁生與款燕詳述其家中事且云歸諭李母尋故矣服闋備得營仕大邦當圖再報也因厚贈而別吾信各種船因亂離至滄州者俱受其惠或救溺

卷之八

四

或助費依依有井州之誼云或曰生幼時曾議婚一編修女今其小姐尚守貞待字歸而畢姻尤奇

荒雋

貴州苗凡五種曰紅苗黑苗水西苗衆家苗水老苗紅黑水西三苗呼進食爲檣階木老苗呼爲箇麥衆家苗呼爲良呆苗所衣用爛布一幅中剪大圓孔從頭穿下四圍以繩繫之

其俗以十月初一爲新歲漢民有與交好往
賀節者卽留飲性不善飲者涓滴不可沾唇
不然渠苦勸無已其酒帶糟不澆去飲不用
杯以鑲牛角爲酌具滿斟一角兩人跪奉兩
人挈其耳以一人扼頸大哄一聲卽時灌盡
漢民至其家男女無分或懸席或携手俱不
忌惟不許相對坐有誤犯者則以棍比其位
次稍斜不與較若正對無差卽時殺之蓋其

舊臣

卷之八

三

俗惟夫婦可對坐故也議婚不用禮物惟以
牛數頭作聘是日男女兩家各登一山造五
色飯男用白織帶女用紅織帶爲記二家親
衆各唱苗歌至夜衆相與大喊一聲齊履平
地以帶相換而歸苗性獷悍好劫掠商賈每
結伴出謂是作生理歸必捆載累累

緡雲青田之間有土獠居民目爲野客凡漢人
與往來者至則先以乾小鼠點湯客敬之盡

則喜便留餐賓主之歡凡珍異之饌靡不出
供或見而畏難不食卽以爲不知味不復獻
一茶

韶州府署有大樟如蒼夷使人貢覲見請重價
購之當事者不可強至再三終不允乃夜穿
一叅將府照牆土而去

重慶木桐驛地接西僊時有僱人於此地串本
處市棍掠漢人鬻彼供役鬻去其僱酋先令
去衣將鹽擦其遍身綑置地上呼一犬來將
其人遍舐隨以桐油刷之用火畧炙然後解
去其綁索令往牧畜自後前舐身之犬常相
隨伴其人終不能逸去

物雋

靈隱寺之緡光菴池中有金蓮相傳是宋高宗
南渡時遺種鄉士夫或移其種栽于家不數
日卽萎今吳閭另有此種但花開較小耳

郡永豐安民山亦產方竹

峨眉山有神鵝凡朝謁者心擬某禪林棲住鵝

卽集其舍飛鳴本菴執事僧隨携茶具于十

里歡喜亭相候如佛光現時先有靈鳥一二

向各禪林作人語云居士佛見或稱長老佛

見光畢衆各以右掌放米施食見佛光者鳥

爭集其掌食之立盡未見光者鳥不顧飛去

峨眉山白龍池有白龍常見龍形最小長僅六

書目 卷之八

七寸許而變化無窮有僧方作爨誤汲龍于

千人釜中自旦至日中水暑無溫氣因懇告

在持師求懺悔師曰此汝不小心誤置龍于

釜之故耳爨僧亟啓釜觀之龍方悠然于釜

乃送之池中湯爲立沸

龍泉鰲洲頭有檜二鶴巢其頂一日有牧童登

檜頂窺其巢有二卵懷一而歸遽投鰲中聞

者亟索乃從沸水流出汗不可執皆嘆曰熟

且死矣因以井泉浸之迫冷仍令牧童躡頂

置卵故處先是鶴遠檜悲鳴及卵還遂不復

鳴第每日見一鶴棲止其上一鶴去月餘乃

反又月餘兩鶴俱出踰年鶴將雛去竟不復

來巢鶴去者是於海上覓同生草將雛去不

復來則所稱覆巢破卵鳳凰不棲其林也

學山明通上人將寂以已出入所跨蹇贈余文

朱道徵朱有所往乘之則馴伏疾走一如上

書目 卷之八

人自乘餘人皆不能騎然道徵特愛惜之亦

不輕一試

庚午四月間有衆于白鶴樓前過渡一僧後至

牽所跨蹇驢欲共載驢不前加鞭再四終不

肯登舟有頃載胥及溺死者數人僧嗟訝不

已

李文學祖生居興安之篁村家僮牧牛于隔溪

每朝出莫還牧者與牛俱從淺渚以涉一日

霖雨作抵莫水忽暴漲牛先泛水去牧者不敢過徘徊溪畔牛顧盼若有待者久之乃復過水俯首曲身令得以憑牧者會其意乃跨其背以濟此牛洵靈異也

蜀地有雌雄二物名合蚡彼此疾呼樹上久之相抱而死人採得暴乾凡婦人產難者與此物令握掌中兒即易下

夾江某文學家蓄一白兔性喜月每遇月明即

書

卷之八

乙

放出檻外疾走廻環數十匝始以目定觀月都不轉睛經一二更候方止此兔乃崇禎庚午一牧童偶從石峽中捕得者

衡山有虫長一二尺許形似琵琶伏地不見其口目無足行甚趑趄色如沉香人以小竹擊之虫應手潰如泥語所謂醉如泥者豈即此虫之謂乎

嗤雋

南直周進士汝礪工爲制科文而性極善忘于世故多不通曉嘗晤一同年問其氏號荅云曹姓別號雙江後每見輒問如前其人含笑云仍舊姓曹仍舊別號雙江周甚訝其語其人曰君仍舊問那得不作仍舊荅耶周故饒于財時出所藏金爲玩具見錠底多孔謂是出嚙所致暗記件數置日下曬之家人私爲剪碎竊去日莫收貯止計件數相合殊不疑

書

卷之八

十

爲人所竊也或有餽以金者家人冒名裁荅徑私金周初不知也後與其人相見談及歸而詢僕僕曰無之周以其人語詳詰僕曰初無此事當是主人作夢耳周還憶良久乃云果是我作夢其端愚可笑往往類此

蘭谿童茂才平鋒極不好學衡文者尋到乃晨起焚香虔禱直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去得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次早復虔禱又指

得書句如前隨過覓此題佳文閱熟此外茫
然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坐實不勝枵腹之
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至再至三題
出果然遂得高等

浙中一督學好錄詭恠之文一士人遞取名徐
子曰

南都一刑曹家報至發書痛哭輒自申報丁外
艱指日束裝行矣復取書細閱乃是渠伯父

書

卷之八

二

訃音其父固無恙也又急具錯悞申堂衆共
詆訶之不得已乃告假以歸

相傳寧州風俗人皆嗜酒每日間止有半日醒
至午後則酩酊相視問事惛然一無所知雖
隸于公者亦然王孫幼晉嘗有句云沉醉一
時如太古

通傳

俗人稱官長必曰某爺至宣聖止稱孔夫子或

曰孔聖人從未有以爺稱者余在浙舟中聞
一商偶談宣聖連稱曰孔聖人老爺亦可謂
知所尊矣

釋廣訊善詩年一百餘歲

懷玉東嶽山有鐵鼓是成化年間物乃余邑徐
某捐資所鑄萬曆末年居民於土中掘得送
至山其形絕類鼓叩之亦鏗然作鼓聲

萬曆壬子江西鄉試首題爲正唯弟子不能學

萬曆

卷之八

上

也時有一士子謁舒元直問此題當作何主
意舒曰有何主意但上不涉文莫吾猶人下
不涉子疾病有此等七篇文字在場內皆可
元而可魁矣然八字若好卽涉上下文意亦
不礙中余當時聞此語以爲言之抑何太甚
絲今還憶殆有味乎其言之也

海拼道人田姓從達觀大師二十餘年未嘗少
怠達師遇之嚴小有過差痛責重板居常兩

腿如墨竟不萌，一怨心出一怨語及違師懼禍從事園中周旋惟謹

壬申客舟中晤一楚友談王行甫同軌在官每日令吏胥門役人各陳奇事數則動爲常規如無朴之耳談卷帙多取益此其書每段之後必實以某人談至吏胥輩所陳則槩託爲顧朗哉昔蘇子瞻每令人說鬼其人無以應則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與然以之入書

集

卷之八

十三

未免涉於誕妄余所撰述不敢一蹈此弊也劉佑是大將軍縱第三子年十四五時每汗出香氣撲人時一流衣垢水皆分縱門下多異人有曰鐵布衫者善奇術與人角戲身挺立不動任以矢石拳棒加之畧無所傷

莆田余懿伯爲余言紫霄寺一上人寂時趺坐異香三日徒衆將泥就色身裝塑朝夕供養後日久泥稍壞一夕夢一僧來訪曰君其爲

我檀越以語同志數人咸云有此夢不解所以他日偕諸友遊寺忽見僧像儼如夢中所識因共愕然乃各捐金重飾之

義烏龔進士士驥體貌豐碩腰大十圍每食殺數人之饌進場時手自携燒鷄三隻監臨者恠之答曰大人試看此非常之體軀那得不容作非常之飽供監臨笑而聽之龔以天啓辛酉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

集

卷之八

十四

柴菴寤言二卷

〔明〕吳甦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序

國朝理學惟姚江先生事
功經濟彪炳宇宙稱有
用之學先生自謂得之
良知謫龍塲備歷艱苦
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
旨柴菴吳公事功經濟
與姚江後先輝映以寂
寞孤臣結茅潭谿窮居
荒涼海水瀕洞淒風苦

雨嶮岨艱難公動心忍
性遂悟存心養性盡心
知性鷄鳴平旦有所會
急披衣起書之簡牘與
姚江悟格致有同然者
讀寤言諸則以居敬窮
理爲宗以知行合一爲
要謹嚴平實鞭辟近裏
居然程朱家法夫使程
朱姚江融合爲一公之

溪於學也如此公經世之才大救世之念切當聖遠言湮道喪術乖之日人心牾亾陷溺滔滔東注其何已時公悚然

懼起而倡明正學力砥狂瀾不得已而有言不得已獨解而獨言名曰寤言取詩人獨寐寤言意也其自序云垂如綫

微言以待後學噫公之心亦苦矣高忠憲公謂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呼而覺之以寐爲寤寤言一出喚醒良多

如聞晨鐘猛然潑省將使世人破寐爲寤斯道炳焉揭日月而行也卓然承前啓後厥功偉哉余於是重有感也昔許

仲平吳伯清劉靜修諸
君子蔚然儒宗爲世師
表王洙氏作史質揭大
道統系歸山林隱逸誦
其言正氣凜凜令人穆

卷六

王

乎有餘思公全體皆道
學有本原晚年行遯荒
野一室晤歌沉酣義理
深造自得程朱姚江之
學賴闡釋章明夫篤信

而能好學守死而能善
道寥寥千古實難其人
嗟乎文不在茲乎
八寶齋可聘頓首題

卷六

六

序

詩人之賦考槃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當其時衡方式微上無干旌下有相鼠賢者不得志於時而隱居山澗放歌行吟睠懷宗國不忘其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予之所遭更異於是地非鄘邱運遭滄桑天地崩墜神魄散亡退耕於野自比丘氓亦安所託

於碩人之寬而寤言爲葢予少也雅嗜讀書竊謂學孔孟者必以程朱爲正系故嘗讀其語錄不幸早登仕版蹶躓風塵二十餘年未研精蘊往者撫軍晉郊嘗攜陽明先生集時時觀覽亦知其言與程朱互相發明初無同異而終以倥傯戎事有失師承年旣衰矣行遯荒郊風雨晦暄海

波洶湧禽鳥哀鳴溪田寂寞
始構艸堂一楹坐臥其中取
先儒語錄自玩自繹要令鞭
辟近裏歸根性道凝思既久
每當睡夢初醒鷄鳴昧旦之
候偶有所會急起披衣書之
簡冊以得之寐寤之間故亦
曰寤言也昔先儒生熙明之
代猶以世遠言湮起而倡明
斯道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所著書懸若日星而今可
復得乎嗟嗟世喪道矣學之
不講道之不明也久矣予慚
負日月屏跡艸土無友朋講
習而獨言之無同人起助而
寤寐言之猶冀萬一垂微言
於如綫以庶幾待後之學者
孟子著明孔子之道而闢楊
墨以爲其害甚於洪水猛獸
然且懼而自明曰予豈好辯

哉不得已也予有愧碩人之
寬而淡懷孟氏之懼是寤言
也非徒矢其所不忘亦以識
其所甚懼也云爾

柴菴吳姓自序

柴庵痛言 卷上

淮南吳姓著

大學明明德從致知入致知下手工夫在格物經中言知止知先後知至知本皆致知也格物所以致知故朱子主格物王子主致知其揆一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方是知之至若逐事物而窮其理不知本知何能至

物之難格無如訟聽訟而使民無訟無情者不得

朱子語

卷上

盡其辭大畏民志卽此一事點出知本的樣子來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致知

人心有所在則有所不在有所在則忿懣好樂皆偏有所不在則耳目見聞俱蔽正心者無在無不在無在無不在則不偏不倚之謂中也易二五曰中正也曰中以行正也說正離中不得此大學引而未發之旨

人心只意動便分善惡是人所不見而已所獨知

君子惟於獨知刻刻提醒則意不妄發是誠也故誠意先致知而功在慎獨此學者第一重關鎖若此處輕忽放過更無可下手

凡繫好惡之同雖情亦性拂人之性便是不情故王安石足以亂天下絜矩而天下平王道本人情也

朱子小學是大學之階梯故學者必先從小學入中庸論道只從性命源頭說起天理流行無刻間

朱子語

卷上

二

斷君子修道立教一生學問全在隱微獨知處葆合性命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喫緊只在慎獨也平日涵養之功熟故未發是中已發是和大本達道咸具於此若獨知處稍有疎放便是離道便是小人無忌憚

中庸論大舜文武周公正發明君子時中必如是方爲中庸小人假借不得

仲尼祖述堯舜非獨敘書斷自唐虞而言道統則

中庸盡之危微精一執中十六字傳心之要訣一部中庸闡發已無餘蘊

大學誠意致知即中庸誠身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即格物也不須別下註腳

天命之謂性是論性之宗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堯舜心法千古聖聖相傳只此個

大學中庸言誠不言敬然慎獨必從敬入故主敬乃能存誠

共卷第言

卷上

三

此二書皆自禮經拈出可知範圍天地經緯倫物

莫大於禮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安在夷狄而非素乎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聖人用

夏變夷只是行素

蠻夷寇盜奸宄屬士夫兵刑之大者也聖人之用刑與兵以彌散也易曰發蒙利用刑人又曰繫蒙

利禦寇

凡事出權變不可爲經常聖人不以垂訓故孔子贊詔而不善武稱周公而不言伊尹

孟子敘道統之傳由堯舜以至孔子見知聞知之說發千古所未發惟文王見知舍周公而言太公

望散宜生尚非定論

韓昌黎堯以是傳之舜等語亦本孟子來

周子主靜程子主敬朱子格物王子致知總歸於精一

共卷第言

卷上

四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非精一安能執中至孔子之授會參也曰吾道一以貫之言一不言精然一以貫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子思子孟子則聞而知之

宋儒惟周程張朱五子繼孔門四配之後

明則薛子胡子王子繼宋五子之後如大宗正系

七十子中如漆雕開曾點亦不易得象山白沙亦只到得這地位未敢遽擬孟子也

顏曾親炙聖人暉光故氣象如渾金璞玉不露圭角子思孟子去孔子稍遠皆獨任斯道倡明絕學不能不少費言說子思自述中庸外如標史者出諸大門之外再拜稽首而不受一事孟子確是嫡派似微露圭角然是精金美玉

儒者論顏子便說向沉潛一邊論曾子便說向篤

樂和節

卷上

三

實一邊不知顏曾親承聖教得其真傳皆是內聖外王之學顏子問仁則克己復禮爲邦則四代禮樂孟子謂其與禹稷同道沉潛者未嘗不俊偉也參也以魯得之然唯一貫言若虛若無亦一顏子也大學傳於家國天下如指諸掌篤實者未嘗不弘大也

孟子氣象濶大知言養氣盡心知性造詣至精私淑子思願學孔子宗派極正陸子知尊德性便以

道問學爲支離陳白沙詩句大似堯夫有春風近水之趣而微近於禪王陽明初亦從禪學入後來誦悟甚淡作用處不動聲色有體有用之學也大程子似顏子二程子朱子似曾子亦就其規模氣象彷彿近之云耳若經筵駐重立朝正色二先生又未嘗不似孟子也要之正派嫡脉總淵源於孔子

朱子爲天下中人以下者多將五經四書集註使

學

卷上

六

學者由淺入深循序漸進陸子則曰六經爲我註脚其言過高然不可以垂訓後世

先朝東林諸公予所知如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鄒蘭皋元標馮少墟從吾劉念臺宗周學問氣節儼然有宋儒者氣象若楊大洪漣周蓼州順昌自是李膺范滂流亞

王子陽明以致良知倡洵足醒人聾聵嘗著知行合一之說後來勦寇擒逆自謂得力良知蓋實能

行之非徒知之也一傳而龍溪心齋再傳而何心隱三傳而顏山農狂蕩失簡流弊使然非盡師之過也豈聞有以吳起議曾子邢恕責正叔者哉學程朱之學謹嚴不踰尺寸處魏崔之際守死善道者景逸先生乎

李平菴沛問何謂死時將得去者柴菴曰死時將得去卽生時將得來者試思人生將何物來惟中無一物而自含萬理此無極之極未發之中也自

卷上

卷上

情識一開物欲萌生耳目封蔽遂不復自見本來今忽一猛省覺後來增入皆種種障閼惟懲忿窒慾以求日損遷善改過不失本性生時不牽繫於情緣死時不但怖於幻化蓋但復其中無一物而自含萬理者焉耳生全死歸如是而已李延平教人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語最得力先賢臨歿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到此極難願與同志交易焉

陰陽之氣夜半而交草木從本網緼一凝於末而爲露此交泰之象乎大旱之朝甚風之夜皆無露亢而否也夫

宋儒以愛與覺言仁殊未盡惟明道先生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禮義知信皆仁也說得精當與孔門論仁言人心一私未淨天理未到純粹處皆未可

以言仁也

葉核中一點生意曰仁此一點將花實根葉各各

卷上

卷上

完具人心之統萬理而富有日新也亦然天地陽和之氣至春發生茂於夏成於秋藏於冬皆是也故元統四德春首四時仁涵五常五常完具於一心故曰仁人心也

核中兩片是陰陽中芽狀如乙字易太極禮太乙物格知至

萬物隨氣化爲生成只是自生自成併無推移造作之跡天地所以爲大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冬間掘地一二尺許見有蟲蟄居其中四旁上下俱無空隙可出入處乃知天地氣機之妙如能凝精聚神則金石匪堅更無絲毫隔閡

凡移植樹木惟宜大寒後以生意包藏在內也若春夏發生時搖動便不能活以是知此身元氣涵藏凝固者雖饑寒不能侵至人人水不濡入火不焦亦是此理

天地萬物咸在一氣中其進也浸故不爭其消也息故不貸

教子弟有三種人不可令近柔佞之人不可近邪僻之人不可近貪侈之人不可近

不親直友不聽藥言犯此病者必致顛覆而後已以無可下針砭處也故商辛泰二世以拒諫致亡天下

古人最重威儀有孚顒若格神觀民之本也

貴而能貧難

子請之風日熾廉恥政事俱掃地矣皆緣吏貪啓之吾未見廉吏立於上而游客勢家敢恣睢濁亂於下者也

朝廷紀綱不立四維不張而欲大小吏廉法不可得也大吏不法而欲小吏之廉謹不可得也貪吏不誅而欲息民於水火不可得也

儉可以助廉廉可以全恥

卷上

道學至宋二程子而大明於世惟周子開其始惟朱子集其成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言性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亦無不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亦無不善然而堯舜不出世桀紂相踵起者何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無不善習則有善有不善拈出一習字論性始備曰相近則危微之幾也一毫自諉不得曰相遠則人禽之判

也一毫自棄不得若能遷善改過不至自陷於下愚之不移則性善益明矣

孟子盡心章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陽明以事天立命爲學知困勉事非是彼謂知性悟了便盡不知悟後修證工夫更無盡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王子以無善無惡心之體此語類禪易以無聲無臭亦涉空虛不如至善無惡四字顛撲不破至善

柴菴解言

卷上

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原有此說

溫陵李卓吾所論著多新奇可喜之說其害人心也最烈彼以馮道爲因時秦檜爲有功爲近日失身賣國者作俑遺禍無窮不可不急爲距放也後代文章之士舌端筆端倡狂自恣離真失正甚有害於斯道如蘇軾何時打破敬字之說獲罪名故不小蘇氏父子策論多戰國縱橫之習比干有

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鷓鴣與孔鷺長短空同以爲禍天下者是也

王元美稱楊子雲繼孟子之後朱子嫉之綱目晝莽大夫惡是何言也子雲寂莫著書不干仕進豈非儒者但聞禍投閭旣而幸免不能辭官潔身以去復居其朝而爲大夫出處之義持身之節謂何而可繼孟子也哉其不知朱子而妄詆之固宜

柴菴解

卷上

先帝召對侍立稍久退而筋力遂覺疲倦因痛自徹省使平日習爲恭敬在丹陛不異屋漏何有今日矜持之苦乃知聖賢恭敬直是日用飲食之事無待矯勉故恭而安敬而無失禮云君子莊敬日強

几案前嘗置大明律文公家禮各一部朝日焚香展讀數則久之自然敬慎不敢蹈於非辟讀史見古人得禍處畢竟自開瑕釁故君子責已唐太宗喋血闕牆聚應弟起其釀亂也始以武氏

終以巢溫宋太宗敗盟負兄殘殺弟姪其召禍也始以遼金終以胡元人君者綱常之主筏倫安忍中國而奸盜彝齒矣予讀遜國記至靖難之際爲掩卷流涕嗚呼

宋太祖忍負世宗故太宗亦忍負太祖徽欽之北了太宗一案昱曷之南了太祖一案天道不僭責若艸木可畏哉

三代而後惟諸葛武侯能器使人惟范文正公能

卷上

三

成就人

間毀不怒易反已修德難聞譽不喜易內省無愧難

吳與弼之徵聘繇石亨之薦故辭官而歸可謂能重其道矣薛瑄入閣數月見曹石用事故謝病而本可謂不可則止者矣

維天隲人陰德凡慕名而爲善者名之所在亦能消福非報施爽也

虞帝之南巡其在有苗旣格之後乎旣以德化之又以身教之聖人之懷遠人也如是

宋受金人之禍最慘主戰不主和正議也然怙私自用不集羣策而輕進取敗致覆師辱國使人主知戰不足恃而和議遂堅張德遠不得辭其責寬安有量之人受福亦厚刻薄乖戾之士取禍必深

程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其過人也不遠矣靜

坐主敬正是不自暇豫

卷上

古人教子弟自出就外傳卽陶淑以禮樂董習以詩書故成人之後皆通六藝知敬讓人才風俗俱從此出今也不然每見子弟鄙陋驕惰自慚父兄之教不嚴

親井曰在中饋勤紡織婦人職也今富貴之家委之婢僕習爲驕妬而不知其非也故其家不易世而敗風存葛覃采蘋有旨哉

倫常明則人類始親紀綱立則朝廷始尊

喪禮之壞久矣古人制禮自屬臧合敘祖疏辨昭朝夕哭奠寢處廬次卜宅安厝無日不致盡其哀也今也不然侈佛事張筵讌飲酒食肉親友酣醉以爲常甚有久暴露其親而不葬者誠不知其何心也士君子有風化之責可不自勉乎
廉吏貴矣然廉而平始有益於治過剛過柔其敝皆足以害民

卷上

名醫製藥炮煉蒸曬必盡藥之性乃能收藥之效
診視望問必脉理精通者始能起死回生亦盡其性以盡人性之一端也

周禮醫師掌於天官范文正公欲各郡邑設醫學延名醫教習必方伎精通試之輒效乃許行醫又重庸醫殺人之禁此仁術也救民天枉良有司所宜究心者也

文正精醫少年學者病令讀內經卽自痊

朝廷設科取士而至司賄賂公行壞國家人才之用開匪人倖進之門此其罪豈止蔽賢已哉

國家設文選職方二司官進退文武人才最有關係當掄訪天下清公精鑒之士久任以責成功與同賞罰人主尤當注意焉近日撫鎮大官皆以賄進巡撫不得其人則一路壞總兵不得其人則一邊壞而二司官得厚賄媚政府輒擢清要去不與其責言之可爲寒心

卷上

天下訟平政理只在二千石得人久任加秩璽書褒美其最者召入爲公卿漢宣獨爲得之

始而文過飾非終必拒諫怙惡

伯夷柳下惠孔子稱其賢而孟子聖之畢竟賢是

定評

先儒謂孟子七篇是格物之學中多設問立議所謂格物而窮其理也

圖治於未亂窒慾於未萌非聖哲之主不能

詩有比興易設爻象皆假象以明理寓言以寫意意味深長令學者領會不盡

孔子歎老氏猶龍正以其道恍惚窅冥淪於靜虛而不可測也

幾之微動未有凶也故曰吉之先見者也動而愛惡相攻遠近相取而吉凶悔吝生焉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周子云幾善惡易惡至中克己工夫純在此

紫微篇言 卷上

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則可以知吉凶之兆通變之謂事事則可以盡趨避之方故聖人雖遭患難而終有以自全文王美里孔子陳蔡是也

圖始乾終坤伏羲之易也序卦始乾終未濟文王之易也雜卦始乾終夫孔子之易也序卦見易相生之理雜卦見易變通之妙而總之不出乾坤六十四卦無一爻不是乾坤也坤亦只是乾道一而已矣

易拔茅茹以其彙否泰之初肯然凡拯濟時艱維持泰運必先援引善類狄梁公薦賢爲國卒復唐祚用此道也

史稱西伯陰行善陰字妙於形容易所謂健而剛中而志行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故文王道在小畜

天行者時也時乘六龍以御天或潛或躍或見或飛皆時也時之用大矣哉

紫微篇言 卷上

唐太宗未卽位前二年武氏已生第一胎始生不可與長也曰女壯勿用取女聖人謹微如此

漢高祖臨信越假手呂氏致後代母后擅權外戚用事成國家交替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至

易以未濟終未濟則無終也理與數俱無盡堯舜猶病文王未見孔子何有於我聖人之心亦無盡教子弟者先令擇交更要使知所擇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精誠之至可以動天飛霜貫日涌泉躍鯉雖匹夫匹婦猶如形影況九重之主仰承天帝呼吸可通者乎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讀五經四書及程朱語錄日與聖賢對話則心神自然收斂久之有理義悅心之妙

閒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語甚微切

閒暇無事明窗淨几隨意拈舊所批閱書如故友

相遇怡然自得自是一樂

詩道性情每讀風雅所諷刺與時事關切處不覺涕泗交頤

寇萊公一惟十年不易而宴客燭淚成堆焉得儉范文正公舍宅地建學宮日一家貴何如一郡貴其秉政時勾諸路不肖官日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真聖賢心事第一流人物不媿也

王會之去丁謂是爲宰相第一件事又能於章疏

識韓琦館職拔范仲淹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公無愧焉

韓魏公善處兩官之間撤簾還政膽識兼備可謂社稷臣矣

丙吉不自居功又能容人細過真盛德事

沉靜中有先見定力者李文靖其人也

郭汾陽處閭閻縱橫之日而委曲以全功名蓋翼翼小心者裴晉公際唐室之衰退而綠野亦其善

自全處故晉公與汾陽同道

宋王安石之亂天下只爲用人理財不合民之所

好所惡執已偏見不能休容羣賢韓琦富弼諸君

子去國而呂惠卿蔡京輩先後用事卒釀成奔肉

之禍觀大學傳之十章句句是對症之藥

元祐以前用老成持重之人故治元祐以後用新

進喜事之人故亂

儒者語錄周程簡要朱子詳明其餘多失之龐雜

立言難哉

以聖賢爲虛扁以詩書爲引劑以禮義爲藥石方可療一俗字病

人無志起便俗無志起人自不肯學問故俗病最難醫人入幽谷曰俗以其陷溺深人須向上

人生自齠髫以至衰老中間盛壯會幾何年隙駒易駛振策長途日征月邁猶恐不及而悠悠忽忽自安苟賤徒爲天地間一蠢豈不可哀

卷上

嘗歎訓詁註疏之蕪陋先儒謂經亡於漢誠然

釋氏以出世爲宗故能空諸所有吾儒道在用世離却人倫禮法便不成世界作用元自不同

聖人不輕以仁許人惟微子箕子比干曰殷有三仁焉伯夷叔齊亦曰求仁而得仁皆商周之際有關臣節綱常者特論著之

微子去之行遯荒野以避紂也迨武庚既誅周乃封微子於宋以代殷後客而不臣故孔子以爲仁

史記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

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是而孔子何以仁之不可不辨

古用荆楚爲扑刑以其能去風不傷人也先王之

哀矜愚民仁之至也

子房待黃石秘傳然不用象數劉伯溫則用象數矣訃至

卷上

太祖急遣使索天文諸書而伯溫亦預封識以俟

故漢高不疑子房而

太祖疑伯溫

劉文成明哲遠遜子房休容不及玄齡其籌畫大計寥寥數事或秘不盡傳也至姚廣孝祇以善占術能決休咎見重

文皇云耳

祭義一言蔽之曰事死如事生

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矣未有能行而愚不能言者也

小人趨權門噓勢酸以取富貴然未有不及身而與之俱敗者也

發人之陰事者必爲鬼神所忌

古稱善將兵者無如韓淮陰然破趙之日尊事李左車虛已而問計策用以降燕下齊彼英雄尚爾所以能建不世之功

卷上

三

三

人之智慮不甚相遠古之英雄能於事幾微動時先一著用故往往取勝而成功

前面路還須放寬能於衆人馳逐處却退一步則

神閒而心安

學覺也覺則悅而樂矣夫子自道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學微旨也顏子好學不改其樂孟子論伊尹樂堯舜之道爲天民之先覺學樂之旨惟顏孟得之

從來稱孔子者惟子思仲尼祖述章窺其底蘊孟子聖之時時字得其神髓

正衣冠則瞻視自尊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裂冠毀裳取隅實甚民何觀焉

辨上下定民志莫如禮有王者起統輅方夏必先以禮法整齊之而後民可得新也

治朝非無小人然而君子道長矣亂朝非無君子然而小人道長矣

卷上

三

三

姤一陰始生聖人憂之曰不可與長也二陰進而君子遁矣三陰用事天地閑賢人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矣坤之上六純陰無陽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狂狷是中行真骨性種子故得偽中行不如得真

狂狷真狂狷裁之可至中行偽中行其流且入鄉

愿

今世所稱賢人君子大約鄉愿一派人多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而皆闇然有媚世之心闇然者陰而不陽必也狂狷猶存天地陽明之氣狂狷在今日更不易得

孟子上編斥仲子之矯廉以正倫下編惡鄉愿之亂德以正經於終篇突緊言之

夫子從心所欲疑於神明變化矣而曰不論矩矱所以爲方也謂神明變化總不出方以外也君子之學言有物而行有恒始從矩入而終亦不踰於

卷上

三

矩大學平天下亦曰絜矩上下四方俱歸均正故平也若圓通之說易流於虛無不測故釋氏言圓不言方

動靜行止知道者不分爲二境良止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子曰同也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一間未達所爲淺致堯

歟

大道無岐路孔孟而後諸子各就資之所近似有

分派所貴學者集其成以歸於一可也

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若能慮而知者亦未始非良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若好學而能者亦未始非良能也如謂知能不假學慮以學慮爲支離而廢之其流必至於空寂而狂蕩不簡禍天下不小矣

小人無忌憚未嘗不自謂中庸如王安石以新法亂人國家以經義亂人學術人品德業亦高自標

置是之謂無忌憚

人日在子臣弟友夫婦之間處常履順固是庸言庸行即處父子之變如大舜而夔夔齊慄值君臣之變如周文而翼翼小心亦只是庸言庸行盡子臣之道而已

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四德也貞者事之幹如木有幹而枝葉依之以立故其肯爲真正堅固物之所以成終始也人心須具此真正堅固之理而後

可以爲衆事之幹今人將知作明察一邊解其義未晰朱子解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與易貞字義合

鬼神之德只是誠不可掩故聖人以此齋戒神明其德

天地無心以生人生物爲心屯初九利建侯以一陽生於下也復亦然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先儒謂靜見天地之心伊川謂一陽初動乃見天地之心

前集第言

喪失謂一靜一動之間爲天地人之至妙細心潛

玩當自得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之妙未易名言中庸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云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乃知聖人之退藏聖人之妙用也孔門惟回也終日如愚於密庶乎子貢見地儘通明然便覺淺露故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已非密旨尚不聞此際難言

二氣乖沴水旱生焉朝政貪殘盜賊生焉

君子凌競而小人乘之中國救蒙而乘之

天下好利者多奸名者少先儒謂三代而下士惟恐其不好名然亦有辨予往日見一二盛名之士外著矯矯若寡不可犯而奔走其行往往以身爲溪壑卒至毀名裂簡而不知惜也乃知其巧於取名處其病只坐一貪

柴巷寤言卷上終

卷上

三

柴庵癡言 卷下

淮南吳姓著

高皇帝令府省臺官兼官衙輔導太子曰君臣一體父子一心後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

英宗之罷殉葬

世宗之罷鎮守內臣皆可垂萬世之法

犯奸者官刑犯盜者刑足判逆者族誅貪吏受賕枉法者棄市昔者明王之制刑法也謂刑當厥辜

卷下

則懲一可以儆百雖重維允兄刑亂邦用重典乎諸葛亮治蜀值劉璋暗弱之後我

高皇開國當 濁穢之餘行法固不得不嚴也

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信亞夫犯色其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社稷大計也後

代妄引褒紀崇申之議寵任逾制倒授以柄浸淫新莽遂移漢祚我朝外家不與政

世宗黜諸恩澤封爵其爲慮遠矣乎

方孝孺以篡臣女主 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

誠先哲所未發

我朝名臣如王端毅恕馬忠肅文升劉忠宣大夏熙朝麟鳳也若國事搶攘之秋而屹然有定社稷之功不得不推于忠肅謙

國制親王絕郡王以序繼親王爵其郡王不得復

請繼封次子止鎮國將軍

兩京畿輔及浙閩財賦地不以封

卷下

王親不任京職祖宗自有深意而王官宜與朝官一體擢用如楊士奇周忱皆擢自藩屬

國初大祀禮定於陶安祫禘禮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解縉上庖西封事欲訪集海內知樂之士成一代

樂書以補千古缺事言亦可採

祖訓曰東南諸彝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絕其朝貢故當時安南抗命廷議謂當

典師問罪圖上曰蠻彝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
聖祖開國之初莫安中夏不欲動兵於遠如此若
文皇郡縣交趾不旋踵而畔亂相仍兵連禍結疲
敝中國者二十餘年至

宣宗始棄安南後世當視此爲炯鑒

禦南之策惟整飭邊防訓練士卒冰則禦之去則
勿追而已

文皇以建都燕京屢憂外患命將典師丘福等渡

契丹契丹 卷下

三

入覆沒忿而親征三犁鹵庭炫耀史冊而實不然
夏原吉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茲
實錄也靖難之後輕棄大寧致圍陵單外頻遭蹂
踐貽謀或未善歟

國初開中種鹽之法最善鹽商募人屯田塞下輸
粟實邊而後給引文鹽故邊儲充盈士馬整飭其
後葉洪尚書戶部始議改折而塞下田荒庾粟告
匱取給部餉解發不繼兵馬肌瘦邊事遂壞

英宗之親征也先爲三犁鹵庭之說誤也卒致土
木之變兵鹵戰危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
高皇開國之初所置內員僅百餘人員少而法嚴
僅供灑掃而已

文皇時始委任閹豎間差遣遠域勢敵漸熾其後
張于王振橫於汪直劉瑾克逆至魏忠賢而極矣
創制國家元氣奄奄欲盡難

先帝勵精總攬憂勤圖之而不能挽救萬一也嗚

乎國運式微猶有翻逆案以黨於魏崔而賣君父

封疆不顧者
隨才器使惟君子能之人才各有長短麗士元在

縣不治爲侍中從事則親待亞於諸葛亮黃霸守
潁治行獨著爲宰相則功名損於治郡天下未嘗

乏才患用違其才耳

聖明之朝豈能無小人惟君子居要地不令小人
雜其間其有才可小知者試以衆職置之疎遠使

之得以功名自效而受鞭策於君子乃不至决裂
爲天下害

賢人君子只是能改過若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又
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久之則庶幾不遠之復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充子路喜聞
過一念可與舜禹同量

君子窮居所求之志卽大行所行之道境有窮達
道無窮達故驕語貧賤亦是損塵視富貴亦是加

卷下

五

謂其心爲境所輕重也古人學而後仕非如今人
分仕學爲二也

凡惡必先萌於心而後發之於事發於事者可見
而萌於心者不可見故學必先慎獨而功在克己
克己者正於非幾微動已所獨知處克之淨盡而
已自己心上克得淨盡則不致發之於事發於事
而惡已成然後待人諫而止業已晚矣矧不聽人
言而自怙乎

聖人教人只就人資性所近誘進之不强以不能
然須先置之堦墀規矩中方成器

學者日在人倫禮法中體貼精當使日用有所遵
行居恒爲正人良士遇節爲孝子忠臣一條大路
自不走向邪蹊曲徑

人生惟平旦之氣最爲清明古人鷄鳴而起孳孳
爲善全是清明之氣用事所以於義理熟而好惡
與人相近今人尸寢酣臥日沉溺昏濁中喪德貶

卷下

二

業豈不可哀

本大於末雖高不危幹強於枝雖搖不折

君子之理國也如身矣元氣固而生可延民心聚
而祚可永也民心者國之元氣也

每見富貴家子弟多修飾外貌而親昵諛佞絕無
遠大之慮悠悠過日無所用心一旦災患倏至噴
我者多助我者少忠言不入奸人易乘如垂病之
人元氣奄奄欲盡又況不肖之子悖淫之行乎其

傾覆可立埃也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二語是起膏肓良藥醒睡夢晨鐘也

家之將興其父兄必恭儉其子弟必謹飭其婦姑娣姒必和睦勤敬其婢僕必小心奉主命而竭蹶從事焉吾知其家道隆起矣

吾見兄弟同心婦子和協而家業興者未見兄弟離心婦子乖異而家不敗者也

吳書評曰

卷下

家人利女貞而必本之男正位乎外夫婦兄弟又必先之父母父母俱稱嚴君言有物而行有恒初開終威嚴之謂也開之未變之先威之有孚之後君子惟反求諸身而已

漢文欲富鄧通而餓死荒野孝哀欲禪董賢而腐骨牢戶豈非愛之適所以害之乎晉武帝昵貴嬪而見弑貴嬪唐莊宗昵伶人而見弑伶人則昵人之適以自弑也明主尊賢遠色自無此患

嚴父必慈慈母必嚴愛之能勿勞乎遷里丸熊母之訓子與父同也若姑息之愛怙短覆過以成子之不肯安得爲慈

腐草爲螢一隙之明猶足自照人以一身備萬物乃耳目爲物欲所封蔽而不自見也豈人心之靈不腐草若乎

嚴繩人使改過難獎勵人使爲善易

伏於胯下而後憤於登壇屈於鴻門而後伸於垓

吳書評曰

卷下

八

下夫處貧賤患難而不能忍小辱以成大功者非英雄也

朱溫以降賊弑主穢行滅倫石敬瑭以十六州賂遼爲兒皇帝皆春秋所首誅安得附帝王世系而稱代乎

孔子欲爲東周不得退而作春秋其大義亦惟尊周攘彝而已其大管仲之功有以也

孟子處戰國七雄紛爭之日故爲湯武之說蓋以

計安天下之民也不願爲管仲其勢爲管仲不得也管子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泗上諸侯尚知有周故做得九合之事時至戰國天下不知有周而西秦駸駸有併吞之勢合諸侯便是蘇秦之策不合諸侯便是張儀之橫然則計安天下之策亦只有爲湯武而王一說正

古之成大業建大功者其人必厚重沉默乃知輕浮淺露者必非大器

卷下

君子雖細微必謹故審幾明晰精神凝定可以出而當大事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不但使臣以禮也今草菅視

臣 驅民矣

君德以剛明爲主臣道以與順爲主其義備於乾

坤二卦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者希鋒未發而聖狂於此分界能不凜凜故惟精一乃能執中中庸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正祖述此十六字也

孔子以舜爲大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舜之處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異於滾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合孔子孟子之言而精一執中之義不待註而明矣

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古之聖帝也

卷下

今言治者知尊堯舜矣而黃帝至與老子並絀皆錄秦漢時方士妄誕言神仙之術借黃帝鼎湖爲辭迎合人主矯誣已甚學者不可以不辨

心最虛靈不滯一物觸之無不覺感之無不應只要常常以義理存養到精熟了自然時措之宜形著變化與天地通其實在腔子裏寂然不動

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只爲驕其妻妾遂至行乞墻間又爲富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者得我與而受

呼號之萬鍾爲行乞所不屑爲孟子痛切言之曰失其本心總由於不知恥有世道之責者須提恥之一字急急喚醒這恥是天地正氣天地所以立是斯民良心斯民所以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從此一念萌動聖賢豪傑忠臣義士都從此一念做成這一念如冷水澆背春草怒生勇往向天理一路自不墮情慾坑阱中縱使終身貧賤得正而斃寧寧猶有生氣彼爲行乞與爲行乞所不屑爲

卷下

二

者縱富貴利達青天白日之下奄奄何施面目

聖人言欲亦是理欲立欲達我欲仁斯仁至矣從心所欲不踰矩有一毫人欲之私否後儒日日言理而究竟是欲凡意有所向見有所偏有分毫不純於天理皆欲也

程子謂邵堯夫未聞道司馬君實未知學須學道到程子地位方見得是如此

吾友文法持不講學與人交情意藹然以名節道

義相引重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其人歟書列九德予以四教聖人成就人各就人資之所近委曲誘掖之成德達才初不立塗轍後世儒者將自己學問所得力處定一題目教人所以造就人不甚廣而流弊不失之支離則失之狂放有志斯道者不可不勉

人當提倫禮二字日加體會若於倫分毫未盡則人類不相親何以一體萬物若於禮須臾可離則

卷下

二

身心不相束何以整理羣倫

敦倫則日趨於厚而本立崇禮則日趨於正而身修

孔子思狂狷孟子學孔子使天下萬世曉然知有嫡派正宗而不爲異端邪說所陷則鄉愿楊墨之害自息

或問後之闡佛老者宜何如曰有聖人起修明詩書禮樂以教化天下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

大明於世如日月中天經正而庶民興則佛老之教自衰息矣若徒以言說辨難互相爭勝終是滅他不得

韓范諸公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猶庶幾周召之遺風今人上殿則靡靡首鼠兩端下殿則執私見各持戈矛徒爭意氣何益於國此便是衰亂氣象不待盜賊而後爲禍也

凡是英主皆有好大喜功之病禹之不矜不伐最

卷下

卷下

難

幹父之蠱克蓋前愆如禹者可謂大孝也已

事親是人子職分宜然故雖竭力奉養未足爲孝必守身如曾子而後謂之養志

不爲似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出母可無服也况父死棄子而嫁者乎繼父同居受其撫育服可也不同居則義無可父也何服之有

孝武殺有子之母光武廢呂后之祀恩與義未合

也此有所懲而過焉者也

用則行舍則藏知幾其神乎惟顏氏子庶幾有是行三軍國之大事尤貴知幾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成在謀先懼在事先也豈好勇如由者所能知之夫子不對衛靈公問陳而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使夫子爲政於衛必也正名自有消患未萌善處父子之間者在何事軍旅故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

卷下

卷下

卷下

用兵而知幾其神黃帝太公尚矣後世惟子房孔明猶庶幾近之其餘皆用智計權變縱能取勝強半詐力非王者之師也史稱魏武用兵如神豈其然

孔子大堯之爲君巍巍則天而無能名焉獨稱舜大知大孝則似猶能名之也子禹無間然禹承舜之後不以王貶也至湯武則稱其功而傷其過猶多微詞惟文王則稱其爲至德此孔子尚論古聖

帝王之定案也孔子贊周易而著十翼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蓋自附於文王之後一人而已

聖人取象最精上止下動近取諸身曰頤上動下止遠取諸物曰杵臼

上衣下裳取諸乾坤故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求福未必遽得福也求禍則禍立至矣

學

下

二

見得身之所處是素雖經險阻而心自亨見得義之所在是命雖臨鼎鑊而神不亂

滿街聖人豈不是現成聖人然而有流爲愚不肖者矣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得力在一爲字必爲堯舜而後可至於堯舜也不學不慮豈不是現成良知然人却有爲物欲蒙蔽者矣王文成說個致良知得力在一致字致良知而後良知用不盡也此皆聖賢喫緊爲人處

論語首章吾夫子拈一學字以教天下萬世其中與門人問答總是發明這個道理夫子豈不是生知安行然其自道曰發憤忘食好古敏求可知這個學無論困知勉行生知安行總一刻間斷他不得程子主敬朱子格物王子致良知各就自己得力拈出示人非深心於學者未易知也

論語首章說學末章說知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子之言皆言性與天道也惟顏曾善領會

崇禎

下

二

耳

周子著通書而首誠朱子以至實無妄解之然參攷易大學中庸而知誠之理無不該也易復受以无妄爻義無意而得無爲而成周子曰誠無爲也蓋取諸易大學誠意先致知傳曰毋自欺也又曰誠於中必形於外周子所謂至正而明達者也中庸誠身必先明善故至誠無息誠者物之終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周子所謂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發易大學中庸之蘊教萬世無窮者周子也
五帝三王相傳心法治統總括於大學明德親民
止至善三言後代人主以功利爲事而曰霸王道
雜德既不明治安能復古乎

周子闡發易中庸之精蘊使學者必知本源所在
而後用力不至有毫釐之差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尤學問
用力喫緊處

卷下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極難理會周子引易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可作中庸註疏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此語大有關係當時微言幾
絕大道紛裂如楊墨告子輩或言仁或言義或言
性其議論足以鼓動天下所謂索隱行怪後世有
迷焉病正坐好爲人師而不知偏見邪說禍天下
人心學術不小故孟子患之非徒自是爭勝已也

孟子不言易然其道性善則本於易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秦始皇壞古法而行秦法儒士非之然有行之後
代而不能易者曰郡縣王荊公泥古法而變新法
舉朝非之然有行之至今而不可廢者曰保甲
張子房遇圯下老人所授書未必盡是兵法觀其
隱跡讀書十餘年智深勇沉而後出爲漢高居中
畫策蓋淡於黃老之道者也

卷下

六

誨言 示幼子元履

居必求華美服必求鮮麗食必求甘肥乃天地間
極庸俗人尤學者膏肓一大病痛也吾夫子諄諄
言之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士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其垂訓戒者如此及門之士獨賢顏子曰一簞
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
稱仲由曰不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

由也與其所稱許如此可見學者志趣要高明淡
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若用之營求溫飽便
墮庸俗坑塹夫心馳於外則神昏於內嗜慾日淺
天機日淺豈復能沉潛學問乎若果有志而學回
由則當尋繹其所樂者何事不取者何心胸中灑
然自得學問從此進矣

易曰父子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中
庸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

卷下

卷下

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細心熟味
純是中和位育氣象乖戾者豈能有此然非泛泛
得之也中庸言君子之道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易象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豈非謹言慎行爲和順之樞要也與恒言子孝曰
孝順不孝曰忤逆辭色不婉諄言不聽順乎逆乎
履今有家室矣夫義婦順兄友弟恭得人之惟心
以事父母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汝不幸不生寒微而爲仕宦家子弟仕宦家子弟
只爲體面好看四字誤了一生夫時際休明家道
昌盛而作體面君子猶恥爲之若俗尚奢侈家業
式微而亦徇體面要人好看稱貸營求無復顧惜
勢必身家俱敗祇貽譏笑父祖爲有識者所笑子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若能守
儉約之訓庶不玷清白之風乎

子路之賢不及顏曾孟子爲他人告之以有過則
崇恭謹言

卷下

喜遂推尊之與禹舜並論可見改過是聖賢第一
事然人每不自知偶有謬誤須得良友規切故夫
子說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凡順從我意或
事有未妥言有未當只說無妨此柔佞之人也若
能正色直言過失相規勸汝讀書做好人者直諒
之友也胸中分別得這兩路人又能謙以自牧不
敢妄自驕傲則直諒日親柔佞自遠不受損而受
益矣

今人言乖戾難近者必曰是人有性氣將性氣二字錯認了不知天命之謂性仁義禮知信名五常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之生人有性則有氣孟子既言性善又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所謂性氣乃如此若世俗之人恣肆忿爭妄言躁動此乃惡習所染血氣用事可謂之性氣乎此處體認得真自然涵養

朱子語

卷下

有器量汝慎勿以惡習爲性血氣爲血而流於乖戾也哉

爲人要厚重不可有戲言戲動言不中義動不循禮皆戲也戲言則爲人所易不見信矣戲動則爲人所輕不見重矣君子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天下歸仁焉古之人凡建大業立大勲者其人必端重沉默端重沉默則精神完而膽力厚故能任天下之事若輕淺浮薄雖有文藝終非遠大之器

天下事不能盡如己意怒嘆失節輒以惡言加人損德招禍莫不由此至待僮僕有恩有體而後有威如果有罪難以寬恕須明言其失使人管之不可自動手脚及以堅重之物任性擊打傷其頭面平日不加體恤則失恩小事過於苛責則失體使之怨恨生心則失威不可以不慎也

喻師格言

予廿有一歲登賢書房師喻養微先生時令宜興

朱子語

卷下

予往謁先生曰汝少年工文不患不得第士大夫以名節爲重慎勿爲人囑托公事我令此邑見有干請者心厭之爲人可使人厭乎予退而書諸紳未幾上公車先生與計偕至京予復謁之先生曰汝別父母來須保重此身此身是父母遺體不可毫有點汗予聞之凜然避席曰小子不敏敢不終身佩服先生之教先生之愛門人以德如此近見士人纔一進步便多所干求房師亦以多贈爲厚

待門生既多非分之得因而喪廉鮮恥淫蕩失身
往往有之誰規切者人才風俗所以日壞嗚呼先
生古人哉先生名致知號養微江西新建人萬曆
甲辰進士官南京工科都給事中

爲人干請見利忘義非獨自損名節亦且有壞陰
德往見一孝廉素負文名然不第一日忽病若有
鬼物伺之口喃喃自語某事某事不當說已而歿
由喻師之言囑公事既爲上官所厭由孝廉之事

卷下

卷下

卷下

說分上又爲怨鬼所誅茲亦士大夫之炯鑒也

動忍說 有序

癸巳歲仲冬予居潭西見村人半菽不飽
而州吏催租甚亟遠近啼號相聞予不勝
悲憫之懷以聞李甥平菴平菴回札云日
者惟閉戶饑坐兒女啼號然亦不廢誦讀
七日不火食而歌聲若出金石者何人哉
則餓實孔子家法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必先餓其體膚則餓亦上天教法於此動
理義心忍嗜慾性即是增益不能即是生
於憂患乃知聖賢語非親歷過未易鞭辟
近裏耳母舅頻年憂患不必是俄然於動
忍消息想得力已淡特舉以請正望有以
印可予覽而瞿然有感於中歲暮獨居乃
輒爲詳著其說

卷下

卷下

卷下

古來聖賢豪傑出而擔當世道樹立事功未有不
從心性中得力者世人徒見聖賢豪傑建大勲定
大難能人所不能而不知卽辨自人所同具之心
性獨聖賢豪傑仰承上天大任之意能於窮約困
苦中煅煉得心性完固故發於事業光明俊偉爲
不可及耳夫上天旣降以大任果何所復斬而故
困乏之凍餓之拂亂之受人所不能受之苦不知
正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非獨上天懸
此爲教法卽天道亦然天之生有長成萬物全在

一點陽和之氣此一點陽和之氣不是大冬嚴寒收藏完固則春何以生夏何以長秋何以成其生育長成雖在春夏秋而所以生育長成之者實是大冬嚴寒將此一點陽和收藏完固也其在萬物亦然如松栢必生深山窮谷中飽歷霜雪乃鍾得山川靈氣昂霄聳壑而成明堂棟梁之用以是知聖賢豪傑之動心忍性亦如是也人心靈活則生動不生動便是死物今艱苦歷盡其操心危其慮

卷下

字

患遠則智淡勇沉理義融熟自然取之逢源人之性能忍則堅固不堅固則脆薄易爲嗜慾所陷溺今艱苦歷盡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則淡泊寧靜任重致遠何施不可所云卽是增益不能不待詞說而自明矣心性內自有事功伊尹樂堯舜之道自任先知先覺其出也便能堯舜其君民管夷吾相齊行內政拿定尊王攘彛題目做去遂成一匡偉業諸葛武侯在隆中抱膝長歎已算定漢業三分

故出師討賊卒中大義於天下蓋古人心性中實有此一段大學問大作用平日養得深厚一當大任舉而措之若合左券豈徒然哉故動心忍性增益不能雖是上天將降大任玉成是人之意亦是入實能仰承天意有以自家成就一個人物也是入實能有許多工夫故孟子又說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欲盡心知性必須存心養性欲存心養性必須動心忍性動心而後能不動心忍性而後能盡

卷下

字

性以至於命也昔者聖門惟顏子屢空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問仁爲邦便是內聖外王故孟子尚論謂與禹稷同道非徒甘貧忍餓遂可了此一生大事也夫甘貧忍餓古人中不少如黔婁於陵仲子輩止做得偏枯自了漢何曾動忍亦何能出當大任卽有一二稍能振發自負才名如後代殷浩房瑄張浚輩卒誤天下蒼生何曾動忍何能出當大任此無他是皆不會在心性上用功實有得力處

故也今人何日不在憂患中當如何動心忍性若說上天未必將降大任便是自暴自棄故必平日有聖賢學問豪傑經濟而後可昔人有言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識時務三字又爲動忍者下一針也

憂旱說

周道復興雅歌雲漢憂旱也其在王者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及其既衰雅降而風中谷有雅亦憂旱也其在下者慨其歎矣過人之艱難矣升降之

興非窮言

卷下

際興亡之感詩可以觀是以論其世也推生谷中旱徵乎嘆其乾矣又嘆其溼意其時三川將竭乎上失其道刑斂煩重使下之人夫婦化離無以遂其生慨嘆不已而條歎條歎不已而歟泣悲可知也冬已夏偶行原隰見推焉是年大旱竊心傷之人之艱難無逾此時悲歌當泣又烏容已風之哀也淮水竭豺狼出蝗蟻生若其將興有如周宣者起而憂天勤民則雲漢可爲霖雨風未始不可復

升而雅也

本訓

高忠憲公家訓云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

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自然生長善根銷沉罪過此格言也各安生理亦須擇術而蹈予謂讀書而外莫如務農務農有五善焉村野茅茨風氣淳朴無所

芬華一也

卷下

三

也自食其力習於勤苦知稼穡艱難二也父子兄弟朝夕相聚易爲孝友三也水鄉舟楫以樵以漁取給不費四也不入城市不見官府無爭競機巧五也下此則工匠爲人所役役斯賤矣又下此則商賈皇皇求利利斯害矣最下則胥吏爲惡近刑刑斯辱矣之數者視田父野老優游卒歲何如哉況子弟有俊秀者在田間尤便讀書詩云

豈我髦士自古名公卿往往發於畝畝之間務農

原不廢讀書讀書亦不可以不務農也農桑衣食之本禮義所由興也不此之務而貿貿焉日趨賤辱悲夫

田說

潭溪之南某氏工牟利所置田皆膏腴一日其子孫將盡鬻其田有田父者喟焉以歎曰美哉田也土厚而腴水流四隩阡陌井井場廬在中有屋可居有樓可登子笑問田父何有膏腴之田而子孫

崇禎丁巳 卷下

三

宗瘠若是田父曰田非不美也然而業田者異也昔某氏之治田也高堤深溝以禦旱澇多積灰本以糞其田擇勤有力者計畝而授之一耜一耒靡不精良秋麥春穀儲厥美種以時給之不憚寒暑躬自省視僮僕無所侵奪似有餘力以事南畝故雖遇兪歲而所獲獨豐也今其子孫徃於晏安不知稼穡艱難堤非不高池非不深然無本以糞其田穀麥諸種不以時給農器朽敝不復修舉勤有

力者攜婦子去而一二惰弱之夫鹵莽從事時有緩急望主人面不可得見盡委諸僮僕肆其漁獵故雖遇豐年而所獲獨儉也兼之連歲兵荒徵斂煩苛官租私賣日相煎迫子孫返怨祖父置多田以貽大累惟恐鬻之弗售也田非不美也業田者異也子聞之瞿然有感曰有味哉田父之言田也雖有良田弗薦弗莠與荒瘠同是非矧鑒乎天下事未有不成功於憂勤而隳於怠弛者豈惟田哉以

崇禎丁巳

卷下

三

子孫之愚惰敗祖父之美業蓋古今同慨已雖然田父之言猶有未盡也吾聞某氏權子母術刻取鄉愚往往累利責奪人之田死未數年而子孫衰敗乃棄田以償人利責天道如是不深可畏哉吾願為人祖父者積德累仁毋為蛇蝎為人子孫者崇儉克勤毋為蠹風尤保世滋大之道也

柴巷寤言卷下終

經史提綱十七卷九經補韻一卷

〔清〕魯之裕撰

清乾隆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經史提綱

江北魯亮齋先生博極羣書其



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靡所不通予讀其詩文而未接其人蓋神交者十年於茲矣乾隆戊午之夏同官畿輔遇於津門與議

序一

論天下事援古証今悉皆本本原原慨當以慷今人開拓心胸增長識見而其為人復表裡洞達動合古人乃知其學悉本乎經史而非同世俗之言學僅馳

騁於語言文字之間者也暇日

以所訂經史提綱一書示予且為予言曰此生平讀經史時隨手登記一賬簿耳顧予思之經經也史緯也自十三經注疏外

序二

先儒說經之書歷代多有正史而外累朝之編年紀載尤不而足惟是唐時內庫所存至宋而十亡二三矣宋元所存至明而又多散軼矣觀馬貴與之經

籍考焦弱侯之經籍志可以概見而其中本末異同醇疵得失學者窮年兀兀拘守一編尚難卒業何由徧讀諸書窺其領要

序三

先生之於經史搜羅既廣探考尤精為之詳其目舉其綱條載前人辨論俾此書之本末異同醇疵得失一展卷而判若列眉先生之於經史為功深而用意亦良苦矣蓋不啻振裘而

挈領舉網而提綱豈僅隨手登記如賬簿云乎哉若夫讀書務在躬行為學貴乎心得經史一二語一二事有終身行之不能盡者是又在學者求端而用力

序四

不在區區卷帙之多而已顧世之讀是書者勿負先生苦心也

乾隆庚申夏六月桂林同學弟

陳宏謀拜序



序

天下不可一日無教也即不可
一日無經天下不可一日無政
也即不可一日無史蓋道以經
闡治以史昭微是則天道晦地

序一

理荒人絕亂矣此道揆法守之
所以綱維乎三極雖時移勢遷
起伏萬端而天地自然之理聖
賢中正之謨歷元會興衰善敗
得失不可勝窮而民物自各得

乎其性也吾儕生數千載後尚

論乎數千載前必先有以抉示
才之奧括萬彙之繁貫徹乎道
與治之統宗達則本而行之竊
則研而辨之俾天下衆著於民

序二

彙物則之隆則斯文之與非
也顧徒綜其部籍覈其名數以
標充汗之盛焉是則四庫之役
耳吁裕固仇偶乎六合者也自
少至老靡有寧居所至輒從藏

書家借觀之甫寓目而索者在門欲稍久假弗許也用是不得不筆其姓名卷帙與所爲創議立例之大凡期後此土著一隅搆五畝數椽以食息其八口然後羅致百城取其精庶幾乎約浩瀚於典常融義類於貞一也乃無如白首紅塵雖終莫卓儼非曩者之曾臚其目焉久將並茲姓名卷帙忘之矣執友 錢

君馭少起予曰天下之居學於窮陬而有志乎古今聖賢之跡教卒無由以披其籍即欲假觀而莫能指其名者衆矣臚而示之俾知按目以求庸詎知夫因是以尋緒者之不即窺乎體用之大全會乎天人之極致而翼經以章其教鑒史以善其政也吾與若其何弗爲識路之馬以導之

乾隆五年庚申六月六日上谷
塵花軒主人魯之裕題並書時
年七十有五



戶
王

經史提綱

經籍考總序

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
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大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
之說謂之八索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言
九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馬氏曰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
五典八索九邱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
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則學
庶豈徒細卷三十一

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今其書亡而其義則畧見於孔氏
尚書之序故錄之以為經籍之始索隱史記三皇記言春秋
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
凡七萬六千世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
合羅紀五曰建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雍紀八曰回提紀
九曰彈通紀十曰流訖紀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
荒誕故無取焉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故春秋分為五經五經在氏公羊穀梁氏詩分為四謂王氏齊魯韓易有經
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
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收養之弊大收篇籍廣開文

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種壞樂崩武書明然而葉曰朕甚
聞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藏書之官下及諸子之傳記皆充
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
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
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學校圖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
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軍
都尉歆卒父業也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
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
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劉歆總羣書畧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
無遺光武中興與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編

漢書

卷之一

一

以克集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經等典
掌焉並依七畧而為書部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
之二千餘篇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之氏樓
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所藏典集文章競共剽竊
諸書大則連篇惟遺小則制為殘卷及王允所收而若殘
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蕩不復存高祖魏代漢采
遺遺亡歲在秘書秘書監荀勗分為四部包括羣書二曰甲
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集諸子兵書術數雜書
曰丙部集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等書曰白丁部集詩賦
讚設家等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餘類
及言或以錄書用綱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存

之亂京華蕩覆石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覺編聚
著作郎李充以勅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
宋武帝入關收閭中圖書纔四千卷文帝元嘉八年秘書監
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已得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
年又造目錄增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齊永明中秘書監謝朓
造四部書祇得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卷梁初秘書監任昉將加部
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經典大凡二萬
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焉普通通中廢士阮孝緒為好
史博采宗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吏為七錄
一曰經典錄二曰諸經古籍三曰紀傳錄四曰史傳三曰子兵錄
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五曰詩賦錄六曰技術錄七曰數術六曰
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五曰詩賦錄六曰技術錄七曰數術六曰

紀子書兵書

文集錄

詩賦錄

技術錄

數術錄

佛錄七曰通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梁武敕悅詩書下
其土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經籍歸於
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隋文帝開皇三年
秘書監牛宏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二疋
校屬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聞出總集編次
三萬卷煬帝好讀書著述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
帝命秘書卿顧言等詮次除其重複復得正御本三萬七
千餘卷納於東都隋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
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
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錄以來古跡名畫
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書西曰寶曆臺藏古畫

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其正御書皆裝剪華淨寶軸錦標於額文版前為書室十四間廳戶牀褥厨慢成極珍麗每三間開為戶扉錦慢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不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復閉如故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先是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穆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標及平王世是時隋舊書八十餘卷大府卿宗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汴河西至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悉為秘

經史提綱 卷之一

四

書監請購天下書選工書者為書手繕寫於內庫元宗命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脩圖書使與崇文館學士褚無量協力整理東西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起亂尺簡不存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賕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四庫之書復完昭宗播遷藩然無遺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費之石林燕曰凡書籍唐以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無多有而藏者精於雠校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其誦讀而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錄板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漢漢付有司集印

是書籍刊錢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紙裂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誤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秘書常言前漢書本課甚用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遺為之耳抑趾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四子書小學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耳

宋遂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

經史提綱 卷之一

五

書籍以資三館三年平蜀凡得書三萬卷開寶八年平江南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自是羣書漸備兩浙錢俶入朝又收其書籍太平興國初以三館湫隘詔別建新館三年書院成於是遷舊館之書以資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一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二寶矣景祐初命定其存廢因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歷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有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大觀四年秘書何志同言慶歷間嘗命修集四庫書籍凡有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歷雖今未遠而亡散缺逸浸多按爾求之十幾六七部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謂宜及今搜求博訪

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劉即其家傳之上後
其請下詔求之四方奇書自是間出獻書者計多寡校官前
後搜訪三館書復完又得舊所無者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
百一十七卷悉善本宣和之圖史可謂盛矣高宗渡江書籍
散佚獻書者有實至淳熙四年部帙漸廣仍做崇文總目編
次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
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嘉定十二年以四庫元斤詔秘書丞
張綱等續次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大
史博士之藏書諸部諸路刊板而未獻者不與焉蓋自紹興
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
往多充秘府云

無是北編

卷之一

六

葉氏通經錄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畧今為經史
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
是也公卿藏書家多至四萬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宗
宣憲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審諸家不及也
自六經諸史及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以二十年計
之日讀一本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
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
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誦之夏課守之甚堅
宣和後始稍廢歲必一周也每讀頗得新意前所未達
者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減裂南史記徐盛年
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

為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
細書為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儲書者遂為雕板世
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但誦一家之說便自立
門戶以為通經內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
聞見足以自足於淺陋也

經史提綱

卷之一

附錄陳繼儒十三經註疏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學一而諸子之學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談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祀祖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初之即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慾乃二氏又欲以清虛寡慾勝二不敵也漢儒細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宗儒地而宋之諸君往、探戈而喪甲焉功不明論不安三不敵也諸子百家二氏皆從前之起而示以周道直操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日北日傳日負而經幾於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於今而附以公經史提綱

卷之一序

八

載三禮又附以諸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韋爾雅王莽之借周書安石之腐春秋也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日暮不知經者聖人之跡雖存而人與骨皆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琴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錄罕則不在麟爰象不在龍焉苟其一讀十起於蠹書蠹簡之中一拜十難於牛毛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含兵而爭家樹機人掛舌即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矣夫必開洛誦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執物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物則人起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

氏角也得曰淫當既賢慕之曰主戰不汗不嚴辨理五穀之食所以養生非人者皆野之通而非中庸之道也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於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鎔鑪而爲金揀腹而爲粟集諸項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漢儒爲我大抵諸子二氏譬諸點布信越來則爲常用而去則爲帝殿故其法主降漢儒則陳勝吳廣新木揭竿以倫漢洛之教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暇也裕曰經之不明也始於百家之叛道成於漢儒之臆說遂使孔孟精神滴血混亂應千百年而漢洛諸君子始能清出祖墓界限分明豈容他人以呂易竊以牛易馬乎況吾

卷之一序

九

夫子作春秋首嚴夷夏之防亂臣賊子必誅諸子百家二氏似是非而非皆以邪亂正正亂臣賊子之流也使孔子而在必拒必誅其罪豈後於正即我漢洛諸君子正欲守此家法不肯少寬而反曰執物太過門戶不宜立獨不思吾儒正心誠意之旨豈縱橫激欲誣誣笑傲之徒所可概收哉眉公贊色勢利喜新好異之人辨博放誕以便己可學者不察則濫洛諸君子守先待後之功幾沒於廣士橫議之口學術之誠偽不明人心之邪正莫辨其害不且甚於洪水猛獸哉故錄其說以聞之

河圖洛書論

昔唐虞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蓍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

伯禹之過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按若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歷并地之法祖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揚雄鄭元孔安國劉向之父于也左於宋者晁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於象之方圓即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微探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也象之為中為左右為藏為履為肩為足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為過客象設為逆旅耳不開殊方之卜乎或責應於草木或取數於金石或以雞占或以兔卜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著龜蓋

書魚躍龜飛感我以靈龜龍馬蓍筮尚友接我以大禹益義卷之而促又參於一時之閒放之而轉乾坤於六合之內大之而聖神就我煙治細之而履礫成我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後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說焉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學之水月然一人以為月繫於天一人以為月繫於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人以為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經史提綱目錄

經

易

書

詩

儀禮

周禮

禮記 學庸在內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經史提綱

孝經

爾雅

論語

孟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卷之一目

齊書

梁書

陳書

隋書

北魏書

北齊書

周書

唐書

南史

北史

五代史

經史提綱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卷之一目

丹徒錢邦寅馭少甫述

1

全校

受業朱 端 相宜

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
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矣曰連山

經史提綱

卷之一

5

經史提綱

卷之一

15

1

曰歸藏萬物莫不歸而聚於其中○艮者山也坤者地也連山與地氣交而萬物生焉故曰歸藏

以齊卦又見節卦云說王其國無疆如若依于帝說歸藏義

帝何得有此周文及徽王事蓋孔子者之意然黃帝造其術始

歷因其言○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文辭孔子為家

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

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即十翼也先儒說雪詩及

不自當商瞿子木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姓楊名

補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音驍也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

授東吳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

卜筮得有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傅易者有

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賢東海孟喜琅

邪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

於梁國徒延壽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邱京氏
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賈直傳易其本皆
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
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賁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
陳元卿衆皆傳賁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元元作易
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是賈氏大興
梁邱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元王弼二
註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沒微今殆
絕矣今十三經內惟遵王弼註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
之惟載小篆不似聖人之旨唐開元中備有三易至宋惟歸
戴畧存而不傳習漢易羣書多散佚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
經史提綱

也。蓋帝王皆有易可推，但勿傳耳。夏仍連山，商仍歸藏，紂時文王囚於羑里，演伏羲之易，繫六十四卦，系辭至周公又繫三百八十四爻之辭，故名周易。周公封於魯，故魯獨藏周易。孔子得而讀之，乃作十翼之傳。至今獨傳周易而連山歸藏遂失其傳矣。然易而繫之周者，按世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一曰列山氏，黃帝亦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乃文王自取其國名，其地在岐陽，詩所謂周原膺膺是也。又文王作易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時王所用正是歸藏之易。文王獨心契伏羲之易而私演之，故題周以別於殷而周代專用之，其猶周禮周書題周以別餘也。

丁寬易

經史提綱

卷之一

二

本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奉何成學。何謝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皇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於是有施孟、梁邱之學。

孟喜易

本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舉，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種之。梁同門梁邱賀疏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京房易傳

本傳房受易梁人焦延壽，讀贖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每一卦六日七分，更宜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每一卦六日七分，更宜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梁邱易

梁邱賀字長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乃立梁邱易。

焦氏易林

大要是占筮之書

鄭康成易註

崇文總目：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遺。

王弼易註

歷代十三經內易注皆用此

經史提綱

卷之一

四

晁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稱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例畧通十卷，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為施讐、孟喜、梁邱賀，其後焦贛、賈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為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賈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賈氏。東京荀爽、劉馬鄭皆傳其學，王弼最後其註，或用鄭說，則弼亦不賈氏也。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占象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元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遺四焉，去三存一於道缺矣。況其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

也

孔穎達正義唐以前十三經

晁氏曰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王諫于志寧等同撰序稱江南義疏有十餘家詞尚虛誕皆不取惟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林諸說附益之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

洪容齋隨筆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較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註內係後

經史叢書

卷之一

五

義却處於前無有遺脫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批凡六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臨水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義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會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實事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則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而成文馬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卦止脫坎字姤九四包朱魚註二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姤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來反因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本

經史叢書

卷之二

六

谷字下多幽字陽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彖象曰不喪七豈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七豈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告志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於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

陸希聲易傳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畧依王式決非卜子夏之文

陳氏曰隋唐時止二卷已殘闕今安得有十卷且有經文彖象爻辭正用王弼本其文辭雖便非古人語姑存之以備一

家

洪容齋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

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焉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亦者風俗通一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周易啟源十卷

唐蔡廣成撰

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

晁氏曰昭素居酸棗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註疏異同

互相維難蔽以已意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

管寧比之

邵康節易圖先天後天圖陳希夷授之穆伯長伯長授

邵子先天八卦圖贊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

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

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陰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

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地以既

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

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

晝夜長短行慶垂鑑其不由乎此矣

邵子先天圖圖贊曰太極既分陰陽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

經史叢書

朱之一編

十四篇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是故

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

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

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

浸多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為陰之父

陰為陽之母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

起於復陰起於姤也朱子曰邵子自圖注說循環之義自始

復之剛乃無極之前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根也故離實坎中而數常陰之者

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

[illegible]

邵子後天八卦圖贊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偶以處地方之王者之法其盡於斯矣

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之說而以地北天南而爲象自卦東坎西而交則南北亦再變則乾下平西地坤上東南也故乾坤既運而始得乾坤之位者也

又按震巽二宮在東方互爲一木主權在乾先天卦氣以君官則所代表者發生於東南也

又按震巽二宮在東方互爲一木主權在乾先天卦氣以君官則所代表者莫如乾而先天下卦位尊一統也此乾方居乾之時則左旋而上順其用也以主事謂之帝主器者莫如長子後天卦氣不正而後天所重也在正東所以知天地之心也

王敬揚仙翁排測約一薄陽之心也

雜爻集綱 **卷之一** **一場**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位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故當予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

西山曰此以易位之交陽本在上陰在下上一陽在上下一陰在中離是陽中藏一陰之體若陽之初始履陽生故秋陰之始始履陰者是陽外藏一陰之體有乾陽坤陰坤土爲陰比爲六卦縱易之用也

然玉齋曰自然之理機不應者蓋先天對待以立其本而新之以定南北流行之序無傷其二用之所橫其在兌先天有乾坤之分注以兩卦到終其成全於冬夏有實父之構以當春秋之行以致周之本立先行先後天所以可相有而不相無

朱子曰嘗考後天八卦圖而更爲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

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

北者退之中也離南者進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

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

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

不用之地也然受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

東北與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

然男未就傳女將有行故巽稍向而艮全不用也四者皆

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全不用也故妙萬

物節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也陳隱山曰離爲日大明生於

午日中時也故在後天居南坎爲月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

西月正照於子夜分時也故在後天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

經史提綱 卷之一 易

屯在後天則居旺之地不特坎離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爲序

震兌居陽金故乾兌居西北震兌居陰土故震兌居東南

次震居東南皆以五行生旺爲序此所謂易之用也○項平

後天之卦補五行主震兌爲南方之卦兌乾二主震兌在東方

東南次之離火主震兌爲南方之卦兌乾二主震兌在東方

正西乾兌次之坎水主震兌爲北方之卦兌乾二主震兌在東方

土在震兌次之兌水主震兌爲北方之卦兌乾二主震兌在東方

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地陰土故

在陰地民陽土故在陽地民陽土故在陽地民陽土故在陽地

名蓋隱者也

劉長民易解十五卷

吳氏曰本朝劉牧振慶歷時言者多宗之

伊川易傳十卷自明初至今周易大全所用

朱子曰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馬氏曰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畧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

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

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趨吉避凶患迪從違者

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家玩辭惟此義

理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初不必岐而二之

經史提綱 卷之一 易

晁以道天樞傳外傳因說共八卷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

漢上易集傳易圖說共十五卷

晁氏曰朱震子發撰其書多採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解

李黼易傳十九卷

陳氏曰李綱伯紀撰蓋罷相遷謫時所作其書於辭變象占

無不該貫可謂博矣

無山易解二卷傳家易說十二卷

陳氏曰河南郭忠孝頗明象數者易解二卷其子郭雅述父

之志又著易說十一卷

廣州易學二十四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董道撰

鄭東鄉易卦旋難圖二十五卷

陳氏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爲圖外及六位毫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說未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邱先生以爲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置之座右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隨程迥可久曰邱程字憲古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意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東鄉云

昭德易詁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晁公武子正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己聞又考載籍行筆以明諸爻之變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畧於象數

起更撰綱

讀易老人解說十卷

陳氏曰泰政李光振光忤秦檜謫海外爲此書李嘗受學於劉元成

趙道公易解八卷疑問二卷

陳氏曰直學士院李榕撰其門人吳說之傳所述胡邦衡爲作序

周易鏡餘十五卷

陳氏曰資政殿學士鄭剛中撰兼取象義不解乾坤二卦獨自屯始剛中嘗得罪秦檜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耶

張汝明易索十三卷

陳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六卷觀象二卷觀象玩辭玩占

兼說各一卷大觀初爲御史省郎游定夫蔡夢

晦菴本義十二卷啟蒙一卷

朱子語錄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太精了更入義不得如其之說雖籠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

程沙隨易章十卷

陳氏曰程迥可久撰迥嘗從喻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與前輩名公交遊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陳氏曰其序以爲易者聖人變通之書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當告未

有字八卦之畫即字也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論社門不出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其自序以爲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暑象數而此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又象尤貫通蓋亦徧考諸家斷以己意精而博矣

鐵峰氏曰按馬貴與經籍考所載說易諸家凡一百六種茲採先儒所最稱許者三十二種登記其目以俟學者搜取儒

生所習見不過王註孔疏伊川易傳賡本義及邵子圖說數種其未經目甚夥苟欲研窮四聖之理固不可專已守殘保一家之說遂以爲至道在是也元明以來註易者甚多

雖知且三物皆有信故中乎取之亦以卦情立象也又如漸取鴻者以鴻至有時而群有序不失其群不失其序於漸之義爲切且鴻不再偶於文王卦辭女歸之義爲切此亦以卦情立象也有以卦畫之形取象者如剝言宅言牀言廬者固立陰在下列於兩旁一陽覆於其上如宅如牀如廬此以卦畫之形立象也與小過亦然有以中爻取象者如漸九三婦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滿也九五三處不孕以中爻三五合離中虛也有即陰陽而取象者如乾爲馬本象也坎爲震皆得乾之一畫亦言馬坤爲牛本象也離得坤之一畫亦言牛皆其類也故其象多是無此事此理而止立其象如金車玉鉉之類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蓋離無此事此理

象之一端

寸

而爻內有此象也所以說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但形容物宜可擬可象即是象矣善乎蔡氏曰聖人擬諸其形容而立象至纖至悉無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忘象一切指爲烏龜筮跡殆非聖人作易前良用以教天下之意矣

序卦說曰伏羲畫卦之序首乾終坤至文王繫辭定位上經三十卦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三十四卦首咸恒終既濟未濟夫子序卦雜卦傳引其端而未竟其說者也蓋先天乾卦坎離爲四正之卦兌艮震巽爲四隅之卦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者蓋以乾坤天地之象諸卦皆由此出也故爲上經之首也

是以序卦反對而歷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凡八卦而爲泰否乃乾坤之交不交消息之會先泰而後否者自息而消也自此歷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凡十卦而爲剝復蓋剝盡則爲坤而一陽生於復陽自消而息之機也此二卦者乾坤所由成而見於此者以見乾坤之道無時而窮也又歷無妄大畜頤大過而爲坎離蓋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正也坎離水火之象天地之大用也故必以水火之正終之然乾坤者陰陽之老坎離者陰陽之中蓋舉天地之道而歸於中也況坎一陽盡則爲坤離一陰盡則爲乾而乾坤固自在其用數不過乎中也下經首咸恒而終既濟未濟蓋以咸恒者夫婦之象而人倫所自始也故咸者少男少女之合夫婦

象之一端

象之一端

二

之始也恒者長男長女之合夫婦之常也由是歷遯大壯蠱明夷家人睽蹇解而爲損益夫姤蓋澤山之咸一變而爲損雷風之恒一變而爲益先損而後益者自消而息也消息之會猶上經之有泰否也由是夫盡爲乾而一陰生於姤陰消而息之機猶上經之有剝復也又歷革升困井革鼎而爲震艮蓋一陽生於震而極於艮陽之終也又歷漸歸妹豐旅爲巽兌蓋一陰生於巽而極於兌陰之終也震艮巽兌咸恒二卦所由成也而見於此者以見咸恒之道無時而窮也又歷渙節中孚小過爲既濟未濟蓋咸恒夫婦之交陰陽之雜者也故以水火之交終之然咸恒者少男少女長男長女之合而既濟未濟者則中男中女之合蓋舉人倫之道歸於中

也況以坎離之中畫升而上之則爲兌艮降而下之則爲震巽而兌艮震巽猶自在也數亦不過乎中也茲乾坤造化之本咸恒人道之本其消息之理固造化人道之常而守中之戒則聖人所以維持造化綱紀人道者也合先天卦位而觀之則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者則又水火不相射之義亦用中之道所謂後天不出先天範圍者也以雜卦之義觀之上經以十八卦反對而成惟乾坤順大過坎離六卦有對無反凡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亦以十八卦反對而成惟中孚小過二卦有對無反凡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然上經自乾坤而下內雜以下經十二卦下經自

經史叢編

卷之一

一

咸恒而下內雜以上經十二卦者以見易卦彼此互交上下經非判然爲二者也自大過而下卦不反對者蓋易不可爲典要故反對者易之常而不盡以反對拘者所以通易之變也況孔子不以姤與夫對故於姤不言君子道憂小人道長獨於夫而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所以扶陽抑陰而爲天地立心也又合三聖人之易而觀之伏羲則爲乾一陰姤則爲坤一陽後居其中以乾坤爲諸卦之所藏一陽後則爲乾一陰姤則爲坤陰陽消息之機天理自然之體也文王之易首乾坤而終未濟者以乾坤爲諸卦所從出然天地間萬物無常濟之理惟其未濟則皇皇求濟盡人事以回造化而乾坤不毀矣綱紀維持之道後天常然之用也孔子之易首乾坤而終未

者蓋天地事之未濟以小人間之也夫者以陽夫陰陰消陽息之會也未濟而求其濟者乘其機而一決焉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乾坤定矣蓋於先天後天體用之間而決其機也此三聖之爲世道處同一心也

來矣鮮曰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定位萬世之男女也易之數也對待不移者也自乾坤歷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矣陽極於六陰極於六至此乾坤變矣故坤綜乾而爲泰乾綜坤而爲否否否泰者乾坤上下相綜之卦也乾坤既迭相否泰則其間萬物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不可悉紀自同人以下至大畜無非泰否之相推無否無泰非易矣水火者乾坤所有之物皆天道也體也無水火則乾坤爲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乾坤之水火可交順大過者山澤風雷之卦也順有離象大過有坎象故上經首乾坤必乾坤歷否泰至順大過而後終之以坎離下經首咸恒者陽陰之交感一物之乾坤也易之氣也流行不已者也自咸恒歷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畫矣陽極於六陰極於六至此男女變矣故咸之男女綜而爲損恒之男女綜而爲益損益者男女上下相綜之卦也男女既迭相損益則其間萬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不可悉紀自夬以下至節無非損益之相推無損無益焉傷矣既濟未濟者男女所交之事皆人道也用也無既濟未濟則男女爲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男女之水火

經史叢編

卷之一

三

可交中乎小過者山澤雷風之卦也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故下經首咸恒必咸恒歷損益至中孚小過而後終之以既濟未濟要之天道之體雖以泰否爲主而未必無人道入道之用雖以損益爲主而未必無天道上經之篇義蘊蓄其妙至此若以卦爻言之上經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陰多於陽者凡八下經陽爻一百有六陰爻九十有八陽多於陰者亦八上經陰多於陽下經陽多於陰皆同八馬是卦爻之陰陽均平也若以綜卦兩卦作一卦論之上經十八卦成三十卦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陰多於陽者凡四下經十八卦成三十四卦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陽多於陰者亦四上經陰多於陽下經陽多於陰皆同四也是綜卦之陰陽

經史叢編

卷之一

三

至神厥有由矣

像象管見曰易首乾坤天地定位此人人之心量也乾坤終天地以交爲坎離坤交乾陰麗陽中而成明南面而應向明而治聖人之所取也乾交坤陽陷陰中而成險從初便有險陷則乾道何以首出聖人有不勝其憂矣是故乾坤成列之後首有事於坎屯象與震艮遇屯雷從下以動上險動爲滿盈之雷雨蒙艮從上以止下險止爲時出之山泉需訟坎貞乾遇以乾健乎坎險需有光亨之吉訟有窒惕之吉師比坎與坤遇以坤順行坎險師爲貞師之帥比爲顯比之王小畜

履乾與兌遇震艮二到先坎有合極險與兌二乘後乾有

合以行健由是乾下坤中不爲險陷之交乾居坤下遂爲天地之泰泰豈一日之故哉屯蒙需訟師比之有六坎所謂人心惟危天下萬世之所同險屯原初震動蒙要上艮止需訟皆乾爲君師比皆坤爲藏然後有畜有履而成泰向使六坎之險有一不涉求有天下之泰不可得矣乾坤十變方泰見泰之難泰一變即否見否之易乾不交坤而否離以文明麗之於乾內外於是受之以同人大有坤不交乾而否艮以止入而貞之於坤內震以動出而奮之於坤外於是受之以謙豫隨蠱震艮與兌之合由否泰變隨震到來下兌泰亦以喜開泰蠱艮剛上與柔下亦以幹傾否臨觀坤與兌與遇兌復乾爲履於坤則說順相泄而成臨與前乾爲畜於坤則與順

經史叢編

卷之一

三

相孚而成觀噬嗑賁離與震艮遇動乎險爲屯於離則雷電合章而噬乎止險爲蒙於離則剛柔相文而成賁剝復坤與震震遇剝謙之變否之極坤以止上閔復豫之變泰之初坤以動下閔無妄大畜乾與震艮遇無妄震以首動險次噬出入以動乎坤者而動之於乾下乾以動而加健見原始震動之功大畜艮以首止險次賁明出入以止乎坤者而止之於乾上乾以止而大正見要終艮止之力順震艮之合坤在中乾大過與兌之合乾在中交坎離重坎重離之自合震艮與兌在其中交乾坤始坎離終天地萬物父母水火天地大用乾坤始順大過坎離終六子父母之用之終是爲上經之始終下經首咸少男少女之合一乾坤也次恒長男長女之合

一乾坤也。遯咸男爲主而內止乾爲外遯矣。大壯恒男爲主而外動乾爲內貞矣。晉離出地坤下順以離之明夷離入地坤上順以晦之剛止剛動之男用乾爻遂若無其功柔明之女用坤母猶必致其後此則柔男女父母內外之辨也。家人離在內與外入以假之陰離在外兌內說以合之離柔得中即坤柔亦必用中與柔兌柔又可知也。泰咸男內止以止陰於其外解恒男外動以動陰於其內蓋咸恒二體分於離坎之交離明固與兌二柔之易合而離坎陰非震艮二剛未易止而免也。咸恒十變有損益猶乾坤十變有泰否咸下女吉損因以說道上行乎恒從婦凶蓋因以巽道不下乎咸變損兌柔爲內主恒變益與柔爲外主長少之柔交於內外以爲

經史長綱

卷之一

三

主又聖人之所謹是故乾遇之說於上爲夫之決剛之健巽於下爲姑之包覆之量也。坤遇之說於上爲萃之聚柔之順巽於下爲升之時容之度也。坎遇之說於上爲困爲之亨不尚其口巽於下爲井之寒泉受其入也。離遇之說於上爲革之孚匪革其面巽於下爲鼎之黃耳行其實也。自夫始至革鼎而乾坤不經見於是震艮列而長少二男後乾以終事焉。震自爲合以雷則相濟而至匪徒震人而合以自震矣。艮自爲合以山則相巽而止匪徒止人而合以自止矣。艮得其止巽爲順之於外不言下女而有女歸之吉漸又成之正咸乎震得其動兌爲說之於內不言制義而有以梯之良歸妹又恒之大義乎。歸妹震動兌悅也。震動配以離明則明動相

須而君上之家爲益大故受之以豐漸艮止合於巽入也。艮止離以離明則止明相離而遯之於外爲益貞故受之以旅。於是與兌列而長少二女後坤以終事焉。震合以自動巽合以自入蓋風雷相薄而分之則雷自爲薄風自爲薄各以動入爲道也。艮合以自止兌合以自說蓋山澤通氣而分之則山自爲通澤自爲通各以止說爲道也。巽風之入柔不如震雷之動剛巽於隨風之後而風力厚其於坎險亦何不渙乎。且震在險下動之難震在險上渙之易矣。兌澤之說柔不如艮山之止剛說於麗澤之後而說體專其於坎險亦何不節乎。且艮在險上猶患其過繫說在險下惟恐其不出矣。屯蒙震艮於坎以原始渙節巽兌於坎以要終如巽而坎猶爲險

經史長綱

卷之一

三

人道無望其存乾坤無望其成列矣。中乎小過與頤大過對中乎巽兌之合然三四得數於其中渙節之餘險不在坎而即在於巽兌也。小過震艮之合然三四失位於其中屯蒙之餘險不在坎而即在於震艮也。坎與乾坤震艮巽兌皆不名濟惟終與離交而後名之爲既濟坎離天地交之中離中一柔即坤陰全體之柔坎中一剛即乾陽全體之剛乾下交坤而成坎坎又爲之上上交於離坤上交乾而成離離又爲之下交於坎離下交陰麗陽中而成明者要終無元坤道原下順承坎上交陽陷陰中而成險者要終有極乾道原上而首出夫是之謂不相射而相逮爲中天地而有交之濟以水火之濟成天地之交乾坤之能事備矣。天地之交曰泰一轉即

否水火之交曰濟一轉即未濟否之日多濟之日少聖人之憂患無時而已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終焉咸恒始中孚小過終震與艮兌之交之始終合既濟未濟又爲六子之用之終是爲下經之始終

伏羲之易使人見造化焉玩之知消長矣文周之易使人見吉凶焉占之知趨避矣孔子之易使人見理道焉學之知變化矣或曰變化難知子曰貴行不貴知故能語能默能仕能隱能動能靜能屈能伸君子謂之知易

經史提綱卷之二

升徒發邦實學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併甫訂

男忠

孟昉

淳

叔濟

張夫

全校

姪忠

鏡潭

受業朱

相宜

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

周史更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

經已挂綱

家之二書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之軌範

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訂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

始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於屋壁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勝字襄長秦法峻峻義尚書考經論

語於孔子舊室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藏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開大猷齊南伏生年過九

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載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

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學書伏生辟藏之其後大

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

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

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類

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

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書本非

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

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伏生本但有宛典卓陶謨禹貢甘

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

經已挂綱

家之二書

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

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

故為二十九篇

至魯共王好治宮宅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

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王又

升孔子堂闢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蝌蚪

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

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

又以經典合於堯典益復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

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勿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也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蚡蚡蟲名蝦蟆之子書形似之爲說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與氏曰伏生傳於既老之時而安國爲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內一簡之中其不可知者益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宋末先後之序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俱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詭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意不無稍有潤色即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施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同命也後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

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繫屬厥後雖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之意昭然我見互相踰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開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故好古博雅君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詳此節雖說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書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魯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濟南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宋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較之得二十五篇其書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并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文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并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奉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詁馬融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秦書非經也

無師說吾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
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齊南伏生所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舛舛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開舜典一編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尊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代考其篇目似孔氏聲中書之殘缺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爲作舜典汨作九工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坤命經史提綱

卷之二

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工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畧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後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元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得書又云鄭中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杲杲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杲得之而杲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八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至六篇此安國爲之傳不

及列於學宮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歐陽氏蓋伏生所傳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然則劉向見之矣楊雄杜預何以不見耶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一世不一體其接受異同復若此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殺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受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考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矣

尚書大傳三卷

經史提綱

卷之二

漢濟南伏勝撰後漢鄭元註劉向校書得而上之陳氏曰凡八十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云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自唐以來十三卷內尚書註皆用此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始顯唐明皇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頤今改無陵之類是也然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逮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

石林葉氏曰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傳因無據作不得列於學宮故漢儒雖楊雄之徒亦不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太

小夏侯三家而居楊雄漢言稱酒誦之篇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誦脫簡一召詰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叙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尚書疏義皆用此

晁氏曰穎達用梁費昶疏廣之說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詁詁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

始布天下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來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陳氏曰其於允征以為義和貳於罪而忠於憂於康王之誥以釋衆服冕為非禮曰余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獨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恨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成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蘊著秋之學視諸儒為最精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博士陳鵬飛撰陳氏曰秦檜于熈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熈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熈漫不平鵬飛說書從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於文侯之命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威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反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豈難矣嗚呼其得罪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蔡九峰書集傳

明朝制科用此今同

奎文萃編

卷之二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交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愛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旨纂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林少穎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探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不取

經史提綱卷之三

丹徒錢邦實馭少甫述

江北曾之裕亮儋甫訂

男忠 齊 孟勛

淑 叔濟

淳 質夫

全校

姪 廣 鏡潭

父 紫朱 樞 相宜

詩 蘇軾曰詩有五勝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即類曰
詩有四美標對雖為國風之始處焉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
清澗為國之始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中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為

經又提綱 卷之三

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

韓詩齊轅固無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採雅說成非其本

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

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

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漢衛敬仲受

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

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并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

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獨

立

石林葉氏曰魯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

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獨立而後

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傳弟子分傳教授而小戴

最為後出今之立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崇此無他六經始

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難傷之說

可入趙賓之易策勦之者其也應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

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

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

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韻誦相傳韓詩既出

於人之誦咏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而詁訓亦異故其學

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見於子夏而其書實穿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蔡民也與孟子

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

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

孟子與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

王博見發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於世眾而

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

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

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書句已不

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具偏未

可知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國雖后妃之體也至用之邦國焉名聞雅序

謂小序此以不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安

子 38-313

毛公合作卜商彙有秦盡毛更足成之。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父學作毛詩序書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制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所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毛公及衛宏潤色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自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象文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楊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序記其先王之政

經史提綱

卷之三

三

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其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千百載之下循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蔚宗之言耳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曼卿至顧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當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史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之采之則可以知朝政學者誦之

則可以觀章怨其歲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固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

文獻通考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祢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祢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入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贊矣讀清廟者深味穆清廟之一章則紀文

經史提綱

卷之三

四

王之語贊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茲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訓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叙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其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篇辨折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隔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甚矣

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宜直鄭詩爲最
夫芣苢之序以爲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
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詩以爲閔周室
宮廟之傾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黍離之苗穗而已此
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
其所以采芣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說乎叔於田之二
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
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
愛桓公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
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茲四詩也非子雲美新
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

經史提綱

卷之三詩

五

鴻羽陸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
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
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
養之不遑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義異
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明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
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觀之則知序之
不可廢序不可廢則秦中漣浦何堪其爲刺奔乎蓋嘗論
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
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辭也出
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
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之口者則可刪而出於刺

刺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序言所謂
于田楊之水之反詞以諷四牡采芣之詞同變風文公胡
不玩索詩詞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
於詩詞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
而使理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
閨雅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
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詩
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墜漣浦東方之
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
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
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藹藹今彼重褰裳風雨子衿楊之水

經史提綱

卷之三詩

五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
者所自作也夫以浮昏不檢之人發爲放蕩無恥之辭而
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者定何等
之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之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
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
已而存之所謂並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
詩文辭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能存
焉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
不經者直爲刪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乎
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容跌宕於禮法之外
如秦少游晏叔原蘇軾爲樂府備秋邪放冶之趣其詞亦

非不魁也。亦義也。而難備壯士。遂於其。不道其詞家。不
言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
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先儒爲之訓釋。使後學讀其文。
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無看並讀。而後
可以爲學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
之刺。其君惡。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
淫譌。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爲序者之意。
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特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
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唐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
許。况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
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

經史提綱

卷之三

二

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愛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
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端謹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作
詩以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昔其罪浮於訕上矣。
反得爲溫柔敦厚乎哉。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
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
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廟之用。是
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
聲。於樂以爲法。而發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
其鄭衛桑濮之實。而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
之中。朝廷之坐。則未知其將以爲於何等之樂。明乎此。
之爲。第其言。不不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於

樂而所歌者。邶鄘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
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其
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
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
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鶴鳴
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
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文王大明綿
綿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肆其繁。邇渠宗廟
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
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
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
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求譏諷。如鄭
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辟肆姦。
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產賦將仲子。
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蠶
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蟋蟀。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
車。子柳賦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
也。然所賦皆見尊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
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而此六詩之旨。意詁訓。當如序者
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
爲子夏。或以爲衛宏。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
真諸篇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

經史提綱

卷之三

八

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無意之可考者也其然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言意之難考而不欲應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之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言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顧人載駢清人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發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述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茅菅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義意明白者亦不果錄翹翹車乘招我以方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狎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矯矯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殘餘發遺蘊復振振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

不見先儒中固之說而欲傳立之者果能彼此觀得之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辭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楚辭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謎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微人之意也

維舉詩

嬰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今惟存外傳十卷

毛詩詁訓傳二十卷自唐以來十三經內毛詩皆用鄭箋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

經史提綱

宋河間獻王傳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其者夫毛公歟小毛公歟

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述其事皆稱爲箋又按後漢傳註引張華博物志鄭註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會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此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並義四十卷自唐以來十三經內毛詩皆義皆用此

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集解長孫無忌判定詩經之學此爲最詳

鼎氏曰：論達孝義風俗，莫如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則已詳自茲以後，太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備法莫不本此。

詩譜一卷

歐陽公於絳州得鄭氏詩譜首卷殘缺因補成進之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固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嘗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于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

經只提綱

卷之三

1

爲說不止於變傷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遠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說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大平以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茲詳其義惟封國編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名王曲同出於周祿廟并於銜槍掩無世家無可考者陳齊魯晉魯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如魯齊鄭秦鄭魯皆能變風之先後也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譜秦魏唐陳鄭齊魏唐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余未見鄭譜嘗考春秋史記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經史提綱

卷之三

晁氏曰國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齊魯
先聖則憐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
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論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
妄今又以生民元鳥之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
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
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識緯而後之君
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
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
過矣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刻訓詁後陳文義明義貫

穿如出一手已意有作發明則剔出之詳明未有
逾於此書者也

晦菴詩集傳 明鄭制刊所用

鄭汝榮有詩傳專詆詩序極言毛鄭之妄文公立意大畧
相同惟陳氏甚非之馬貴與亦訛其謬

經見批綱

卷之三詩

經史提綱卷之三終

經史提綱卷之四

丹徒錢邦寅叙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儋甫訂

男忠濟

孟觴

淳

叔壽

全校

姪忠濟

鏡潭

受業朱

楊

相宜

禮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

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禮得而獻之合五十

經史提綱

卷之四禮

六篇並威儀之事當時無有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不殊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義蒼說禮於

萬言號后氏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子聖市人普慶

於是其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立後漢惟曹元傳慶氏以授

其子爽漢末鄭元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

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

今又別行而漢初又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

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

取孝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

士以行於世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

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又河間獻王於古經周官之

外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雜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

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

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

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

訓其煩重合而次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戴聖又刪

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

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

元受業於融又為之註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

十九篇凡三種惟鄭註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儀禮注十七卷

晁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

經史提綱

卷之四禮

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

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

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後

故儀先冠婚後祭祭朱子語錄此書雖難讀却多重複倫類

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互相發明久之自貫通也

儀禮疏五十卷

唐賈公彥撰

馬氏通考曰先公儀禮註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

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

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

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有肩假登載本後而已熟其誦數矣

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禮者其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室將再訪本書傳抄庶幾剗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廢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拔曰家有監本儀禮註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編爲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篇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嘆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言豈斯我哉昌黎云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其於書也於奇辭真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鐵忠曲折中有明辨尋成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敬於冠婚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諸侯之士不同

經史提綱 卷之四 禮

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長樂黃幹撰幹號勉齋卷之攝始晦菴著禮書長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幹續成之幹字子晦信齋楊氏序曰惜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先生編之先生服膺遺訓取向來喪禮

本精專修政者成周土著五禮後漢書平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誦習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闕於綱常者爲九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其臨時沿襲都陋不經特甚可爲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後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十五卷前已寫就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卷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經史提綱 卷之四 禮

又曰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性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繫廟所補者自天地神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使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因其書葉本授復曰子其讀之益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伏讀時在先生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畢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恨日邁月征今十餘年伏自念齒髮衰叟日暮有所聞不可不及奮傳述竊不自揆遂

據舊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經史提綱

卷之四



經史提綱卷之四終

經史提綱卷之五

丹徒錢邦寅駁少甫述

江北營之裕亮僑甫訂

男忠 濟 孟舫 瀚 叔濤

亭 質夫 全校

姪忠 滿 饒潭

受業朱 端 相宜

周禮 十二卷

鄭元注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顏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

經史提綱

卷之五 周禮

二

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令地官於教事殊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為何事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林有孝以為讀亂不經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故其學道行於世愚按是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為先秦古書自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固不論也若之駁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

鄭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尚在年九十餘鄭衆實其弟受其學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輟也司農者鄭衆仲師興之子也

李堂

馬氏通考曰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者特不遇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疑者有如周關卜祝各設命官衣賸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周禮之舊耳固未見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潤畧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屬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散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雖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為求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誣介甫之號樓不可行即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子孫竊案之於藏獲其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其有鄉遠之官不獲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而實則益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采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賸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閻比長自遠夫夫縣至里卒鄰長歲終正歲四時五穀徵召其民老其德

經史提綱

卷之五 周禮

二

至里卒鄰長歲終正歲四時五穀徵召其民老其德

其過惡而加以鞭撻焉起任則罪極而師有師矣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爰舍太閤之法以旗致民行其變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皇皇焉察察焉無寧目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其子人痛癢常相關聯終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奸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等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誘導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美政方可紀總再舉

經史集解 卷之五 周禮

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憊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既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投政擾而民必病故勢之思惠未敷而追呼之苛瑣已極矣是以後世雖欲效者必由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簡者不勞胥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安所樂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投獄市獄治行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邦其國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壞土既廣則志氣既振而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疲憊貪鄙之弊矣

詐起處以簡靜猶或庶幾稍涉繁劇則不勝其苦而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皆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興大謗之曰吾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與人謂之曰子產而扼維其綱之維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而一郡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兩制在當時亦未盡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摩以歲月然後肯之諺諺者將而為謳歌耳况賢不及子產所治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莽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贖回此為官聚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民若稍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民則均之贖保猶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奸終不能無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難猶難免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官與民爭貨之非便也蓋當年者羅維之法也青苗者賄賂之法也羅維之法以錢與民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收官之利之則反為備便賄賂之法捐錢以汙民而以賄計其害實有以濟民而以官為害則則其害甚於羅維矣

經史集解 卷之五 周禮

行之乎王莽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贖回此為官聚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民若稍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民則均之贖保猶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奸終不能無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難猶難免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官與民爭貨之非便也蓋當年者羅維之法也青苗者賄賂之法也羅維之法以錢與民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收官之利之則反為備便賄賂之法捐錢以汙民而以賄計其害實有以濟民而以官為害則則其害甚於羅維矣

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無此法也
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參者而
欲為其繁擾者也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饒
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饒司城子罕請於宋
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
者貸宋無饒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
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
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貧
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之而
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
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饒

卷之五 周禮

之輩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賸豐之蔽何也蓋其
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
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
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于進退時之徒選然非
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選賢
于民者與民情常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
以利民譬為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則情偽難辨洞
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
周禮所載凡法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
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為法也

周禮疏十二卷 自唐以來十三卷
內周禮疏皆用此
唐賈公彥撰公彥汝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發擢鄭學
最為詳明

陳君舉周禮說十三卷

宋陳傅良撰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
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
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鉉學於陳良
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傳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錄曰於邱子服虔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善
半冊徐元德作下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蓋
常問君舉問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何如陳奏云臣生

解只赴綱 卷之五 周禮

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已屬藥容臣繕寫進呈
御大概推周官制度頗詳然亦有錯亂處如云采宰之職不
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官掖之事無不畢具
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冢宰
人之事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葬司寇葬
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而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職六官
互相按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
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或問如何先生曰賓客屬秋官者
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
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耕籍職事之官
屬是官掌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屬司馬也

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官士田之事益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中畫井田創置畿邑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黃履周禮說五卷 不解考工記

水心蔡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遠行之大壞矣蘇轍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測於遠泉酌飲焉惟其量耳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出如奇方大異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則而庸矣賤矣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者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其聚於此書也經其散者也周之經見提綱

卷之五 周禮

國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微羣有司庶牧法擇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歷歷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經緯也今天下者非私智也設那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十以性節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循將舍他經而共行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獻之天子爲科舉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議論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遼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治而別之其教鄉鄰濟血辯二節是非凡一

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禮記二十卷鄭元註自唐以來十三經內禮記注皆用此

鬼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歿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四十篇大戴既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鄭夾漈曰戴聖爲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爲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賁容爲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不得死自是聖漸服武每奏事至京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爲禮經史提綱

卷之五 周禮

家宗身爲職吏而子爲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行其言而可矣

經史提綱卷之五終

經史提綱卷之六

丹徒錢邦實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僑甫訂

男忠 齊 孟 仲 潘

淳

姪忠 潘 鏡 潭

全校

受業朱 楊 相宜

禮記正義七十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禮記皆用此

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

三禮義宗三十卷

宋之是制

宋之是制

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此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朴拙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畧其可否為理學之最

丁丑三禮辨

宋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註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陳祥道撰祥道元祐初為太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證其

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鐐寫進御

經史提綱

卷之六

經史提綱卷之七

丹徒錢邦寅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儉甫訂

男忠

滿

叔濤

淳

質夫

今校

姬忠滿

鏡潭

受業朱端

相宜

春秋左傳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以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官爲尚書帝下靡不

經史提綱

卷之七左傳

周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恐存前聖之業乃稱曰憂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

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

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

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

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無言謂以傳所見左氏恐弟

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

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父當世君臣所威權勢力其事實皆

形於傳是以隨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所難也及末世口說流

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鄒氏無師夾氏則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道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

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

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嚴公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莊

孟莊孟莊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

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行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其左氏

傳雖出於漢初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

爲訓詁授趙人賈公其後劉歆與校經籍考而正之歆立於

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陳元明左傳上書請立於是乃以魏

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

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通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

其後賈逵服虔并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

經史長編

卷之二左傳

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

學至隋杜氏盛行服虔義及公羊穀梁梁徵今殆無師說

郭樞先生曰言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

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

之書春秋錄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其春秋二百四十年

年之書以九月成之也○馬貴與曰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

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

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

衷如公及郭儀父盟於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昧蔡鄒左

氏以爲鄒公穀以爲微會於厭愁左氏以爲厭愁公穀以爲

厭銀若是未殆不可勝數然此特名字之說耳至於君氏蔡

則以爲聲子魯之大夫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果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干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固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氏於襄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損益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

經史提綱

卷之二 左傳

三

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既各有同異又各有增益遂指以爲夫子所修之聖經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然則既增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詳畧不同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爲左邱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後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此又其書稱虞不胤矣見於嘗耐及秦廢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邱明別是一人爲史官者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傳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或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經史提綱

卷之二 左傳

四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吳彥李氏曰昔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闕列爲語旋復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莽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駿繁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巾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一一耳不然邱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李本厚曰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天子諸侯同之左氏春秋

傳事十六北國語言十八九秦策削列國史所記言事以成一家言耳薛士龍謂天子外史掌四方之志職領於周太史隱公時始更魯歷爲魯史晉乘始殤叔秦史始文公王室微諸侯力政諸侯有史周之衰也然朱子謂禮生子則閭史書之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諸侯有史明矣晉史趙史黯史趙史龜史墨楚史得史皇衛史鮒史狗史朝齊史罷齊太史氏子餘後晉青史氏後史氏皆董狐後衛祝史氏揮後齊南史氏楚左史氏或授其姓或世其官豈皆由周衰耶傳語所載自周事外列國辭命盟書得自會聘者不勝數若魯羽父與虞叔引周諺季文子引周禮誓命季桓子命藏象魏趙簡子觀書於魯太史晉荀偃叔向秦子桑

春秋左傳

卷之三

五

公子鍼引史佚之言與志晉汝叔侯稱魯朝貢於晉史不絕書士彌牟寧求諸故府叔游引鄭書狼臆野人濮引難志樂武子引楚箴孫伯僕司典籍爲籍氏楚子與孫叔引軍志范無字引志申胥曰此志也遠忘於諸侯之耳荀林父名藏藏侯之冊志與書何國蔑有否則孔子何遽作春秋左氏何以有傳與語也內傳十二公事隱桓莊魯僖文以下漸詳當是年歲久近篇籍全佚不同之故而文則無異矣史記云左邱失明歷有國語而不及傳是時傳未立學官至劉向父子始行而朱子疑左氏楚人倚相後說楚事爲詳然晉事詳不在楚下國語晉最多將又晉人耶或謂傳與國語終智伯疑非左氏智伯滅在襄公二十七年後經隱左氏尚在襄公時矣

筆續此事猶左氏續十四年也或謂以列國史彼此流傳不一左氏並收故傳與國語有異同猶春秋書陳侯甲戌己丑之卒徒兩赴也余因史通題左氏內外傳而載其異同凡八十篇爲之序以證明之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戴洪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傳其子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何休曰孔子至聖鑒觀無窮知秦必將焚書乃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其後學廣大善穀梁以授蔡千秋

春秋左傳

卷之三

六

晁氏曰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康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做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自唐以來十三經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顧子茂之註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散在棄經信傳是爲一失鄭夾深曰杜預解左氏預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是後漢之經杜氏之後復

人不能措一詞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
後人不能易其說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

經史提綱

卷之七 詩經

經史提綱卷之七終

經史提綱卷之八

丹徒錢邦實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傳甫訂

澄 仲鑑

男忠 濟 孟勑

淳 叔濤

姪忠肅 鏡潭

質夫 全校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公羊傳註皆用此

陳氏曰漢司空棧何休邵公撰休為太傅陳蕃官屬蕃敗坐禁錮作詁解彈恩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經史提綱 卷之八 公羊傳

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穀梁傳註皆用此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范甯撰甯為中書侍郎作穀梁註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於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

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為徐兗二州刺史比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歿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釋何

休曰及鄭君釋之者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難曰凱曰者其諸子乎汪范魯之孫魯在良

史傳自魯至秦五世皆顯於時豈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

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暉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左傳正義皆用此

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

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

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撰陳氏曰徐彥不知何代人竟其貞元長慶後也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

經史提綱 卷之八 公羊傳

經史提綱卷之八終

經史提綱卷之九

丹徒錢邦寅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脩甫訂

男忠 濟 孟昶 叔濤 全校

姪中 瀾 質夫 全校

淳 質夫 全校

受業朱 瑞 相宜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穀梁名又治 赤管人字元治

唐國子助教楊勛撰 邢昺等奉詔是正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 共十七卷

經史提綱 卷之九 穀梁傳

唐給事中陸淳纂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

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修並明春秋傳陸淳從助及匡傳其

學助考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

注又撮其綱目爲統助卒淳與其子異緒歸以詣趙匡諱損

益焉淳隨而纂會之大歷乙卯歲書成助之學以爲左氏穀

梁雖多鮮意殊少公穀傳經終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

淺於公穀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按漢儒以來言

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以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

啖氏始不可沒也淳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侍憲宗東宮黨

王叔文會卒不及貶

春秋序王廢微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意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惟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爲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

春秋經解十五卷

孫覺撰陳氏曰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再爲精深且以爲本邦取三傳及諸家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海寧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荆公初欲識春秋以行於天下而卒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忘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自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

經史提綱 卷之九 穀梁傳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

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言劉氏傳其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邠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葉氏曰劉原父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考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然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

治經不精而孫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密得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

經無怪其然也

春秋序王廢微十五卷

春秋序王廢微十五卷

春秋序王廢微十五卷

春秋序王廢微十五卷

熱敵子山撰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與趙
益以一時談經者不後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王氏春秋 列國諸臣傳 共六十三傳

宋王當撰晁氏曰當眉山人嘗爲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
記凡一百三十四人十餘萬言今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

春秋會意二十六卷

宋杜謬撰晁氏曰謬集漢唐以來春秋訓釋三十餘家集成
一書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
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言或有得焉

胡文定春秋傳三十二卷 明始創

宋胡安國撰晁氏曰安國師鄭願其傳春秋事按左氏取公
羊之說 卷之九

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如
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
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切怛

石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識 共七十二卷

宋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識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體
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
之失爲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訛而
補其疏畧目之曰識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考人之失而難
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

自是識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妥也而後可以觀吾考其自
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
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
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
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考覈無不精詳然其取何
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未可曉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知訖州洪興祖撰其序言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
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

春秋正辭 通例 共三十五卷

經史提綱 卷之九

節取賈誼長史撰良史爲東京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虜
中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左氏圖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表宏以兩漢事編年爲譜
讀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及
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
見於經故採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其事書其事不書
其詳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
史至編年則必敘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諸周譜他往
杜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筆削
嚴矣左氏亦始合傳譜二史於春秋之經

可以發明筆削之旨則亦不錄也蓋其事足以傳達而無與於經義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關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前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謂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王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類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思不書也學者誠傳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次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其事書其事不書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若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閻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經史義綱

卷之九 國紀

三

者爲史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變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意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經之事跡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莊要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附錄以類次其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然幾抱遺恨以見聖人之志卷有遺子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前二中之而抑難類事以見其終未使聖人之志可以拾傳而網然然亦未可謂其終未使聖

勤而蓋不則其名也或曰是漢史伯之所爲也文伯名葉湖州人常爲蔡之校官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才以與同志者共之

止齋春秋後傳 左氏筆指 共四十二卷

陳傅良撰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左氏紀傳五十五卷

吳熾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邱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紀傳凡欲觀其國之治亂某人之藏否其行事本末舉陳於前不復錯簡旁出可省繆閎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猶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存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實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卷之九 國紀

六

春秋三傳分國事本末

傳句龍撰後漢劉氏序畧曰句龍君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絕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滅小國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父而兼著其義凡採其說者數十家君益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經史集編卷之九終

經史提綱卷之十

丹徒錢邦實取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傳甫訂

男忠

孟躬

全校

淳

質夫

全校

姪忠

鏡潭

全校

受業朱 端 相宜

孝經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難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流離分本萌於孝者也遺秦

經史提綱

卷之十

三

史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貢出魯尼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諱藏失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家又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劉向校書除

其繁咸以十八章為足鄭眾馬融為之註又有鄭氏註咸云鄭元其立義與元所著他書不同故疑其孔本處於梁閣隱

及周齊唯傳鄭氏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陳氏曰泰失字後河間人顏芝得本經藏之以獻河間王相

不鄭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疑之古文有孔氏

國傳不行於世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

鄭孔家論諸說非孔氏行鄭氏者

鄭孔家論諸說非孔氏行鄭氏者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

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帝云仲尼居魯子侍則非孔子

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柳宗元謂論語

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參不然恭魯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

與為之爾余於孝經亦云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明皇取王肅劉邵虞翻章昭劉炫陸澄六家之法參攷孔鄭

舊義集為此註行於大學

元行冲孝經疏

明皇既作註故行冲奉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經史提綱 卷之十

宋侍講學士邢昺撰初世傳行冲疏外尚有諸家皆淺陋不

足行遂咸平中詔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

六經訓釋名義

洪容齋隱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每自立佳名各以

百數若戰國迫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

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

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其耳小雅有比林蒼頡故二曰

從謂釋其微旨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

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

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惟白虎通風俗通僅

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

語之學但曰辨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經史提綱

卷之十 孝經

三

經史提綱卷之十終

經史提綱卷之十一

丹徒錢邦寅取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齊甫訂

男忠

孟躬

濟

叔濤

全校

受業朱

相宜

姪忠滿

鏡潭

爾雅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入之

鐵峰氏曰按藝文志以爾雅附考經經籍志以爾雅附論語

經史提綱卷之一 爾雅

唐文宗十三經石刻亦以爾雅列之於經而宋四庫書目則

置爾雅於小學之首馬氏通考因之夫爾雅既為周公仲尼

子夏之書其宜列十三經無疑今仍從唐舊而以說文解字

之類專屬於小學焉

爾雅註

陳氏曰晉宏農太守郭璞註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

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與於中古隆於漢代

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

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

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

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學所說先師所傳疑莫能

明也舊有劉歆樊光之學今惟郭註行於世

爾雅疏十卷

朱邢昺撰註以郭景純為主昺奉勅為義疏共其事者杜鎬

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

秦之禁管置小學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

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

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

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

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出比及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

說不學自先儒註疏皆罷詘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

經史提綱卷之一 爾雅

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蜉蝣為對其事至

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刊疏未就字多殘闕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余嘉其志而為之序

博雅十卷

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

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憲後事唐太宗太宗常

讀書有音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授驗詳覆帝嘆實

之

埤雅

宋陸佃撰晁氏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甚博俗說然佃

王安石客也而學不識王王氏亦於埤雅立者

經史提綱卷之十二

丹徒錢邦賓取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脩甫言

澄仲轡

男忠

五勉

淳

受業朱

論語

相宜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

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

與輯而論之其說各異其說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

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時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

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傳管論者常

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憂侯勝丞相韋賢曾扶卿前將軍

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隋經籍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

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時重之

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

並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

元以張侯論為本考者謂古論而為之註經曰空陳其

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之說謂古論而為之註經曰空陳其

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漢陳至情何鄭並行其孔張家語

孔氏所傳仲尼之言並附於此篇

馬氏曰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

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要

尚書同自孔子錄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亮曰子張問

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祥中所無

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真本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

也

洪容齋隨筆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並對其人

問答皆舉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曰雍惟至

閔子獨曰子騫然此書無損名若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

之門人子貢亦出於閔子騫所說則子侍側之辭明與有

于真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何晏論語註十卷

魏何晏集解其目序云按魯論包咸周氏孔安國馬融

成陳惠庸生穆王八家之說與孫吳鄭中曹爽荀爽

家訓解為之

皇侃論語疏十卷

梁皇侃撰皇氏曰古今論語之註多矣何晏採諸家論語

為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別著疏總攝衆說即東萊諸家

注然其意亦與衆不同

注疏二家之說以此為

事雖是說雖非

論語正義十卷

晁氏曰皇朝邢昺撰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
○唐人止爲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黃始泰詒爲之

孔子家語十卷

陳氏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爲之註肅開鄭學
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
行於世云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詢
交相問對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與論語孝經
並傳弟子取其正實而切要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皆集錄
之名之曰孔子家語是所論辨流別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一

屬文下辭從從顯有易說亦由七寸二子各述首尾加之潤
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
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藏至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始行於
世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
白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惡意所刪去者亦須抄出述
段畧岳刪去之意若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
論語者只爲如此路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經史提綱卷之十三

丹徒錢邦寅馭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儕甫訂

澄仲譽

男忠 濟 孟 勗

瀚 叔 濟

淳 質 夫

全校

姪忠 鏡 渾

受業朱 福 相宜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孟子章指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三 孟子

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言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叢佚也多矣

孟子正義 音義 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鑑丁公著所撰蔡附益其闕亡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與真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無取善經

朱文公大學章句或問各三卷 明朝制科所用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看來看去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朱文公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明朝制科所用

朱子語錄曰中庸一篇其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三 孟子

朱文公論語集註或問各十卷 明朝制科所用

朱子語錄曰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某下一字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

朱文公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明朝制科所用

經史提綱卷之十三終

經史提綱卷之十四

丹徒錢邦賓駁少甫述

澄 仲舉

江北魯之裕亮僑甫訂

男忠 齊 孟勛 叔濟

淳 質夫 全校

姪忠滿 鏡潭

受業朱 端 相宜

小學

漢藝文志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參取諸典共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

經史提綱 卷之一曰小學

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六書六體各有誦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官今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隸篆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篆印章書幅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今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住故孔子言循及史之闕文也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也史籍籍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師古曰辨甲君父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津學七章者太史

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後頗異所謂秦

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

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

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師古曰總合以武帝時司

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後者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

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

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記字於

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師古曰順蒼頡又易蒼頡中

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十三章臣班固凡一百

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遺宣

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齊至外孫之子杜林爲

經史提綱 卷之一曰小學

作訓故并列焉

六書一曰象形謂寫其跡也如日字從口從一陽數月字從

月從二陰數田字從四口十阡陌之制少字象物初生有枝

莖之類是也二曰指事謂宜著其事而可知也如人目爲

見鼻鼻爲鼻兩戶相向爲門兩手齊下爲拜之類是也三

曰會意謂合文以成其義也如止戈爲武力田爲男女帝爲

婦人言爲信人爲爲爲吏人爲使之類是也四曰諧聲謂

本一字以定其體而附他字以諧其聲也以江河左從水以

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鵠鴨右從鳥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左裏

篆諧聲在上籀篆諧聲在下周圍諧聲在內後與諧聲在外

之類是也五曰轉注謂六字數義展轉注釋可通用也如

長久長字長則物莫先焉故又爲長幼之長音長則有餘故又爲長物之長如行止行字行則有蹤跡故又爲德行之行音行則有次序故有爲周行之行音如數目數字有數則可數故又爲數往之數音有數則密矣故又爲疎數之數音又音促數音亦密也又有本其意特轉聲用之者如以女妻人爲妻音之類是也舊考老轉形之說非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因字聲意而借用之也如能豪獸也今借爲賢能英豪之類此聲借也如內外之內作收納之內伯仲之伯作王伯之伯有惡而可惡有好而可好之類此意借也又如占卜之爲占奪女子之爲爾女房舍之爲取舍肉骨之爲肉好之類借聲不借義是也

經史提綱 卷之十四 小學

三

張懷瓘曰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爰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即古文別名蒼頡即古文之祖也。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秦八體書法一曰大篆新莽號豐定六書三曰篆書又漢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所謂篆籀蓋其下孫是也史籀即大篆之祖也。按史籀者亦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故謂之籀文即漢試學童六體所謂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陳蒼李斯小篆無採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按小

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諧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其名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斯雖草創遂造其極李斯即小篆之祖也。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文方廣少波勢乃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畧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惟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仲乃八分之祖也。按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孝始爲縣吏得罪始皇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秦篆繁多篆字難成乃爲

經史提綱 卷之十四 小學

四

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即隸書之祖也。按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漢齊相杜度始變隸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畧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同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懷瓘按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奇形離合若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無窮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草而分明以別之也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呼呼爲草唯知旨乃能辨焉章草乃隸書之捷今草文草

草之捷也按杜虔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則解散隸本明是史游創始史游即章草之祖也。按行書者後漢穎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繁縟禮樂則獻不繼羲夫古今人物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專乎天然後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劉德昇即行書之祖也。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漢靈帝嘉平中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詰鴻都門上之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

經史叢刊

卷之一 四 小學

五

下見役人以至帶成字心有恍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關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略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諧此蔡伯喈即飛白之祖也。按草書者後漢張芝張伯英之所造也杜虔妙於草章崔瑗崔實父子繼能羅碑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杜崔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學杜崔之法溫故知新以成今草伯英即草書之祖也 以上張璠十體書節

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諧聲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是時獲景雲之瑞又作龍書

黃帝有熊氏立史官制文字著韻為左史沮誦為右史蒼頡

觀鳥獸之跡作鳥跡書其書頭寬尾細圓似冰中之蝌蚪子又名蝌蚪書。按伏羲造書契已有六書之名又云黃帝立史官制文字意伏羲已有六書之形至黃帝時蒼頡為古文體裁乃備耳又外紀云古有始皇氏蒼帝名頡有庖德生而能書報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是太古之時別有一蒼頡而皇帝史後名蒼頡然歟否歟作書者之說歟

鐵峰氏曰據載籍所紀蒼頡史籀程邈李斯諸家而外又有少昊金天氏作鸞鳳書帝嚳高辛氏以人事書作人書象仙人形務光辟湯之禪植蕤而食見華交偃象為倒薤書周文王時史佚厥騶虞而作虎書又文王赤雀鳴書集戶武王丹鳥入室以紀祥瑞作鳥書後用以題幅武王因素雞躍舟而

經史叢刊

卷之一 四 小學

六

作魚書魯秋胡之妻作蠶書陳遵因芝生漢殿而作芝葉篆曹邕作垂露篆懸針篆韋誕作剪刀篆劉德昇夜觀星宿作璆絡篆又皆隨時變易不列正體者也 秦廢古文始用八體一曰大篆史籀二曰小篆李斯三曰刻符四曰蟲書籀信首象為形五曰篆印屈起始六曰署書即蕭何所定以題七曰殳書書於文也八曰隸書程邈所傳二關者

漢以立體教學童一曰古文孔氏鉅二曰奇字即古文而三曰篆書諸小篆即始皇使李斯四曰隸書程邈五曰繆篆其文脈由鐘鼎所六曰蟲書所謂鳥蟲之形以篆印章也 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裁削讀為篆籀篇三蒼碑

廣雅釋義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韻略等諸書

蔡文姬曰臣父文訓隸字八分取一分割篆字一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故故名八分

庾肩吾曰按鄭善長水經注臨晉人發古塚得銅棺棺外書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按胡公在春秋前則隸書興於周代明矣當時猶與古文相參程邈始發古文而用隸又邱光暉以隸書興於周代謂亥有二首六身如布算之狀按此亥文則春秋已有隸書矣。梁顧野王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周末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

宣和書譜曰爲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存篆

隸史表綱

卷之一曰小學

二

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其典型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八分至唐又以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別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真書也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爲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按急就者小學者多書此故有急就

鍾繇傳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鐵峰曰按書至史游始變隸爲草游以隸書難於附急故取姓名人物草木禽獸等字編爲韻語解散隸體以草法書之蓋欲使人效習此書便於急速附就故謂之急就章其意在草書之可以急就非止謂難字之必當急就也其體在初變隸書之時循束於規格未至作縱橫狀自有張伯英草書後人乃別史游之草爲草草謂其爲急就章之草也急就之意蓋有攸當晁氏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失其變書法之旨矣

經史表綱

卷之一曰小學

三

經史提綱卷之十五

丹徒錢邦賓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衛甫訂

澄 仲德

男忠 濟 孟勛

淳 叔海

姪忠 質夫

姪忠 鏡潭

受業朱 楊 相宜

方言十三卷

漢楊雄撰晉郭璞注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絕域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

經史提綱卷之十五 方言

會者常懷三十騎騎齊素紬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繁葛洪西京雜記亦言子雲好事常懷鉛繫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

洪容齋隲華曰雄自序所爲文曰太元曰法言曰訓纂曰州歲曰反騷曰四賦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及儒家所序雜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

姓莊漢顯宗諱莊敗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

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凌之以武則繼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

祛悟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

者爲之云

釋名八卷

漢徵士劉熙撰序云名之與實各有類義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漢許慎叔重纂唐李陽水判定南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南唐徐鉉撰錯與兄鉉齊名不及歸宋而卒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經史提綱卷之十五 方言

玉篇三十卷

梁顧野王撰陳氏曰其文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最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并說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習故說文遂罕學要當尋其原本也

景祐集韻十卷

宋直史館宋郊鄭穀修定

類篇四十九卷

宋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書

字說二十卷

宋王安石撰石林燕氏曰凡字不爲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凡王畧別之以爲六書而謂之

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後處未易盡通又更繁錄蓋損
變易必多畢失許慎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
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舉以義取之
雖六書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
鑿附會有一字拆爲三四文者古文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
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爲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論楚書一卷

宋鄭樵撰論楚書曰諸籍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楚書流入
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詳經閭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音不
可不論也楚書左於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
錯成文竟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楚則一字或貫數

經史提綱

卷之十五 幼信

三

音華以直相隨楚以橫相綴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音楚以
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畧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楚
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傳。又曰楚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入
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楚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
亦不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焉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
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
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原派出於後耳華書
制字極密照畫極多楚書比之實相遜邈故楚有無聲之音
而華有無窮之字楚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
通而音無錙銖楚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

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爲賢
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經史提綱

卷之一 幼信

四

經史提綱卷之十六

丹徒錢邦實敷少甫述

江北曹之裕亮儋甫訂

澄 仲瞻

男忠 濟 孟昶

漸 叔齊

全校

姪忠 濟 孟昶

受業朱 福 相宜

史記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以上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周則大史小史內

經史提綱 卷之十六 史記

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跡以當時紀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議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

王之後非其義也故辭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而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國為蘭臺令史與諸先策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成光武本紀權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駒駘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惟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并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曄奏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充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惟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

經史提綱 卷之十六 史記

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公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歲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新繁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孟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裝駟為之解云班固嘗論太史遷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於貨殖

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時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不察其心而驟議之過矣

陳氏曰按張宴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二王世家日者龜策新勅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詞鄙陋非遷本意也顧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瑣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畧禮樂書滕荀子推論河間王樂傳斯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駰即注三國志松之子也始徐廣經史提綱

卷之一六 史記

作史記音義駮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撫贊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鴻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十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殯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顧師古考衆說爲之法割和幾抵其古今人物表無益

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鵲筆固雖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雄劉向劉歆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民由固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序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忱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蔚宗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頗有各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成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

經史提綱 卷之一六 史記

河內司馬彪統撰梁劉令平原劉昭宣御補注華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宋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惜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華撰蓋非是今考章懷太子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著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五列傳吳二十

列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注撰錄詳載分又書中其書多過本書數倍王通唐書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其後嗣於諸曹傳中則見高本裴侯氏之子也高貴卿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死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鳳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畧曰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所死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經史魏志裴松之魏志裴松之

裴松之

三

塔祭高帝以下昭穆制歷皆畧而不書方且乞米於人欲作佳傳私意如此史筆誰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三三年則已爲晉災典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從魏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遠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于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則知幾史通云論王道則劉劭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正統而不然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拭經世紀年直以先主正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下乃晉漢物也今據裴松之書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纂修前代史爲纂修後代史爲纂修

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撰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紀十一卷魏載紀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畧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憾也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弼氏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凉四虜三秦二趙夏蜀十六

裴松之

六

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晉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爲按歷代之史惟晉最冗最甚可以證至於取沈約誤証之說采諸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雜錄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脊鄭氏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固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已然亦隨其筆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願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類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得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晁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採徐愛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無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詭說以証前代如琅邪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洛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梁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并錄亡缺始詔館職校讐會筆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其本久之始集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宮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愛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承光以來闕而不錄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

梁書一百卷

梁書一百卷

上

三年獨開劉彥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載無魏言失於隱斷

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

其書甚矣

不心蔡氏曰遷固爲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蔚宗廢不復著至沈約此次漢魏以來最爲詳密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稽而雖難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既不載追則所遺存者隨世有無而已學者立乎千載之後考見始末當在相承如一日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二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江

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吳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不收私載

梁書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編纂梁史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惟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簡以字行

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所以論載每一篇成輒上之攬訖而沒察且死屬思廉繼其事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持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撰魏末山偉蔡高更至國書二十餘年事跡然其年記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成十之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

北齊書五十九卷

劉勰等校正

晁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外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首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識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虤隋并宏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兼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宏爲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

隋書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二

經史系綱

卷之十一

史記

初魏徵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後及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表請歸第入隋書入亦就五代史志天文律歷五行三志

續作

鄭夾淳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無明可以無憾蓋因於宋書不及也正爲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跡所以三代紀綱至述公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采灑然可喜其

實用故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雖然清麗且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前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本類孔通古今而不明迭次地理之序故疑今修紀傳志附之志其序風氣所由然其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述周隨分屬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司馬溫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大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棧祥詠朝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勁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弊勿謂經史系綱

卷之十六

史記

唐書一百卷

晁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初昫競撰唐史一百一十卷續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爲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令狐峒等後於紀志傳後隨篇增補共成一百三十卷石晉時又命劉昫等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無甚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又最非失實甚至以韓愈文章爲大純終故仁宗時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初撰列傳舊傳約一百九十卷新書約六百七十四卷而其

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

陳氏曰舊例修書正著官高一人名御歐公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事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畧失中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畧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澁殆類乳戶銳競體識者病之歐公嘗臥聽蕭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溫公通鑑多採舊史而唐虞子西直謂新唐書

經史提綱卷之一六跋記
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爲無謂也劉文成亦謂字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

高氏繼畧曰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繼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刻傳文彩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陽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嘆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已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蓋古未有也

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撰宰相薛居正監修
惟五代史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修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求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可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爲過特恨其畧出帝論以爲濶闊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充足以爲世訓然不爲韓陵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及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經史提綱卷之一六跋記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益艾忠公

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乎可述之功業也

宋史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舉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比漢唐而有光金之爲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於宋書秦不省揭傒斯深是之而夷臣自相爲力主之揭不能達也

遼史

元歐陽元等撰

金史

元歐陽元等撰

元史

明宋濂王禕等撰

經史提綱

卷之十六 史記

經史提綱卷之十六終

經史提綱卷之十七

丹徒錢邦寅馭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亭德甫訂

澄 仲麟
男忠 濟 孟觴
瀚 叔濤

受業朱 瑞 相宜
姪忠 瀟 鏡潭
浮 質夫 全校

編年

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編年

二

爲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言繁詔悅舉要撮
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爲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
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

後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晉袁宏撰宏在晉末爲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不
論謝承司馬彪之徒錯緣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綱紀差詳
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

晉春秋畧三十卷

晁氏曰唐秘書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儒
爲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集爲此書
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未詳何時人

元經十五卷

陳氏曰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補并注按河汾王
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
逸僞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
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子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
經作於隋世太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
抄自不能掩耶

唐歷四十卷

晁氏曰唐柳芳撰吳兢李氏曰肅宗詔芳與韋述同修吳
兢所撰國史述先死芳獨纂篇起武德訖乾元而先天以
來芳所筆削多失其當史官病之芳亦自悔及上元中坐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編年

二

事徙黜中適與高力士會貶所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
禁中事具識本末念國史已送官不可追改乃用編年法
別爲此書意欲以脫益也本朝歐陽修宋祁修唐紀志及
傳司馬公修資治通鑑撰取四十卷中事雖盡然異聞盡
話尚多遺棄芳本書蓋不可少

續唐歷二十二篇

陳氏曰唐監修國史崔龜從撰起大歷十三年春盡元和
十五年以續柳芳之書也

唐紀四十卷

吳兢李氏曰故參知政事陳彭年撰自歐陽修宋祁別修
唐書及司馬光資治通鑑行於世則彭年此紀應無足觀

然彭年之用意亦勤矣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跡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爲目錄參考異同俾歸一塗別爲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爲賢於荀悅云此書大抵不採倭倖卓異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沉四皓羽翼諸君嚴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之好奇也

經史提綱

卷之二十一

三

陳氏曰初先帝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或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以烈王訖於五代目錄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義慶長曆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於一公子康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馬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及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足採楚康實錄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歷最可喜唐以來釋宮野史雖百家諸錄正集別集纂誌碑碣行狀雜傳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何有焉

馬氏緯各曰公與宋通書曰其自到洛以來以修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果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爲草數每事又截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一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組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溫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爲編年之法然則一事用三四處事纂成是其爲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功績也通鑑承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比二百二十一家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四

洪容齋隨筆曰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常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氏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二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按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某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倖隋唐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懷帝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益凡涉歷三卷而過數國疆域事在京都時事明皇後

卷之後據爲肅宗至德元年卷之中方書太子即位
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妄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
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
鄴至次卷首莊宗方祖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
卷內書石敬瑭及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
說此外如晉宋諸胡晉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雖悉
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
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
宣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
叔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車帝
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史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
經長安

經長安

卷之一

五

資治通鑑外紀十卷

晁氏曰皇朝劉恕撰司馬公作通鑑托始於周威烈王命
韓趙魏諸侯下迄五代恕嘗語光局不起上古或堯舜光
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端不敢始於獲麟恕意
謂闕漏因撰此書自三皇五帝至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
自共和庚申以至威烈王二十五年丁丑計四百三十
年爲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也

經世紀年二卷

侍講張栻撰南軒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
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漫
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
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
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如云外丙仲
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
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
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後稱十有
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

經世紀年

卷之二

六

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其不自揆因堯
歷考自堯甲辰至皇土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
十有二年列爲六國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瞻簡有
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自有六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
災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
帝王奉天命之旨其可闡而弗彰故於甲申書堯堯之
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於文祖自乙酉至丁巳
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爲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
合自丁巳至癸酉是爲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
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
死則是史官自堯崩後明年通數之耳要若相二十有八

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於有仍氏世四十年而後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篡之統故缺此四十
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後國之歲以見少康
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後續足以爲萬世中興之冠冕於
新莽之篡缺其年亦足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
制既不得繫年而所立他人子名爲少帝者又安得承統
故後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
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
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號烏得而絕故獻帝之後即書
魏年號書曰曹漢始後生亡國而魏號凡此皆節目
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子梅

經史考

宋之二

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考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稱祀
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由觀以隆
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失秋也故統獨繫於江南
五代雜操則都中原者不得不繫之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袁樞機仲撰自大學官分教嚴後爲
此書楊誠齋爲之序朱子曰古史之體其可見者春秋而
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
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
又採合而別紀之若春秋所紀上下百有餘年而春秋
諸篇所紀紀事者不過數年其間無年者

必已具於編年之史即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春秋即依
經以作傳後爲國語二主餘篇圖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
述其意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然自漢以來爲史者
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纂述資
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月如指諸掌
雖托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始於智伯上繫左氏之
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
首尾或散出於數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遇
安衆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戶始
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
之流矣

經史考

宋之二

宋通鑑紀事本末

明馮琦撰

宋史新編

明柯維騭著

元通鑑紀事本末

明高邦瞻編 臧懋循補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撰李心傳朝野雜記曰自昔著書首尾
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編年非出
手故也姑以一事論之漢帝四年春以十月月食令
通鑑並書於長秋之後然編年者自宋南齊出而不思

雜史

隋藝文志曰自秦廢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遺書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蕚又爲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忘是後羣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

雜史

卷之一

九

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曆家之書多從歲首伯恭案爲知古陳君舉最爲知今伯恭親作太史記君舉親作述陸編世號精密余嘗考之皆不免差誤亦隨序辨之耳宋文公通鑑綱目條貫甚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貞元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參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誤然則該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於畏志可也此外宋朝編年之書尚有李燾續通鑑長編一千餘卷熊克九朝通畧一百六十卷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記二百卷呂祖謙大事記十二卷陳均編年要略三十

卷又有唐宋歷朝實錄少或數十卷多或千餘卷皆係起居注之書今俱不傳茲不具錄

雜傳

之說迂怪妄誕真虛妄測然其大抵皆常平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經史

卷之十一

十一

隋經籍志曰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厠居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燕而有之春秋傳曰號咷號叔王季之穆歟在王室藏於盟府藏統之類季孫命太史古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蒞其盟書登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知諸侯至於羣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集

正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祿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藏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輪蹄之臣扶義倣儻之士皆有紀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獨傳史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儻其餘皆略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江有名德先賢

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記序鬼神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其象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原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採其要馬魯沛三輔經贊俱亡後之作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馬端臨曰按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雜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爲一人之事而實關係一代一時之事者又有參錯互見者今以二類相附近庶便檢討云

經史叢編 卷之十七 編年 十一
及家周書十卷

晁氏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鮒注蓋孔子刪採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惟書法信實者行於世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途私有記述以伸其志將來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功益大矣以司馬遷之博聞猶採數家之言以成其說況其下者乎亦有聞見單淺記錄失實謬貶弗公以誤後世者在觀者慎擇之而已矣李異巖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鮒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

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繁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難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緝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別如是正云

洪容齋隨筆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也名斬之以黃鉞懸諸太白南二女既繼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懸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獻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

經史叢編 卷之一 編年 十三
南郊夫武王之代商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

至累戰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車尤爲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鎗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羆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一貉十有八鹿十有六麋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執國九十有九國載罪人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俘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以四鹿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康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商公季公立馬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夏商即祀宋也又言得寶玉德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

鎮古與醫畜亦奇端以謂慎爲擇種穗爲獵太樂浪之
夷爲良夷姑莫爲姊妹乘爲且隣渠搜爲渠梁高句麗
爲高夷所叙穢人前兄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于
獸繫身人首脂具腹炙之則鳴揚州馬鬣魚人鹿青首狐
九尾東南夷白底葉黃兼黃者似麒麟背有兩角東越海盈
車大鼈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梁以
絕大鼈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討者
若鼈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犂維康民以稔茲
其寶如李食之宜于北狄州麋狒狒其形人身技踵自笑
笑則上齧翁其目食人都郭北狄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
正東高夷以嶮羊嶮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即

叩距虛大戎文馬而赤鬃縞身目若黃金名言皇之乘駕
未引伊尹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令伊尹請令
正東以魚皮之鞞鱗鱗蛟板利劍正南以珠璣瓊瑁象齒
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雁珠名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
騏驎良弓爲獻湯曰善凡此皆無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
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
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遠周書此亦無之然則
非全書也

後村劉氏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中間所載武王征四夷纘億有十萬七千

七百七十有九倂二篇爲三百三篇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村園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大不近人情非止多駁詞而已百篇聖學所定孟子猶疑漂杵之語前輩云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不是全書況汲冢之類乎

李維楨曰竹書紀年舊有沈約注江劉叔安因約注未
悉而廣之以示余余稍與商雅焉按晉書束皙傳太康初
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或言安釐王得竹書數十車
穆天子傳五篇雜書十九篇紀年十三篇皆竹簡寫武帝
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晷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不知

後人何以於周書獨曰汲冢於紀年獨曰竹書也又言書紀夏以來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二十年蓋魏國史書大畧與春秋相應其中與經傳大異則益于啓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紀年最爲分起了夏殷商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皆用夏正建寅月爲歲首惟特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晉滅獨紀魏事至魏哀王二十年姑蔑之盟下陽之滅河陽之會衛人赤狄潞澤之戰丘墨紀魏之數與左傳同而以太甲殺伊尹與尚書乘璽故書爲疑也

審然何嶠云紀年起於黃帝而傳與序皆言自夏商未見全書者書無啟益事杜序亦不及書官夏后啟二年費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祠之紀大臣祠者惟伊尹周公啟隆禮益為伊周開先而束傳云然蓋史記職園策楚解有之悞以為書也

傳曰安釐序曰襄王亦悞凡此約皆不是正何也約注季歷事則云執事塞庫困而死並不駁其謬亦奚貴有注哉余嘗謂雜史多亂正史而亦有可裨正史者如紀年載夏桀卒禁絃歌舞而知應天順人者必無夏臺之囚周西伯昌薨後三年周西伯發伐黎而知以服事殷者必無託我釐命之事俞受南單之臺而知誅匹夫者必無黃鉞太白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編年

十五

之條此與穆王共和諸事皆足以明人倫光聖德不但文章古勁三代以下史才所不能彷彿而已叔姜拳拳是書良有以哉

穆天子傳六卷

通考編入正史中今因其與周書同出汲冢故仍次及周書之後

晁氏曰晉太康六年汲縣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詒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即其事也穆王始巡狩得驂騮綠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與太史公既同雖其言不典皆古書頗足觀覽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易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闕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越絕書

崇文總目子貢撰歐曰子貢攜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什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氏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並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吳越春秋十卷

後漢趙華撰唐皇甫遵註吳起太子盡夫差越起無餘蓋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一 編年

十六

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西京雜記二卷

晉葛洪撰陳氏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歆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過二萬餘言今抄出為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為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襲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

東觀漢記十卷

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駰等撰羅願序曰願聞之上蔡任昉文源曰漢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秘閣本校警刪著爲八篇伯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表宏後漢記蔚宗後漢書粗爲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爲蘭臺令史遷爲郎撰光武功成平林新示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寧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駒駰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駒駰所述耶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爲分也然固與珍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

經史提綱

卷之一七 編年

十二

稱劉珍所撰漢紀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志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四十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幾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榮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宏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惟華嶠專述漢紀逮蔚宗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爲主後之欲考漢紀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願以爲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范氏出魏晉後以世撰之不得爲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全錄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唐高峻撰以司馬遷史至陳隋書附以唐實錄纂

其要分十例爲六十卷後其子迥折而倍之

陳氏曰峻元和中人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其至文宗及唐末者皆後人附益之非高氏本書也

古史六十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撰其序曰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世家記五帝以來然不得聖人之意余因遺之舊始伏羲迄秦始皇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七十二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示後世國史職蘇氏之學皆權謀變詐今觀此書益不然則知子由晚節爲學益精深云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經史提綱

卷之一七 編年

十六

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之氣骨恐不至此姑摘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輩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元少時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唐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頌爲相時九齡原未達也此皆願願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攷然頗能疑誤後生也

十國紀年四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恕迥原撰溫公序曰漢之季也博學強記同修通鑑史事之紛錯難治者以委恕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往借觀之目爲之瞢性剛介初與王安石善及改新法言其非遂與之絕卒年四十九所謂十國者一王蜀二孟蜀三吳四唐五吳越六閩七楚八南漢九荆南十北漢溫公又題十紀後云世稱路氏九國志在五代之史中最佳此書又過之以余考之長於考異同而拙於屬文其書國朝事皆曰宋而無隱諱意者各以其國爲主耳

太平寰宇志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樂史等撰太平興國中盡平諸國天下一統

解尺長編

卷之一

十一

史悉取自古山經地志考證訛謬纂成此書上之

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忞纂自堯舜以來至於五代地理沿革離合皆繫以今郡縣名或云無所謂歐陽忞者特假名以行其書耳

皇朝方域志二百卷

陳氏曰東陽布衣王希先撰凡前代謂之譜十六譜爲八十卷本朝謂之志爲一百二十卷譜叙當時事實而著以今之郡縣志述今日疆理而系於古之州國古今參考譜志互見地理之詳明者無以過此矣嘉熙二年上於朝得求免父解其父給本建寧人邑未進士賦詞科不用頗該

洽希先述其遺業以成此書

南北攻守類考六十三卷

陳氏曰監進奏院趙善舉撰進以六朝攻守之變鑒古事以考今地每事爲之圖

通典二百卷

晁氏曰唐宰相杜祐撰先自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做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祐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叙載世稱該洽三十六年書成德宗時上之

續通典二百卷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二十一

宋翰林承旨宋白等撰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末

通志各

宋鄭樵漁仲撰

文獻通考

宋馬端臨貴與撰

續文獻通考

明洪州王圻輯

儒家

楊子法言

漢楊雄撰晁氏曰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斯新然若影之守形既解所發明又往往達其本指也

冥宰漫應者不可入乃精研易經公事而讓之數十過
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楊子
雲真大儒者耶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哉
荀況不足擬況其餘乎觀元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
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究其
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無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
窮也若海漚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尊者蔑以
易此矣考之於渾化之初而元已生察之於當今而元非
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元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
不可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極之以六經之言而不
悖藉使聖人復生視元必釋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
元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歎固知之也
變而過之之深也

解是提綱

卷之十二 編年

三

九經補韻

宋代郡楊伯岳撰
清江北魯之裕訂

周易

假切 更白
家人 王假有家
合於人聲二十箇韻內添入

尚書

夾音協
馬貢 夾石碣石
合於入聲三十帖協字下添入

周音
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田音申
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觀音勤
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毛詩

九經補韻

殷音隱
擬其書
發補末
碩人
或春或楸
食我桑果

推來臥
擬其書
榆音由
生民
或春或楸
食我桑果

假音格
擬其書
點反
泮水
或春或楸
食我桑果

周禮

苦音古
天官下典象
秦饒爲
地官下

政音征
天官上小司徒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黃音定
地官下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果音爲
春官大司馬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狸音反
春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養音並
春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有音又
春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九經補韻

條音條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威音六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早音早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典音典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空音孔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符音符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昔音昔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校音校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教音教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經音經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卷音卷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街音街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驥音驥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學音學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越音越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耐音耐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極音極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幾音幾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有音有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有音有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有音有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有音有
冬官上其疏
秦饒爲
地官上大司徒

進音	禘音	諒即良	說即脫	肉音耦	綴音拙	亨即烹	辯音偏	佔音占	報反毛	橫反古	九經補韻	數音速	區反侯	篋音叔	衍作州	美師儻	美音儻	繆音慘	端如字	卷音衮	顛音殿	禕音鞫
祭統秋嘗	祭義上	樂記說創	樂記說創	樂記說創	樂記說創	全上	其施辨者其體具	無他德之音矣	禮有報而樂有反	張以立極		樂記木茂區萌達	學記有齊	言語之吳	言和之美	序以昭穆	元傳而居	龍卷以終	玉藻顛實揚休	玉藻顛實揚休	再命詩衣	玉藻
百官遷儀之	祭統秋嘗	樂記說創	樂記說創	樂記說創	樂記說創	全上	其施辨者其體具	無他德之音矣	禮有報而樂有反	張以立極		樂記木茂區萌達	學記有齊	言語之吳	言和之美	序以昭穆	元傳而居	龍卷以終	玉藻顛實揚休	玉藻顛實揚休	再命詩衣	玉藻
純前鑄	見問見聞	子音慈	子音慈	子音慈	子音慈	志即急	煖即曉	肉反又	建其長	建其長		喬音駟	越音促	憂音傾	賦既職	缺即小	皇音往	匪勞非	休音鉅	瑞音冕	寶反刃	辨讀爲
以其純	見問見聞	子音慈	子音慈	子音慈	子音慈	志即急	煖即曉	肉反又	建其長	建其長		喬音駟	越音促	憂音傾	賦既職	缺即小	皇音往	匪勞非	休音鉅	瑞音冕	寶反刃	辨讀爲
以其純	見問見聞	子音慈	子音慈	子音慈	子音慈	志即急	煖即曉	肉反又	建其長	建其長		喬音駟	越音促	憂音傾	賦既職	缺即小	皇音往	匪勞非	休音鉅	瑞音冕	寶反刃	辨讀爲

[illegible]

偽 <small>音惟</small>	加 <small>太記</small>	蓋 <small>音為</small>	坊 <small>相被蓋且</small>
移 <small>昌聖</small>	去 <small>記</small>	純 <small>音全</small>	二 <small>笑為全</small>
修 <small>音六</small>	大學	婚 <small>音緣</small>	大學
	輕則為天下笑矣		婚 <small>音緣</small>

乙風書四

上



碩果錄十卷

〔清〕馬駟撰

稿本

上海圖書館藏

馮德淳名駒會稽人余老友也性純書恒自呼曰書無書能性耿介不妄于人惟近來數百方楷之乃快稍煩須臾必致立搖此人原且排余者也然得法於此則書為不可不越尺寸以運破損必究其精微珍護過於所貯人亦此信而樂信之未嘗萌本色而德淳之德益益當告人曰至室宜易此楷中肯假我大惠也設有入扶者如百十卷難書能以叩頭者當不似惟在饒金不似能佳而學涉日充矣或性生字可如萬卷快投之實也其缺以家藏海風卷惡極汲臣取去其梅史在于同族中推德淳者為德淳父厚德淳深相質之六後相角分之嘆曰書能吾不如此德淳於書雖不究乎而尤指意於經子儀札尤精所注儀札先錄已為之札錄數百字公取入館中梅史嘗稱其碩果獨存以有鈞指經實案在真初侯經籍上于愛而索之其佳和可苦味然顧以爲生書不可沒嘆于余而德淳同族子同其佳和而子實可和如鈞也

時

乾隆癸亥小春第一日漁莊同學弟沈璧頓首扣題

項果錄

則例

一古遺帙幸載於漢書藝文志然今日所有亦僅十之二不啻碩果之可珍知用是竄集其耳并採先儒發明之旨以成此編庶人知實情不敢更有遺知一古書有出於後世而為漢儒所本載者雖真偽不明然作於昔而留於今亦自有不可磨滅者故分附于各家之內惟數術之會附古人則載之不可磨滅者一漢志方技中有房中神仙三種其大者今已無一存者唐宋諸志有趙黃老所傳諸書概不錄不獨假托亦以絕邪術也一書曰太序一後漢志詩賦賦書藝術方技四部以再籍無知皆附諸子之後中獨有彼此互彰亦各以類相從無關大義一書大綱以四漢書藝文志三篇為通志而後世之書為主而旁及傳注子集諸書即其乘殘編有一言之及於典籍者亦不敢遺

一書中廣引博取要皆先儒遺言不敢援以己之臆見以欲連綴成篇不能不備載其姓氏非故遺也或蒙勦襲之譏庶免僭妄之罪一是一編專不考先儒書非欲以著作煙世也故字實毋文字繁毋衍蓋惟詳其參互之實跡而不遺及艱虞之遺詞

一錄中所採擇皆雖不下千有餘冊然字句經書悉余所未見都諒當什伯於荀矣如於漢子等書出於明季而為宋志以前所未有者不無遺漏尚俟搜求幸獲遺珍自當陸續補入

一是錄本以明經而兼及餘書者以諸子各得聖道之支流皆所以翼經之本為三代而不遠西京者以諸經既遭秦暴之烈晦皆出於漢儒也凡論孟亦推已列諸經既秦漢人大字未嘗不顯周戴記之所亦分之而無可分乎倘得擴我見聞自東漢以後擇其言之卓越者而討論之以為是編之後集更庶衆志云

一撮要一卷取諸經其義以其粗具經籍之源流故稍而刪訂諸編求以便
人之目檢然云

碩果錄總目

卷之一

易

田氏易

費氏易

京氏易

焦氏易林

子夏易傳

連山歸藏

卷之二

書

今文尚書

古文尚書

逸周書

三墳

詩

毛氏故訓傳

韓詩外傳

子貢詩傳

卷之三

禮

周官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卷之四

春秋

春秋經

左氏春秋傳

公羊春秋傳

穀梁春秋傳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趙絕書

卷之五

論語

論語

孔子家語

孝經

古文孝經

小學

爾雅

急就

方言

總經

漢家竹書

卷之六

儒

晏子春秋

曹子

子思子

孟子

荀子

董子

魯連子

陸子新語

賈子新書

孔叢子

董子繁露

春秋決事

桓子鹽鐵論

劉子新序

說苑

列女傳

楊子太玄經

法言

卷之七

道

樂子

管子

老子

河上公注老子

老子指歸

文子

闕尹子

列子

老子

歌冠子

亢倉子

陰符經

素書

法

簡子

申子

慎子

韓子

卷之八

名

韓析子

尹文子

公孫龍子

墨

墨子

經緯

鬼谷子

雜

尸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子華子

小說

青史子

燕丹子

神異經

飛燕外傳

西京雜記

宋之九

詩賦

楚詞

兵書

六韜

司馬法

孫子

吳子

尉繚子

黃石公三墓

風后握奇經

數術

周髀算經

九章算經

甘石星經

通甲萬一訣

山海經

水經

方技

黃帝素問

靈樞經

八十一難經

神農本草

宋之十

撰要

魯兵王敬古文

河同獻王敬書

劉歆校中書

劉歆校經書

漢世傳經之人

朝廷立五經博士

六經古文辨

諸儒著述訓釋諸

書書十卷氣陰序中卷卷而實卷歸一系之以贊曰祖龍出

文典總纂火神群書輯十餘年存什一文在茲永承不食

子夏易傳卷之三

連山物藏府

周礼太卜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巫比，二巫参，三巫环，四巫目，五巫比，六巫参，七巫环，八巫目，九巫比。辨九筮之名：一巫比，二巫参，三巫环，四巫目，五巫比，六巫参，七巫环，八巫目，九巫比。

白楊藏和程計

故古大聖治洪水。雖營武王伐紂。故古者老曰。不言是也。又曰。陽藏
 之。有乾。如天居。為父。為大。亦在神。為無。為馬。為未。為血。卦之類。知與今
 易通。知父曰。陽藏。黃帝之書。而神啓。筮乃不克。降二女以辨之。之。第卦
 曰。朕王其國。常母在。月之。其卦是。其文非也。蓋陽藏之。又為。代之。作
 來。要。尊曰。按。陽藏。六十四卦。其。或。并。皆。保。反。對。而。以。陳。而。而
 不。次。之。則。不。為。隱。也。以。為。作。動。而。司。馬。次。之。則。司。馬。為。在。值。也。以。損。作。而。而
 次。之。則。為。益。也。林。福。在。卦。之。初。則。為。益。也。故。曰。恒。之。初。則。為。益。也。聖。王。故。家。人
 之。前。則。為。益。也。容。而。主。未。濟。之。初。則。為。既。濟。也。唯。現。夜。二。卦。不。當。何。卦。非
 夫。獨。而。唯。唯。實。當。之。知。陰。著。曰。陽。藏。卦。序。坤。復。震。坎。艮。離。畢。乾。又。曰。
 功。藏。之。亡。久。知。有。未。之。三。陽。及。司。馬。廣。濟。自。之。若。失。之。德。有。即。指。師
 現。師。甲。之。書。為。失。之。隱。有。得。師。乾。是。藏。主。陰。而。備。子。圖。即。陽。藏。主。失。之。德
 矣。若。衛。氏。之。據。筆。妄。排。師。失。之。詳。矣。

多十餘年。即楚當二十世紀。又四百餘年。序以湯誓在臣虜後。志云九域有一德在湯。湯在三十餘代。什之命在費誓。約在九十。則官序為鄭休實氏所乘。則疑其必也。按此鄭部別有字四篇。而隋志釋文之書皆不合。若以印張翻之。仍似又有二百二十篇。和之。惟馬部之注竟心可從者。證其誤。然漢以後。若自唐虞現以。所引之古史高。出於宋曹洪高梅蘭之所上。且言昔太保學陳仲子。仲子以女投授風。風欲嫁。仲子承梁柳。柳授柳授城。城密婚。乃曾校。仲子梅。柳之擇。擇內。卷上其上書而施行。增補考索今以合本上下三篇。而其各篇文字。亦與本真微異以下之傳稱。如學校選。君昭南建武四年。吳丹于大航頭。伯相承接。所以致語齊典首有四者。指有等。庶民生華家。勉何容念。遂不行。即及江陵板蕩。其北八十餘里。遂達。以列侯第策。東漢孔都督置博。亦有代唯傳鄭玄隨孔都並作。而鄭氏甚微。標曰義。唯道孔氏三百餘年耳。昇說自有宋以來。而議者紛紛。如吳氏無幾字。然宋子曰果嘗疑孔安國者是假。蓋有千百年前說的。初以拾於灰燼塵壘中。口傳之餘。更變一字訛舛之理。兼小序皆可物充。第二篇是說先代名治之次第。至孫權時方止。必却說于舜使才子作典。亦未見一代政治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能。是否亦受康時序。益復諸篇皆然。況他篇古文事重厚。有必駁大序格致。格致是晉宋間子弟。又孔安國經最亂。通看此篇。只是孔叢子做主。取目發諸儒成。作成此篇。篇多端造。定說不能不若朱氏無幾字。然經義者所著之品。平九朝。按古史尚書唐以前未有姓名。然三日天才老柏。而季子又將。其法莫妙清題子序。王伯新輩群解。至明而梅氏陸力強。羅氏之南。是知批駁之多術。近揭國有法氏。讀古史而不知其失。故據得如此。而集毛氏大力。修者方及兩百寬。

按漢志周書十二篇注以周史記先儒嘗言得於魯太康汲冢中孔是似以
晉以前未有此書也然則周書所錄已有孔氏說晉書汲冢書七十五篇即
是周書也今即李善注文選連上善注以孔氏所引六經連周知不曰汲冢惟言
太康修五刑卿覽晉書引亦有汲冢周書之語蓋當時儒臣求汲冢書七十五
篇而不必連連周書無以故汲冢武陳孫叔通高相以得汲冢書求汲冢
漢周汲冢孫叔通者今古加皆用仍舊名而孫叔通修禮記漢論多武平心
而考之若鄭康成傳禮書記式之漢武陳與先儒傳該書杜之漢經不雅
和或戰國之士以意爲說若又傳書武而竊大聚度邑時今當今今今職方所
篇即平陳書也至漢初析几幾餘私者物必有非故李漢周孔所能彷彿
者說者仍舊名其曰孔子而此述者則以孔子所論之餘乃不足足陳
于是者亦不似若孔子則與和其指說不必與後述終其子曰武周史文
詳則宋周以故作者亦述也蓋不難爲詞記事而述法就有存者每篇一二
駁辨盡其其而孔子所無而述蓋不復述也哉自六經而下詳盡者皆
以此書與周書稱天字像而此漢述遠近皆字多闕缺誤誤在可恨不

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子華之一語孔子亦傳而引之以三皇之書然則書斷自
唐虞則已首之事與周已荒渺而不可考故漢唐諸志皆有三墳之目
至宋元皇朝毛漸軒輩使而西不待唐杜佑通典合而三墳者事
一而指為天皇聖義氏之書以氣墳次之而指為人皇神農氏之書以形墳又次之
指為地皇軒轅氏之書以山川墳三墳者名臣民物陰陽氣墳皆得義生動長育生物
墳之天地日月山川雲霧一字各稱一義三墳無以姓代伏羲氏皇策之書
氣墳強以神農氏之政創形墳強以軒轅氏之政創人皇中黃氏山裂
名中所略不云何人亦可然終是以氣代武以強商英特不能撰以比李金餘楊
以其書始於天覺宗也而謂義既係引經據古廢其真失而毛漸軒

裴獨信之以鄭漁仲之博洽尚稱生今其辭實有野如林然且見取于汝如况此乎至崔葉陽羅涵且加采則以著路奇路奇之達也

毛詩註訓傳二十卷鄭氏箋

[illegible]

此篇則與左傳程子則以大序而孔子以小序爲圖史作歐陽氏疑其字義然
不若左傳之爲然程子則以大序而孔子以小序爲圖史作歐陽氏疑其字義然
言法當以存爲體然亦有三失蘇氏疑其字義然言法當以存爲體然亦有三失
子爲下字此人所指蓋非渙傳則有元注構爲以爲村野妄人可憐
朱子因之作集傳以經文右而而此接序爲妄然自是以來朱氏同承上說
毛氏固不先附合仇僞而古去未遠兵中豈實實有所傳而治語人若以指就是
又不可枉而棄柳也則治三序存之而史記之也歐陽氏亦謂治非全篇刪去也
或篇刪其章或事刪其節或句刪其字或曰人言夫子刪治者未是也宋以律
多治不當刪也惟加刊之可耳然治有凡例雖有所刪不可見也朱子
不信小序多指刪節之說爲深奪之說然存序不廢也而王晁孫觀竟刪去序三
一篇於二篇中而去野字死腐一篇而還甘棠何怪深矣然王晁以朱子之所不刪
刪移易而無故解之豈亦甚矣歐陽氏陳拙鄭學以爲多者改字不無深憐
四篇並序各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足治於家然亦不害所長也鄭氏箋治他意
未明而即以已說爲之經又豈不妄也三篇爲之序朱未補以據而移者治
也言諸篇以諸篇言之則治治之言也序餘不可悉知惜其家既亡世道已非其
所改之由未可現矣注釋紀事雜錄記鄭則不倫之妄鄭雖理之使難奪亦不敢
易序先後無於注下豈明乎也其其改字生疑也金可作然惟五際之難漢
翼筆以而受之而治治法爲後漢律制也學不主亂也

當以韓祐為証。又還李善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外傳。今本皆再小。白虎通典漢書所引。今本亦不見。所引或為內傳之久。孰未可定也。子貢詩傳一卷中。公孫抗一卷。

大戴禮記十三卷四十分

周宮十二卷

按澤志周宣王弟周宣傳四弟傳已亡例經即片之周札也得澤景帝時

子 38-387

以周官書為後或名周官禮者自來以和始惟以周孔稱矣今仍考志之概

集註一事見周禮集記二十三篇

古以信書孔樂道士謂之教後並以易春秋爾雅之書漢唐以來並立五經傳和後樂一書無傳即後漢書蓋後漢周景雲之後禮樂漸廢漢與技米於脫星之中孔得於高堂生所傳與漢中所出樂傳于制氏所傳徐氏氏文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元生等共求周官及諸子言樂記歌八情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文帝時周禮未出樂人實以今時故其書即周官大司樂章文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元生等共求周官及諸子言樂記歌八情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文內史王吉受之以授常山王為武帝時歌有子而和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無為所傳不即者焉劉向今者存者有樂未奏論樂詩記片樂后樂理樂儀亦化樂象安并寬坤七說又後十一節和樂詩又有樂奏樂器樂始不穆就律季札樂道樂義義之本顯實世十二節名各而實則則樂書之遺

人制者多矣清源氏氏廣昌何氏等各有注於和實而尤信諸孔漸失其和即如周禮之樂記全無補而實也此書在經官也夫善乎季子之言周禮書度大雅雅周官注度在事規規周官所官下筆或屬他全事周禮作此書立下此法却不重行治盡世世皆以周禮聖人之書至周相研之難於終其大雅其比附人知不知考之禮或以先泰而孔記者乃曰考又得未得周官禮記河間獻王不見冬官一節乃使博士考之孔補及考者又意女子填羅州有孟餐也王和獲竹節素絲簡度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慶儒宣曰是科詩書考之周官所同文也漢的科詩書已廢故考之孔記博士作也詩書夏書銘詩周禮文未始實典之終緒尺度則尚實之章義字而詞富而無其意也若此則不可得周禮因周禮而得禮記也蓋不亦幸乎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周禮盡在魯矣是此孔之所禮也則此周禮一書所官命令官職之事不通孔三端而為有言之孔孔於是也是以漢之難得之孔家惟

以周官書為後或名周官禮者自來以和始惟以周孔稱矣今仍考志之概

集註一事見周禮集記二十三篇

古以信書孔樂道士謂之教後並以易春秋爾雅之書漢唐以來並立五經傳和後樂一書無傳即後漢書蓋後漢周景雲之後禮樂漸廢漢與技米於脫星之中孔得於高堂生所傳與漢中所出樂傳于制氏所傳徐氏氏文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元生等共求周官及諸子言樂記歌八情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文帝時周禮未出樂人實以今時故其書即周官大司樂章文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元生等共求周官及諸子言樂記歌八情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文內史王吉受之以授常山王為武帝時歌有子而和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無為所傳不即者焉劉向今者存者有樂未奏論樂詩記片樂后樂理樂儀亦化樂象安并寬坤七說又後十一節和樂詩又有樂奏樂器樂始不穆就律季札樂道樂義義之本顯實世十二節名各而實則則樂書之遺

人制者多矣清源氏氏廣昌何氏等各有注於和實而尤信諸孔漸失其和即如周禮之樂記全無補而實也此書在經官也夫善乎季子之言周禮書度大雅雅周官注度在事規規周官所官下筆或屬他全事周禮作此書立下此法却不重行治盡世世皆以周禮聖人之書至周相研之難於終其大雅其比附人知不知考之禮或以先泰而孔記者乃曰考又得未得周官禮記河間獻王不見冬官一節乃使博士考之孔補及考者又意女子填羅州有孟餐也王和獲竹節素絲簡度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慶儒宣曰是科詩書考之周官所同文也漢的科詩書已廢故考之孔記博士作也詩書夏書銘詩周禮文未始實典之終緒尺度則尚實之章義字而詞富而無其意也若此則不可得周禮因周禮而得禮記也蓋不亦幸乎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周禮盡在魯矣是此孔之所禮也則此周禮一書所官命令官職之事不通孔三端而為有言之孔孔於是也是以漢之難得之孔家惟

藏傳子遂在左氏解詁三才後漢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左氏而未行時陳最明左傳在左氏其時又嘗言詁於是說鄭學對左左氏傳亡藏間者以經事之及對年因不復稱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和帝元興十二年鄭其父子妻上左氏乃立於學堂郭象作左傳列章句永平中能在左相高第毛萼鄭時爲駁服虔字子慎注本等列詁詁說流行於世晉杜預注左氏又在左氏春秋集解三十字釋例十五經音三卷之中左傳杜氏服氏博士復惟傳服氏至唐杜氏盛行服氏遂微

公羊春秋傳十二卷
宋鄭樵六經集論曰或謂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乎始乎劉歆漢人尚不能知况後人乎公羊本齊魯故世有以爲名高者始歆有以爲子夏弟子者有以爲漢初議經者公穀本魯魯後世有以爲子夏弟子者亦然然則有以爲字叔名元始歆者有以爲惠惠者有以爲名惠者然則皆無所指據得而定之然公羊載孝正子之視歆則以羊元出於孝正子之後故漢雖載子之之說或出於漢初未可知吾嘗求二家之傳矣公羊之書有所謂殆于此乎有所謂生成之者有所謂代者元主代者元者皆弟子記生所自會其語者以緣之也有且有所名公羊子曰者則元書非公羊曰者不可知歆書有所謂信曰子曰者曰子者皆曰有歆弟子曰者亦皆弟子記生師言言以信之說則生書又非歆書之所自者可知歆蓋必出於尸子沈子之徒歆或者歆生元孫初人之說歆書序曰子夏傳之曰羊高傳之子平傳其子地傳之子君乃與弟子胡生知者蓋以竹帛書漢帝時子都爲公羊博士與董仲舒同書仲舒著書稱元德年元歸故托有之云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順受即棠陵杜大東子弘公廣公陵仲溫高步舒皆爲弟子仲舒唯無以爲學不失師法授東海王卿及惠臨弘野孫授廣彭祖孫時及顏安樂皆爲弟子由是公羊有嚴顏之說武成元年公羊氏傳經今惟後漢何休注行世

穀梁春秋傳十二卷

漢陽江公爲教崇春秋及詩子書中經傳列子孫范格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立春秋仲舒通經能探善屬文江公納仲舒上使與仲舒辯而不相折而是相公和私本志以羊學比其義年周書生所是工周書公家治太子受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春秋復倡周教崇而羊氏始浸微唯魯崇漢昭皇帝入堂廟產書能信其春秋萬材捷敏與公羊大師張孟等游同公好射學者頗浸受教崇游張千餘里游周度江公授子皆授度受春秋又事暗至公羊乃奇學也宜興教崇時春秋出公見與公羊家說上羊教崇說決又連即十人選千秋受令千秋滿後撤江公於范格之祠割而受教崇秋令助江格子漢氏乃假周度江格使使平校十人餘歲皆習習乃五種名儒之士大傳著述之等太張殿中平旦羊鞋張同食張之書多從教崇由是教崇之學大興劉向合三傳而考之公穀一授而左氏則筆錄也現在氏無義番楚行師用兵大夫世誼無所不備其載上雅雜事與漢家師春秋同則文獻足徵或作於焚書之前乎公穀授與左氏同時二百四十年稍書十得而不度蓋推沈氏之例也此生恍惚難憑作于焚書之後則宛然竟謂左氏之親授者無所不得信何周書者他則非其家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則亦非也嘗見左氏以左氏在官廨以公穀爲齊卿家公羊者以公羊爲是皆以左氏教崇爲齊卿家爲教崇者以左氏爲是而實齊卿家公羊之所及哉有均取焉者曰左氏書春秋花四年羊春秋數教崇崇其說拘非其失者曰左氏失之狂張失之強公羊失之俗或謂書廢三信者三信作而各拘非其失者曰左氏失之狂張失之強公羊失之俗或謂書廢三信者三信作而各秋教崇春秋三傳來周周雖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受而通之詳春秋補人之遺缺足以平其得失有能知其是者是矣況者不以書三家之學之失三家各有其長亦有所缺論者謂左氏當因史記爲事理不勝其非滿殿威而不滿是非公穀學之說左氏傳據孫子理之誤于子孫往之其意也然其理有似之者左氏一事其往推喜

平蓋以策求者云以女爲婚得承乃背棄之蓋名有求覆以成除名之義成求猶死
莫所重今籍血誓川廣原與同生平空之必其獨幼婦之舉因求嫁人所否而乞
官得之同時有趙福美越春秋一書久許離棄可以並結而分爲差時

西京雜記

晉書陸平西京詔記云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見父作勅乃當略取撰錄蓋與錄史事未及而亡也中書又云承雅記已亡人眼中已亡於後存者試以共考按班固所撰是金取劉書少有異同年固所遺不過二萬餘言抄者若以爲以稱漢書之辭所撰見父作勅予按而考之以爲漢父作之紀是唐唐書之義今六卷刻於人升之也按博學文苑云江表記云書凡百卷宋孝建中歲年即不聞有此書而散父子亦不聞其嘗作父傳子亦使取聞有異同述不復令決不著也始有可紀如能非却的故知傳記如此也作此江表人江表人吳何保記云以叔二書不見得也唐唐表一初傳記能家自傳記文字史類和相此

碩果錄卷之五

論語

魯語十卷二十篇

會稽馬德傳所纂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而微言後弟子恐難後後各生意見遂得而論之謂之論語魯語十卷二十篇魯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傳是也魯之有孔子之門人漢初有齊魯二家齊魯諸君魯子至成魯於太學傳其後建前將軍少府丞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諸君人所傳則有問王始道二見凡子二見其二中章章句頗多於魯論諸君王吉醇子少府宋卿王卿之大夫官卿而當今五鹿充宗膠東庸坐并傳之唯王陽名卿後又古論諸君與孔子而當同出自孔子屋壁中凡言一見有兩子孫魯語十卷二十篇魯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傳是也魯之有孔子之門人漢初有齊魯二家齊魯諸君魯子至成魯於太學傳其後建前將軍少府丞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諸君人所傳則有問王始道二見凡子二見其二中章章句頗多於魯論諸君王吉醇子少府宋卿王卿之大夫官卿而當今五鹿充宗膠東庸坐并傳之唯王陽名卿後又古論諸君與孔子而當同出自孔子屋壁中凡言一見有兩子孫

孔安國之傳後漢而融注之者皆曰侯氏為受魯論於夏侯氏又說庸生王吉受魯論於侯氏而漢刑名頗惑除其齊論問王始道二見從魯論二十篇為定師張侯論以授成帝當世之從漢包氏包氏子周氏所並名章句列子學官郭氏以張侯論為本又魯魯古論而為之注親何晏等又集孔安國包氏成周氏而融鄭氏陳群等以王肅注為周則更難通之說并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之盛行也齊古論道者江左中興者雖論諸君共立郭氏博士上梁陳時郭何並立於國學而郭氏甚微周齊郭學獨立而至隋又郭何並行而郭氏學于民而自唐以後又獨行王學今惟以宋注為主再考東漢王充等雖從衡衡有云論語古文得于篇河間九經本三十篇陸績之以傳一說

家語十卷二十篇

晉王肅後序曰孔子家語當當時弟子記夫子與公卿士大夫及七十子之所問對言語也既取其醇而初實則出焉論語乃集錄其餘名之曰孔子家語

論其指歸自夫子而往有洋溢不盡者亦有七十子之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好有優劣之故也戰國時儒道分轍惟孟子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即荀卿入秦

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弟子之言九百餘篇獻之伏匿焚之禍而家語與孔子同列故下見高祖克秦志得之寶載於尺簡多有古文文字及呂氏春秋取解藏之其後被燬而家語乃散在民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如問一事而彼此其辭景帝末魯哀王下道書於是京師士大夫皆道家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弟子之言不相錯雜不可得和以付掌書與典札家為亂而藏之秘府後孔氏志得其副本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按劉向校錄二十七篇是以師古注漢志所載家語云非今有案語今王肅所注四十四篇乃得於孔子十二世孫狂蓋王肅問郭學狂當受學於肅所得為真與已所編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在安國所撰次之書也然其末有云家語地召不純都是當時書孔叢子是法宋之撰出不列孔叢子而難以東漢人牙而而此則直抄西漢以若遺文或恐六載所載或為子夏所遺者也漢志又載三朝記注郭注師古曰今六載孔有其著孔孔子時家語也三朝見如四一類

考經

顏氏孝經一第

孝經者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之書也按安氏氏讀書志曰何休稱子曰吾亦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所著者也今其有云仲尼居魯曾子得則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自述也仲宗元儒論諸載弟子必以孝為首子不然蓋曾氏之徒集于孝子思相力存耳余按孝經亦由遺義撰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是子自出於八章而長和博士江都少府后詹棣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仲宗後漢鄭玄馬融皆奉注而世不傳世所行郭注相承以王肅成書無按鄭志及中注漢書曾子問中

汲冢竹書

晉太康二年汲冢人不諱... 易經二篇... 竹書紀年... 魏氏...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民國史... 現代史...

儒

會稽陶德清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鹽鐵論... 白虎通... 論衡... 潜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民國史... 現代史...

為是書都累之道... 按漢志... 唐志... 宋志... 明志... 清志... 民國志... 現代志...

管子二卷

管子...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子思子二卷

子思子...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孟子四卷

孟子...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孟子曰夫有患而不死者哉未有患而死者也今書無則則微缺者多矣此卷無將得不混然非也又或見于外書耶若謂則以平又不當謂其不決深也唐以前儻於前揚之說蓋辨此並非耳蓋朱子到于三經內孔子論語並無言矣按氏有將休則換則孟子三書休以刻書時有版運堅道之說既刻後後門人益有附益並刊去之者書七篇以明其意前子休而非孟荀荀則益者又復于休而終孟荀溫公以孟荀者來姚皆不若休之得也今洪武時以書中地舉之語為過甚命儒臣更定孟子即文行世也永樂中修大仍行孟子原文以世於今

荀子二十卷三十三篇
荀卿爲趙人嘗居成宣時。繁文多於禮。是時荀卿爲魯相。年十五始來遊學。至襄王時。荀卿數爲老師。法通秦。相也。中君。以爲國強。今也。殆題。按秦威王。子宣王。年考烈王。而飲始相。後年表自齊威王元年。至考烈元年。九十年。則荀卿去矣。略略可藏矣。其書以性爲先。以禮爲後。故疎薄傲笑。詳尚強伯。達海也。荀卿則以子思子爲佛。文蓋子而與墨異。同也。人論人物。以平原信陳爲矯拂。而荀卿尤同於。其指往不能勝。故儒多疵。而唐楊休復推荀卿爲先師也。子。於。程子。子。荀卿才過焉。即性惡。初。大。亦。已。朱子。四。荀卿僅有好處。看來亦不足。則。底。公。是。程。公。推。荀。子。文。詳。則。名。爲。古。推。周。非。春。漢。以下。所。可。藏。

戰國畫心撰畫子一編閩墨子宋長社方注

淳熙載魯仲連子十萬劍之傷當隋末王莽錄一寒唐樂志已亡其可行世惟
奉此已往我國爵有人不仕徐先生

按漢志有陸賈子三篇。今惟有十二篇。共三卷。書國權謀。主北方。此撰亦淺。乃賈子

甚微微之見而亦不徒於道。或謂非實書不然也。使後人偽為之。則必說其理確其詞而張望其事矣。寶圖時。近儒爲高南不讀書。故歸和信字規矩。其意不在萬上。治檢而並有一。其他所以指肘忙和手動者。皆正論也。則明陳明卿辨古文字奇貴。稱其書法多奇筆。但不足以爲標識。先儒所謂實理之士。自是當的爲了。端事動人主權。不願持持。聯會其標新流。示于他。八非爲也。一著術次第。成容旨。其說分爲兩節。既同所。而無標其節目。據其言。竟之。六紀者。既自。容漢未。傳。於。中。世。說。是。此。說。亦。有。其。分。

漢書傳本亡三篇刻則削定爲五十八篇考漢書注者衆亦衆然張孟弼氏所載多不同延祐所撰其初于書都未有闕並周時書已亡獨是其校多異故而不加尤意以歸實爲天子之圖以重書爲神書之至而亡氏雖學者不可不知也其子經校了漢書此數餘亦確約辨之看來首注一雜記語乃其舊條陳說此說以其非漢書所無無淺顯不足異大抵雖承書師王余州六篇文字不能用實注者每以實注不能用文帝者亦甚也梁大國曰陳王亦愛子也以實注居之蓋不久而乃公師先生先而次事則其甚歉獨不取實注同而相陳贊相而不取則其居首自甚也

孔叢子也。世傳孔鮒字季重。孔子八世也。作漆棺在棺中。以目不見。托
目蔽而足。託託無所見。仲尼子思子之子。順居及已行之事。到孔叢子云。九
一節叢子之義也。言孔叢子以其叔者賦命。謂之連數。今名寒附。初叢始
中來成存。相授治大令。孔叢子而儒宮有孔叢子弟。雖家又有孔中營五十二。
第其往開孔甲黃帝之殆。約曰夏平孔。似以皆非今。此書一名盤龍。指治術有六
子。或云孔乙連叢又出孔藏。意者孔叢子即孫孟高。而亡。第連叢即孔藏蓋
而其子孫或續之。然更有稱曰學壁孟高。注亦曰黃帝之又何也。米子孔

歲子說陞行類東漢公生文氣然終全不似兩漢文字耳或云東子或蓋季房者
 某先世遺文而成之疑是書末京洛行和其記問篇載子思与孔子同答此
 則孔子時子思年已長知此孔子嘗洛陽師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七十一至子
 以子思在魯授時固當師是為的說知按孔子没於哀公十六年春得公在時已
 七年知當時子思猶未和則問答之說安得有之說按此則孔子生於魯哀公十四年
 歲叙一事謂弟子意厥惟不修失侯謂大司徒之所食色三自謂利妻與此亦
 閨內傷德子思子思生子甲甲生莊栗仲仲生孫子孫生白劉世文等欲知光昭略
 八可字年耳是立為之甚大行反也立子元子建仕齊為諸侯式子亦似迷誤

王林紫雲清別竹林之
聖狀雲霞世仲舒探史撰仲舒遊事故事訪美國王林紫雲清別竹林之
屬數于第子餘旁易皆信于故世之為名錦籍中國之翰林以影其人
快云壽壽景茂茂同雅取仲舒家第報置定和歡不相隔也其意可知也本佳佳
其院老秋凡為數于王林紫雲清別竹林之各名今念其名曰聖雲而王林
清別竹林則必其第第并失紀本然以佳佳存也聖雲之先儒先亦有釋文極
遠因王王會解尺子北王統等雲雲注王紫雲皇王此世也自有賢之聖本秋
屬辨此和仲舒之名或取此別為定王林紫雲

和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上有政議。武帝如廷見。對張湯。問得美於臣者。秋
 決獄。言三事。初。以能幹。太史公論。丁字。蓋黃漢平。王得美。今願遠。此有等
 公。李球。周氏。諸儒。能。徑籍。考。言。按。此。即。獻帝。時。左。即。上。士。秋。的。以。為。美。英。素
 於。事。年。南。漢。主。官。一。時。者。也。得。左。一。事。於。後。漢。是。皆。入。法。部。

班固曰所謂蓋鐵諸君此元中樓大等矣。問以治亂。皆時顧罷郡國蓋鐵。推
鼎均輸。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於是罷推鼎而蓋鐵率不變。當時顧言其深文。

至宣帝時治檻檻寬次以治公羊羊秋臬品即左廉江太守最通羊臬文雅衍
拉鐵之說度增修圖書著述亦欲創以究治制成一家之法允之篇竊思漢
制近古莫過於國國有大事必由卿制制任三古之志漢制雖然是以周陳句
拘水臬而名臬制經亦不詳嘗所以詢諸食肉者也班氏專美乎此殆現一時
議輿論其所同對不仲異見期異辨亦幸學茲大違八者無從文字以書表矣
左氏公卿制權衡多少假借可悅美良也

漢劉向成帝時典校秘書。同撰國史。奉漢明帝詔。記行事。有家之司。則取以辨美惡。可成者。名勳序說。其五十篇。勳序陽湖先生世修本考亡。宋曾鞏字子固在館中校書。沈而補綴。其遺僅得十篇。大自秦之梗概之文。有補于世者。稱向與楊雄爲最。雄者。莫不步起。孔向之言。不皆折衷于聖。故讀者多謂雄優于向。內考其行事。則反是。何者。今觀其書。向雖博學。而自謂浮淺。雄雖辭深。而自以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必過於雄。學者其可忽哉。

漢劉向校中書說苑雜錄除其與新序重複及其餘淺薄不中義理者劉集以爲百家故以類相附凡九十篇上合今字數曰說苑陽嘉四年上之今本曹勗重校宗文從目存者五篇餘漢士大夫家流多有餘篇篇舊者字篇新即當附本末也

南蠻官氏序爵所叙列女傳九人如有俱贊賢仁智貞懷明義撫通學懿身
而各著其美其美則然存寄信史文以記頌如姑四言而闕左屏風事其伯而
隋志及學文德即皆敘列女傳十五節亦大家謂以頌義者之蓋大家所說蘇其
弟為之與頌美九十五節而並以陳羣為九十六節然其有十三傳者謂王侯同時
五傳其法入通題而拘題其頃同向子敬說今餘頌義之無傳自叙又漢志有
列女傳順明非敬作也學文德日以陳羣等十六傳為法人所際今以頌考之

每篇皆十五傳耳。凡無頃都宜當非向所盡。不特自陳廢母所斷也。頃云書之
之屏。而更有頃。頃在八中。莫得而考。以所序書多載。獨此本存而復
宜。為他多所實。於其意。故屏錄其目。而以頃。之。定為八篇。其七篇。十五。為一
百五。第八篇。為頃。和。澤。承。奉。之。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法。宮。趙。衛。之。屬。竟
敢。而。以。為。王。政。自。自。始。故。列。古。昔。惡。所。以。具。安。都。以。戒。大。此。而。述。作。之。大。意。也。其
稱。宋。官。指。其。大。意。之。雖。與。今。說。法。者。爭。異。蓋。春。魯。之。學。固。不。盡。同。氏。也。即。如
中。所。著。事。例。亦。有。左。氏。異。

太玄經十卷

按漢志楊雄所序。太玄十九。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家。七百十九卷。分
三卷。有首術得測攝歷數文。視圖告十一。皆以解刺玄。終蓋與本經互。共為十
四。今志云十九。未詳。和安果陸續云。各依舊本。詳釋。范望折衷長短。或加新意。
乃以太玄一。加總贊之上。刺玄。附贊之下。為九。第。列。為。四。卷。首。測。二。序。藏。之。第
一卷。之。目。蓋。猶。王。弼。離。合。易。之。類。也。其。大。意。雖。准。易。作。太。玄。經。其。自。序。稱。玄。無。而。法
信。或。以。為。其。猶。天。越。階。至。當。陳。德。之。耶。或。以。為。度。越。老。子。之。云。大。抵。香。之。過。其。實
數。之。者。夫。其。意。香。亦。可。信。也。卷。子。曰。楊。子。為。人。思。沉。會。思。索。於。陰。陽。消。息。之。妙。它
思。者。指。其。太。玄。亦。是。然。底。工。夫。蓋。天。地。間。自。有。奇。耦。自。二。而。四。而。八。公。德。地。推。去
都。走。不。得。楊。子。却。添。作。五。事。要。做。三。載。又。且。有。氣。無。物。有。日。星。無。歲。月。恐。不。似。道
理。其。學。老。似。此。清。靜。淵。默。等。語。皆。似。老。氏。者。思。夫。以。意。當。卦。以。卦。當。卦。非。子
漢。世。若。夫。節。侯。春。秋。推。其。五。行。所。寄。而。言。五。福。福。生。之。至。玄。而。並。詳。矣。東。坡。極。書
報。其。書。之。淺。近。而。司。馬。溫。公。則。極。重。之。

法言十三卷

按本傳云。雅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外。馳不與聖人同。是非。闕。然。子。經。故。人。時。有
問。雄。如。常。用。法。言。應。之。辭。外。十三。篇。以。象。而。語。辨。曰。法。言。後。為。所。替。以。發。其。大
意。然。雄。之。學。自。以。為。故。其。言。變。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且。曰。人。性。善。惡。混。蓋。規

矩。定。執。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明。王。弼。州。縣。太。玄。經。序。南。書。楊。雄。信。曰。
曰。曰。孟子。說。而。有。荀。卿。氏。荀。卿。氏。而。有。楊。雄。氏。中。國。若。董。仲。舒。之。正。氏。毛。以下。之
鄭。於。其。經。術。若。有。稱。焉。而。未。有。立。以。雄。持。道。統。新。雄。治。事。間。易。而。為。太。玄。準
魯。論。而。為。法。言。之。所。指。標。要在。華。周。孔。新。經。卿。治。一。時。已。稱。述。之。至。易。衆。氏。而。為。太
玄。氏。而。信。法。氏。於。子。不。之。信。而。獨。信。卿。之。出。處。其。先。亦。未。有。些。之。者。獨。不。能
不。恨。恨。子。而。奉。大。夫。及。劉。秦。美。新。之。頃。耳。試。考。其。信。而。推。之。則。事。不。必。盡。然。而。情
亦。大。有。可。原。者。當。雄。之。給。選。京。師。而。給。事。重。門。成。帝。之。世。與。王。莽。劉。歆。並。哀
帝。之。世。復。與。董。仲。舒。並。莽。吳。皆。在。三。公。負。貴。勢。所。藉。引。立。而。雄。三。世。不。從。官。及。莽
莽。劉。歆。輩。皆。用。符。命。增。功。德。而。雄。沒。不。從。以。者。老。久。次。輕。大。夫。則。其。不。附。莽
可。知。雄。所以。滿。澤。而。不。去。都。以。去。則。莽。必。恨。之。恨。之。則。必。進。而。殺。之。即。不。恨。必。且。召。而
有。冀。勝。之。事。是以。浮。沉。得。當。以。存。五。五。錢。子。息。耳。至。子。劉。秦。美。新。故。不。見。本
信。即。有。之。亦。沒。聞。法。不。以。己。美。以。是。全。且。所。刺。者。秦。耶。而。不。從。漢。所。美。之。新。美
於。秦。耶。不。美。于。漢。也。不。以。漢。水。氏。說。所。為。道。說。介。看。而。獨。雄。是。恐。乎。欺。誑。雄。子。而
新。美。為。平。允。

老子指歸十三卷

書題深遠名平按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必以則全卷末上字後首之類按此書亦不題深遠名蓋通指稱十四卷指稱十三卷此本末以所注合題谷神子而不題深遠名即即慨曰西漢之向長流升朝好談老子者于六部盛行其說蓋世若物德謂三統武帝簡帛篇自謂讀周經已奉讀大戴記即郡邑學莫不傳之唐開元初張說奉勅易老莊者則竟上同于易矣若老子之文精澆淳厚實有配福理不足而

文子十二卷

按漢志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將周平王間以依託者也一云并唐志考道列注文子十二卷其信曰姓辛葵即燕上人范燕師事之奉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今觀其書蓋取也亦不獨其文繁采而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是以氣脈皆不相應就精神而言如神神清則智川等語亦學夫之一語不何廢也每日不同若志道遠折九為十二又按史記貨殖傳條侯計治范蠡名研築嗣往計治聚即漢書字文子思希子引以九按注曰孫周時已錄其依也况未及此時本書乎蓋以文子為計然之字不可傷外有范子十五卷為然哉其序計治及它三事餘及陰陽陰陽者志則有范子十五卷注云范子問計然答列子其言殊與此文子所事不相同也考道師事僂僂者范品蓋觀凡人也

閔尹子九卷

閔尹子九卷蓋與老子同時略老子著書言道德按漢志有閔尹子九卷而隋唐志皆不著錄蓋原亡已久矣錄條載于禮記之於承孫而音義創而校疏序本有葛洪注而本和知沈何佐校皆依托也序亦不顯向知其書指稱密塞玄難而小近矣記孫子師老子者其孔潛大論衡之流

其不敢望而奈何況莊子主六之厭死生都皆大患也等語則然其厚勝入洛後語耶夫老子而不名閔尹者蓋五千言已耶老子而名閔尹者蓋五千言其然閔尹尹語也中

列子二卷八篇

列子禦寇撰列子八篇劉向校定和穆公人學本黃老清室也而務崇不執其寓言與莊周類東晉元林燕燕湛唐薛冲盧真楊榮崇後世如金錄之錄中天瑞黃帝兩篇皆其玄穆之理蓋言之而不隱故以佛如互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仙術新視此莊語雖推其所欲而蓋慮後人淺狹難以立言正理則設名號辭以激刺劉向而穆遂以不似一家之言者也柳柳州列子篇摘舉劉向所稱為都穆云昭人以穆公產孔子若首餘年而歷舉列子在儒公時與其相子陽證其然夫列子非孔子不而定又何引子陽以升證其言氏列子畢竟以太史公不信列子疑為莊子之寓言而世其入則通矣至於西方有聖人不言而自信不行而自化此顯語有及于佛而世化說之夫天竺之說記于山海經之師閔子柱此陽公之文也佛子為魏已見于是何待于列子時乎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蓋之讀老莊列三言皆不可不以言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此佛氏至唐釋宗自作一種語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試論其起前世多若華而左列而柳州米子則以元陽之要之莊奇峻則通倫莊精深則殊勝其有所洞開難以優劣論也

莊子十卷三十三篇

莊子名周字子休梁國蒙縣人也六國時為梁園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齊楚嘗聘以不相應而人皆尚道說莊生獨高上其事優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書十餘篇以逍遙自足世為齊物而大抵皆寓自歸之于理不可棄文者也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藻言其死故莫能暢其宏疏後人增足漸失其斯故郭子玄一而之之矣實奇說若國英意情之首危

言遊冠子者之難九其巧難十分有三漢志莊子五十二節即晉司馬氏注莊子內篇外篇及七篇等暨孟子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古書地或注者以意去其內篇家字並卻自餘或有外而實難惟郭氏注莊子字義力能通其意而注性會莊生之旨故為世所重按晉書荀勗解莊子云其言多詭誕不可信本竟而罕有別本流傳郭氏竊以為已注乃注注本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餘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家莊其義一也但向秀今不傳時見陸氏釋文

遊冠子三卷十九篇

莊周載遊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鵠冠為冠著書一箱因以名其詞雅黃老刑名至唐韓愈愈稱其信遠學同篇為可取而柳宗元則以為多取賈誼之詞直斥為偽書莊按王鈇篇所載全同楚辭又似非賈誼後所元且有五長里有司南長卿師樂番大郡大夫邊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莊勸教有誅柱國威門令尹斬首舉國相物如東漢而三事六官通與編中用三以此何典如宣士山休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隋志云起宋晃氏曰按四庫書目魏冠子三篇與金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六卷而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同中三卷十九篇與所傳二篇者皆在柳宗元所見之篇也世在亦復兩卷有十九篇多抄引漢以故事皆改入雜記禮記也者今刪去未改五卷存中三卷十九篇為三卷其來歷何如

元倉子三卷

唐以皇室尊道家之說子天寶元年詔許謫道士為南岳真經列為不許唐真卿文王為玄通其餘元倉子為洞玄真經按太史公稱莊周為初學黃老者也皆宜與世為知也往非其甘其人也況其子既不能生今也又其子之所謂物一旦表而出而世之時未有不其也襄陽盧士王張守元乃世世謂莊子作唐書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皆一也莊子為所有者為首篇莊來注太史

顯者稱其亡往之論殊而辭異可謂難而不從溫而不害者矣其如多奇字室內不足都必假歸于外物何據注

唐符經一卷三篇

唐少室山人李含光注陰符經以黃帝之說或曰受之唐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王玄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符者暗也行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宋黃真言其說陰符者皆非又其說太公是蓋帝書也蓋取其文奇古反院簡不經呈樣雖非字者皆非又其說太公是蓋見各張良諸葛亮訓注尤有可成者亦不待陰符者皆非又其說太公是蓋作唐李含光之聖賢言語曰平正却世號歎也但來子極關異跡而於是知及觀伯陽周易參同契都有注解室中有可取者因有道德之士所不廢也歟

素書一卷九篇

宋張商英注素書八篇九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麗雅世說蓋宋漢以前成之者也商英則以在按漢書黃石地上授子房書世人多以素書為是蓋漢也昔孔有盜焚子房家王桃中以此書商英之言以此世未有信也

商子十九篇

按漢志商君名鞅姓衛後也野刑名之學秦孝公愛以說遠致富鞅封于商故以名其也今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謂其刻薄少恩又謂周策曰謂其其行事相難卒受惡名有以也蓋其術以告新君重治不害者與澤敵同其告惡者有殺敵同當此秦法所以壞至于父子相起而執不能自脫也其下地不愛者有民不愛者其來民為重重則常謂利其田而復之三世及其所破而不使行其所惡即東山之說世不西矣乃知治天下未有專任刑名慘毒之術而可以治者也天資利人亦能之矣

申子三卷

按漢志有中子六篇注云名不當相韓昭仰終其身諸侯不敢侵

慎子一卷五篇

按漢志慎子四十二篇名列先申韓申韓稱唐志十卷滕輔注今存者五卷非全書也夫稷下能言者如慎到為最屏去終意削枝葉本道而附于慎主法而責于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處五篇雖簡微而明白化王統本實和云云天下世一音則理各由通故丘天子以天下君等語自古論王政者鮮能及此今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確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鄒忌說通合不知何所則也

韓子二十卷五十五篇

按韓子名非韓子諸公子也喜稱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刑說難十餘篇言秦王見其書嘆曰得此人遊與之遊死不恨急攻韓昭後用李斯之與下吏自殺九五十五篇極刺數世誠惻謂父子夫婦譽不足相信往尚法以神其用心所韓皆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外遠望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此亡國不得始皇之用其言也難說一知殊為切于事傳知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當怒嗚呼士不遇視時以為趨使其盡遇固甘足道而況說難之傳者以此不遇視在和楊雄氏曰秦之士咸而拘傳韓昭中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書夫老子之言言知世皆怪居流節何在哉殊不知老子之知有將欲飲此國張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福皆謂也此段以一傳而為也

碩果錄卷之八

名

會稽馬德淳纂

鄧析子二篇

按漢志鄧析鄭人與子產同時初析著書而篇有目錄一曰劉歇後板而二曰列之名宗之首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術故世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之習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實即先中韓而略據左氏語云子產平定公兄而劉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授也慨自王莽不作百索蜂起各來自附于聖人而不見大道之全以私智臆說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于晚師其各有所長而不可兼世所知其長或見於聖達而其失各奮其意見之偏亦在斯者之審取舍而已今者乃大旨行而刻真可言豈可方疑若而間有影取他知朕雖不倫之愛豈淡人附益之端而信乃以歐殺鄧析是不忘夫鄭之為國固有惠而知不虐政如豈不賢乎以范范慶以威范神者乎析之見義難蔽之遠亦郭之福也

尹文子二卷

按漢志名當者錄尹文子云其采鉅與漆樓下說齊宣王先公和龍其言大遠又言名者有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六事則學老氏而雜中韓且流而入于黃老理雖嚴而實化信書中多有名言可取於子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棄於信文之既亦足以盡其學矣荀卿紀十二子有宋鉅而人不預又列一為曰尹子五穀共十九篇其言論廣漠多及釋氏蓋蓋宋時鉅人所作非此之預也世傳有仲長氏撰定本云觀黃和宋伯牙修照伯又言與宋鉅同歸學于公和龍則不說也龍和稱尹文乃指文對齊宣王語以推孔穿其人當在龍先仲張氏即龍也信言統年於獻帝遜位之年而此言貴和之末則宋鉅豈更有誤耶庶幾名集

公孫龍子三卷六篇

此書即趙人公孫龍者白而非馬堅白之辯者所著也其言淺陋迂僻不如何以感當時之聽漢志十四篇今惟六篇者叙孔穿言文意重複

墨子十五卷

墨子名翟居宋大在孔子後者數子為孟子闢之以為感世極氏若不可曰客子先齊世也如漢之韓昌黎乃著之與孔子並稱而上燒于神禹如皆這也今陳多為去抵齊平治天下之道不甚得于理此所謂入國必擇焉而後從之國家也則陰之以而齊尚德國家則陰之以節用節葬國家漢治則陰之以樂此命國家滋解世種則陰之以多天事兒務奢倭後則陰之以甚愛則墨子之言乃殺其之著焉耳如欲執而此世之理也惟其著一節為其文而深德第之書六而以完親之義存書不存已出此也墨子之言有相里氏之墨有相里氏之墨有墨者弟子二書其不存情由甚難錄其有一卷其說絲半散于古人

雜稿

鬼谷子三卷

劉向班固錄為不載鬼谷子隋志錄下子列子提機家不召子姓即唐老亮以為蘇秦之書按史記鬼谷子戰國時陰居穎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稱長于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傳事則固別有所人矣書中命篇甚奇措詞亦係如此所以梓園使食之杞文要于老氏之說而遺以方術和詞意如神如知此不足求足不六求大雅天下以至之書術也漢子思也鬼谷老氏之所傳也雖說不得而提機以詳其大老氏子之禮就性在机而先其說者以為儀秦然而為中機從而為市大性而為琴即嗚呼可勝哉機傳仙傳鬼谷子即王朝也傳道為地仙此說詞也故言有有取也曰世世常事常事師太公人初八節人言我龍知仙則客累知命則不度凡此之類亦身知善不惡神者為後知所謂中機道德之祖數之神也之機應凡不承凡子郭璞登

以通當制。楚辭雖以楚辭為辭，以微而制。其史遠不精，文字辭滿，蓋于
微見其辭，其辭也。此戰國以後其史，除百官詳譯，可將計其世，祇謂太史公好
異說，殊未足也。

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

唐二書皆云東方朔撰，然怪誕不佳，故假托也。按漢書本信叔祖之辭，本言劉向
所錄，朔書其是，知世所信他書皆然也。晉文公朝之詔，詔射獵其子，得虎兒，童
牧豕，莫不怪誕，而世世事也。固取奇言怪語附著之，神聖即謂此也。其類乎，外
有黃帝內信一卷，序言黃帝錄得之衡山石室中，其言劉向向于東觀，校其見
之，道信于世。漢武內信一卷，不題撰人，記王母降云。班固著漢武二紀，亦云班固撰，
又有洞冥記和唐乃東漢新書標。

飛燕外傳一卷

右書稱河東都尉伶王于於燕，茂後下里藏之於金勝漆櫃，王莽之亂，劉歆
得之，信于世。晉葛洪校上云，自言乃楊雄同師，而史之所見，或曰傷也。其通德
摘警等，文人多同之，而初亦減去一誤，司馬公亦載之通鑑矣。上三書皆不見漢志，
今以類附此。

待賦

楚詞十七卷

楚詞，屈原之所作也。原，楚人，名平，為懷王左徒，情同強諫，詞于辭，令位同列，心
宜其能而陳之。王怒，疏平，自傷忠而放謫，乃作離騷，往以視之。見有卿及襄王
知又救之，而復作九歌，又問九事，遠適卜居，漁父大相，自沈汨羅以死。其弟子
亦王作九辨，始現實，作昔替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蓋忌屈原而
命王蒙忌九章，則向作九章，皆指其文而哀平之死，志在漢武，卒乃指其王蒙
始作離騷，傳則向與校經文，乃在十六卷。東京班固實連及作離騷，乃餘
十五題，闕而不記，至校王逸，則自以為南陽人，其原同土，傳信之，復作十六卷。

章句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九十七卷。遠近雖未盡善，而自淮南王
安以下，為刊信者皆今不存。獨遺註平而尚信，與洪興祖所錄，人從而補
之，并考其無一，楚辭死，楚辭又纂續楚詞二十卷，楚辭離騷二十卷，朱子又
著楚詞集，註八卷，辨位二卷，今行于世。按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至
大招九十九卷，九章又十八卷，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蓋國現僅現在九歌之外，為
十一則，蓋而為二十六篇，不獨國現僅現，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易十為九
就則謂大招為原作，可也。夫以招魂為義，恐此自無作，或云景差，蓋近。朱
子曰，楚詞不思怨，今被諸家解，此却是怨君不成，模稜又曰，楚詞平易，
初言奇字，只楚說，將去自是，好法人學，做反艱深了，都不可曉。又曰，楚詞
些些存中，以些些說，如今釋子，婆娑河合三聲，而平人稱，亦有此聲。此
却說得好，此蓋令人只求之于辭，而不求之于信，故下一平，都不曉，再考漢
志，得賦五篇，共數十卷，今存者，惟宋玉集一卷，枚乘集一卷，董仲舒集一卷，
劉向集一卷，五篇集五卷，蓋有本已多，不信好事者，于漢古文說，及類書
中抄錄，以作一家之說，充藏書之數，而已，故附于此。

碩果錄卷之九

兵書

會稽馬嗣德淳一序纂

六韜六卷

按漢志有周文王六韜之說云意氣之所成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要故字與韜同也不知何以入之儒者隋志以佚之兵家宣其說竟以爲太公望所撰則元來諸書漢成帝命任宏校兵書分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此四種兵家權謀之書自龍韜四十三篇皆行兵者所當得習孫子論兵至深不可測而此則繁瑣悉舉似孫子義疏中言建正殿乃戰國法事皆後於孫子且亦本于兵起者否則孫吳國兵家所師而此則固不可廢歟至莊周亦稱九權則信爲太公之言矣夫周雖傳爲方術者而不惜六韜之爲何物也豈此方之出後于莊子而或勸龍象子後于莊子而高氏子點歷舉其言與得外合者以信其真周氏涉筆歷指其言之謬妄者以斥其偽要之周氏也似

司馬法三卷五篇

按漢志仲家有軍機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不可見所存者司馬法三卷云齊將司馬穰苴撰見隋志或曰齊威王使其大夫逢倫古者司馬兵書而附以先齊大司馬穰苴之說因歸司馬兵法云太史公稱其長深閭郭深遠雖三征伐未嘗竟其戰就推中惟詳其新莊實使然言師範去進擊之捷也所亡并地耶不能大有所損敗也蓋古者爲大司馬而垂之政亦可以有爲何不惜担公之衆而斯大之豈言之者未必果能行之乎且按他傳記所載司馬法之古今本皆無別則亦非當日全知

孫子三卷十三卷

按漢志吳孫子兵法十三篇注周九卷今觀武所注止十三篇粒敘以爲孫子書蓋十篇言觀武則其策剽其精粹成此如乃遽而史稱其爲十

三篇已如言之而班固在後乃言十二篇何也吳子四十八篇而今吳子六篇而巳又今中庸一篇而孔叢子稱子思撰中庸十九篇也昔所稱篇者始其次之也今非梓子孫以火攻用間考之然孫子亦有未盡者蓋此九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御運載孫武齊人而用于周則固此政大將按之左氏竟言其能他書所抑左氏不必盡抑然曹劌專註之流機賊秦用而皆載不遺而或名者約如此乃同時佐員宰執之餘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和子一書與管子六韜趨語相出人然春秋木山林虞士所知其言治用於吳者乃其徒齊大之說耳故凡間操宜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榜其言闕闕然于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夫春秋世修兵圖節干戈相尋一機于武豈可畏知其間謀師立制猶然爲權信而刑齊庶几三代仁義之第一節孫未至于焉也兵流于毒始于和武于往余而擊奇背美而依詐尤其言反覆其美常智術相爲氣驅力奪諸書此述至此世遂降矣

吳子三卷六篇

戰國時魏人吳起著言兵家權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辭世皆以孫吳爲兵家言而吳子之書則與武藝其不相侔也孫之書一於奇吳之書幾于正觀其尚神其義訓或有出于古司馬法而武則一切戰國馳騁奪勝進退之術則皆魏武侯淳河河下中流有注漢曰吳越山河之國國之寶也趙在德不在陳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善實于子孫求之於古美漸也反覆斯師而究其指端以湯武仁義之師律其誠有內求之當時論兵者起不起其出餘乎按漢志吳起四十八篇隋志皆云吳子兵法一則求志云三卷

尉繚子五卷十三篇

按尉繚子漢志雜家有子九如兵形勢家又有子九如今書果何屬隋唐志惟有一篇屬之雜家宋志屬之兵家其論行師理法悉然似一兵家言也而晉書之今則別矣除以爲善者能分本別備主所謂善以師廟之福

之以受命之端說之以臨城之海廟廟本也受命所以授也九府令當此將事臨
城之海軍視視子之事而大敗吳子之對武侯職辭謹切蓋從容有示餘知人
主崇儉務約均節飲明法稽驗以立主本主本莫無留形故兵凶器爭
逆德以武爲檢以文爲福其說雖未先于王政亦不可謂窺本統矣第古者什伍
爲知有戰卒貽有死世迨自長葛既行動輒驅數十萬八以赴一次於是有
迷亡不可禁故討將兵今於陳述尤有有曰吾同兵者殺士卒之卒亡夫
筆之於書以教要爲和吳都當其有此偏也再考史中有與梁惠王田谷之
言史記爲微見秦始皇事計始皇即位上罪惠王之卒已七十三年果屬人
則數百歲內外必無不應姓名地處一異也今河南尉氏縣志則竟指爲公

右書不見漢志。隋志始有黃石公撰三卷。以爲下歷。郭神仙撰成氏酒。其書備用兵機。之初。時乃會決。軍可以死。勇可以存。易以世信。即此上老人以獨授。子房者。其西山隱。陳子房。三賢先奉書。雖尺牘。皆自作。必其遺法。蓋其言治國養民。制度典牘。大旨意不備。而欲藏遺守。不物先之意。則黃老遺書也。子房稱善用兵。則前最長者。不遺典物。相授安化。其同敵。皆達。動而無隨。教誨。以此推。似子房可受。其物。乃立齋陳。則以爲傳會。休托。其

采永嘉祥一龍野校定校定校奇細自晉馬龍落三今四字猶闕三十五字合標題上八字又有馬龍落三多所益略并寫陣圖于後馬落本奇作機馬氏子累口風后挂奇必本子奇互相變化不測蓋洪子伏羲氏之象所謂天地風雲龍馬蛇虎則其九卦之像用也蓋泣讀奇為奇偶之卦則尤可為易準洪儒多稱泣讀武侯陣李衛公六花皆出于此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四字順熱氣以作兵法文品以令將風后後機機制勝作虎陣衛故蓋陣所以定衡衡抗子而軸于子而風雲貫其四陽所以格物也虎蘇養以龍連蛇

向敵而蟠旋翱翔上下其勢所致因也古者於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塞其後到門兵將甚後合戰此張則二廣送鋒指角則四奇皆出圍成鋒鉅骨用縱北逆挫驚而平出大遣風雲神机未暇羽得之棋而旋點布得之卷九李武伯之據的如唐天寶中容有得其道制于黃帝書之外如劉黎昂而圍之也按魚腹之圖全本于奇推機臆其妙第其神未武侯而已獨孤以方項點武帝伯之殆未之思知漢志有風后十三篇注圍一處黃帝臣休托也陸有甘不載今共書或在二篇內而不可考知漢志兵技巧有李唐軍射法三篇注李唐亦不載陸家志有李唐射評要要一卷九十五篇今雜術街翻陸氏以爲依托也鄙淺世奇

周髀算經二卷 漢魏又周髀一卷唐志有李淳風注周髀
隋志有周髀一卷 漢魏又周髀一卷唐志有李淳風注周髀
算經二卷 蓋天大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求志有趙君卿注周髀算經二卷
君卿即嬰子字耶中典目又云君卿名無蓋宋宗文書曰注皆英詳何代人
甄者改周司錄也

右書撰人未詳。或曰。用公一方。四一算。粟三。稷。四。少。廩五。商。均六。均。輸七。盈。不足八。方。種九。勾。股。親。劉。獲。唐李。淳。風。皆。實。存。之。注。則。此。術。起。于。漢。之。矣。

漢甘石中撰星經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恒星圖爲次今有占訣以休咎
外有石氏星譜薄曆歷一卷司天放古星通玄經歷一卷或托甘石或托石氏
通甲萬一訣一卷

右書數云唐李靖此書黃帝書按漢志數術異有天文曆譜五行著龜
雜占形法九種共數十家今存者惟形法種上海經山外有常陽經一書

八五經一和皆托之黃帝八神聖法二卷托之于夏靈棋經一卷托之東方朔
又司馬遷則安靈是經一卷托之史籍相角經一卷托之伯樂相牛經一卷托
之寧威傳一卷相鶴經一卷托之海即公休子王子晉相貝經一卷廣助作
聖經一卷解頤作張華注山新之經不可勝述夫自古術數之學多知言五
行則本洪範言一策則本周易二者主學殆而最繁于世也蓋為相術五星祿
命六壬遁甲聖會而已託六壬之類以推一時之言山遁甲之類以推一身之言
凶善惡之類足以推一家之言即通中之類足以推一國之言此雖所託有遠近
之異而或中或不中不可盡信則一也以上諸書皆不見漢志

山海經十卷圖五卷

山海經十三篇見于漢志隋志有山海經二十三卷圖贊三卷唐志圖
贊惟二卷更有晉三卷本乃宋錫山光家校定世傳為蓋所作其言見
吳越春秋曰禹東狩巡登南岳得金簡玉字通方之理道行實與蓋共談
所至使蓋疏而記之山海經其為說怪誕不經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云怪物余不敢信也可謂名實難云乎愛乎故尤
改明其尤為蓋所作而以為先秦古書無能與名其何心也洪慶善稱
陸楚閩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則河而朱子則曰古今說天問都皆不此二書
今以文考之數此皆皆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古之說

水經二卷注四十卷

按水經不見漢志隋志有水經三卷注四十卷補遺皆不著撰人名
氏唐志有秦欽水經三卷作補遺又有鄧道元注水經四十卷亦不言欽名
何代人惟宋晁氏以為漢武帝時人當有所據然其書云濟為過壽張則
必漢光武時人晁氏又東北通臨川濟則為漢欽武帝更名為又云
濟為過陸渾則為漢光武時更名為又云沙水通東安則為漢光武時
帝更名為故知為順帝以後纂書似此必漢光武也水經所作殊為晚全

無憑據按後漢國志濟水王莽和國早渠塞不復通河與既成于此
都不詳悉其後可知蓋托經亦善欺且多迂怪鄭注雖博瞻精和楚
可觀然于水道亦不能盡失也上書唐志皆入史地理家
方技

素問二十四卷八十一篇

昔人謂素問者以素問黃帝而岐伯問答之言猶言素書也漢志但言黃帝
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至隋志以後乃有素問之名夫三墳之書尚矣其出
於後世依托要在醫書之祖也唐寶應中太僕令王珣錄自御醫云子謂
漢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九卷蓋經實九卷起其數而先是第
七卷亡逸珣時始獲乃陰次注釋九卷今分二十四卷晁氏曰醫經之傳世者
指不勝屈原百病之起悉都本乎黃帝辨百病之味性者本乎神農湯液則
稱伊尹三人皆古聖人也倘世疾苦現者為以世法世而世之君子不察乃以為
賤賤而耻習之故今稱醫家者多庸人治之失理以生為死者甚眾滋者豈不
有病不治常治中醫室其於子

靈樞經九卷

王珣謂此書即內經十八卷之九也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
出之名為古書也未知孰是

難經五卷

右書世傳秦越人撰吳呂氏注唐楊玄操越人勸海人寧于處受商君
秘術洞明醫道世其與黃帝時扁鵲相類乃難之扁鵲來黃帝而難
精要之流九卷一書以其旨趣深遠未易故曰難經惟難字極端次為十
三難按漢志亦但有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而已始于隋志唐元道屬
之越人皆不可考外有難經五卷明堂針灸圖三卷俱題云黃子午經
一題云扁鵲等此皆後人假托也

本第千卷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考漢志不載其而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及後漢書中梁錄始載今本草三卷書中有汝漢郡縣名議者以秦漢人所作蓋上世書若文官所學相傳至東漢張機抄華佗始作本草後自所增卷勒亦當以內閣私景陳藏器孔志約華佗有者迨至宋嘉祐初詔掌禹錫馬林蘇頌張洞等為之補註以李昉開寶本草及陳家泰校采拾遺通刊定新書首合一千三百種後李昉自修纂訂代著其入而前類亦不勝其繁夥

織緯

乾坤鑿度四卷

織緯字學前于西漢盛于東京是以後漢書中始有言及緯候之書者按後漢書注言緯之緯也後漢書中侯也所謂河洛上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緯緯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帝德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注一層柜舍神霄也禮緯含文嘉瑞命微手威儀也樂緯初聲儀稽禮嘉叶圖微也孝經緯授神契鈞命次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禮鈞運手桓威科符今咸周考異鄭保乾圖漢金華佐助期探誠圖潛濟已說說解也隋志云說者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和法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緯以遺來世其書出于宋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以緯緯自河漢至孔子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經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上經緯三十一篇並言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尚有南宮中侯洛氏經五篇行傳緯推度災紀履櫃舍神霄考經鈞命次授神契儀緯等書漢代有鄭氏宋氏說漢末即中朝荀爽圖緯微雜占為五千篇謂之春秋災異鄭氏宋氏均作並為緯緯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頗制緯不顯事人皆相信於世人造之偽或又加點寬充其書錄起于莽始符命也

武以圖緯與道盛行於世後又詔東平王蒼正經章句皆命從微信儒趙時蓋為其學前林第自輯加增唐言五段者皆從微名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深究之相承以乃取妄亂中庸之與故曰漢景祐王河間獻王所得秦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允雙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正解杜預漢而行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中始禁圖緯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官祖受釋禁之金切煬帝即位使發使四出搜天下織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史所糾者至死自是書後其學校考隋志所錄僅十三部九十二卷梁七錄中多三十二部言予一卷隋志已亡其書志雖存九部九而卷中有論緯十卷上緯十二卷下緯一卷有論緯緯象緯考緯者書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陰期稽命禮春秋命曆序考經左右契成婚拒等皆上緯所無宋志竟不列緯緯一類見于通志所載有三十部恐但存其名未必皆有書至通考所有則僅言乾鑿度三卷稽覽二卷又三卷是類緯一卷終終備一卷乾元序制記一卷坤靈圖一卷通卦驗一卷利含文一卷而已雖織緯之信于今者唯此乾鑿度四卷尚為完書餘則有數見于經注史傳之所引者影之書產出括抹而連綴之以成一編要非當日原本矣

碩果錄卷之十

振芳輯鄭漢仲之說其語

晉恭王獻古文

古文論諸子公孫 小兒曰下事子張問一書為有兩子張
古文考經序二篇 今康人書為二當于數問有為三又多問門一書
古文尚書四十六篇 數缺佚大小夏侯所信為乃多十六篇
古文礼五十六篇 數書堂生所信之禮多三十九篇
古文左氏春秋

上一項乃得于孔壁者書係古文藏於秘府至劉向歆校書乃出

河間獻王獻書

毛詒 毛萇為河間王博士自謂子夏所信獻王獻于朝
樂記序四篇 乃獻王與毛公及諸子言樂者所作

孝經十八篇 今之孝經是獻王得顏芝本獻之

周官六篇 不出屋壁乃孝氏獻五篇獻王是以考工記

禮經五十六篇 出魯港即孔壁

禮記一百三十一篇

上一項乃獻王所古山拾藏之秘府武帝未立學官亦承類于世

劉向校中書

孝經 泰定古文為一十八卷

易 校四家惟費氏與古文同

樂 得樂記二十三篇

并樂共得二十三十四篇二載記在內

劉歆校秘書

遺書 即古文尚書

逸禮 即古文禮

周禮

左氏

已上二項乃朝廷中秘所藏者出於山崖屋壁復入于秘府漢世諸儒多
其得見至向歆校中書秘乃信于七篇

漢世傳經之人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 今儀禮是也後又出於魯港中多三十九篇

平北侯張蒼傳左氏信三十卷 後又出於孔壁音科斗字文字

顏芝孝經十八篇 秦焚書者經為芝所藏漢初芝負出之後河間王獻于朝

樂人實公年百八十歲獻樂書一卷 乃周禮內大宗伯大司樂章文帝時獻之法周

禮出於河間武帝時獻之

伏生傳尚書二十八篇 秦時勝子屋壁藏書後多遺失唯口授

二十篇于毛萇

后蒼傳禮記九篇 后氏說孔說為言鄭曰曲禮記大小戴受之

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 文帝時

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上之武帝後承詔作傳至唐弗起不得以聞至宋

晉始出

河間女子李氏周官五篇 武帝時出矣冬官河間王求以千金不得

河間女子泰誓一篇說卦一篇詔宣帝時河間女子得泰誓一篇于壁中或云握

地或云握老子壁說卦一篇韓康伯分為序卦雜卦二篇

二載記 宣帝時大戴刪古禮記為今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又

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于世

費氏古文易 即今易書也

傳經之人甚多如祗有齊魯韓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邱

已上多民間諸儒相傳授者

朝廷立五經博士 文帝時論語考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至武帝建

元五年始罷修記立五經而已

楊何立博士 宣帝立施孟梁邱元帝立京氏

梁邱京四氏 曾氏衍于民間未立學宮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宣帝立太子夏侯
平帝永始文尚書

光武立歐陽大小夏侯三氏
孔氏傳玉東晉始立學宮

文帝時齊魯韓並立博士 平帝立毛氏 光武立魯魯韓王

景帝立公羊信士
宣帝立穀梁
平帝立左氏
光武立

二博士 二氏乃公
和帝復立五氏

后餐主情士
宣帝主大小戴
光武帝仍立大小戴二

通雅王莽王陽士詹俊

漢世不以為經自鄭氏注後始與周禮儀禮並列

出民間入秘府 成帝時劉歆校書得而好之

唐有周禮生徒而無周禮學宮

六經古文辨

子六經 孟易 孔書 毛詩 禮 周禮 左氏春秋

論語 孝經

書
 神農
 垂
 書
 帝
 鳥
 跡
 蒼頡
 作
 黃
 帝
 時
 人
 寶
 書
 少
 天

手稿等電書
鍾馗鍾馗
又作
莖葉莖葉
光作
魚書魚書
王作

虎書
虎書王人作文象形周六填要
填書
填書

古文之別有三而科斗者其一也古文之體不一漢儒總謂之科

之所謂古文者有上古之文科斗之類是也有中古之文史籀大篆

有隸古之文孔安國以隸存古是也皆謂之古文易之興也有施孟梁邱許慎

和帝以孟氏得古文之正考之劉向則以三家脫去悔亡无咎之語獨取費氏法

古文之正今之易行於世費氏易也要之孟氏費氏皆中古之文非上古之文止

書之出也。以古文孔安國以隸存古。寫之竹簡。故曰隸古。謂之古文。尚不

明不好隸古。政從今。文要之。孔氏古文以隸存古。亦就上古之文也。禮記得于魯。

淹中及孔氏學七十餘篇河間王獻之劉向校其書著為別錄而其文不同者

至於詩則毛韓二家得古文之公如遂遂邠夷之類噫嘻保禾之文皆從其文不同

諸家所能及也春秋惟左氏以古文之正如郭公之闕文仍叙之異文亦皆紀諸家

所能及也古今之文相標漢世已然不歸今日也茲許慎說文同隸始為公皆不

孔壁古文亦有以孝斯蒼頡篇為蒼頡之文者有以秦之盛書為科斗之書者

况責之以六經之文乎許慎氏亦不識古文晉太康中盜發魏襄王墓得策書

十餘萬言古文亦有數種其一第論楚事最為工妙時人多好之諸儒著述

諸儒著述訓釋譜

易 費直學 魏王弼注六十四卦 晉韓康伯注繫辭 刑璣注雜卦

明景以下乃王弼作
唐 孔穎達疏

書 出於孔壁 漢孔安國傳 唐孔穎達疏

詩 漢毛公傳 漢鄭康成箋 漢衛宏序有已作 唐孔穎達疏

春秋左氏傳 晉杜預註 元孔穎達疏

禮記漢戴聖學漢鄭康成注唐孔穎達疏

周禮漢鄭康成注 庾寅公序疏

儀禮 漢鄭康成注 庾實公序疏

春秋公羊傳 漢何休學 唐長孫无忌疏

春秋穀梁傳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勳疏

論語 親何晏集解 宋刑馬疏

考經

唐明堂疏

宋刑馬疏

孟子

漢趙岐註

宋孫奭疏

爾雅

晉郭璞註

宋刑馬疏

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于毛詩禮記取鄭氏于尚書取孔傳於易取王弼于春秋取杜預自三義作而諸家之學始廢獨疑周復二禮於周公書不為義疏其後永徽中賈公彥始作儀禮周禮義疏宋真宗文祐初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于是九經之義疏始備合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是為今之十三經

按諸經雖唐宋以來代有訓釋亦有代多亡逸近徐氏通志堂所刊經解尚得六經學者皆當玩索諸子註解率多簡畧可現者郭魯鄭道元輩諸家而已

虞初新志二十卷

〔清〕張潮輯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謹遵

飭禁書目將錢謙益文

三篇抽板送浙江書

局銷毀訖特白

虞初新志



自敘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
餽飭人物補綴欣戚累牘連篇
非不詳瞻然優孟叔敖徒得其
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懽強哭
不戚烏足令耽奇攬異之士心
開神釋色飛眉舞哉况天壤間
瀨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
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
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

目錄

所無古之所無忽爲今之所有
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
夷堅艷異所載者爲奇矣此虞
初一書湯臨川稱爲小說家之
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恥
爾也獨是原本所換述盡撫唐
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
之合爲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
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
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

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
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
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
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
傳神彷彿逼真誠所謂古有而

自序三

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
且有理之所無竟爲事之所有
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
愕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
而非僅傳其似也夫豈彊笑不

懽彊哭不戚飽飣補綴之稗官
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
應之餘伊吾之暇兀是篇而瀏
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
俛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

自序四

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撰



廣初新志

凡例十則

文人銳志鑽研無非經傳于史學士馳情遠觀多屬世說碑官羅短詠長歌允稱遊藝印填詞雜劇備極滑稽未免數見而不詳即亦常笑而多視茲集徵廣初之選輯做古士之點評任誕矜奇率皆實事搜神品異絕不雷同應幾傳調翻新敢謂後來居上

廣初志原本不載選者姓名湯臨川續編未傳作

廣初新志

凡例

者氏賦俱爲賦事或屬闕文茲考委宛餘編廣初爲漢武帝昭小史不黃乘輜米訪天下異聞以是名書亦猶志怪之帙即亦諸以爲名集異之書本夷堅而著錄

一切選家必以作者年代爲平凡評次鮮以其事時世爲衡如史記追邇三代以前而選文止極一字曰漢是也故志中之事或屬前時而紀事之人實生當代自應入選詎可或遺

一事而兩見者敘事固無異同行文必有詳畧如

大鐵椎傳一見于柳宗元叔子一見于新安王不菴二公之文真如楚璧隋珠不相上下顧魏詳面王畧則登魏而逸了祇期便于覽觀非敢意爲軒輊

顧古堂藏弄結隣諸選要其人之文專系于姓名之下則皆廣尺牘新語三編別其文之類分叙于卷頁之中固云整齊齊齊未覺疎疎落落今茲選錯綜無次庶不涉于拘牽且其事荒誕不經無庸分大門類讀書之暇展卷儘可怡神悠息之餘披

廣初新志

凡例

錄自能審目

序爵序齒從來選政所無或後或先總以郵簡爲次不能虛簡以待亦難縮地而求隨到隨付即付制刷之手投由投刺勿煩酬酢之勞次第未可拘拘知交定稱爾爾

文自昭明而後始有選名書從世鄒以來漸多箋釋蓋由流連欣賞隨手展以加評抑且剛發摘揚並胸裏而道窮茲集觸目賞心漫附數言于篇末厚毫拍案忽加贅語于幅餘或評其事而悅慨庶

昂或賞其文而吝。嗟唱嘆敢謂發明。聊抒興起。既自怡悅。願共討論。

鄙人性好幽奇。衷多感憤。故神仙交保。寓意四懷。

外史奇文。寫心一啟。予向有才子佳入。英雄神主。仙門保訓。及發道外史啟。

不幸逢秘本。不憚假抄。偶爾得過。與書。願爲求購。

華魏蒐羅未廣。尤慚采輯無多。凡有新篇。速祈惠

教。并望乞鄙而與。無妨果爾所知。

是集祇期表彰軼事。傳布奇文。非微借選法名。居

奇射利。已經人選者。儘多素不相知。將來授梓者。

咸初新心。凡例

何必盡皆舊識。自當任剽剽之費。不望惠梨棗之

貴。免致浮沉。早鄭珠玉。

海內名家。尙多未傳之作。坊間定本。俱爲數見之

書。幽人素嗜探奇。尤就考異。此選之外。尙有刪選

古世說古文尤雅。古文辭法傳集。市粟集壯遊便

覽諸書。次第告竣。就正有道。凡有經緯。幸賜教言。

心齋主人識于廣陵之詠清堂。

虞初新志目錄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卷之一

大鐵椎傳

齊都 魏 禧 永叔

秋聲詩自序

晉江 林嗣瑯 鐵崖

盛此公傳

大梁 周亮工 樸園

湯琵琶傳

南昌 王猷定 予一

小古傳

大名 宋 曹射陵

義報傳

嘉興 宋 曹射陵

虞初新志

目錄

卷之二

柳敬亭傳

太倉 吳偉業 悔村

汪士四傳

儀徵 徐士俊 野君

武風子傳

桐城 方亨咸 御村

記老神仙事

桐城 方亨咸 御村

瑞宮花史小傳

長洲 尤 侗 仙齋

九牛壩觀戲記

漢中 彭士望 蓬生

卷之三

馬伶傳

高丘 侯方域 朝宗

顧玉川傳

江陰 曹 禾 義著

冒姬董小宛傳

金沙 張明弼 公亮

賣酒者傳

寧都 魏 禧 叔子

一臥子傳

華容 廉首昇 予子

宋連璧傳

樂安 李煥章 秉先

卷之四

義虎記

洪都 王猷定 予一

丁荊園外傳

錢塘 林 璐 鹿齋

寄暢園聞歌記

莆田 余 懷 濟心

虞初新志

目錄

陳小憺傳

黃岡 杜 濬 茶村

賣花老人傳

江都 宗元鼎 定九

神鉞記

盱江 徐 芳 仲先

樊琴子傳

梁溪 顧 彩 天石

四氏子傳

金壇 張明弼 冬菰

卷之五

魯顛傳

海寧 朱一是 近修

換心記

明江 徐 芳 柳堂

秦淮健兒傳

金中 李 漁 笠翁

山東四女祠記		姑蘇黃始靜卿
林四娘記	三山林雲銘	西仲
乞者王翁傳	野江徐芳	維耆
雷州盜記	建昌徐芳	仲光
花隱道人傳	海寧朱一	是欠春
卷之六		
張南垣傳	太倉吳偉業	梅村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桐城方苞	望溪
虞初新志	日集	三
郭老僕墓誌銘	商丘侯方域	朝宗
五人傳	宣城吳爾公	街南
蕭洞虛小傳	臨川傅占衡	
鬼孝子傳	鹽城宋曹	射陵
黃履莊小傳	武林戴榕	文瞻
卷之七		
書戚三郎事	漢儀周亮工	減齋
象記	錢唐林璫	鹿庵
姚江神燈記	海寧朱一	是近修

紀盜		晉陽楊衡選	聖學
化虎記	豫章徐芳	仲光	
義犬記	野江徐芳	仲光	
奇女子傳	建昌徐芳	仲光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卷之八			
江石云傳	康章吳良樞	著在	
耕雲子傳	渾州洪嘉植	去盡	
吳孝子傳	寧都魏福	冰叔	
虞初新志	日集	四	
李一足傳	南昌王猷定	于一	
孝賊傳	洪都王猷定	于一	
王翠翹傳	蒲川余懷	淡心	
戴文進傳	錢塘毛先舒	樵黃	
釋樵傳	錫山顧彰	天石	
趙希範傳	南豐甘表	中素	
萬夫雄打虎傳	江寧張德	南村	
卷之九			
劍俠傳	濟南王士正	阮亮	

皇華紀聞	新城 王士正 胎上
毛女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寶發生傳	錢唐 陸次雲 雲士
王義士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紀陸子容事	仁和 王時 丹麓
離離兒傳	嘉善 陳鼎 定九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定九
卷之十	
釣廊偶筆	海丘 宋 學 漫堂
虞初新志 目錄	王
余忠愍公傳	昆陵 董以寧 文友
核舟記	嘉善 魏學伊 子敬
沈孚中傳	武休 陸次雲 雲士
愛鐵道人傳	古默 陳鼎 定九
北墅奇書	錢謙 陸次雲 雲士
鬼母傳	興化 李 清 映碧
狗皮道士傳	然中 陳鼎 定九
烈狐傳	貴州 陳鼎 定九
卷之十一	

過百齡傳	錫山 秦松齡 蘭仙
八大山人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閒閒傳	武林 陸次雲 雲士
甯翁傳	嘉善 陳鼎 定九
客商涉筆	失名
聞見臆言	嘉善 顧瑛 美 蘭六
樵書	蕭山 朱集之 元成
錢塘于生三世事	昆陵 陳玉璫 椒峰
活死人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虞初新志 目錄	六
義牛傳	嘉善 陳鼎 定九
卷之十二	
邵士梅傳	上海 陸鳴珂 次山
彭望祖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程弱文傳	會稽 羅 坤 弘毅
薛永道人傳	嘉善 陳鼎 定九
劉醫記	晉陵 陳玉璫 椒峰
湖壩雜記	錢唐 陸次雲 雲士
看花述異記	仁和 王 時 木香

孝犬傳

江陰陳鼎定九

卷之十三

曼殊別志書碑

蕭山毛奇齡大可

補張靈樞壁合傳

錢山黃周星九卿

陳老遠傳

蕭山毛奇齡初署

桑山人傳

蕭山毛奇齡大可

李姬傳

蕭山侯方域朝宗

記絳鬼

泰鄉王明德今撫

卷之十四

虞初新志

目錄

七

平苗神異記

永平王謙揭齋

紀老生妄語

錢塘吳陳瑛寶書

會仙記

宜興徐皆鳳竹逸

太恨生傳

別溪徐瑤大璧

姪水蓮子銘

蕭山毛奇齡竹逸

嫺嫺傳

武進黃永雲孫

卷之十五

同夢記

古澤錢宜在中

述怪記

溫州繆彤承起

啞孝了仙

廣陽王潔溪公

孝丐傳

仁和王暉州龍

凡仙記

臨海洪若阜虞都

中泠泉記

安慶潘介初石

舞參軍傳

無錫徐瑞天璧

李丐傳

遂安毛際可會侯

書錫蘭女子印章前

河南周亮工元亮

書王安節印章前

順德周亮工機園

書姜次公印章前

豫侯周亮工誠齋

虞初新志

目錄

八

卷之十六

因樹屋書影

豫侯周亮工機園

記桃核念珠

平海高士奇漁人

核工記

津浦末起鳳棠庭

張南村傳

溫州先著運甫

劉酒傳

豫侯周亮工誠齋

記古鐵條

杭州詹鍾玉大谷

唐仲言傳

豫侯周亮工機園

李公起傳

豫侯周亮工誠齋

記吳六奇將軍事		吳江鉅	琇玉標
卷之十七			
紀袁生遇仙始末		迷安	毛際可 崔舫
閔孝子傳		江寧	吳 晉 介 茂
人脈		平江鉅	琇玉標
事脈		平江鉅	琇玉標
物脈		平江鉅	琇玉標
名補傳		姚	伯祥
卷之十八			
威初新志		九	
聖師錄		仁和王	言 慎 婦
海天行記		吳江鉅	琇玉標
卷之十九			
七奇圖說		西洋	南懷仁
初庵偶筆		新安汪	
柳軒叢談			
噀虹筆記			
燕脈		吳江鉅	琇玉標
豫脈		吳江鉅	琇玉標

泰脈		吳江鉅	琇玉標
吳脈		吳江鉅	琇玉標
卷之二十			
三德齋人廣自序		益州汪	份 人
威初新志		十	

虞初新志卷之一

新安張 湖山來

大鐵椎傳

魏 禧 冰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裏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遇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癯。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搯。登環視。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髀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廳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好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胡馬物。不願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警。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一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二

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關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讓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關處。送將軍登空壁上。日但觀之。慎勿發。令賊知汝也。時羣胡月落星光墜。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滅燭。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策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入馬。四面仆地。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煙滾滾。滾東。回。馳。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推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恨泯然不見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王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爲市物帖。

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福吾去矣句至其歷落
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三

秋聲詞

林嗣瑯

微呆子當正秋之日。鼓門簡出。院有鐵壁。有東甲苦
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諸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
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
爾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
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騎聲。堂後
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揪杆
聲。最佳。曰。何言之位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
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四

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饗于廳事之東北
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
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
堂寂然。無敢譁者。遙聞深巷中犬吠聲。便有婦人驚
覺。欠伸。搖其夫語。復聚事。夫嚶語初不甚應。婦搖之
不愈。則二人語漸同。雜林又從中要。要既而兒醒。大
啼。夫令婦撫兒。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新婦
亦抱兒起。滿牀上又一大兒醒。宿宿不止。當是時。婦
呼。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林聲。

夫見大兒聲。滿中聲。滿榻中聲。一齊發。聲。衆妙畢。情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舐。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風。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狗。吠。中。間。力。拉。崩。側。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奔。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五

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足。一。下。羣。响。畢。絕。撒。屏。斥。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椀。尺。而。已。噤。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後。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請竟。浮大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貴。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歲。即能讀等身書。有聲已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解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相館舍。乃抗使好交。已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六

聞於是。益數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詒。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資。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閭。里閭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佗際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瘳。右臂謂申不已。若指遂不調。申此公故工書。巧其書者。觀以左手。滿墨。納右指。囊中見者。以爲苦。顧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學策書。好爲詩。酒後。嗚嗚吟。不已。聞至。

秣陵建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哉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兄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子以爲恨不十歲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廢或不能視子猶憂之誠其勿讀書伏將此公曰如老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子歸意堂然若不復與子見者子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育而止耳幾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

庚初新志

卷之一

七

公曰江以北其不言者何服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族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差夫此公言矣若不忌視屈其二十年貌往之氣類而與邑之黃口兒狀被予予遂遂遂爭有司階前登尺地而不備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百兒無以慰老親子母啞子爲悲動者久之因輒去顧宗立法過孀士即負荷村抱異質魁奇特起不覺育兒有司人度能遂無由進又慨然予

側待人使既育之上漸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前盈尺地與盲士兢兢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聖太視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日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時吟吟如往昔焉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囊中如其不自時此公以手捫帽兔走鵲落神來奕奕視不自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龍牀聽他人讀更書不令休入耳觀記憶不遺有所

庚初新志

卷之一

八

撰述口授友人沿沿沿凡數人不能撰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子當不長貧賤他日操觚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爲我書石曰盛此公理骨處于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內問至于爲位哭之會于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卽至秣陵北至秣陵欲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孫往慰盛母孫歸爲予言盛母年且聞八袞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

盛衰一老僕憐以俱兩婦孺兼豆不磨極屬不完敗
是數種不兼風雨行道見之峇壁而爲之友者叩
爾然壁夫天子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紫金復
促條往順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饒市石數
南陵令碑其墓于自齊盛此公聖骨處從其生時請
也西蜀陳善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果蓋常聞于數
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乃敬令視盛母無恙
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爲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
予請以其行誼補邵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僅期以

卷之一

九

處身新語
盛母存沒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僅觀此公於中傳
其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爲古文詞百而外無子弟爲
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
菴雜鈔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群書攷索十二
卷今所傳者獨名物考耳他皆不傳予道移就其家
鈔遺書盛母泣而曰兒者書成爲人病去惟存詩若
于卷老年人生則思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煩
諸壑者備吾兒遺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
君于受而泣因爲之次弟壽之梓盛夫此公能文章

而不以文顧好學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而不愧古
人而不以行徵工爲詩而不以詩辭黃金既盡日使
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完釐未占嗣續中絕老母
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籍行篋
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應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
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
因其已然想其本然峇壁太息不能已已壁夫孰使
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旣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
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難

卷之一

十

處身新語
其不慎交游所致然我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就
俾長守富貴少爲矯飾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
矣予又何憾於廣慶兒哉此公初名幾今尺牘中所
傳盛錢侯是也
張山來曰古今盲而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張
翁今得此公益不寂寞矣然諸人俾工詩文而此
公復能者則尤奇也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蔭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表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蕭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綾牙箏琵琶令著官錦衣敷上彈唱第十八

夏曆新志

卷之一

十一

柏憲使勸人王廣貴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仰聽之然頗自矜重不長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歷歷嘉峪嶺接酒泉諸地每獵及圍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賊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騎樂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蕭聲聞者莫不感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學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已欲安身無可適者

顧執其帚爲君婦應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請遂載之歸義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堯者三年偶洗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惶失措應曾往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巖前甚古自叢蒿中跳入蓬應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自失故物輒憫恨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聲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知來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

夏曆新志

卷之一

三

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遺金兵闕耳目聲替鼻痛人不可通名之者隔以肩障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典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州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大戰時聲動天地无屋若飛塵徐而察之有金鼓聲劍戟聲人馬聲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強明者爲楚歌聲凄而壯者爲引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如聲而入澤有

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解餘騎。躡足爭項王聲。
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
如此。應會年六十餘。脫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
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謝君
者。夫人荷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
乎。戊子秋。予過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未官錦
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
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
真初新志。卷之一。上三。

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成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
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於知意
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顧師琴詩。感陽子謂其是聽琵琶。
予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
也。今讀此文。覺兩汝軒。頃刻變換。陽江口尙
應一善耳。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
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
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番慈。福薄。願乞
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
妄。實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
諸技。妙解聲律。江都同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表戰
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
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竟締約。自好其天性也。年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十四

十六歸生。生家公子也。性嗜啖。嗜跳。不韻。婦更奇。姬
姬曲意下之。終不厭。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西
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
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徒之孤山別業。諫曰。
非吾命而耶。至不得入。非吾命而耶。手札至。亦不得
入。姬自念。彼置我開地。必審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
肉我。以故淡。自敏。聚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雨堤之
馳騎扶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諸。俟東。俟西。姬
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狂。嘗就姬。

學矣。絕愛韓之因數取巨觥。應婦。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視耶。姬曰。買平章劍戟可畏也。夫人笑曰。子候矣。平章每銳女。平章乃削客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既嫺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韓約復爾。豈當附羅刹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院。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過子子終向。免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虞初新志

家。依作劉安。鷄犬豈以一盃酒。斷送耶。然病豈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盡許。益明。妝治。服擁襪。軟坐。或呼琵琶。婦唱。有詞以遣。遲數。釐。釐。終不達。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姬曰。可傳語。寬業。耶。覓一良書。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懸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提筆于旁。而自與姬。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卽取圖。供榻前。燕名香。設梨酒。莫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淋漓。下一勔。而絕。時為曆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咄咄。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與。歸來。被帷。見容光。蕭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忽。足。喉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道像一幅。又一紙。某夫人。啓視之。敘致。悅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綴索圖。乃匿第三圖。偶以第

一團蓬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徒茲絕。夫悲夫。楚炬成列。何不以紀信。誰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棄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銀數事。貯姬之小女。視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裏風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筆落鴈外松。風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絲縷。康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燈小。又是孤鴻喚惜惜。絕句云。看首愁雲大士前。莫生

庚初新志

卷之一

七

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橫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舊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隔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驢歸。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流蘇小幕。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曉不可聽。挑燈開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秋風關羽翰。鳳凰浴浴灑灑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安歇鏡中花。流水

不知秋思落誰多。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橫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舊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隔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驢歸。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流蘇小幕。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曉不可聽。挑燈開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秋風關羽翰。鳳凰浴浴灑灑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安歇鏡中花。流水

庚初新志

卷之一

六

分變噫寒如依膝下。瘦身百體未足云。醉婦婦嬌嬌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請讀妓指畫屏中一惡。無。女曰。是妖燒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妓拂妝。髮偷近。鄰。側。將無似婦子時。爲彩尋歡。纏綿微語。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杜若仙槎北渡。斷橋南樓。信語。啼聲。日暮。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按。鄰家未見其可。夫。唐。韓。善。心。傾。狸。悲。鼠。此。值。供。其。狼。馬。不。卽。辱。以。當。瘡。去。別。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雨。裏。蘭。因。絮。果。現。葉。誰。漢。若。

長髮空門既剃。既慮而既思。綺語屬粉。來正。通性。雖胎荷綠。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欲。設設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鷄骨。殆復難支。瘦灼肺熱。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情不馴。老母弟。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否。知死悲懷。促飲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韻。機警靈速。豐滋膏液。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斯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精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諱不殊。斯何必崇玉成。烟白花飛。

庚初新志

卷之一

六

蝶乃謂之。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去之。受阿泰可念。幸終垂憫。時昔珍贈。悉令見殉。寶綢勝衣。福星所賜。可以起輪前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烏語。嗚哀。其詩集小像。托陳熾刻。藏竟。便驍。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落。冷琴手。他時放。船堤下。掛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勞生平於帶。像見空幃之寂。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矣。其語亦從。此計玉腕珠顏。行就。學士與思。及此。何如元元。首上。附

絕句云。白紵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共錄。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鴛鴦詩處。恨不粉姬婦之骨以飼狗也。○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雲歌。其小序云。鴛鴦為雅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即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吾友殷曰。戒勞。勞憶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

庚初新志

卷之一

三

姑圖疑焉

義猴傳

宋曹鼎

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間有瘞瘠丐子。編茅爲舍。居于南坡。背窗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貌迥有乞食者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踴躍狀哀畢。復長。貌迥秀。倏辭類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篋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擗者輒牽其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三

示。稱擗者爲昇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于道。乞食。以祭。祭畢。還拾野之枯薪。糜于基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虞初新志卷之二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柳敬亭傳

吳偉業 傳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積悍無賴名已在捕中矣之盱眙因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劉久矣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陳百錢從寄食久之遇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浹然已撫其樹顏同行數十人曰虞初新志 卷之二

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永冠恆之輻輳門車嘗接轡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舊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吳君後尤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著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以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

欲其面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遇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問子說者嗒嚙索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問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輪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跋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儼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愜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其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二

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唯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教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流傳舉一往事相酬答潘靜庵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擅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倚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閣門進士諸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著誕耳就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謀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恩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微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憤失次生拜訖索酒談嘲諧笑苟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境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公半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衛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復空風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地封不能得其姓沮承曉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襄寧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四

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僭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嘗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子言教秀狀始左病悲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權格乃設之以事曰今日代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蓄已僅二其一關龍破賊關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稱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囊並且近則秀也生伴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膏矣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今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雷軍中者以散果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武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東萊臥扉履塵

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軍南時事。則歎歎。灑灑。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曠節尤遲云。

舊史氏曰。子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李衡。故賢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子善。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五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拜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鳴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墜折。以故綠林其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怯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六

勇。跋履山川。向猿猴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還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矜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于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捕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睜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母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卽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竝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八

也。父爲前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縣賤。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當憐慈杖策而往。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克以女歸其尊人。卽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薪輒應。春秋必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爲新安生色。而文天之矯奇。悉尤莫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 郡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曹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閑，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輩羣處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多走繩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咸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名成輒把，說不釋，保護如頭目。武醉後痛哭，悉焚之，惺惺悔，悔而復虞。初新志

卷之二

九

作然，斬不輕與人好事者。每購具謀醉，貯置酒招之。造必盡，惟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示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慨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夫相愧，適皆以武生著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著，即不光生，因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懼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著異

武風子傳

卷之二

十

之。逼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易出以圖官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賊者聞于賊，繫之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爲斧鉞易縱之？徐餘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狂，狂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

末紅若錦。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盤食。菜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快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壺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與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論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注。感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醉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著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會一聆。將款。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僊事

方亨咸 邵村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僊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僊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爲薪。燒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楠左右攪成膏。賊衆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優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卽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則刳人。至管掠。無算。皆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傳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校所中。去其頸。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刳一人。頸按之。傳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創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旦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二

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同馬覓之。可望曰：嗟！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大家咬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大家敢咬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昇一種桑曰：何需覓？即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易啓之，可望下馬解纜，則星眸定轉。展展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

虞初新志 卷之二

軍皆驚聞于獻賊。獻曰：此神僊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皆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今以數十萬凡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僊臺。於是衣塑匠以淡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絛。塑匠身長六尺，廣額潤面，大有瓊瑤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即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搖搖僊僊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懸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僊者。

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僊矣。老神僊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某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僊治，辭以不易。某哀其殘，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僊揮之日，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僊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侮，僊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幸婢曰老卿者，美而慧，善書畫，卿不甚識，因名凡脫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享。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卿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卿，疑別人，何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共腰折骨，割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僊。老神僊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奴監軍妻，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僊遽起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僊滿期三七，此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候間，卽格格有聲。老神僊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

取水調其麝納腹中引針縫之傳以藥夾以木枚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絕于老神僊者術之來滇永曆王賦衆多爲僞王侯老神僊僞王侯間撫厚賞則室城東清黑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著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曆奔緬甸老神僊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斷不與人致絕其傳

感初新志 卷之二

三

是可惜老神僊曰吾非斯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學師時模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振振無所適因藉于闔帝得一簞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顧一裘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僊人素聞終南山多隱僊顧往從之窮登涉恐飢寒過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荆棘踰巖巖達洞見一處

者坐石上儼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猪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僊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投汝資一牛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

感初新志 卷之二

三

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事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輾輾傷足皆出于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驛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于是囊金乘驛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將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誅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謂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資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殘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

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君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遠手
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泝辭沈顧所用異耳向
使老神僊能體父志不陷于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
華佗不得專於萌矣借其狙于貨利遂安神僊之名
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僊與不遇僊惟視福德之
厚薄老神僊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
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
身事頗類此常任僊人不得其人即秘其傳可也何
往往傳非其人以致賊害僊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亦未必真僊聞其背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
室微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僊人教人之方乎本
草以冬用蟲魚致送上昇十年說殺人以致人不獨
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僊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
設耳若以殺人教人爲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存
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
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

何

歲癸未予讀善王氏如武國偶爲扶鸞之戲得瑤
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
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謂父母怒而讓
之遂赴水以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
真人唐孫過庭告子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
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幾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
香汗溼其標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爲情奴
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既與子狎聊嘲戲百出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六

一座闕堂間以微詞挑之概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
愀然不知情之一往而廣也寒夜書與子聯句云樹
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聲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懸
黃鍾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
微消遣友凌惟有夢巫山搗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
作斷腸哀怨之語子戲以尺素贈之是夜蓮臺花史
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挿
金釵朵著金縷單綠錦被銀泥五華羅裙帶香機玉
色雲霞履敕東雅濟神姿絕艷顏吟賦嬌不可磨

奉惟微笑若有微言子朋大怒爲一物與靈又以鬼
子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紅明滅紙懸風聲條
條若有彈指而逝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石林頭
兩次君爲五藏神所守覺則退耳子問五藏神誰門
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子五
藏魂與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
之親吾與子情淡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位
下歎歎既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
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

庚初新志

卷之二

七

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歟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
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
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姓
賜以玉瑤一事舉鳳履一雙花史賦鵲鳴天詞送之
云盤東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公奴嬌曲房空剩曉
香粉獨對滿湘燈翠翹尋別語酌清醪盈盞徐送小
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屏前隔柳腰楚江和云
朝食風露華髮宵不寐金閉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日
線羅移花色點雲翹情情戀意如膠依依不舍

楚東君可許既而件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
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
成詞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
不惠才少花兒痴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魈木魅
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子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
載女子爲阿母青靈攝去後駕細車詣包山嶺頭言
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平太歲東方朔當還求
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子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
嬌如夢忽忽忘之然留葉寒竹來鄆鄉道上秦樓日

庚初新志

卷之二

字

出遊女郎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
予亦已老矣覺仙人因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
此寔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
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仙游太華山樂甚命予
兩人作長歌咒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龜書
亦復稍伎倆也真人笑而譚之其辭曰登峰當登第
一山安安吃立不可攀巨靈崩崩昨爲穿雲氣時
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
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開隔乃坐青蓮遊玉田金

後更舞大刀同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棧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搖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榮雙目爲驛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術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惛憊然惟恐其傾墜

虞初新志

卷之二

戲

曳視場上人皆服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齊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情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酷攻苦屢蹶跌而不還審其俄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杜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兩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條之弄丸庖丁之

解牛但何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席千仞之蹊足遠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壑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其神全也曳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戲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曳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從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婦姐兄之子提抱之嬰孩伺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貨詰叩木之性擇處積食亦以

虞初新志

卷之二

習

哺其兒曳視其人示敵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群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投技老而休焉皆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膚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習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微快庠屬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猴而其性曠然如麋鹿更因之重有威矣先王之教爲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爲夏桀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神和氣實無偏頗也彼周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

鼎石室篆如烟。圖圖握盛成清談。錢笛一聲江天。

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
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桃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
呼吸三光應列斗。纔異兩山一。畫削少陰合。德合秋。
成氣。合金爽。緣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靡收。則館稱。
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飛。視青登顯。
發在號。垂書作別真堪嘆。仙兮仙兮。今不可及。芳踪逝。
遊不竟口。長向瓊宮索記書。大文下言若蜩蟬。
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至凡仙。弁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恍矣。然花史嘗許。
子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鬟翠袖。倚而招予者。望。
之。顧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
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吁予為展子。

張山來曰。世間雜凡仙一事。最為難解。以為真仙。
則不當為人所召。以為非仙。則詩句敏而且工。字。
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歎而精魂不散。偶借。
人間筆墨。以消遣光陰可。古人云。聖為才鬼。尤勝。
類仙。則謂才鬼為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戲記

彭士望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四月。
除日。有為角風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
笑而領之。因設場於鄰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
陰而不躁。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咸山者。
牧。無耕者。率攜行。攜簪者。水浮。耕者。咸停。釋而聚觀。
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
反覆臥起。或鶴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
亦仰豎。伸縮自如。問又一足承兒。兒奉曲如蓮花出。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五

水狀。其下則二男。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
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燈場如前。臥豎。
承一案。旋轉周四角。叟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
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八尺。徑半。
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
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數。
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釋。
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為橋。距地八尺。許一男。
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調步。用。時。或跳。躍。

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問之卹市亦無不以

之。隻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耕。耕亦安

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

諸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

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詔設。令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

狗盜之出其門。蓋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

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樂博者之用。千金

市。成鳥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昊。吳華

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隻爲戲言也。悲夫。

庚初新

卷之二

三

張山來曰此技卽俗所謂臨家者予嘗謂此等人

必能作賊有守土之責者宜禁止之縱不欲絕其

衣食之路或毋許入城聽于鄉間搬演可耳。○前

段敘事簡淨後段議論奇闢自是佳文

卷二

虞初新志卷之三

新安張



氏輯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舊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挑葉渡。遊曲花。爭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貢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諲

虞初新志

卷之三

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追半奏。引商刺羽。抗陸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會。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趨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宜。輒以易之。乃竟報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而馬伶歸。題告其故。倡請于新安貢曰。今日幸此。臨

虞初新志

卷之三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狗。猶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干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坐也。以分。教分。空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張山來曰。子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其拙。因從學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人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鼎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邵楊令人。深口岐韓類利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神荀菊。菊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爲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紫冠。方屋而高。二尺。武時蓬跣行。歌道中。武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懸葫蘆。大千身而高。千頃。遇風則與偕。覆徐挂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木骨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處。初斯志。

卷之三

三

上下水面。穿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亦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成見。此足奇也。明季顧文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

盧傳及弟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提音歸。歸五日。

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言于諸公。難問其風者。以

議面爲幸。一日。遽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研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豪奴。背大葫蘆。其有懸壺。

術。累疊然。種所得奇花。神青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

之人。初未識家駝。權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群指顧瞻盼。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家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社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鄉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家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家駝墜于野。屬百計挽之。不能出。乃緩岸出之。而家駝死矣。後訪道人華山。不知所終。武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誠其子孫譚之云。

虞初新志

卷之三

四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爲尚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爲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乎不及見耳。

目姬董小宛傳

張明卿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麗發綺苑嫵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逸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聞集宜笑並作則心厭色沮去之若恒攬鏡自諱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却諱首庸人婦猶富歎未風塵形況作飄花苓莖乎時有胃子辟疆者名業如舉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即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五

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塚四五人刑牲稱雁序于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微膚余常以詩贈之曰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頗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責服皆士且視之已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尼方客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彙集間問人說胃子則詢胃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坎貯之北辟疆同審之屢訪姬則

厭秦淮爲徒之金闕比下第辟疆送其時人衆驚東粵遂留吳門問姬住牛塘再訪之多不依時姬又患醉睡聞胃子在門其母亦悲情強扶出相見于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室戶已而四目覷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終謂此人眼第一可繁紅綠面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妾心壘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仙故催舊戚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

虞初新志

卷之三

六

族以三吳壤地爭相屬凌邁而別間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溯遠遊于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親往衛獄不果辛巳夏獻賊突被襄樊特調衛承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其火上書萬言于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達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其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寶霍蒙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倚皇堂無所寄託偶月夜

蕩葉舟隨所飄泊至同橋內見小樓如書閣閉立水
 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舊艇自黃山歸卷母
 抱危病錫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喜甚欲狂堅叩其
 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燭無光藥鏹狼藉故惟見之
 奄奄一息者小宛也舉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
 下遂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
 衣達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
 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朝幸之草磁石之鐵氣有
 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
 立二十日米勺粒不需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
 遂夜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
 終身于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
 事且君向一醉辱今一病遂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
 聞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書言
 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政謂止請辭去至次日姬親執
 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皆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
 又蕩費無度侍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遺數千金成
 無知姬何也自此渡計墅遊惠山歷毘陵彭澤澄江

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裙紅衫薄如蟬紗潔
 比雪純與辟疆親親渡于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
 臻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
 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急虎
 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意
 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齊謝客若範蠡香齋子
 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寶羅相繼僥倖橫傳
 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絨細孔責諸尋盟無月不
 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孀一婦從吳買丹江行
 遂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
 候辟疆聞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
 宴中秋夜姬與辟疆于河亭演懷寧新劇漁子箋
 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數美以姬得所歸為之喜
 極淚下掩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詞請
 告適歸且姬索通者益衆又木易落藉辟疆仍力勸
 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募衆謀扶
 姬匿之幾敗事
 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
 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

聞之特至半塘令析姬與姬爲伴親爲親喪債家
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
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饒別于虎
嘯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
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
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
久矣姬入門後習慧略釋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
與辟疆日坐書苑書園中撫桐瑟賞香評品人物
山水琴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擇研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九

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
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者亦之聞處不遠矣相得
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前所辟疆避
難渡江與舉家通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
則願以身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君共問我于臬府
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
瀕死于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
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午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
卒其致病之緣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

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衛安仁聞筆也
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
予謂父母有不許人以死況相席間物乎及讀辟疆
哀詞始知情王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
焉飢食者養一飽雖珍卉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
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
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
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
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虞初行記

卷之三

十

附辟疆影梅庵憶語 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
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
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
黠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寬
窄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盤而上山中
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遊山而行凡我兩
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
舟者皆余去秋洲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醵酒竟日

逐舟舟中宣紙大白孟盛櫻珠數升共喫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碧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戚來相慶是日新演燕丁箋曲盡情態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頗令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許儂

吳初新志

卷之三

七

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葉夫人王哇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撫數十家唐詩而卧今歸開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散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辭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納成之名曰香奩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即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奩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遂向姬借閱此書與僕本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姬於吳門曾學書未成能作小篆葉樹筆墨楚楚

吳初新志

卷之三

七

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詩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食具而以書畫擱置自隨未幾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人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蓬罷飲每脫侍刺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芥每歲半磨旗子兼擇最精者藏寄其有片甲鱗鱗之興文火細煉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語左

思嬌女詩吹嗔對巢盤之句姬為解頤至沸乳看
盤目魚鱗傳奏選月魂雲魄尤為精絕每花前月
下靜試對香碧沈香泛真如木蘭落露臨草臨波
偏極虛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枕排城看余一生
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清品淫沉水
香俗俗人以沈香者火上煙橫油膩項刻而滅無
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
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即四種沉香內革沉香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主

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乳
大箇各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熄
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香熾然磨曉泊酒
犀草之味久蒸余枕間和以肌香調點非常香
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尋
丙戌客海陵會與姬手製百九誠閣中典品然
時亦以不見煙為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畧
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為上皮堅者為黃熟楠氣生

而通黑者為次棧黃熟近南粵東藥茶園村土人
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接枝繁其香在根自吳
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而盡
出余與姬客半塘時即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
購之塊者淨潤長而者如枝如虬件就其根之有
結處隨紋搜出黃雲紫縹半細如磁瑱可拭可玩
寒夜小室下轉四垂罷鏡重疊燒二尺許釋蠟二
三枝設參差玉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
如液金粟玉細撒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逗香蒸之

虞初新志

卷之三

十

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熄不竭變勁氣血挽是精結
熱香間有梅天半舒荷為梨蜜脾之氣靜奈鼻觀
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著枕與姬
細想悶怨有斜倚薰簾極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
在藥珠象香處令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
一粒起於廚房局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發枝出入皆
爛漫香雪中姬於含露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兒上
軍持相受武昭虛懷斐勇得安宜忙放拾採入供

卽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畧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露微於曲房斗室。至體態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麗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簪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共雲霧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置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扇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

癸初新志

卷之三

七五

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上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請唐人咏月及流螢繞扇詩半榻小兒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掩幔倚牕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水涼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撲撲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睡睡者性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流潔領畧幽香儻路禪

關於此靜得矣

醴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蓋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人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病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大則梅萸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縹緗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堯中解醒清渴金草仙掌難與爭衡也。

癸初新志

卷之三

七六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貴者如蠟梨者如落蒲藕笋

鮮花野菜枸萵香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

盈席

大肉久者無油有松栢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虎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鷄骨如白土油蝦如鮮魚蝦蟇如龍蝦烘兔酥餅如餠餌可以飽食蒲脆如雞瘦腐湯如牛乳嫩細者之食諸四方師廚中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爲巧變化爲之莫不具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攪一絲澆盡以文火煎至
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
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
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幾滴爲數種此尤異色
異味也

張山來曰子雉舉別業與研劍相鄰許彌常爲子
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予淡美辟疆奇福
如許矣矣秋又以家公完傳來詩局入選快讀一
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一

締如此奇緣能無浩嘆

賣酒者傳

梨 醉 冰 集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重
解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母盜瓶中酒受主
翁咎也或傾跌破兼金甌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
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令其肆里有
數聚飲平事不得失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
曰諸君何爲數聚飲乎事不得失相咨嗟也聚飲者
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
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日子
虞利奇元 卷之三 六

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賣
象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償償
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棄重資于途甚雪不能行問賣
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康
錢買酒肉相飲暇客多負私懷快曰賣酒者乃不長
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暇酌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
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奉天寒甚
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暇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
五行立決人死跪先後宜死者六人交賣酒者將及

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償母所乎欲賄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母使我子孫悲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浴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題數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癸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博爭奪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婚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

卷之三

十九

歷平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感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 羖子傳

嚴首月 子

一羖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獸示蓬跣持竹杖挂一瓢遊郭諸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群兒聚而以為樂顧其神明旒微怪罕奇類聲疎麻起叶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騎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澄陽年可七十澄人異之或具酒肴墨汁乞一瓢子書不能得一日飲藥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書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

處切新

卷之三

三

管黃腸吾將老焉。正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昇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還郊外。青賢庵。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其輅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于澧水橋頭。署書。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伴。匿于群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貨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貨。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處初新記

卷之三

三

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于澧。

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啓祚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屨穿。臭穢不可堪。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書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紙。狂哭者數次。以破袖沾墨。塗張紙空中。候墨乾時。燭雲云。

庚初行記

卷之三

三

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呵斥不起。王曰。得全千酒者。得全于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與致宮中。供養致微。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牽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于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嘆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漢。多年

宋連璧傳

李煥章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鄉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請出。緣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鬻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墜。璧舍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聞青伏。奔灌木叢。刺踪跡。熊穴。窺熊出。潛。亦其孔。二條之。出熊至。璧舍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

虞初新志

卷之三

至

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掩扉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拔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涅之。即養。璧察之。乃棄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傳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塲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瘵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遂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驟風雷雨。又募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森府。崔魏忌侍御。謝家。又以侍御匿。欺妄。報。疑。時。至。侍御與璧。轎車。

至河西務。璧日須滿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縱騎。急視之。轎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以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詣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日。因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勸。權要。罪。恨。傾。善。類。爲。逆。聞。復。罪。宜。下。司。憲。請。室。上。大。怒。批。之。就斬西市。梃。格。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以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

虞初新志

卷之三

至

知也。璧輒憐前道人。約至塲。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以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風有道。與。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爲。天下。通。逃。客。耶。吾以此。選。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絕。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兄。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樓。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字。抱。真。與。茲。村。有。緣。

故來復同月弟孫宿補張李時亦疑其已以終未敢
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
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壁雖不啻悞近人所期然排解黨
網處亦足見其豪俠

卷三

虞初新語

卷之二十一

三

虞初新志卷之四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義虎記

王猷定 于

辛丑春予客會稽集宋公嘉裳之署時有客談虎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予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菁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四穴如覆釜三面石齒犀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薛落如梯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一

爲虎避無踴而麾者數徬徨遊壁流待夕日落風生虎踰墻墮入口銜生糜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涎爪奮搏欲噬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計一罷來伺其子仍投餼與樵樵甚取悅渴自飲其乳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率雙足匍首就樵樵騎虎驚墜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藩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路告曰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二

象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將我中衛我疾不忌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衛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寄一豚僕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餐無忌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追歸家人驚無語故其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狼者閉關榜矛挺銳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

義虎亭

王子曰予聞唐時有邑人鄭典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

知所懷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尚有養虎人而不如此予所以有養虎行之作也

庚初新志

卷之四

丁葑園外傳

林

邵慶

丁葑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大方教戒飲酒而葑園頗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渾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濬皆以詩名世日之曰三丁至香徑覽句四方閩秀尤喜誦葑園詩家有槐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葑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比幾帶葑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葑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葑園遙視光麗心喜其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弄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爰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葑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葑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泰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葑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詠善鼓琴主婦不悅特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金美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漸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爲幕府婦人極庭薛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

庚初新志

卷之四

四

忽至延陵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止護騎以告藺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藺園數得備子文猶執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藺園君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湯家施大恭愚山旅黃門還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烟換焉天憲下義恩榮指不獲明日諭于庭藺園復賜吏人爲笑時藺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循肝一片置七者藺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官念無編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貢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五

使至譚同主客爲廉如公持紫貂狐裘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夷衆從東出藺園從中入睽目相視侍郎還騎平問訊藺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笑謝爲藺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各等請居東時峴三千里郎亭驛坐讀還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藺園曰上聖明賜我遺湯沐也出關還客皆才子此行不思無友久之羣盜候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藺園笑曰恐如卿言

虞初新志

卷之四

六

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園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慨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兩子藩公聞其名徵任見藺園趣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藺園車上執扇易驢遇藩公佈低頭敬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藺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藺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藺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藺園亦困其業上風刺人骨秋即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水合管不得汲燕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果小米和雪嚼之然孺子妾觀生子當爾時坐弗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晡山鬼夜啼饑饉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藺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還家日食詩曰富春臨曉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瑤問之曰卿歸矣曩者卿鄉道上呂仙祠卽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適有疾驅去以避不祥卿街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具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雲化鶴飛

之句得非詩書事貽書報薪園惘然惜又一年始歸
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叙瑣屑事須看活現是類上添花毫子也

虞初新誌

卷之四

一

寄楊國開歌記

余 虞初

興門徐生君見以皮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者南曲譜
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
良輔初習北音繼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鑽心南曲足
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
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官取
字首屑間跌換巧撥恆以淺遞助其慷慨吳中老曲
師如袁髯尤耽者皆腔予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
曰學曲者務官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
虞初新誌 卷之四 八
頭拍字微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道然
毋則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勿訛又曰開口難出
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
難關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
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
獨格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
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昆陵人則
有謝林泉工簫管以簫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
陳夢章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

工始於玉峰盛于梁鄒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
綫而徐生顯起吳門華魏亦曠易漢轍恨良輔不見
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
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繚繞遲迴吐納瀏
飛鳥起者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愜悅爲之神
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
作少年役僮事得吾之傳者乃往梁鄒今太史曹仙
秦公尊人以斯公所善歌者六七人是也若倘蕭九
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
辰初祈志

卷之四

九

戊九月道經梁鄒適穎州劉考功公勇擁大旆西門
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金
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孫劉處士
震修皆在席太史曹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書舫抱
樂器焚波而至會于青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
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管絃而六七人
者衣古行衣蹕五絳服恂恂如書生紳約者處于列
堂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樂聲如貫珠行雲
不流萬籟俱寂余乃升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

七人者各道姓名欲袖低眉傾其座客至于笙笛三
絃卜韻角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
詩三吏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皆來
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
終盛于梁鄒而曹仙父子風流蘇若昭映九龍二泉
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

張山來曰吳俗于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
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爲最善聽者止數人不
獨息言并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
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庚初祈志

卷之四

十

陳小憐傳

杜 濬 于 皇

陳小憐，鄒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俠斜。有貴公子羅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夫婦知之，素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還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慫慂，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選選多年少美姿容，真初新志 卷之四 上

顯而小憐自知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談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盡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粹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梓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行與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姬曰：「某公之約一催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皆讀書相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罰連句，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足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倚其戶，以因之。小憐顧室中有絲几，長丈餘，遂沈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視几上字色變

不能言燕中書作盛會廣召賓友及御客妓女皆與
酒酣各爲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既醉自言其心上人
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
人某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謔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
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源覆觥大呼曰范性華舉座
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爲舉至於此然久之
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醉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
不能舉一女子而怨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
難耳曾過愆期至於吾數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七

矣而壽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
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
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克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謂
之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
是小憐每數日不聽范輒廢飯食及范至則又莊語
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
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
燕中曰小憐與我得事君子固甘爲之副范用其言
既而得與室人病訣厚爲之殯祭弔成禮小憐一言

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嚙詆故夫以媚劉聰其
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淫淫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
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
豈羊皇后之故反不及于女子乎意是爲立傳

張山來曰解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
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七

賣花老人傳

宗元臨定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項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園室中蒼松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爲業家有五色瓜云卽昔之廣陵人鄧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芫蕘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朝晨撥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

鹿初新志

卷之四

十一

市人笑爲花顯香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各曰吾訪故人殷七七子饒饒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珥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珥道人疑卽唐廣陵人李珣以販饒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卽宋建炎中韻筆仙耳昔項花觀中有黃冠持書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烏篆不可識使人見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祠天洩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于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通衢橫濤濤宅多矣

神鏡記

徐芳

辰辰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育之每晨梳妻醋醢而役婢使炊俟熟乃起旦且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譁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湯候兒忽驚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溺貨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恨曰娼殺我子捫腐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闕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闕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燃刀入忽帝飭周將軍保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創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鏗然移出則不

鹿初新志

卷之四

十六

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拄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宣傳其廟周將軍靈爽說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晨趨禱謁于過玉山居停業七十爲道其具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鉄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魂然之手足可使躍關而搏假令神不賦是子其所日不免神視子之朝亦其母而不之數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

人他廟神之鉄亦皆能跳而賦之也蘇子瞻云掘水得泉水井專在于是而世不察或疑爲妄或以爲像之靈爽者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刺劍而不達于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求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權僻恨石碑中誘其母歸得之索推手既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焚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閭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問至不孝子杖逆處令人髮指風裂諸虞初新志

卷之四

七

至神鉄砍頭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于悖逆者皆以爲未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尤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鍼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雨連追其母死于至戚之家其母因嫗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定于神鉄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慙也

焚琴子傳

顧影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笑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庚子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耿氏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將可鎮定願乃鬱鬱以青矜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鹿廟

虞初新志

卷之四

十八

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旣而三藩繼叛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旣不得志出遊於潮退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遷謫文而哭之又摩訶惠潮雷諸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來公誦雷時枯竹生笋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鶴鳴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娶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

自滿洲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備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禦吾堂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遂留之乃第上生爲一鼓琴將軍解帶左右無不悚聽然其聲凄愴隱隱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雅如鸞鳳鳴今杖上無螭螭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蕭殺聲何也將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

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伴狂以去云生傳於杭僊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音律音生皆入爲其妻鼓琴茶香人備贊影遊樂顧而樂之以爲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成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劍鶴離騷之曲曰琴音和音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悲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丁巳年四十九克卒聞其婦先卜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重爲立傳始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才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聲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瑟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存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佗
佗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即使得志，亦
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樊琴子
能預議取氏於未叛之先，則其器識誠有度越尋
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 八 數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
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綬之後，初皆
與游，顧其體中癡，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黠也，能作
詩文，自作自書，白紙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
天地變，黑白質，親疎怨德皆相反。妻卒，無協志者，其
父痛諭之，不從。則撻之。氏子亦恨，撻焉。久之，恒撻其
父，既乃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
時，親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

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
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能誣人，則名歸之。孟子
誣楊墨，莊周誣孔子，韓愈誣佛，豈好誣人哉？自爲名
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輕囑谷，遠潔泥者，
皆極力誣誣之，且作哄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
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誣者。氏子既勉父
母，嘗兄嫂，誣顯當世之微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
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貨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
悞，轉則益下急，白晝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

人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擊其脛出行見人有顧者曰避我耳吾之答吾則相搏見仰首者曰勝我耶亦吾之答吾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相搏既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妾之原我也而誓我雖然立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飾誅我者也輕薄者就傷之刺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家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妾爾乃厚其夫子其子年長皆心誹之不豫言已

咸初新志

卷之四

四

而邑之人皆知其說也則家相告曰慎無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怒家亦相謂曰此穢豕也昔有大豕臥解廁中見獅子過則負渡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謀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廬行在市間惟避難犬草木不能避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珽獲皆上巨羅袖中金蟲因遇物卽懷之入政事衆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愧之思入壁獅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榮欄

之事終歲召人人無方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翫其所親因從客語之曰若爲儒而聽父母何也曰與父母戲耳何書盡力捷之哉且毋竭之必沽酒以釋之若吾兄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豚吾兄嫂之身有吾吾若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率絕彼耶其人口曰子每誣通人達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歲也吾歲言江水不如吾滄江與滄不穢位豈非戲耶其人口若之

咸初新志

卷之四

四

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項堵之室上漏下淫地斷絕于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怙恣乃爾耶氏子然然無以應公何其長子某少亦鄙令賸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言人然聽其所言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杖數其罪而捷之氏子號呼不得免或言憐於氏子父被捷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爲其父語之曰父母可憐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安捷日捷至百數其餘罪皆悉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譙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常
然若攫食之鵙。顧頗矜張若索蘭之雞。其氣如含瓦
礫。抱荆棘。有觸卽摘射。邑人謂其頑嚚不友。似渾敦
不可教誨。不知話言似椅枕。惡言誣善。食日食賄。又
似窮奇。嘗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曰爲四氏子。而
四氏子不介受也。曰。此吾所爲。皆就耳。雖然。四氏子
就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捷之。豈亦就狂耶。或以就譙
耶。今死矣。亦可云就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就其子
爲狂。其子父本而捷之。則就而其父反以諸罪爲就。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三

皆就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
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捷之。又酷巧嗟乎。天
公則誠就耳。四氏子烏乎就。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之
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就。當
亦未嘗不悔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後
咎之文過也。

虞初新志卷之五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魯顛傳

朱一是 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襖。襖中
圍一孔。下體着絮厚履。汗重染。不易也。贅飛蓬足。跳
而跳。手一應。應習顛。顛俯首。則地昂。昂相接。以爲
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路之。顛卽踞地。展。頭。出。中
孔。伸縮。便。行。羣兒。彈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一

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寒。寒然。顛喜。酒。酒
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
樞。梁。或。城。女。牆。臥。斯。野。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
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
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
冷水。請。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輒。盡
問。顛。浴。乎。曰。浴。然。戾。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
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牆
則。懸。足。架。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卽。潛。人。乘。顛。起。入。間

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
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
市。兒。數。百。諱。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
以。爲。戾。民。衆。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
山。復。見。顛。曳。杖。雙。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顛
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二

萬曆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下急家故饒貲而不諧于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即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儻啻啗十數歲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見富貴行富通人翁聞益志有遠宗婿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于無巧久羈姓受命調膳百方而惜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稠豐而弟即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虞初新志 卷之五

此相強翁曰然退而與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與乞矣趣治其饑師而私覓大槌擊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已意且拔殺之而以走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逆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開戶審議欲雷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排其胸劈之扶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姓飲為別翁先送進士前進士數里最後率承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

其之歸而就疾師斐然曰安得此速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所覺胸大開明頗更從師卒業因連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嘆與俱逐翁聞剝啄聲掣提門侯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謀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備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逐族子某為郡從事庚辰與子遇山左道中緣蓮之古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猶誠所激人窮虞初新志 卷之五

而神應之進士之奇類進士之音愚顯而出也所謂德慧有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排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汚者而使廉易其姦同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者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為自換其心也可

秦潛使兒傳

李漁子書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黧與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吸周歲始恃交失賴于外氏長有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群兒藉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帝或號各抱頭歸慙其父兄父兄來叱曰羣家脫犬敢與老子相鬪耶健兒曰焉敢相鬪爲長者服步武之勢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奉父兄兩歷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五

父兄恐其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鄰人聞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機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瓊璫章句爲師出師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查其外氏養耳衣物向酒家飲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咬人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人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枝擢功至裨將與餘友飲酒酣國力蹙之罪當貳遂棄官逃之酒易姓名隱于庖丁氏家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六

有猿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臂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公牛者通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追也奚其益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還市中怒少推爲盟主晝纒六博夜遊狝斜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討遼多豪客此物空善藏之健兒擲杯歎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膝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干酒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健兒曰遇萬萬敵過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日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役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酒後生日子小

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市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聞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發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鸞空後生一發飲羽鸞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刺曰此劍無庸何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斷如鈞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善腰間物非復我有矣應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摩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左解腰纏束獻健兒頓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差可十日醉子薦草奈何足誅錫撥馬專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踣循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幸世英惟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弟兄遂不歸酒向一野墅結廬賣酒聊生弟思往事輒感應欲

以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吳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旦曰滌茶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屬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中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木坐一冠者似嘗謀面靜視之則阿新焉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噤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獲獲者沈弟于郵笏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竟竟輸我一籌今來歸避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肯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子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拔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取取安用此臨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鴛鴦爲惟請後生不肯爾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費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角枯株謂之曰盍截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小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

兩手抱株左右數繞株已臥矣遂拔歸欲旁柯燃之
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
與人較力人服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某日失雉安
在健兒則以哀朽謝之役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
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碑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
事與此相類其矣無謂秦無人也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九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十

丙辰十月出都門與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
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
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聞風息臥
舟中聞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聲
立所迨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問如也庭一
碑藤藓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
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
古衣冠一老嫗白髮高髻咸非近世佛獨兩傍侍生
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
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藓拭其文讀之蓋明成
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傳姓長者好善年五
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長父曰吾五十
無子奚壽為四女慨然曰父期於子者為終養計也
兒即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
男子裝四女其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
讀五經百家周泰以上游覽覽義如大儒間則行
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樹樹葉生龍爪樹身生

鮮金色燦然鄰里咸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媼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白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從得之於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望不傳者桀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魏禁上書贖父罪因陰肉刑此祗一人斗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爲僅見也

武陽新志

卷之五

十二

休四娘記

林雲錦 詞

晉江公寶公綠屏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會
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擬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罵聲已而推中門矣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河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魃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撤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撤兵格我計何陳也陳愈怒道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

武陽新志

卷之五

十三

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存光婆躡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槍帳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而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抵神坐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觀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座臥所擾去衾覆衣禪衣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將還所擾大日神坐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僂僂瓦晨皆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

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吉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慮耳天下之理右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獲福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悍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即辭人暗室中少遲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鬟龍粧緩娘姊姊而至其衣皆鮫綃縠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貨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與生人丁無異相也陳日與驩飲賦詩觀狎僮至惟不及亂而已凡暑中文牒多出其手過久年疑獄

廣初新志

卷之五

三

制爲家防始末陳一試皆服觀風試士衛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求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闕則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斂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虛吞職崇四娘曰虛吞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悉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

詩多感慨凄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國古訪陳者必與卿飲臨別賦詩其中處詞日復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委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條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欽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畢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彼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通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

廣初新志

卷之五

四

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縣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淩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民間所不及乎今陳公祿匡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凡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魂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

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試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遝。室無空虛。苟有閑偏。鎬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選入此中。俾稍稍舒肩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現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稱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五

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遁去。其有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

灑口王氏。姓邵。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華口。陳長者家。日尙早。小扉門。首有頤戶。微一小裂。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哀。復念此。此釧必主婦沈妝奩盆中。而髮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髮盜。或疑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喪。未必能享。而貽髮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可責。斯須而髮出。淚血被面。望溪便鄭翁。急前持抱。問故。髮擲念力曰。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六

主婦失釧。而任予。蓋予何處得。釧與髮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幾人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勞。免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且徵資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裝。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亦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蒙

漸裕而所授授生教了皆頌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
遂大富致其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妻與子歸瀝口
爲素封家享年老卒餘曾市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
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人文之盛與陳頌云噫一乞
人得全銀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矣爲哉愚山子
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蓋計主
婦之重責製鬻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
展其禍仁也救鬻得貲而免於乞知也使翁歷歷而
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

廣初新志

卷之五

七

遊。是戶。外時。登。嘗。計。及。此。武。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
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
弱。肉。而。食。之。至。於。冤。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
有。之。矣。況。彼。遠。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
決。於。乞。而。直。翁。之。大。乞。而。賢。即。翁。之。可。也。或。曰。王。氏
大。姓。也。而。其。祖。食。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漢。諱。而。子
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
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際
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

孫。當。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
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
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券。停。卡。杞。輪。之。流。乃。真。乞
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
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
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義
悲。而。有。守。者。不。屑。爲。伯。優。謙。卒。不。肖。爲。僕。僕。以。擾
人。財。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

廣初新志

卷之五

六

則又爲此中魁楚矣。

雷州查記

徐芳仲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慧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盜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康仲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泰屬縣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獲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區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默之詰朝守出

廣初新志

卷之九

五

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肯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審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押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蓋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

守盜也具守而賢仰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同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者貴者歲而逃者歲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張山來曰以國法論之此萃盜咸殺無赦以民情論之則或盡殲萃從而獨寬爲守之一人差足以報其治狀耳若今之大大雖不罹國法而未嘗不被殺於庶民之心中也

廣初新志

卷之五

三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 近時

道人姓高氏名驥字公日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徒尚而讀頭讀書不意沾行墨能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編儒冠目曠然者奔去羞與伍慕朱家郭解為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良道人知既事廢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賈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聞帥發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三

知事不可為蟻伏自汚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歷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漢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駢聚之恩乃築室黃子湖中築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褲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携酒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為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勝居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識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為不然及定揚城東南門下地宅之紹荷鉅廢瓦礫結

處教種一凡一棚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懷安輒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巨墻圃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養駝之衛道人率之藝植澆灌夏日當午蓋有長頸烏喙冠菊顏者秋有白菊如蠶咬菊根者必何而致去之二為梁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白帶霜以及爛漫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登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薝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遊來如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三

緣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居謂之花隱道人苦忘其昔之為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苦得非良影而忘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嗒然笑而不命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數多高人而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一字所以為

高

卷五 終

虞初新志卷之六

新安張氏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 張公

張南垣名德南垣其字華亭人從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巖巖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壁皆從他邑集至決城闕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銷以鐵汁刑牲下拜刻顏刻字鈎填空青寫陰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爲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僂僂入溪洞捫壁投躡瞻盼駭嘆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漢巖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飄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効之何其卑人搏土以狀兒童故惟夫平岡小坂陔阜陔隄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基置其間綴以短垣翳

卷之六

一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二

羣公交書禿髯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願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事里巷諧媒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伯問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崑崙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圖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棠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

未添巖壑已具。隨陂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
花。一竹。疏香。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者。屋。屋。未
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應備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
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
用。不得已。就陂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
垣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
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
等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
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
庚初新志 卷之六 三

仲子行。退老於鷺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
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
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棘。奇石異石。他
人輒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
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
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
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
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
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
且張君因濫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
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登山。鼎石。另是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
較之畫家爲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疎密險易。可以
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
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
之性情。殆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
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
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烟雨窮愁字面。在詩

雖爲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
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 望溪

杜先生學。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
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畧薊遼。酒別親友。會者百
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
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
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況儉艱乎。吾見客食
皆鹽。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與物。非所以負天下之
重也。公指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
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
廣初新志 卷之六 六

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蹙。恐一旦
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奉衆。自是不敢適口體。
強自屬。以至於今。十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避
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
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
動物。所料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草
心無求。則白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
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懷乎天下。
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榮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

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乃豚魚。矧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畧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某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遂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劇飲。庚初新志 卷之六

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裘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驅近公。公徐曰。無川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滿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明夕。有老僕持鐵線向公而泣曰。是我

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說飲啖如平時。刑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背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慰。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終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閨庚初新志 卷之六

仲叔之不受豬肝。顏叔子之蕭盡擁屋。尙未免爲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塋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嶺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盡於功業膏於福用富履剛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九

月華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盡矣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道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逆之則老僕自鼎烹世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止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尋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歸老僕則倚壁而射射聲與司徒公之馬聲更相同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擯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

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亦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淡託諸緹校謂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

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嘗其面面上瘡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先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顧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倘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士

五人傳

吳肅公 贈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隱變勢不卹其身家之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今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才候吳門相待物哭馬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炙酒累日乃去甯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目攝矣天啓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有復生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說御史周公示建諭德釋公呂則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貴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都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唐於民民益

怒顧其腹先發佩尋於是燕香行泣於市。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武議武訕或泣或切。齒晉武搏額額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離金爲贖武起裝走京師揭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詔諸生王師楊廷樞文茂等徐沂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詞兩受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母過激激應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趙撫者。毛一暨瑞私人也是日吏部四服同哭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

卷之六

三

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書聯人拈書如列炬衣冠淋漓履相躡泥淖沒腰肝吏部昇肩輿衆爭吊吏部相道不得前吏部旁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僕伏應龍輿諸親屬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錯銀錄諸具衆目屬唳唳節震亨等前白一暨及還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孟諸憐之以慰民子一暨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

卷之六

十四

且吏部無辜後以口舌實禍明公創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暨周張無以對而縱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許一暨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楊兩人者獲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粥衣人楊故牙儉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匍匐久之虎之不肯起縱騎怒叱之忽衆中間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縱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逆斷爾頭矣遂手銀鎗擲若然呼曰因安在逆檻報東廠佩章等曰言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典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縱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連起擊之柄之柄跳衆羣擁而登欄梯俱折脫展攤堂上若矢石落自縱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氏之激得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間綠楊柳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輪項仆淖中跪以展腦裂而斃其匿廟中黔則練者俱搜得殺之一暨吉皆走匿王師等

知事敗而當氣方張時。即欲前論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縱騎之速。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提之。郭人聞城中之毀縱騎也。亦殿之焚其角。擠水中。次日雨霽。郭大夫素服。兩旁策所以救地方。而一營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版。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為聲。折粟聚者。誰為熟。香號泣者。誰為號。雖買勇。寧罪囚。而飛天使者。必悉沐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為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吳初新志 卷之六 六

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繁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生忽忽見五人。羣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闕。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瑄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置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有史氏曰。庵寺之禍。古有之。君親國者矣。而何物。逆賊。所憐。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為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有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吳初新志

卷之六

六

蕭洞虛小傳

傳占勳

今蕭非蕭也。蓋古尺八。近于臨川車哀。掘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家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屬竹筴而最善者。簾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簾成聲。既惡其聲。十歲時。得失市簾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猶甚。至妨課食。刻刻鏗。大變舊法。盡則操筴水濱。怪石砌。或入南嶺林麓蒼蒼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落塞柳。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擊鈍。終初新云。

卷之六

一七

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贈之萬錢雙。自是洞虛子蕭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蕭稍稍竄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其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滌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獨。大焉坐。衆飲。殿之已而。聞蕭聲。滿坐皆飲。又相與洗。盡更酌。蓋其爲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蕭表裏。灌治得蕭制之妙。無暇。無氣。障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官觀。神樹人物花。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式

爲蕭牙。工寫描。勸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至于尺取十一。蓋有柯亭。棠下。遺議。手。嘯。味之。項。以斤。鐸。白。臨。關。公。林。監。武。議。病。之。好。事。者。實。其。僻。不。開。也。予。嘗。得。二。焉。其。一。滿。湖。合。流。八。景。分。峙。陳。問。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省。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上。耳。昔。人。品。更。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蕭。卑。稱。子。山。文。平。哀。大。喜。遂。別。珠。一枝。遺。子。形。以。一。丘。一。壑。一。觥。一。詠。而。題。其。上。云。青。

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廣信文。且曰。蕭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子笑話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哀乃曰。簾孔下出。買給者。兩。空。差。後。而。斜。視。勿。始。中。而。徑。往。予。受。其。聰。巧。絕。倫。戲。爲。蕭。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八。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蕭。其買給處。皆近後而斜視。無居中者。其殆皆本于車君耶。○又曰。黃九鄉先生爲子言。韓翁能吹鐵簾。冠服說異時。而衣大袖。粗。

衫如豪富。公子時而被褥。襪如貧。乞兒子聞之。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椽。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數長四五六寸不等。製片精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四十字。堆滿几案。翁承祚。素冠狐帽。如僧伍中人。語操北音。子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制簫耳。子聽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

真初新志

卷之六

九

商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携來。不能爲君奏矣。李子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日疾。子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制府某患齒痛。子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子則純以術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子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翁爲王。謂王爲術也。因讀蕭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判雙

海寧陸永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來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殯作於室。鳴咽然環棺而告母曰。

真初新志

卷之六

十

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久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常謂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養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

力養孝子曰母常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致歸半於其母孝子日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死之所能問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辰利新志

卷之六

三

張山來曰予嘗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爲鬼之事而鬼能爲人之事也然世之齊志以死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爲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否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爲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錄

卷之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即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未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機樞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說出重價求購雖素病不耐人事惡劇踴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

辰利新志

卷之六

三

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作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點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如畫鳥凌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昵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人

地人物皆奇。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
 靜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
 而不自奇者。以爲源。而且爲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
 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爲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
 是亦具如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
 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
 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奇之
 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常紛然談說。
 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受受似難。既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三

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
 務得而後已。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
 其善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
 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日界

一 驗器 以日驗者今則以日驗而不可
 驗 驗器 此器能驗遠近分則氣候諸
 驗 驗器 內有一針能左右旋。則左旋
 驗 驗器 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 諸鏡 鏡之崇卑。皆太見之而亦可以見物。最作諸

鏡以
 千里鏡 大小 取火鏡 向大 縮容鏡
 取火鏡 向大 縮容鏡
 多物鏡 瑞光鏡 製法大小不等。大者極
 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生光
 中則通觀生溫。如在太陽之下。
 一 諸畫 畫以神觀或平而面。而見爲度。遠或
 遠視黃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 全不似畫。以管窺
 上下畫 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 之則成三畫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三

一 玩器 器而理則誠夫玩以
 自動戲 內音樂俱備。不須真書。人物鳥獸皆能
 燈衝 通衢人市。人煙稠雜。燈火迷離。一望數里
 自行驅磨扇 一室皆風。木人掌扇
 一 水法 泉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
 龍尾車 人而亦可爲諸玩。作水器
 柳枝泉 車灌田最便
 一 線泉 製法
 鸞鳳吟 報時水 山鳥鳴 山鳥
 一 造器之器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日中所

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

度初行志

卷之六

重

等耳○原本奇器目畧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班云

虞初新志卷之七

新安張 潮山宋氏輯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武齊

江陰城陷。後我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雋。仇。大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度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料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搜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几十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一

二創。首亦被刀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則念成事。帝得死。愷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頭赫。或有以援我。日且作。覺。祠中有異料。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料轉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淵。陸察。罔未絕。因定轉正之心。朗明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危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婦也。頃之。兩人賴以箇席至。越二日。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二

入曰。兵封刀行。且去。耶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極乃。因。新能起。舉視室中。無一有者。玉。於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婦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蹶。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禮。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曷。哉。吾至。有本可爲。弟安所得。匠。億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述之。見三匠。斯戶。詔。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牛。羹。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料。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首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因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議以。櫓。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弟妻無由見。帝具以夢示。歸而。妾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

其人爲成三。成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解，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成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見母，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即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脫浮萍斷梗，或與一遇乎？旨。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成，意氣殊相得也。抵昇苑，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成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知威有某者，見威所揭，示往見威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威雖

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王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千金。某踉蹌攜成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成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咸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成與某咸驚笑。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爾者，擄逐之。威掩涕怨某相與去。成方與某子望其妻，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成攜子偕成往，旬旬於

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
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
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
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
近則戚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戚妻也先是戚妻之被
擄而南也適即舍書壁曰我江陰戚三郎妻王氏爲
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戚半微落獨存戊
某弟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戚謂
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

人哉天合于子疾去戚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
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戚曰小人
勇於力妻善鍼衛公誠能錄小人大婦願得二十金
戚聽其見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髮下甘心也郝曰
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見役局爲子言
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戚往張見戚許納出廿金予
戚券券戚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
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令安往相與絮泣張曰
爾姑攜金去得聞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

郝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
曰予向貢十金耳戚售身佗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
然戚報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
隨手還金盡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局以金而公
所公但爲我見妻妻得戚之心盡我卽信貴戚金無
愧於戚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見所在來語子母獨
待子閱二日戚方除馬過過城墻閉諸婦人多操鄉
里音戚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
音題曰戚三郎屬子尋婦今女所得耶婦聆之迫於

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墮隙復操鄉里音曰此
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戚遂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
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
得之大驚喜急問之戚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
來戚直前跪口述見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獨之張
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
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
矣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
血淚遂落戚跪跪張前戚婦亦跪跪聽命張曰是誠

爾妻然是人少有也故違爲首約直五十金牛猶不足至得婦即戚免却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謂之且婉婉言帝所以贈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滅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戚售夫婦身俾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奄奄往來哭於父母旁都哭張之斯食哭張歟安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落淚下矣哭聲鼎沸聞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戚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所

處初新志

卷之七

七

創弗死非帝祐不至見爾戚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戚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戚留戚即不怨爾爾何以謝戚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即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懲我婦之豈以子我我老矣無耐減子我我不奴觀子不隔朕麻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垂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述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幾子何不可者將軍

言急前抱兒兒亦嫺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申禮畢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戚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貨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處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卒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賞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歸與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

處初新志

卷之七

八

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戚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嗣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張山來曰關帝能定轉雲佑戚則曷不于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富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象記

林 瑤

國家大朝會。陳設兩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鞭響。羣象舁相交。無一人敢闖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勅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然中人昔為余言。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語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校官於汝象衛貼足。如許諾狀。即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凶不果進。皇朝定禁徵貢象。數頭諾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遂數日。雖然來取其幣。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需來。乃先期語之曰。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帝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威降。汝異類。敢抗天子不廷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成大砲於衢語之曰。汝愛妻數來。汝再逃去。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臺下。若待以舉砲者。嗚呼異矣。夫人未有不愛其妻者。愛妻并愛吾身。誰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而今見之於一象。嗚呼異矣。聞其言退而為之記。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九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十

張山來曰。開象房羣象皆行清禮。三跪九叩。若獨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云。因錄此文。附記於此。○世人畫象。雖龐大而帶態媚。及觀真象。殊屬笨伯。尤恨其皮色黧濁。不似有識者以貌取人失之于羽。吾於觀象亦云。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道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謠。邑人曰。右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數廟爲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聖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昃抵廟。登山巔。玉皇殿。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燿耀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者。官人出行。幽薄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二

者。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後者。有置燈懸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者。揭天踏踏。登岸則連者。其光或類若有所懷。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或反而燦。或徐行則歛。或駐則漸復。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蟬懸鈴。笑燐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聚華中。若漁火。或連或近。在數十步內。熱脈燈下。若有二足影。噉噉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處。使人疾趨。昨則無有其人。回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三

張山來曰。吾郡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徵召諸鬼。鬼大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子。謂山中時所崇久之。其板隱沒。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謂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則新舊一微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紀盜

楊衡選事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自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盜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遠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貲廬於田時當秋穫學其愛妾刈於鄰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居而下啟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省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

庚初新志

卷之七

三

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而南向爇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題書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片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硯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益勉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酌相啖食先生爲之陳庖厨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質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稍殺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

庚初新志

卷之七

四

某方所借鳩工時少輕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制中二副納之袖中宇畫多時寶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副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蘇軾牀前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安珍之亦攜之去將山門進先生送先生強辭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

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橋輿而去。第作
吳下音。差乎益而如是。可以常益目之哉。吾恐益虛
解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波於文也。謂之曰
名士之益。

張山來曰。有益如此。即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
雖然。天下位少此輩。誠獨恨。貽其實而諱其名。且
所欲無厭。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建初新志

卷之七

十五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嗜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
或曰。是帝所役以喪戈鋌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
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范子允藏所
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洛陽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
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西返。如是數日。
一夕。鄰子謂翁曰。田無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
躬耒耜矣。無也。鄰子曰。木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
落尾偵其所。遂則見入山林中。袂衣掛樹。隨變爲虎。
建初新志

卷之七

十七

穿窬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
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
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
嗚咽呼翁曰。阿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
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具人可以代者。既而返歸。不
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
不利。兒皆生是死矣。翁因取燭見衣領中。果得小冊。
皆是熊都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
曰。第開門。當自有萊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

曰此俱帝命父當受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都其上
備伏虎禱兒自有教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
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是不復返翁至今猶在白肯
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邵李徵章卽皆易皮換面
而去未有洞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旣以傷人殺之
而又劍其父腹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
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
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旣
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旣虎矣奈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何則翁名冊中豈可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
之變難負恩之大至于敗賊其父帝亦忝其所爲而
不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水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
當死於虎則僅足盡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說
彼不當死于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本
免而已先罹于法矣將若之何

義大記

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市買還策一術家金可五六百個
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荷
犬向客呿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
躡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草負
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却詣縣中通
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呿號若哭若訴驅
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
所向水而吠隸掀草得屍返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大

至號警如彼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
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
竟入蓬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視之到
縣具供報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案中得
小豬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豬其家歸庫
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案
余安局犬快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
隨去旣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家金無恙犬咸懷客
有子束裝倍隸至賊已度死獄中令乃取案驗西付

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觀倍返還往數千里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懼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大當少年成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廉身巨耗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聊哀茹痛疾走控轡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議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哇沒野于何索之寬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

廣初新志

卷之七

十九

之心而不繼起以襲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逆逆地顯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嘯而警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觀可以歸矣其輕細於不必痛之遠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靖政之所不能全于易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信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決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美客之有

是大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爲尤奇也○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歟墨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廣初新志

卷之七

三

奇女子傳

錄 芳 林 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澤兵圍南昌
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
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難已生一子矣公何校
家漸蕃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利
實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賫良厚當
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避番室今天死妾獨懷中
皆燼此中重貨瓦石同役使得從而之此妾與夫人
何患不富乎妻聽之曰果爾益遣人發之婦曰此妾

咸初新志

卷之七

三

手營無人議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善
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
送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弟行耳
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獲慈不方妻愈力乃擇日釋
并雞雞釋移股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
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告醉夜潛起馳
藏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呼夫從爾歸爾視
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詢問婦曰別
有勾當不關公等門破婦歎馬中堂踞坐案故夫呼

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僂僕前
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
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
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
妾君彼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
里中親讓更闔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已今爲給
蘇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爲詩歌美之皆
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咸初新志

卷之七

三

小嫁舉刀自斷其臂其臂隱忍驅掠爲所養生子乎
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昵之所遠
則益疎而擲之婦中輟婉弱與地氣墮以數千里兩
絕星分勢無同合乃能誦謀幻出耳拳鑑之中嚴
關緝獲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克無若折朽其淺智
沈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
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觀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
之奇不可也廷軒邵之雙里中有長年爲卒繫駕一
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皆有袿服笑語吃吃無有

幾發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升夫聞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體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甚情遂腹變其甚者又如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營其夫不肖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人不可見矣所養之子矣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肥其妻想奇中而介於磨奇夜

真初新志

卷之七

三

醉輒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逃識夫驕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

痕山來曰拙著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俯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卑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卑阮等題爲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正法奉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段機也其母張氏給配秦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鑒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鎮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切聘王氏俱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尙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備備丁

真初新志

卷之七

語

餘里外圖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段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折李段機已配之婦并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遊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聽婆更番驗過已得真貨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郭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

情所難得者此皆我

皇。上。至。德。凌。仁。恩。濡。化。治。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蘇。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尼。兩。庫。之。供。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籌。述。其。情。

康熙新詔

卷之七

三

事本末合詞上闕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輕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因為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裏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甲所云

虞初新志卷之八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江石芸傳

豫章吳良樞珠在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選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入讀之莫能曉也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化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常日午而明或曰此龍處初折志

卷之八

一

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目入月因乘桴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者將失其珠我烏能得唯無失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爲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時構茅屋厓下讀易終日不爲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爲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子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

不知我也安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染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洪子去蕪投義強意堂稱美不勝收僊登其一仍者自當借光梓人關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二

耕雲子傳

洪嘉植 主筆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蕭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歎麋鹿不祥，從之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脩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例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例之，不祥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願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與初新志

卷八

三

虞初新志

卷八

四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于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 禧 水叙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壁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年學路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竝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五

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間鞭撻鋒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忍事而神變左右懸崖陡絕日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郡身投之頭足盡被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展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運書寮同寮宿者南昌鄒先生二人同郡邑高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燃香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者想蜂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穴前行至崖所欽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聚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六

里而最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群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書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牛治病藥靈咒并清菜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牛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藥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家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瑞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上舉光字皆拜爲弟子孝子嘗因變時辟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屢愈達家愈達子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祥子故誦得父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

之夫爲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關既咸神應。益白僧人痛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肅論曰。問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科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範者。與福父母膏病。甚。剖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令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殺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

虞初新志 卷八

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策。以及荆紫諸家。殆卽其道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

李一足名臺。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類。方廣徵。生乎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劬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迨遶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鄧陵幹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卽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名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挺爲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八

二與弟各持何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扶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姊姊夫爲令于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鎗其挺曰。沒殺難。砍仇人頭。遂早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所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存文字。

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
韓氏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
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
還青州走俠邪不數日錢盡數終不及私出遠西過
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復歷閩海
吳越間各爲詩文紀述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
皆救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
下恨未入蜀會鄧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
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侯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
歲初新志

卷之八

九

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
如其言俄一客衣白恰幅巾草屨貌與一足相似近
前揖曰我張太婆也兄昔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
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
途短褐敝屣斜背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
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
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
此三國時徐庶也約弟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
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舉手玉筍

尺許端坐而遊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齊人
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
挺觀水竹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
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
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歲初新志

卷之八

十

孝賊傳

王猷定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僧寄廬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閹黎痛飲何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閹黎尚酣降也賊大呼叩頭乞免閹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廬下物已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于作賊是誰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七

之過與

王翠翹傳

余 襄清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陷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藕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以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罪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婦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豈肩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文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月姓馬假號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擄來江南教之吳儼歌則善吳儼歌矣

虞初新志

卷八

七

之舞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粗淡頗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僧父之多金者則日笑之不下一盼睇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焉會有少年私翹見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飲人羅龍女薛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聯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能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住匿不敢盡見人能文習具鼎十饋十

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服絲與之鬪窮海亦不辭酒
酣耳熱懷挾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
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
從此適矣他日苟當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
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
居無何海人倭爲船上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
二十五年聞巡撫阮鶚於桐鄉卒翹殊片被擄海
一見驚喜命卒翹彈胡昆邑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
夫人斥諸姬羅拜卒翹既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選

蘇州新志

卷八

七

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匿陰實幸其覆敗獲歸
國以老淡黃漬常水曉洗而也會總督胡宗憲聞樞
浙省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與聯陳東而
離散王直之黨適遣華老人貴徽招降海怒謂華老
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
何與未使海乃釋其縛昇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
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昵海所幸王夫人者左
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賊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
語自喜與翠翹若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

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
當貴乎吾久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前海營攝
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
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
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
納款敵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
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傑
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
人及錄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致語不及私

蘇州新志

卷八

七

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渤海道人同詣督府檄致解
桐鄉謂宗憲喜從龍文計語中金珠寶玉陰賂翠翹
翠翹益心動日夜覓海降矣海信之于是定計轉麻
葉轉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寅而入是時趙
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
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
市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
俾由文華迎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
港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城遂降會皇

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舉翹於軍門宗憲大發參
佐命舉翹欲飲翹過行酒請參佐或膝席或起對
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醉亂亦橫槊郭補與
翹見戲席亂酒大日宗憲頗憊醉時事而以舉
翹賜所調承順酋長舉翹既隨承順酋長去之錢唐
江中恒怏怏然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
之楚一首又屬一首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湖長號大
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舉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
虞初新志 卷八 十五

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
陰路舉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休附權
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舉翹之死猶鴻毛之於
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
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于舉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蔣
長誠何心乎觀舉翹生致之後不能即死居然行
酒于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
溺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藏文進傳 書光二高 毛先舒 著

明書手以藏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
繪事御製天縱一時侍詔有滿廷俯視端石貌李在
皆有名進入京來工如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
秋江獨釣圖講人紅袍垂釣水次滿惟紅不易著進
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簡從旁覽曰進畫極佳
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領之遂麾去
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爲人
物花鳥肖狀精奇直情當工進亦自得以爲人且寶
虞初新志 卷八 十六

貴傳之一日于市見鎔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慙然自
夫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豈徒得幣意將托此
不朽吾名耳今人嘆吾所造此所愛此其不足爲也
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者今令飾能爲俗
習既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號安知工苦能
徒智于謙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書名高一時然進
政奇進得待詔亦輒輒臣大過其畫疎而能密著筆
濃遠其畫人尤佳其與亦罕遇云子欽進鍛工耳而
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就是

鄉精而屑近。既載君探槌銀金爲生。感憤徒業卒。茂
高名益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書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業
爲人絲繪棟宇。後徙而業書工。人物樓閣。予獨辯
其畧。帶匠氣。韻不若戴文進爲佳耳。且戴業工山
水。則尤不可及也。

猗猗傳

顧 彰 天石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犷而倖。姓名不著。
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
負百斤而止。薪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需于人。止取百
斤價。人或訝問之。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
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貲也。吾力倍徙。而食不兼人。故
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
異之。加刮目焉。異日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
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衍薪至演劇所。

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憤怒飛躍上臺。摔檜段流
血幾斃。衆咸驚。檜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殺殺何
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檜曰。吾亦知戲。故假真。實
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得兄進香茅山。墮崖
折脇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減。彼王臺官鞭殺者。將
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臺官曰。汝有罪。三
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鞭
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
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爾香

而末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快。今且
晉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局爲橫鞭。目
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譬遣之。乃止。負兄骨歸
葬。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
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
官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官併庇兄。不得伸。學奇
窘甚。一日值婦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
籌此乎。婦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母迫我。學奇感
泣。解去鬻身爲顧者。與僕顧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
愛之。得出入內閣。鄒女果爲其第三妾。昇得間。以陳
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顧公爲寢驚。曰。母迫一
日。顯者夫人。李掌腰遊天平山。顧者不能禁。婦嘿實
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千衆。差登輿。昇第三。典
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
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昇等三
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
宰折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婦謂學奇。亟宜鳴之。官
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謂如義山於婦。

賜酒帛花錄以榮之。顯者慙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
無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閏賊破京城。崇禎帝凶
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傳不信。歷
問三四人。言如一口。得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
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
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
乃大呼。天者三投其原。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得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
亦幾幾難之。况熊子乎。得無姓名。吾師吳頌鈞。曾爲
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
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算便樂。亦可以知所儆乎。
張山來曰。觀劇念怒殺人。所問者非止一。此熊
奇處。在後數段。劫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其區。以
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表 中業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于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叩謝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剖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時日光斜射牀。牀影于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筒中得雕髮小刀。立於牀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

庚初新志

卷之八

三

聲震。舉門戶。皆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剖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于釜上。惜仆就室而卧。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脫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清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剖心矣。城邑宣然傳其事。聞于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膈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漉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巨族。宗

庚初新志

卷之八

三

無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候。明竹。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諸天。卜學。選一人貢于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甲進。諸生而告之曰。自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剖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于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貢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面顴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頤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子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蕭揖。再拜。求辭。末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項。乘其腸盡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能盡。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誠。

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恭最惡言希乾事子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割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旌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子友王不巷曾爲子言孝子爭惜屬口遂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所傳見示乃知事之虔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東初郡志

卷之八

三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憲 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風所莫逆爾汝比季范姓友早行渡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板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遠遠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扼擊虎中其項虎負傷奔逸迎關然項猶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溝度不能中止且却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繼送

處初新志

卷之八

三

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襲於其子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遊爲何事而舍卒聞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幸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其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獲急卽蜂蟻螫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風背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踞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始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

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慨慷。矜狀貌。殊磊訥。不
凡。飛揚跋扈。猶可想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風風云
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知其何以至此
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
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
焉。南邨野史曰。余友蒼喀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
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
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之友哉。

山來曰。孔子論齊武子謂其愚不可及。匪獨愚忠
愚孝凡事之度越尋常者大抵多近於愚耳。一結
最妙。又曰。今之義氣滿洲類能生搏虎豹使萬
夫雄而在。當必與千城之選矣。

歲初新志卷之九

新安張氏輯

劍俠傳

王士正 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任浙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雙蓮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度初折。

卷之九

惜赴郡匆匆。未暇購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雨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獐。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漆封鎖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若然。

而闢方愕然。相顧條問。呼門辟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扉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公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慰耳。然尼與入須吾自往求之。至則雙山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曰。頃之尼出。躍扶蒲團。數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鶴向南山。俾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卷之九

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千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雨。數千金珠。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發。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此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纓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腹斬擲垣外。白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資金數千赴京師。途宿

古廟中扁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軒輿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輿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輿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弟隨往真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騎亭午抵一大市鎮輿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

息不得已弟從其言北入市則肩摩殺擊萬凡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笑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見輿輿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厓墻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人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俾男子科跣坐其上曼長及新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諸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頓指諸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子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

院扇門而去餓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累累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隱可遁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憐倪疑夢中急見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歸其賄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懸梁斃照李洗馬應慶云

張山來曰子嘗遇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一往剋之濟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于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

先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出涌出一綳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觀城郭人物林木鬱蔥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虞初新志

卷之九

五

洛干溪水底有物樣樣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貌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顧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也

土魯必出上

濕本制亦然

張大慈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制城令偶有槐蛋者其

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鳥不數日長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仰梓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語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置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六

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何公寬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錄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用于亂塚山曉曉無水公寬每取手中灑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鄉守遣役徵呼之公寬笑曰吾非可徵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問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聽汝之常行路進津問芸者不答公寬取柳葉布田盡化爲魚芸者疑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水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龜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問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戴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七

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異端而毀之。各言魏是子姓。既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索指之。而出彭病狀。爲人言如此。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收。每出收。以簾管一枚自隨。牛有遊者。取簾管地。牛不敢出曉。歸輒束簾高懸中簾。俯地受膏。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并明日往。跡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八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平洲田間有雷山地。奮而成穴。畔者築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翕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兩。有二金像。跪而坐者。并覆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兩。地皆金鼓珠貝。有有鏡一。光燭穴中。實視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議者。甚衆。梁搢歸。光勸四鄰。郡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廣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樊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還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不賜崇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襲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祖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掘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劍之堅不可啓。光天乃襲子。明年號。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

年十國春秋稱：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典碑皆不合，又考偽漢諸臣列傳，止有盧府仕，若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是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唐歸禪師集六和尙小傳云：吳震蛇侍御，小字六和，尙習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羅出一僧，長三寸許，蹇蹇而行，且言震蛇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蛇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

庚初新志

卷之九

九

汝前世某山某僧，吾仰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時不覺。

詔人黃思德紀事云：詔城西南樓有闕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闕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端而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一、四日，候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二十四日，候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

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通最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惜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述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庚初新志

卷之九

十

毛女傳

陳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閨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與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湊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名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鹽任家。往熊山中。梓閣幽篁。淡菁間。宛旋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十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異初新志

卷之九

士

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其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汁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通條經。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仰脣義語。熊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

夫也。曰。妾貌已衰。老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風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躋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墮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漢山中。亦效其餌女貞質。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士

何也

寶發生傳

陸大雲 撰

寶發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發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見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生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勤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日得如是誠幸其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五

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飯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落之煤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停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見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日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卽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柬云蒙子還金事借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求上人之

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哺生開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舉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觀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憫而僂於碧草之上婦一憫而伏於孤蓬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儼表衣冠宛然生也妻婦者急見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妻婦者慨然曰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十四

我知之是婦卽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妻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妻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妻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爲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愚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爲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征途相遇

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實葵之遇更奇亂離之際
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人認婦
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
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
妙

虞初新志

卷之九

王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
自重任俠好義甲中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薄
不肖確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從王
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歎
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爾後如此耶王不答
妻又曰君何爲彷彿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
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弟語我能爲子
善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
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爾安得其人
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哉耶妻
曰誠然耳何哉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
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
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
艱苦甘之不服於是舉人咸之欽金蘭歸夫婦終老
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傷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
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概

然或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進其名氏。借哉。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七

紀陸子容事

王 琳 序

錢塘陸子容。名翰。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某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略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虞初新志。卷之九。二

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栢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缸半滅。惟有月映。總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愴。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輒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歲夫。幽明異路。縱其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于

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其者豈非心之所結難生死亦莫爲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于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凡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于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離離兒傳

陳鼎定九

離離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國初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子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香弟離離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納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離離兒往就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于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于地須臾散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媼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離離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還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離離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士子假王學第玉與松江倪永

清爲子言雌雄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
屢遭斥逐終遁漢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張山來曰昔陽羨書生以春屬什器飲食納口中
今雌雄兒以春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遁陽羨
書生一籌然書生春屬有外夫而雌雄兒則無之
是雌雄兒又勝于陽羨書生也

再才詩識記

沙張白

宋治中閭之候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
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儲耕自給年七十
警覺死死之久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
之遂卒貧無以飲門人某某四五人醺金飲之內某
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弟泣執喪葬之而後去
又時時周卹其孀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
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
試拔士公明風聲操筆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
虞初新志 本之九 三
傳稱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薦爲
壽以輪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
士莫不歆鑑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懷
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香接
無間迎歸使舟閉船酣寢戒舟人盡卸賀客北酒醒
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畫顧瞻岸崖清朗忽發
蓬潛易衣續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
見山川林壑恍若舊游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山
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覓跡之至一僻小泉

蕭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簾幕。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髮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公。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拊而問。嫗夫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嫗一破衾。床公坐。已乃泣告曰。妾疑其祭公。夫而見子遠出。避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遭夜哭之戚。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疾官老。僞才。豐命膏。沒于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

庭柯新志

卷之九

三

未以人仇。能情淡。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晷就明。理不敢由。公聞之。愕然。益具忌辰。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親嫗容貌憔悴。而止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者。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間而泣。然首肯。若有所思。旣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寢無粟笑。無烟炭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僞藏之。不使得見。將死

前一月。忽婚烈。殆誓將焚之。旣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嗚嗚。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珣耳。言已。歎歎久之。易質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旣而笑曰。文義高。漢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作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典吾宗。今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緝問。則自應試

庭柯新志

卷之九

五

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開闢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語。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址。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簣數畝。塵土全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封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封貧居而飲泣。豈于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

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繁非天姬曰先夫之公妻柔屬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唇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微乎公解纜出殷齒痕宛然作血痕色于是姬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姬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于吾吾之還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風因即年少登瀛肯饒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姬收淚而謝公又問今子焉往姬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

疑初新志

卷之九

五

敦古處每常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明姬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姬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坐師壽誕奉同年扇屬衙署舟次雨不獲見彼侯師而我侯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若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姬語其子以再來

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于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築姻族咸有饋贈其子姬母子有恩者倍贖之爲姬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贖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姬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朝急不及久留辭姬母子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五

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詣背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憾矣

卷九終

庚初新志卷之十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筠席偶筆

宋 牟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鬚蒼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俾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幾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遽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開。細述初新志。卷之十 一

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挿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皆財皆具。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螭。頭高起作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李感夏孝廉振叔。婦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逐。迨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魏煥擗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崑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豎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兒之頓一處。以臂撻成青。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見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庚初新志

卷之十

二

國中洛陽僑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鄧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齊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急必入。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于文執也極吳時以大集暨此
扶見贈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
蓋彷彿前人節錄搜神記類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
去取也

金忠源公傳

董以寧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徇節誦忠潔人稱
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
吏請父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得多藏書乃與
弟錄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
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夔等旋用事至
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帑命夔等總理戶工錢
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
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
處得著志 卷之十 四

先言夔憲既有獨勝之庭必強二部郎官旬旬進謁
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徵郎官
以謁尚書儀注見復上疏因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
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夔憲意甚得
與其黨議接侍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憲曰吾
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
可令據吏部之吾曹有一人登夔憲堂卽屬契應假
子母許人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其面辱之朝堂于
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夔憲坐堂皇

黃衫髮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即官曰詣尚書始來
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患曰避金鉉不即來待晚
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即報已而馬蹄前後
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探
指十八位無火門効以故候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
爭之力僅制籍歸來於益與弟綜盡讀所藏書尤喜
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顧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
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
城守火器特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
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勲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
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
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
月果聞杜勲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綜目今
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
監杜之秩果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勲馳城
上入見大內僅張皇賊勢以逼帝冠帶諸璫謂吾黨
富貴自在云忠澤則合皇燕榮兵歸謀匿母因哭告
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

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
我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合我于井矣趙
之川又命讓追往以朝衣隨之兄賊入京城殺監察
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澤素
厚方爲之啼噓數拜見市中官人遁至宮賊入皇城
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
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
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
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僕然而至兩手反接
而覲視之門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于人而
豈果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
自沉于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卒微鉉也既信于王
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誅鉉急正冠帔投井中
去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綜歸收葬葬焚其書而長
籲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曾相見而相依乎宸覽數
日又死井中其後清兵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澤
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歟而皇城又不得入機
密合兩骸葬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

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極盛特存此一篇以當清夜聞鐘發人讀者

結舟記

魏學濬子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船篷蓬覆之有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之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齋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慘之船頭坐三人中裝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管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示指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櫂櫂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舉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膝上自適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夾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叔遠

遠南則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
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應八爲第
題爲機爲爐爲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
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皆不盈寸蓋簡桃
核修狹者爲之現于詳囑既畢詫曰收技亦靈怪矣
哉莊列所載稱驚新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
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
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無斯以觀棘刺之輪未必
不可爲母癡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九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蟲之細視
之大如蜚果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
瓜矣

沈孚中傳

陸次雲 吳士

沈暕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作興
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堤如戟袂未
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
峰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
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
達旦家人覓至曰今已試耶君何不介意耶暕方醉
昧未聞履無筭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
地暕乃積墨廣視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而於粉壁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

上其首闕曰萬峰頂上險巖獨拈髭撐傲骨與秋塵
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
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
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賢契矣暕視
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今宋姓兆和名字諸公
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應者把暕臂曰昔賀監遇李
白爲解金龜常酒我雖遠通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
日之事今古攸同查拈是題與君共興散曲誌奇遇
乎暕曰善今未成而暕稿脫更復擊節擺之冠革薦

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詞是非令辭燥即燥
辭令交誼既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
燥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伴爲研鞠燥躍出廳事大呼
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同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
然勿怨也明鼎既移間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
陵燥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燥馳歸
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
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焚燥燒其著書
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圖傳奇二種綰春圖尤爲詞

虞初新志

卷之十

揚稱絕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兄乎中策騎過有河
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
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乎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
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
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發之愛之
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
公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褲惟以尺布掩下體不
火食所食者瓜蔬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饌
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
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鐸鐸
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
愚男女皆以神仙未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
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
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問孟聖人云男女
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十里
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
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食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
輩來問我卽擊殺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
開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
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于市醉則歌鳴鳴大勸
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

聊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于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三

北墅奇書

陸次雲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略二節果四可字蓋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四

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于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于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夫日衍聖公以巨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署目善橋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名之先令編相諸人多驥後及公陳編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備人曰子無候言陳復編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暇遂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亟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

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青賜以一子視之卽寺有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書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揣摩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情于奕目雖替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吉

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他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見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將以告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毋以問子子駭其但曰此神人憐

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祐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猶不可及也

前門有人新置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類狂曰吾竟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蘭袍者爲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六

某與我誓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奔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克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敘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德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寬且汝德矣一笑而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母忽病死鬼
卒拘至東嶽聘家額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
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其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
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幾奪鬼卒押至宣
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同遇大
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恩也盍允之以替世鬼卒曰
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半尼泥完其屍
善財取泥若梅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爇然
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團屍臭穢頓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一七

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即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
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毋勿怖男再生矣僭言
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
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
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
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報奪者
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廚之道故
不爲耳

順天江震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
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
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
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
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
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
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覓見
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雙馬負公出馬腹而尋
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大

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交官刑斷不
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牽
誓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
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官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
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同署越半載一日向公公云
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
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
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
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

吏曰與其死隔軍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杖起脫其衣以已衣衣其身隨脫已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公時事不可問室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宛大

卷之十

七九

處切斯志

李宛來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王李宛者白竹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塚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宛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大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

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髭而爾多髯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真曹刿而假我生者也蓋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竟不取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礪爲璧爲珪事事俱宛之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艾納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

卷之十

八

處切斯志

然亦恐宛掛彈章也○不識李宛之妻官與之同宿否以白首無髭之暗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卽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妻所妬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傳

李 清 集

鬼母者。某買人妻也。同買人客某所。既姪。暴殞。以長路遐遠。暫埋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慘然曰。吾夫去身早。又無乳。每餓兒啼。夜輒中心如剗。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恐持啖兒耳。店人初聆言。亦不甚疑。但責投錢于筭。春必獲紙錢一錠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燕于火者。入水必泮。其體輕也。明且蓋取所持錢。悉而投水。覓伺其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呼至走鳴之。官起。檢視衣竹爐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咬了無怖畏。及覩者。蜷集諸情。嚙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盡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趨趨咿咿。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且視

建初新志

卷之十

三

見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于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猜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日盡曠。張山來曰。余向訝。既已爲鬼。亦安事情。鑑爲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跣赤足披狗皮乞食咸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達吠之道士怒忽作虎聲羣犬皆辟易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觀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驚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偕奴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令賊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問爲犬聲詭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五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傷弄獻賊如繒繆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五

烈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誇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候耳後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後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建國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圖之見圖虞初新志卷之十

丙省高堂大厦高樓雖題儼然館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帷帳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滌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下置久之述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聞之乃許擇吉迎之查贈以萬計既歸夫婦萬好事勿姑其孝未幾因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貌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卷之十

毛

虞初新志

外史氏曰狐淫靡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張山來曰曩于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為淫獸增光矣葛翁有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因宜

虞初新志卷之十一

新安張 湖山水氏輯

過百齡傳

男山 秦松齡 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魂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促徵君雲林以書華學士鴻山以詩王餘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上自齡者則以美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頌恐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一

先後進學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美輒勝于是間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葉開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足勝百齡色然曰美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日可以應當世矣介京師諸公聯聞

其名有以書達政者遂至京師有園手曰林符卿者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請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齡百齡固辭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而頭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有若無人凡三數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遇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藝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君符卿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二

主其錦衣者以事繁碌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累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微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山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無河百齡百齡曰吾猶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貨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有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嗟若百齡

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非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者百餘者僅謂之爽人乎哉
張山來曰喜爽者多在燕喜然其人往往寄於若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爲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夏萬間之意也性孤介頗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畫者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當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蛇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談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啞啞不能言甲申中國公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啞啞左右承事者皆諳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啞啞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僻之酒則傾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既而自序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號名遂更號曰个山噫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平个山噫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

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發墨廣幅間武彙以敵帝塗以敗冠盈紙航翮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浪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攬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白鑑於前勿顧也其願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類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五

聞山人詩書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願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作書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來相邀固辭不往武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道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因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問其于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武其人不可與語則奉

啞字示之其書上所鈐印狀如履子最愛其書便相去遠不能得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六

國圖傳

陸文雲雲士

國圖陳姓王峰歌妓也。解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皖所得。時國圖以不得事吳。快快也。而吳更甚田皖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國圖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皖每擊節不知其倚知音之者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皖進聞則國圖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皖第時聞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國圖新志

卷之十一

七

三桂對平臺。錫驛王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漢矣。長安富貴家。齊皇皇。皖憂甚。語聞國圖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皖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繞繞不暇也。國圖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皖然之。遂躬往。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郤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際然有不可犯之色。皖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

即欲去。皖屢易席。至達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漢教者。技諸美。而先衆音。情飽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皖曰。此非所謂國圖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幸勿畏。而據此耶。皖不知所答。命國圖行酒。國圖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國圖小譯曰。紅拂尚不棄趙公。矧不迫趙公者耶。吳顧之。酣飲。聞警報。躍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宛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達曰。能以國圖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皖勉許之。吳卽命國圖拜辭。宛擇細

國圖新志

卷之十一

八

馬獸之去。宛矣。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國圖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國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官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屏色鮮佳麗。有一國圖者。絕世所希。田皖進帝而帝郤之。今聞皖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國圖卽向驥索國圖。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國圖自成。驚且喜。遂命歌奏吳餘。自成感頭

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拂
阮爭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
曰此樂何如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鄰之
人所能及也自成甚贊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
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
吾家無恙耶曰爲聞稽矣曰吾至當白返也又一偵
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聞拘禁矣曰吾至當卽釋
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聞得之矣三
桂拔劍欲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者答父略曰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九

見以父虐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
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憂鬱不勝賦梨
猶意吾父奮權一擊誓不俱生不明刑罰以徇國難
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體冠之才復愧
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
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苟以誘三桂不顧
也隨效奉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
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
圓曰聞吳將軍接印未歸矣使以妾故又復與兵

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草圓圓
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
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國之度能敵彼妾卽棄
妾跨征騎自成乃疑思聞圓曰妾爲大王計空留妾
縶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題也自成然之於是
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聞勝已第一款可
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
不待圓圓爲詞致說白以爲法戒迫窮臨其縶遂而
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都邸於滇南而時命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一

圓圓歌圓圓家破大風之章以嫡之吳酒酣恒拔劍
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
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
日其著異志作諫恭階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
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中胥以復君父
大誓忠孝人也易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于彼
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蕩潢池致勞捷
伐跋扈飽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

戰

陸大雲曰語云無微不信圖圓之說有微乎曰有微
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
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衛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
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
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
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輩孤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
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爲予言其故凌服先生先見
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上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爲歌今雲士
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
後先矣

瞿翁傳

陳鼎定

瞿翁者歙州長瀾老人汪京字紫庭善瞿而年又最
高故人皆呼爲瞿翁也瞿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峰巔
豁然長瀾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
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
崩地震皆衝復國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瞿翁
發瞿也瞿翁之瞿幼傳自瞿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
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雜沓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
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鼈皆被浪來朝龍鼉多迎溺以
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賸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
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瞿翁瞿翁以齒落固辭
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悅而如鶴
唳長天聲微香淡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
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
至聞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
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
於時桂香燼而瞿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
山僧灌以沸水半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笑瞿翁能

醫工書善歌垂八十餘齡慈衆云

外史氏曰古善醫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迄至我朝稱善醫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賈翁之賈則有與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擬及也豈賈翁之賈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賈翁欲問其賈翁以高辭辭不意其在下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三

客窗涉筆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錢其門時有役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著袍靴裝關公丑塗黑面持刀衆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若兵書狀項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衆聞公者心懼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四

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貨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真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拔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譚矣卽非真關君寧不可藉其力以鳴于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陳元積者康熙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梓者其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寢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既紫繡來聞老非謬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卽橋上杯茗爲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戮走川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五

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間風解卽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尚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東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有人與之四五人獲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爲鬼至殿上又云某

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同生者胸前後溫同一不可解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六

聞見危言

賴理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名仙仙大書凡
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健朗也查鐘
字初有金字兩字初有良字神仙之游戲耳然金君
於次科亦即中式

晉時義興善權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日詩米漢
一日射鈞記一日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
漢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
鄉人摹榻云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七

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此仙曰雷神之名也本朝
順治間福州饒盡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
字大書尸上其文曰穴口月八辰口月八辰無人識
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而
貫而下視之乃米中川水康中川水查九字也詢知
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張山來曰子曩在鳩茲市上會見破書一帙所記
昔雷事其中雷書甚多以其近于荒唐未之購也
由今思之仍當以數十文買之今亦不知在否矣

雜書

宋集之元虞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
場中題書曰尹字帶見孫一日不離心復問次題出
經題否曰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至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見孫君子也一
旦心恒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
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行不缺一邊
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
始悟二人並行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七

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唐熙已酉科山陰袁顯襄叩此仙問場中題目批云
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
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
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哀遂獲傳

貴州番民雜處多鬪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
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
淫其夫怒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怒之易
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遣歸作法而

足如故

茨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一九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淡自嚴。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過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蛇鱗。駭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于三生業也。于今猶不忘子初為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挺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為蟒蛇在巖穴下。自顧惡。時掩藏而日苦饑。百蟲啐腥附于甲。立咬盡已。念索益重。聞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事誤。入水殺魚蚌。誤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巖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為人。言罷。生又泣曰。子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為浮屠家說。子不樂道。聞太平廣記諸書。實此類其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為人。人嗜殺而不得復為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曰。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遺產牛。見腹下珠毛。若青某

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需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子聞之巨公烟瘴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入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爲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爲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真初新志

卷之十一

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公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旣而止妙高峰從闕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立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不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投吾大道矣旣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旣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旣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掘以得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旣怪其

弟子駭世政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乎世之所謂神仙即。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弟子輩故爲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 鼎定九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小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費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卽旋身轉向虎徐行嚼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卽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卽遽奔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假澗中不能離水漸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墓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見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鄉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鬚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桿與牛

嗣者皆傷鄰里超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警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張山來曰牛之爲物難巍然一軀然觀其狀大抵頑而不靈今此牛獨能爲主報兩世之讐復漸死一貪墨吏殆所謂犂牛之子驎且角者也

卷十一終

卷之十一

虞初新志卷之十二

新安張

氏輯

邵士梅傳

陸鳴阿次山

邵士梅號峰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程
 本高家莊人向克里正急公守法不肯索民間一錢
 病革時見一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開其目換與俱
 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
 目頓開弟見二姬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襟袖器物驟然改觀
 即手足髮膚何似未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
 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
 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聞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
 宜秘之遂不復言已亥歲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通奉
 臺徵署築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感宛然如昨因
 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程乎曰有之去世
 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
 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

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非訪里中諸故
 老其一尚存蟠鬚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權
 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
 詩云爾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
 產厚卹其家後傳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
 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
 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
 邵峰暉先生乎其事其與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
 嘗以語同官李道豐以語曰白者獲悉如此余稍餘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程一里正耳片善之積而
 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阿
 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歌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
 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坊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卓卷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耶君惠厚矣無以報山月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以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實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

歲利新志

卷之十二

三

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因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簾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躍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素纒皆鮮荔也乃撒壇收草龍置簾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諱事之歲餘

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遂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孟中釣松江四應鱸魚今望祖尚有藉于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歲利新志

卷之十二

四

聖弱文傳

雜 坤

弱文程氏名璋。歛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類慈。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尋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于如錢蓮葉。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惜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賦寄元白。元白開誠。輒閉戶歛歎。恨悅。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紙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

麗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五

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舉揚安可測。又有樂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嫻楚勳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歛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送入天台。山爲名惜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間秀富。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永道人傳

陳 鼎 定 九

薛永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永道人。得仙傳。獨壁。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所斷。歷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刺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耶。君何安也。頭不運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之形骸。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吸氣

麗初新志

卷之十二

六

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紮其頭于項。既合。塗以木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山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刺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

謂後世無喻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存此以廣異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七

劉醫記

陳玉鑑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開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家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八

巨室子雖人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視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開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官其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湖塘雜記

陸次雲 重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
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
款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
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
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
氣王爲補刻其十二又顯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
趙貢出海病疽同舟者藥之窮島趙避匍匐至一大
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貢向一僧求其送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九

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歸貢室中飄然竟去貢還
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
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
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室中以指濡唾
作行書書其凡日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徭
個善根雖種無餘淨連理枝頭花未開隨言隨成金
字不虛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凡積
其 載忽見小字云 成字送得一

明末淨寺一僧有甚寢之御藍語之曰百公姓折貴
人至矣急迎之僧驚駭旋往山門物色已見一書生倚
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
急拉之曰新貴人盡遇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
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請試俱畢無計
觀場適此排闥突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
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
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
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投餐僦寓場事畢
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蓋喜躍將發拉書生曰
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
歸於是晝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榜果見姓名
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祝祝上名雖是而籍
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
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殿
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宜貝葉學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教禮僧前請涉胡餅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之問何故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一

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引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貨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歲明年育三年爲僧舉以死吾濟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風生之嘆乎繼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于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背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山石縣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蜃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曆時有姜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二

術施人而不草草於利者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悲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肘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餅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鬼之我輩離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凝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其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瘵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符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養者僧靜然主之靜然長
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旦方宜梵唄有鼠
窺於果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出梁及戶由
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
之右經止乃徐徐去半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
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
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
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于諸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
庚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
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與石確澗幽閑水
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
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
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
被一垂髫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蹶矣善姓
遑急丁曰無恐盡開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
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

其資而斃考後然白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
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
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
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
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
遂守素遂漆其屍移蛻尚在不異生不其妻後亦譌
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
也

庚初新志 卷之十二 四

崇禎末年有江石客寓珠寶巷携一陳盒中藏碧草
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淺金
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
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
敬一精通釋典各器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
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
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
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
行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蟬溼可占晴雨有四面

觀青一尊得之大熊腹中者王之壽佛長壽從割兼得佛像始而後設谷雙蓮不知其烏有矣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幾緇嬉戲忽見赤鬚浮於池上其許嚴寒焉得有此速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遇矣廉得巷中有皮匠鄰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蓋

婦一誤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殊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追也獄成究不得入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受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擊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克免償雖兒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造雪崇禎癸未時當京九有數書生豹登

此山以作龍山之令員勇而上休息廟中為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筭卜曰我輩今日得入

城否筭語答以不能書生覘視塔林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乎中縶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為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共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饕然魚也取出乃木筭耳因共驚悔翌日歸麓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太

趙山在皋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攬杖往伏之竟為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即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俱見導之俛見螺食則螺肉忘為虎獲虎遂孤行即誤入阱虎師遂束之

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賄。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鬪。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已亦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假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虎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七

師亦必以餌誘。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崑 力 薦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遜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盛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焚焚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子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

處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八

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復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近。予隨問夫人。諫何事。曰。諫春工。凡天下草木花卉。數之多。數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蒼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稠。綴有三女子。紅裳艷麗。詣游樹下。見客亦不語。予歎息。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九

良久花姑曰此竹林寺杜鵑也自設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使倚花側于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孝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子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巖爭秀花并殆真常異聽杖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履樓字係於王者備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子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

曰君識是花否子曰不識也曰此產於山中人不知名探者異之以貢揚帝會車駕適至及門省迎簾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子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觀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至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子達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窺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子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子至殿前簾外見綠竹雜陳辟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掠髮舉袂直奏曼聲綠竹之音不能忍既而歲獨寂寂若無一人子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子欲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子再拜命子起曰汝見諸美女乎子謝不

故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漫向汝作或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子益退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辟，纔動四座，無言。冷冷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淅淅，兩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子頓嘗令客彈琴，其妓善彈，嘆曰：三分中一分琴，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處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叔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子聞呼太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真。私意常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子復請楊琴。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手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等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羅襪，手捧一器，上閣下平，中空絃花十二子，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詢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麻諸曲幾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

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子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隱如紅線。夫人察子意，指示子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子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子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子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瑟，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得一幕，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鳴鳴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嬌橫吹玉笛，極要妙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錄珠夫人命，遂出見客。女件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月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錄珠門之，怒曰：阿紀！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一，論不似汝謝仁耶！

愛遂嫁都臺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
夫人不憚命止樂忽有嘲戲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
執板書席願矜憐人夫人喜曰久不開念奴歌今茲
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儉父
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子見其年
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
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過曲庭葉翻落如
秋子但嘆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向未見絳樹也絳樹
一舞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五

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
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同旋有凌雲態
信妙舞莫乃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
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
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
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
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愈媚第恐臨風吹去
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白愛仍命
花姑送子行視諸美人皆下忍別之色子亦

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子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
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
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噫所見聞恍如隔世
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薄庵曰具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
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
絕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子李
夫人臨印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四

徐竹逸曰逸典如落花依艸可補虞初志艷異編
之所未備文心九曲淺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定
饒逸趣以愛美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
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
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
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
驛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
中以吟飲自娛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米膏須臾
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
則返而鳴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即
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
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
一乳五子皆壯既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

真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五

能司門戶不忘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
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
母犬即不住視而乳犬每早解齊來恭隱家視母犬
又數年母犬病癰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
癰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連母犬搖尾若爲
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
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
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母輒自謂曰孝且

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微耳親茲

五犬之恩感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
聞故特存之

卷十二終

真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五

庚初新志卷之十三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曼珠別誌書傳

毛奇齡大可

曼珠豐資花翁女。陳檢討維岳序云。蓮蓬處。青
花之姬。江生事。曼珠詩云。紫村特種。我花。補
幸。曼珠鏡。開。生。事。曼珠詩云。紫村特種。我花。補
往。春。坊。雅。詩。金。谷。不。是。花。時。客。也。花。曾。一。到。曼
云。聞。說。曼。住。小。姑。百。環。折。翠。世。無。生。時。夢。夢。都
又。添。一。段。漸。人。話。夢。來。開。將。夢。夢。生。時。夢。夢。都
曼以白花一蕾也。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三

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姬。因名阿錢。周替善。清原緒。長
名阿錢。種花家。住。曼。曼。生。成。阿錢。思。其。能。從。百。鳥
骨。格。一。枝。燕。時。所。食。紫。花。色。阿錢。思。其。能。從。百。鳥
音京賊販兒推貨車行。叫責。嗔。耶。不可辨。阿錢遠聞
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剪。即能刻花。種人。歡。不
構。講。儼。然。習。者。客。有。以。千。錢。賄。番。緒。屋。於。前。村。家
阿錢。方。學。插。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額
削。玉。勁。髮。委。地。可。鑑。結。長。恨。我。八。十。枝。春。并。共。叙。出
絲。絲。曉。日。轉。曉。射。敗。跡。寸。橫。波。入。易。海。銀。雙。雙。坐
春。山。不。醒。曾。有。資。曾。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散。百
像。才。梳。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非。結。有。連。環。百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三

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吞。嗟。曰。阿錢。不。年。不
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
率。騎。資。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
數。日。子。親。往。面。子。喜。甚。且。有。譯。譽。子。善。文。者。李。檢。計
味。詩。云。守。身。堅。持。對。個。寒。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
托。梁。肉。片。肉。不。願。將。身。入。朱。門。結。長。恨。歌。但。願
噴。噴。張。家。有。賢。女。一。賦。寒。變。寒。性。下。十。名。天。下
聞。悅。檢。計。笑。詩。云。湖。湖。客。毛。先生。性。下。十。名。天。下
無。京。子。虛。賦。官。侍。從。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
錢。詩。云。毛。子。紫。坡。存。從。年。五。色。鮮。造。訪。出。花。可。驚。鴻
何。蘭。離。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強。強。賦。賦。情。義。美
獨。是。夜。子。夢。大。士。取。盡。中。花。子。授。子。次。日。插。戴。北

以下定爲掃地精長恨歌云秋風野思多聞亂
花無人碧怨夜天詩云蝶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
黃金釵前一見如相識爲隔蓮花玻璃香丘學十
豐臺湘簾一捲春如海島染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
其母疑子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
陳序云仇思恒家仍然環堵於蘇安路居人理不難教
師之色原手恒家仍然環堵於蘇安路居人理不難教
師工茂宏將唐九龍時來應德之談劉孝標永城三
恨歌云相國公馬公孟公風乃訪名錄到寺曲生續長
復烟幾坐求我三唱踏步才人委身情願同中主官貧
道文舉錫日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官教連理被重
及娶檢計陳君就子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

卷之十二

汪主事詩云非自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珠
見遠詩天人不解境之新故學劉楨之平視麻鞋
唐爲安樂以篋名以拒風熱詩亦現統端云送南僧
大梵天間色相端然菩薩意 姜州修撰詩云月
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意 姜州修撰詩云月
支離詩云心蓮寶玉淨 游濟慈湖詩長恨
楊枝詩訂三生如夢空花青眼不能曼珠旣歸執
歌云同官住住作歸來非青眼不能曼珠旣歸執
去即陵太史爲幾名曼珠本亦西來盧曼珠旣歸執
筆覺顏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卽能盡字其字每
類子見者輒謂子假爲之詩文能書曉自傳云檢討善
習焉觀似燈計方編修詩云江東早擅名學
書字體極妙 新學修詩云江東早擅名學
人訓有發花體格 新學修詩云江東早擅名學
宋真施侍讀閣章詩云人才把筆便作過少字

庚初新志

卷之十二

23

開酒唱兒家詞。朱機言女在其作役師希。顏得奇
盤金情夜白。傳中樓言女在其作役師希。顏得奇
疾初秋止。刺心痛。謂脫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
作而秋止。又既謂中。遇有瘡癰。在胃傷氣。積不行。壓
敷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苦燥。使婢接
摩之。不足。以被作兒負之行。又不足。絕債而坐之。東
西推挽。若秋鞭然。任黃門傳云。亮有若此奇疾。疾則慙
諸客。左旋右轉。乃少可。終終不可。治皆遍搜方術。
不治。遂立。願捨身。乃佛。命子。不治。乃令給者。圖之。
不。詔。視。圖。已。面。竟。不。可。治。學。定。是。時。病。
病。長。金。通。發。後。旋。編。徑。面。欄。斜。深。兇。行。通。無。跡。
處處花。皆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

五

本吾家物我携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
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爲偶人備之衣被以生乎所
梳百環環流涕送別間趙緇修德信詩云淡紅香
作佛化生自娛如今平昔在人間寶璽寶印雙
云何誕生小態嬌媚多病無緣結佛前不信是乾花
體分影散蓮華夕陽天又說此諸真真與不
沈文李友詩云離前身應是桃樹兒足生綰便
作人語云且送青娥去言離何處荷花明作
真爲蓮派盡月中逢詩云離何處荷花明作
阿母來傷此身久已幾離誰計在醫病香深下乃
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
采雲光緒廿年

小黃門薛芳華面黃向者屬新婦
 事當道染色花紅現在禮堂
 影主夜深以生佛前殿
 雙老寫玉人江春傍彩雲
 享故至聖姑雲飛縹緲如雲
 清瘦遺落春風影作花前
 詩云憐餘燼空天迴春香
 徒居南西門墳陶處不容也
 開闢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
 復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
 歲初新志
 卷之十三
 六

六

[illegible]

云優錄從來不染塵無端就作斷腸人彭特請孫通詩
鄒指喚起迎文坐時人張文學問然詩云曾說南
園因病時金樽猶擬視家河新聲不向懸壺處付與
常雲戀舊快曹學士不詩云芳藥初開醫委泥香
香猶見草萎萎甘心過西施聖宮德賞官與忌妻
楊文學風續張夫人并新詞云拜新至是病轉
月拜在府前死宛同生後疑君未堪時至是病轉
劇書曰今吾小可者吾當為尼懺除之今中允詩云
陳數以承歐氏是法王办道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
阿以夢所因之結解中愛樂清靜解約長恨歌
云從此香台日日有長齊項禮願無成既而謂予曰
蘇虎處約香庫滿伏枕空房小勝驚
向阿三病時予死京師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為
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乎乎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曰他日君歸者告請以尼隨估行惟君置之既而梅
發死曼殊之死京師爭作說事自京司農夫子發既
河同韻唱和成賦如雲間李侯李侯上元馬會
必何源長魏里則我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託死時蘇
弟盧仙史作香中花論劇者皆柔藏別業任貴門
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詩云垂
虛無力倚閣下伯見花易早發偏初陳檢討孺人
任走招將掩忠夢榮猶作睡時看
死索子為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
囑口假使貽絹有桃華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
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惜裁一裙納柳棺中趙長恨歌
云去歸墓

五冬何處嬌首空深雨相暮金樽賣却新福大呼
是冰將不去高微士詩云歸楊遠瀟瀟起黃一東
罷脫白玉珠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為見返魂香
吳文學詩云城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下帶團花可
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問為詩五十首名清淚
痕同人皆有贈觀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八

補張靈崔靈合傳

黃周星 九州

余少時聞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刺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作素履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美才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九

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垂青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頗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求縛廷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交友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十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

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

未知果讓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踉蹌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譚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衣鶻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丘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

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斗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合衆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諸靈曰爾等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梧石軒一絕句如作卽賜爾卮酒否則當和爾脰靈曰耳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

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酬遺。詩登讓生
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
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
不相顧驚怪雲既醉即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
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
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簡爲張靈行乞
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即蘸筆伸
紙頃刻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實忽
一禽鶴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遲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
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禽得圖諦觀不忍釋
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
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
返舟見舟已移泊宅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瘦者
名璧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柩歸先橫舟岸
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
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
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人舟強挽之始去故壁命

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璧且備述其故璧始知行
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
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悉抱病數日不
起爲憐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既于舟次見璧以爲絕
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屬新
入方誌來校士誌既淡惡古文詞而又閒靈所說不
稱竟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
幸覓矣顧一被何慮再被且彼能說吾諸生之名亦
能說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香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射獵座則江右寧藩宸深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
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丘所遇
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興得當以
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
諾卽借藩使過豫章時宸深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
二博好賈虛譽一慕六如詩書兼長欲倩其作十美
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
請先寫之遂寫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
者廣陵湯之調

字雨村

姑蘇木桂

文并

嘉禾朱家淑

文選金陵錢詒善歌江陵熊御小馬荆溪杜若芳洲
洛陽花萼善至錢唐柳春陽善歌公安薛幼端善書
也圖咏既成進之淦淦大悅乃盛設特饌六如而別
一殿像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
因進曰十美歌一珠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
請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即崔瑩也淦見之曰
此真國色矣即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
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
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
虞初前志 卷之十三 十三

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
事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紙
以述已意六如得紙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即靈所託
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
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
相繼推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
見淦進節漸者急欲辭歸苦爲淦屬磨乃發狂號呼
顛擲溲便狼籍淦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
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
後邑邑怏怏日經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
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索竹觀良久忽大叫曰
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
子于地而跨其背攬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搖
之不起童子怒掀當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
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
之出則面頰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
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
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萃素瓊圖示之

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開堂已入宮乃撫胸痛哭六如復出堂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在素環隨踏地啞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其三日後遂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竹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草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靈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主

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遂上五人于是堂仍舊矣有老僕崔恩頌之堂哀痛至其然歎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靈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怡然投涕曰辱坤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堂聞之喁喁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上與堂各拏舟抵靈墓所堂衣絰經伏地

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酹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壟間及返則靈已自經于臺下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靈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飲之而靈通體衫襦皆細纓縲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葬靈與堂同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主

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環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詠格釋喧喧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如既合葬靈堂檢靈所遺案中裝爲置靈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堂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傷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

美人合葬。此間消受春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人林炮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適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凡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繡幃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登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七

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李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與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極此改詩之賦。才子持六如欲賊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聞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塗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聞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

才子佳人也。從來評官家言。大氏眞界。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半。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日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備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干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母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才色相儔之故。推此志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八

也。素靈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梁心憤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還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當世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司

洪授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傅桑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雲儒。雲儒。雲儒。給空。家索之。千緡勿得也。書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願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應去。崇禎末。惑皇。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九

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清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園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刀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蒙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淫染已大。飲夜。畫。及何之。蓮。夾朝鮮。元良。吟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蕭。東。哀。賤。貧。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子。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通。周。而。猶。

陳陳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卽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殊。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灑。瀟。容。容。周。泰。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整。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稔。軟。搏。裂。頓。斫。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作氣滿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陳。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輅。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鬼。兒。觀。法。張。驥。驎。衣。冠。士。法。開。右。相。士。女。法。周。長。史。助。几。幃。尊。由。餅。器。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鈞。勒。竹。法。劉。涇。折。枝。桃。杜。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烏。鴉。花。鬚。點。漆。凸。厚。法。宜。和。透。

運法於運於青年以運稱

以於青年
運稱

侯死後子立晝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歛曰陳

公書地獄變相成呼我摩訶然則蓮書之貴豈獨

人間耶原註

原訂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汙脾近年如畫好如席上小

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于世者甚多則其食報

于將來者所必然耳

廣初新志

卷之十三

端

柔山人傳

毛奇齡大司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

閩部督師楊君不用旣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

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清師之鎮

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

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披其頂聾身丈

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嚙者能言許

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旣還汴怨家見曰此許

涇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

其初新志

卷之十三

1141

諸捕者掘怒家去湖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 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嗔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諱諍，今皆與公子善，奈何？」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請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常服蕭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幸與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經鬼

王明德 金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于怪傳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常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歸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婦後泣并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覺專心伺之婦仰自理絹帛仍有不忍仰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所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其大聲疾呼其夫麻亦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墮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攫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為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竟死為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為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為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果畔窺有先年白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稽之談

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白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仰于所懸身下暗為記明于方行解下時或即用鐵器或即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為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檢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實為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暗即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淺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何以行之實行可據得毋如里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始是誠愚故從而筆之即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白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白縊之鬼如投河白縊白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于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卷十三

終

真初新志卷之十四

新安張氏輯

平苗神異記

永年王謙揭書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恒被害。有明弘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聞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核寧二里半隸焉。城于巫水之上。凡五。十八寨。環

辰利新志

卷之十四

一

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雖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歸然縣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木皆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字親故。優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獠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延耄婦。作陰謀。敢死士三百人。練習白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秘授。計聞七日賊

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由神算。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莽氣。突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川符咒演法。無一効。皆手戮之。餘黨應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均不奔竄。而屈首受擒。會日方將暹恍惚。有赤面長鬚大將。乘白馬

真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二

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既晡。振旅歸。或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雷。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京德。何敢辱帝力。試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其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凡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一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怠厥功。獨怪帝乘馬。故亦

色此獨白武疑馬獲嘗伏五溪蠻得母伏波將軍末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決不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吳寶堯曰按明初某賊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延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脫中馬僭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乘凱勲咸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驗白馬以爲常今大司馬巡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爲帝無疑也

吳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特舊傳帝取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瘡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議以資博聞之采云

附紀香木作像

後唐吳陳琰寶星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坐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庵前僧法微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于公作像奉之公爲碑文以紀愚接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

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寶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于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爲彈壓漢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于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爲嚴嵩累者可勝追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雜髮羅伏于

聖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千羽而有節者輝

吳初新志

卷之十四

四

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夢

錢鼎 吳陳 寶

永年馬兆燧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某投牒云運將鼎革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速發郎貽司理某親約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詰問廟叩首謝過起見香爐側白鏹一錠始未嘗見也迺悟神亦如人世勞勞然者旋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鞠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五

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惜天運而咎神其能主乎若巡方貿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胥吏可鑒矣馬氏尚存案卷永年王觀察公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貿然許司理不貿然行胥役不貿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階鳳竹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易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易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靈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二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慎不動念是夕宿親家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六

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辭遂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闕達旦而去聞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床有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寧于此夙緣毋疑我也生以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二

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
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
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殺淑貞執
婦道其謀與漢昭敘談引經據古無一僂語以漢昭
在未嘗與生狎止境里人知之競來詠誦淑貞因人
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
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
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
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主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
流芳誌允乃情佛乃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
怒之甚或持刀向容揮之或旋生置地之淑貞曰
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盡去諸吟怨別詩而去
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
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誕其
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
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淑貞來曰春燕曰一
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間之而魄動葵
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八

吾看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幾目不敢開少
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
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
狀淑貞一婢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
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緣陰
生接置膝上女卽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俱具鮮華都
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婢若妹早暮羹香誦佛與生
竝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
釀了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卽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
已泣河十矣臨別手製葛衣爲殮生歸而視之頗
與閭閻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
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峰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
家爲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
違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
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
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艇往生設酒饌饗飲畢余曰
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
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了製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

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端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尚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既而曰相公詩有九句曉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槎仇子長文陸子永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漸行曰吾妹秋鴻即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攜壺壺熱如新渝茶秋鴻自言須請詩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嬌媚不絕出即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為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

人屬而和得詩詞如干首彙錄之類曰仙音集壹嘯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踪窗戶不啓倏而坐人之牀以為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為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孤也美妾容驚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愚人間親為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為

會仙可矣弟貝女綠陸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尚得見之否乎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為師

太恨生傳

徐璿天聖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嫺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常謂生曰吾夙就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釣窠偕君小星吾即守木又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書看矣生日自卿爲余家婦閨門班班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歸白頭

吳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上

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弟遂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妾爲生子保姐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熈憲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孀女去矣某家咸情女聽熈孀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離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視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

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日曩欲爲君重妾而難其遇今此女明慧端嬌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熈欲爲生戚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園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即君才品風流真堪壻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旣而泣拜曰妾惻惻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

吳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緣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儘情逐情緣行嫌涉疑妾不足惜人

其謂耶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常也大事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脆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件相徵逐女獨親粧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嫗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語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因請曰耶君無他

吳明新志

卷之十四

七

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睜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語相見卽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生語午燕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酬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耶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士素願已慊第自恨未期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

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風慧奚患不識字耶結繭之後汝倩弟子禮未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女月請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几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已作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粧制紋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遣以香劍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

吳明新志

卷之十四

下

後爲耶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若嫗誘嫗兄及姪生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嫗嫗更爲流言以得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國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嫗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嫗甥持五十金爲聘給嫗兄劫嫗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

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日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恒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緣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辨香供佛余當一以資汝然汝婆家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歎歎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矣面堂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脫與剪於衽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嫗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口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啻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嫗妯娌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嫗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嫗急抱持之曰兒欲何

言女欲言復大哭聲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未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徙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兄爲郎君遐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爲念仰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峰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嫗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慰且諭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跎生失事機迫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致難情奴態存翠朝紅白見女後畢世惻然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

者乎我見有情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爲髮一室之中在卅三年之久余亦非常男子也所以禁欲室私坐懷不亂者亦真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片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然乃明淚吞聲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餽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洛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

卷之十四

七

賴武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而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微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情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客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評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假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於勢又便況有閨內以作之令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

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毋違權事固弗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關者之情尤不能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爲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風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一八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隔萬寶常。析鍾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卽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盞。今以鉦易金。雲鉦卽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佛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祝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與平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七

伯從子高通。畜婢任子。能叩食器爲曲。州歌。箏師。擄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干。則水盞。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張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任子投射。破死。康熙甲辰。予遇通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挹水。絃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嘆。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受金墓側。如瘞任子者。而使

子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瓷。中流淡淡。高下因之。玉郎漸安。犀槌自燃。曼卽面初。挑將宛轉。試斟深酒。遙倚素曲。半袖繁絳。五指琢玉。旣越。欒板亦邁。徵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電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邊昭紀。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墜河而死。或援釜。復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琬。藏于幽隴。元康阮咸。乃閨古塚。故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秦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嫻嫻傳

黃永雲珠

嫻嫻者字小嫻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兄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嫻嫻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于庭適夫人勸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嫻嫻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與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裝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習諸一見精絕稟性婉嫻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僻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者則有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既退但閉閤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嫻嫻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雲孫水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香車轍問奇逢滿堂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美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備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甍屋臺俟之以故薄游于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廣陵姑蘇之間幾于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妾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嫻嫻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閑逸嫻嫻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暫見心溺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爲嫻嫻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嫻嫻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闕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倩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玉次君雪齒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嫻嫻在命家嫻以其私誨之嫻嫻不言嫻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鸞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嫻嫻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嫻者咸願以金屋貯嫻嫻嫻嫻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嫻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矣

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背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諫。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問嫻嫻。忽遭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快快。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淒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

寒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又曉鐘送去。而嫻嫻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拂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東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客憔悴。林心而泣。夫人再慰諭曰。若何所。但告我嫻嫻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麻。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大復何言。夫人因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嫻嫻長吁。睇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賤我辱。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名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耶。若生死異路。從此辭矣。

嫻嫻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堂堂然。猶在口也。雲孫曰。將無妾面蓋耶。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嫻嫻死矣。雲孫既內嫻嫻。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人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作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嫻嫻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稽。邇于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驚李夫人歌云。粉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嫻嫻從夫人處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武由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嫻嫻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論曰。余聞嫻嫻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武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返。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消。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羞

側及其旣死又往吳之可謂好色不濡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
如是而嫺嫺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誼

卷十四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五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記同夢

謝秀錢 宜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按譜誦字。戲處畢。元夜月上。置淨几于庭。裝一團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脂粉瓶。中簪燈。陳酒果爲奠。夫子所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者。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否也。且無其人。奚以莫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一

寄于靈者。一石也。物或馮之一木也。神武侯之屈。歐湘君宋賦。至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祠。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適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于歎息聲。披衣起。肘子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黝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廻身摘青梅一丸。懸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

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條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減寸亦起呼小婢。簇火滄苔。梳掃。託座。索情。竿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暾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視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姐學。尤求白描法。盡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覽過天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二

委豈偶然。潘毫草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而腸斷。羅浮曉夢。題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開弄青梅無一語。憫人曉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閨秀顏啓祿詩云。麗娘見形于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婦合評牡丹亭。見奇于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始錄夢以誌異。

述怪記

穆 形 歌 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漲
及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
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
司直病作條見一物頭大如牛在壁間司直以手擊
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
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
王將至未幾開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
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倭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
旗閃爍鳴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增級人馬層
累而登王余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
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
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聞
忽傳王帝旨勅王入臨武閣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
擁王去留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
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
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

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遍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
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閣我當爲武閣同考汝知否青
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
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
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東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
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
亦不能禁需索陋規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四

聖孝子傳

王 潔 汲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既啞，手復孱，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已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于市。人憐之，予以精糲。糲精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木皮以食。歸則扶其廢父病母于茅簷，盡傾簞中物，惟然進。簞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跡，必拾，朔望拜燈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歛其燼于黃河。一日于故紙中得遺金，守符失者不得。匪月乃易母羹，餉之蒲韭，蓄息遂爲父母治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五

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于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于中野，遂不知所終。

涪州外史曰：子聞諸慢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憂與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食，藉復學。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于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漢得史公遺法。

孝丐傳

王 時 月 集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于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謬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嫗坐其中，丐坐地，山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六

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于所難愛，燕飲務極華侈，尊肯在前，斗酒爲壽，僞僂聲折，每何其顏色以爲喜懼。至于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于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僊記

洪若皋 虞新

乩或作叶與稍同。下以問疑也。後人以僊降爲此。乩名之曰。乩僊亦謂其僊又謂之扶乩云。凡乩僊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河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僊去。故乩僊最喜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子已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黃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序生朱曰昌。董萬家。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七

王人玉。暨子凡沐。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僊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入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僊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攝。咸僊親筆所書者。凡有所遺。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僊弟子各贈以白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僊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子爲汝輩乞之。停乩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孟作香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子適向天台國

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子以煎蘆一僊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彩紉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散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諸於子家樓上。凡請僊必須樓上。所謂僊人好樓居者也。子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子名若皋。凡爲僊子弟者。其名咸僊所命云。因令子同會文。題不枚不求。至何足以感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子文。圍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薤。字法絕似螳螂張藤。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八

晴凝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未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僊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諸書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僊符方發。扶此乩躍入地。再待起。縱橫亂掣。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裂子羣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子羣復俯伏謝。隨批云。急取歸來。向樓前某行瓦中取子藥方。下印如。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

靈符三道皆紫微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
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磨赴坊取藥原方焚之
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
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子重
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
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子視之果大汗如雨隨命
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子視之果睡卽命取
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子視之復曰睡已
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君桃子守爾家因

庚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上

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
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
酒食酬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
跡甚淡視之如影然臨背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
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天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
嘯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問南仙耶今少矣其貌深
淵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諸片詞爲君傳也讀曰瞻履
而東朕所舉又若拘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
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於磐近天

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
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詩書稱酒杏之通
儒盛哉倚與父什策之不輕矣迨滄桑之會張生既
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亡僞久不請順治戊子子登
賢書壬辰會試子見復請開子投南宮與否僞亦降
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此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
是科子落第予臨何公絃度陳公璜中式蓋析何與
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復問如前批詩云
大國崔巍正展旂春光逗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

庚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上

浸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子果售南宮兄輩又請問
子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又二
里及問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甲字發兩處於上
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
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杳刻不爽云誠足奇哉
予思此僞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
也夫胡蘆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當
前松栢筵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
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

房千。武曰筆僂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光呂祖游湘潭郡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槩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武曰以予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武之言雖如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題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子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飭政皆所優

吳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二

爲獨是八股一遺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

中冷泉記

潘介

中冷伯物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冷胸腋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聯紫躊躇不肯離岸但不知中冷一勾清徹何所耳次日見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喧嘩激石穿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折得見世所謂中冷者瓦亭覆井石甃蟠井闌麟甲飛動寺僧手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主

人謂錢神誣乎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然起樓覽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似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滾先後少不如法即非中冷正味不禁爽然汗下快背然亦無從得銅瓶以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瓜疑故在古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

嶺嶺森森若奇鬼異。去金山數武而徘徊。鄰鄰空復洋洋。蒼蒼乎不可仰矣。日暮歸舟。悵悵若有所失。自恨不達古人。佛印渡。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鑪。皆挾中冷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慙道人者。有物藏破袖中。琅琅有聲。索視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且文餘三分人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圖上下。隨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盡。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

真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五

冷一斛子。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波上中流。同郭東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于丁。臨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絙上機。則銅丸中。銅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葫蘆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絙。收視之。水盎然滿。蓋旋舟就岸。烹以瓦甗。頃臾沸起。就道士。寒微吸。

真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四

其先善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恒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丹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絕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甕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繩于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約水已滿。甕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揖參軍傳

徐 瑤 天 學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問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揖參軍尤奇作揖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揖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猗猗所行行李鐵扁擔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五

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會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聽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蜩仰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覺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言之公子屏息若指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鼻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純賊胡不捨囊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擔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

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或引項就刃僧偃臥不動延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擔成環泣下請益哀鼻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卿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揖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盡供渡江而南揖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亮限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六

追不能從武穆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麪十五斤生麪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果至呼公子曰候其公子進短生麪酒如前約解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麪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鼻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整二指中開一寸以鉞執一匝數健兒進力曳兩臂偏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盛

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咸武毅賊中原如括朽耳今
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
用隸人麾下爲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爾某相
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參軍殆與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
恩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
義旗迎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器重兵者率皆
選軟凡庸退蕩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即有一二
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東顧之不克以功名

真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七

終坐使天下流離轉以至于公嗚呼是誰之過歟
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錡萬先生評云句句爲寫生而着
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
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句傳

毛際可

李句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
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益背并
捕鼠生啖之餘納諸腹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
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
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
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易插花滿頭倚
伴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纒
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句何爲諸生有群屢試不第

庚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六

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溪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
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
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澤泉今古說曲台嶺向居絕頂而來摩訶
千嶺雲何窮 欲問湖南光教頂 誰知曲曲萬峰
頭 歸閣古殿當面月散作空山不盡流全境影攝
水鏡異爲龍魂 在廣寒秋一輪直接青溪路 白龍
家風通大洲 何年搬石架長堤 碧落無門却許
通寶是碑風人去後成前道 遊龍家 銀雲金
殿影交加處處 晴光映寶花 棠棠現成歸便得 金
生玩處隔天涯 披雲坐月太台生 庭收清泉雙
苦茶 無事山行空眼底 半日閑人歸家 羅剎
香花百寶臺 空中說佛如來世 妙影隨 候張

謝在吳生心地開。千星兩湛松溪老。一葉秋聲
碧嶺新。吳山。中。無。里。子。素。珠。轉。托。財。辰。蒙
贈。高。石。寺。門。橫。面。西。波。光。一。派。清。藍。
昔。蔡。開。羅。漢。七。龍。轉。勾。出。楚。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于磨釣今之異人隱于乞
旬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句
詩不止于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銅閣女子園章前

周亮工

銅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
仰能識字能擊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園章初
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
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恒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
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
像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
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
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銅閣小章覺它巨錢徒障人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子
雙聯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綴繞小
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
命爲銅閣題小照銅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
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銅
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婉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
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銅閣弱女子耳僅工圖
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銅閣小小園章者
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銅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
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屏凍諸章

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以銀某能一一歸原所命
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園章
詩得款類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
蟠凍老甜留雪水奇膩菜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
思見銅閣諸章痛以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渠千秋止令銅閣鑄顛倒書卷
不復爲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宏草印譜前

周亮工

王安節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宏草皆同
受教于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
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
羸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
皆能孤行已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平與人接
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
安節以其詩文之餘秀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
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
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
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
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
追秦漢人亦有爲予作金鈴次子後子友方爾止一
女不輕字人見婚于江南久之奇安節即以女妻之
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
安節可知矣宏草亦作印章古遠無近今餘習亦次
子後宏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
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

其落地不任葦獨密草微能食乾鱉人稱其爲一門
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密草
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事得之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食飲
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
輒醉。醉輒鳴呼。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于長橋上
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
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夏
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因佳。願爲公
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譎。但嗜飲耳。公醉我爲
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
稽太守詞。予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
生發矣。一夕漏下數刻。署中盡熟寐。忽聞其侍
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需索符也。驚起詢
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道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
旬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連
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
急欲令公見也。事就有急于此者乎。遂出堂中。惺視
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血。醉卽于是痛飲
辨明而去。去又于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併師廟

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
意乃快。其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趙藻吾鄉里吾
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
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予入之譜。復鑒括樓
國太史進生事錄之于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
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合猶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
根目際也。

張山宋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
聽歌會。猶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定初斤

卷之十五

三

卷十五

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六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貳書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思縣郭村陵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登委蛇相通觀者遠近累檣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過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僂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水柱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一

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水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聞其所長顯行其人曰辱公愛育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棋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壽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問其名心未之服戚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

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基局其一作十圍圍成一射軌其筆之巖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升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饒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字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二

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履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贖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香普來然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城之徑赴僧側嗷嗷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

謝曰吾麻氏黜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腦下尚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展夕相依。如見手。宦者以一贈陳子石。石謂韓子人殺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起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人殺賦詩吊之。詩成人殺持告其家。羽。騰。躍。案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婉不勝。遂不食。越日亦斃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因彙爲一集。願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接倒碑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楚。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鸚鵡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應。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買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商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頭氣盡。萬曆

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血目閉而死。主人悼悅。命解懸。燕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箇出籠計。附記于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韓文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四

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旋面赤。疑怪怪。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烟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園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勅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晨無偏缺。信若生成。而

戶。扇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軍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師。益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達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侯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侯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熟較面。亦髭者爲我洩憤矣。尚何所良耶。

張瑤星語子。辛未秋。子觀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罵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傳幹。黃髮覆頂。舒之可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嬖楊州。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采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子選士以備用耳。若擁厯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僞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組結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備想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

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吹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埋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噬。則有片雲從其噬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胸腹與雷聲響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頭踏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六

人。無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武勳之食。則命取大器。盡投諸役。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勳之食。則復取他席上。餠核投諸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伴。盡盡之。類十五果之舉。而大呼如嚙水。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墜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

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顛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不可少。潘潛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姬。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轉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打交下。道人解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

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刻者。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候飽如化人。而獨不避殺行。與淫姬遊。且此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楊麻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屈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初孫峯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關而問之。曲周陳公令樹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爛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金半焦。火燥之。有孔二。體俱黃。惟一足在。其初新志。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銀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熾。煽而愈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銀耳。陳公諱于階。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祇廟事矣。○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裘及帷。主人救之。始急。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

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便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爪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生臥啓處。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暨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細。襖則前後轉徒無定在。裙襖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脫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初新志

卷之十六

九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固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手。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甚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膺起。向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換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

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關美。市諸富室。得六百元。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將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庚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

談人間。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汀州蔡婉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年至。驚避入野祠。雷闖入。礮碑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連擊何所逃。奈何。格格作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寢。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

膏於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聲震樹數合。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連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覩言。雷方入屋。家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餽露。殊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為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辨兩飛下。云是帝命。降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張山來曰。臧喬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想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蕭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階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狔。猴。雀。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木田繡。而神情風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致各諸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侑。家有筆一管。稍轟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唐成。雕刻精妙。所造烏龍四面花瓶。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髮。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

長洲周汝璠言吳中人家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
及其成僅能易半菽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
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
夫之流恣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
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酒呼盧以爲笑樂令
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日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
饑餓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瑯
琊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蒼汝璠之語以戒後之
恃其巧者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三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
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涪州宋起鳳

中第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
山坳插一城垣歷歷可數城巔具軒樓樓門洞敞中
有人類司更卒執符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
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
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
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踰行若爲佛事夜歸者
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
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
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纖
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美矣自謂雖
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
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
凡九城樓一拾提一浮屠一舟一開一爐竈一鐘
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
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
殊意且并其愁苦寒儂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

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間之尺綃綉經而唐徵水戲薦酒而隋簪簪之遙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書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精業雜之真業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易不摘真精業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實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 遜甫

張南邨名愬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珙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每不循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日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人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羣血初猶食臘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

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維宿德禮謝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蓋孟粥休宛然頽陀跡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茂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雪間故人問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武獨遊武攜一童子坐遇樵人禪客卽爲伴侶窮幽造溪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言則陶葛猶以不能通雅衡華爲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植爲

記采樹業題詩以爲常而鄙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
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
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忌隙乍見或輕
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
至乏食茹衣敝襖遊士大夫間奉止迂野可愛形體
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譚會能通夜不眠嘯
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樹而寢投足
之所卽甚湫隘惡陋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
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卽熟睡無微憾不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寒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擾心能致然耳嘗遠
遊遇肱僕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
曰失者憤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
遽止宿逆旅主人犬日日哺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
雅如此羣居水常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
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屬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
事不樂叫號不涉怨譏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
師於古歌行振韻大篇既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
句力弘富者乃不謂苦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

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
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
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
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
起子二元子鈞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子
自僦居郭南望衡衡邇相得其懷酒闌燈燼每有知
已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
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六

贊曰策杖而出囊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
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
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刺於天可獨可琴亦儒亦禪
求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矣
愧焉

張山來曰子慕南邨久一旦還南爲介得以把臂
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書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局也凡作書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大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饒郡王作書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噴急索書曰尚未款乃捧入飭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要其輒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書他一無所知坡公云子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六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眠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顏其草堂字書曰略似卷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書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書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鑪玉去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形若草帶之半中虛而外續滿兩面釘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商屢使客三四人旁觀良久聞此鐵價幾何謂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覓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項之使客復來甯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

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需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界需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搜其去處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

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滴立
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
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澆之投以水帶
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
各歡服而去制鐵書言曰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
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
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
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
固自有時哉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注

張山來曰既是神禹時物不識高麗使人何以知
之殆不可解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臂水
臂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臂但默坐聽。諸兄咄嗟
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
經子史以及律官野乘。皆以耳投。類末原委。絜自於
大。絕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
心。畫心通。罔有遺。於是遂著屬文。尤工於詩。海
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言接。歷久不忘。與之商
榷。今古繼以篇什。千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注

使聽者思疲。子姪門徒輩從肩抄錄一字。亥。承。輒自
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撮
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邇流從源搜
羅略盡。然必先釋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接
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
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贖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纂
集姑殘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云唐
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錄放句云出於向秀賦
稻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張山來曰古之聾者如師曠之徒類多神解或以為奮于目故專于心想亦理當然耳○予向旅寓京師居停主人雙眸炯炯同寓兩人其一為聾者其一眇一目因號獨眼龍苟詢以京師中昨日有何事今日有何事聾者無不知獨眼龍知十之六七居停主人僅識十之四五而已附記于此以供談柄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李公起名峻鄆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及穎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晷夜咽枯而嚙凡五口水漿不入口乃更啜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響雖凌寒薄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蠲自剖析無有同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業相適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終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釋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伏轉更題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塔庭舍有自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慈益清反覺口耳為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郭雪樞永春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記吳六奇將軍事

鍾 琇 玉 撰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璣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腹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懸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饑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

卷之十六

五

既與飲丐者舉既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女以麻飲我以尼嗣錫此言乃止丐者一衣一食無所容而孝廉頗臥胡牀矣其章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佳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蓋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朋跣足昂首獨行復掌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已質

錢仲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會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詰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選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丐不謂獲達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

續新志

卷之十六

五

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屏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湖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航遊虛難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舨相銜旌旗紅數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運兵執送麾下因請覓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簞土弄兵憤懣力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蕪後蘇之會豪傑效

用之秋荷。假奇以遊。制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軍。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在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住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職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衢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供帳舟與俱。極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蕭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餽饗殊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驛前馳。十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候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貲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苟平。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卿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查

中有富人莊廷鑑者。購得朱相國史檄。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嗣發。凡有事於是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蕩。詩酒盡出其家中。樂買美妾。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閒謔。手簾張燈。珠翠花貌。競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芙蓉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芙蓉峰。猶然尚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于地上。封某日及草封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忌查君之德。尤可謂寔然足音矣。

卷十六

虞初新志卷之十七

新安張



氏昇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鼎序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頰白者自稱陰洞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即與同人言及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啜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處初新志卷之十七

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知爲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備其貧捐俸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啜符二道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應傳樞親資公文詣廟焚之歸卽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懣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子室傳袁生員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界燭光中見神冠服

危坐曰已遣令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啜一年城隍曰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啜何以復命道人曰既天師傳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爲開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卽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錢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二

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絕服醮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情懷雅信而樞親見之于城市中城隍日爲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符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洩洩外實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作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委曲教援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啜時友人牙病意中欲有所甲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升大家歡

于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
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閔孝子傳

吳晉介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鄉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
嘗讀書性粗慇不憚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
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
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其
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
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漫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
慇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
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
與初新志 卷之十七 四
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呻吟不
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
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
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瞥見其捫心難堪狀
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
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不忍父病之不可
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雖積
痼嗽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
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

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刺畢。劍卽欲
 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
 傷心。恐死。亟白之。聲。鑿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
 長踞泣。請鑿不可却。爰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
 爲必死。泣相向。詣朝。藥忽迸落。劍痕俱失。所在矣。妻
 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鑿。報謝。鑿復錯愕曰。吁。是顧安
 所得活。殆有異。鑿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中人
 笑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
 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曰。惟其父拱立閭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五

張山來曰。刺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

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聞孝子之
 謂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六

入解

鍾 琇 玉 璫

熊公廷錦嘗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鑄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壺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危終者則舞劍一週以抒其鬱凡有傳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游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開諸皆其所撰浮薄子弟摩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七

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承受然意甚快悅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飲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遠適業陋字豈足稱長者車轍敬備不腆以餽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昇致舟中矣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七

八

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非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謫之集則移書以滑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龍子猶則竟作水解挂枝兒矣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士辰我師進勦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趨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憩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

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詣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傷之井問君風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繫祈以報君德薛於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應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米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

康熙縣志

卷之十七

九

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詳覺而驚異大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井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銀大啓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

娘廟入廟莊誠有虧軀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足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其叩拜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康熙縣志

卷之十七

事類

鍾 勇王楚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熊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蟻蛇蟻洞泥內久之余附其身熊人釋擔而觀洞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熊而

夏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二

啞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農姓者棧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布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上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室有子其余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嘆以紅丸甫下嚔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速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諱姓因往告以此異譚忽詫其妄鳴於官實驗果真乃解婚四

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涪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瑛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劍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翊藥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翠小髻烏蠻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隴尤擅名琵琶北地聞關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纖絃叶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七

曲其詞與衆絕異故才一公尋問者即知爲于家莊也崇禎末閹宦所至蹂躪河汾間羅禍尤酷孝廉被執闖陣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節質秀且已登科巧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臺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洛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盡嚙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智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

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聞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局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啓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隔其風。好逑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循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慙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願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鳳初新志

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白髮約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約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閒館。絕遠暫厪。暫頓委轉。於此。當圖爾乘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澹茗於壺。更侍通進。光覽照座。約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觀。鳳初新志

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避。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于天罰。且性近鬼錄，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還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謫驅，無庸爾澤矣。辭別出門，有頃，過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嚼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七

張山來曰：八狐婦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殺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殺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使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聞之，徐曰：

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古拙，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遇望來處，雲霞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牛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風愆，仍還仙秩。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六

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遺書三卷，授君以申家珠之藏，必於少萬燈單抄，慎毋緩也。出書，留其多，置於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子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悅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

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成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風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七

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請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出觀山運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履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順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漉漉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造之

真妄習衰天之術宜其于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後公旣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道有腰纏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七

十八

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則周視傍徨號慄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所劫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贖今齎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饒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秋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

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棹棹荒村之側，村岸為雨所沖洗，森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何物，但念取此可為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昇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饒，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草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報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為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曰：「特黃由是還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亦陰行善事，愧我輩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自義命自安而已。」

鹿初新志

卷之十七

十九

物類

吳江 鈕 琇 玉 集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鵲一架，青翅翹，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曰：「奏生宵谷山中，鵲能捕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諸蛇哈密，綠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饒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為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翹，中則方舍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為東坡坐，而倚窗外壁，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為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林者，然少年閑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有置茶鑪，童子平頭短橋，右手執扇，僮而顰火，舫尾老翁，惟髯甚，莊那立，搢櫂，外面舵篙蓬艫之屬，無不具也。茲概簾幕之形，無不周也，細則其體大不逾兩指甲耳。康熙

鹿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二十

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解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墜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三

軍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結鎗一枝忠能除之卒如所請忠卽跨馬執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犛角枝牙毛肢鱗背坐于沙上列盞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衆魘獨酌運掌若弱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灑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闕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遁刀而遁

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半命收貯縣庫于是瀕海之怪遂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壤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星色布袍手持利刀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驚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歸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三

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蓋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告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惡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爲恣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于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遷怒于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沔鎮斗米千錢道瑾相連渭南縣民趙午需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

得食據其釜甌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
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諄癸酉四月
行至南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
行俟我扶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
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即至矣婦怒曰龍
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同舊路覓姑午
掌捫其婦數十擔棄去婦同至一僻所見其姑面
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捫口出土
捧泉水灌之乃甦僂僂負姑行二里許其大已爲虎
噬投擔委衣縱齒狼藉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
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
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縣龍
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疲疲適經寨下戴守官詢得
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奉姑感泣而歸
其德縣令沈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道雷雨驟至
隱身薪薪遂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
首大於幾迅雷轟轟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
如焚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

雷獵人惡其狂毒般弓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露露
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
曰無恐當仰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
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
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
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余同平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氈作筒封銀三錢
致賀婿家婿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
服若黑珠通體白如水精登潔空明骨膜俱見超然
從絕窩躍出捕而藏之僅晨夕觀弄閱三日失去廣
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齋蝦蟆萬頭
以償弘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收月
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倏閃鏗驚馬不前視之乃
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
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
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
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傾乎
張山來曰若蝦蟆不復化去則尤勝阿堵物也

名捕傳

姚伯卿

金壇王伯發孝廉自言丙午倍計至德州見道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查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稍目力可掌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捺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而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

展初新記

卷之十七

五

笑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喚馬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擲老公乎婦而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求馬肚結縛裙褲懷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婦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還母管我九也賊曰丈夫平平北猪放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發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

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

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

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

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

偏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殺此三寇要是耐福使

偏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

發口授于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張山來曰名捕捕賊尚不足奇妙在名捕之婦有

此手段真可敬也○想見此婦火坑上擲老公時

展初新記

卷之十七

五

必有異乎人者一笑

卷十七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八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聖師錄

王言

含藏之乃有所以異于禽獸以存心而
 燕耳但食糠粃暴戾新芽惟爾不食人
 之能反哺羊有起乳其有心可以爲朝廷
 旋而衛王薛明皇之象不肯爲禪山作舞
 帝之教是有爲宋君起居宋少帝之子
 宗之教是物知有父父子其于勝斷
 象抱母泣而此是物知有父子其于勝斷
 死殉其鄰都依之鵝兒和其配汾水之荷有

庚初新

卷之十

1

是物知有同類也龍山之靈物也上皇養
 之陳州之符老舍之龍之靈物也知忠
 於所事也葉果以餉其類較見一人虎而
 於無靈屬之兒身亦類在而瓦是物知有
 仁義至放生之獄日有類在而瓦是物知有
 以物至放生之獄日有類在而瓦是物知有
 之德是物知有類在而瓦是物知有
 是物知有類在而瓦是物知有
 一無物聖徒之不諸獨子聖人師而欲集
 病不果于下小問閱往籍箱取其義而讀之
 貴其不偶即

白鹿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
鷗奮擊哀鳴與龍堅水中死

總

陳州伴盧某者二鵠甚馴一飼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鵠振翅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鵠盤空鳴聲凄淒哀斷盧仰視曰若非我陳州伴耶果爾卽當下鵠

廣初新志

卷之十八

11

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庶幾
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
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綱去其脫綱者空中盤旋哀鳴
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煮汾水飭壘石爲
識號曰雁丘

顧敬亭稼圃衡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繁其足立之
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

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父類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養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

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

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塊改論蜀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

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

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

喪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三

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

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

以樓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殘女作詩

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

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遂舍

巢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

之于冢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

照燭其雄驚墜縮食之雌朝夕悲鳴雛成翼而去

明年雌獨來入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

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衆間雙燕故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

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草銜泥去來如

織頃刻果復成明日遂有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羣燕

來助力者

鵲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鵲高宗養之宮中一日

晨初新志

卷之十八

四

問曰爾思歸否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

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鵲問曰上皇安否曰

崩矣鵲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鵲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

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鵲曰卿在獄數日已不狀鵲

鵲遭開罪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

者鵲必于林間問曰卿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遵菴自記白猿遊回有存榮瘁而死僕攜有二鵲

鵲流淚二日不休亦死

鵲

高郵有鵲。雙栖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鵲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窗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爲烈鵲。而競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鵲傳。

衡衙梓果。鵲父死于弩項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頃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初志》

卷之十八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翩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皆向巢。忽數鵲封喙。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開間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聽復作聲。若允所請。簪而上。攜巢得一赤蛇。若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拾蛇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鵲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秦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鵲巢。焉鵲伏卵。其間村民何難覓食。潛以鵲卵易之。鵲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驚也。雄鵲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不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鵲羣集。視其雛。咸向雄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噪。鵲漸厭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鸝

有人取黃鸝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

《初志》

卷之十八

六

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咸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樸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鷲鳥所捕。二子失母。其鳴啁啾。其一方哺子。見而

憐之赴而救之卽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鵲

江浙平章噶嘯家養一鵲其雄斃于隴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竊而死謝子蘭作義鵲詩弔之

鵝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鴈出以死其雛悉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莫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鵝塚

湯鄒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過郡人饋以鵝頭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七

爲金瘡壓折折成之字鵝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鵝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耶雌曰者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殁二鵝哀號數晝夜絕食偕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鵝兩鵝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已雛入窠人皆見而養之

鵪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忱慮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倒少間有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雞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帝教衆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給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叩首不肯拜命之舞象皆努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八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人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撻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拊土得象牙數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明虞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人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大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墜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燈視此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未後作一分若此人此人飢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仰習每旦熊母覓食還觀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虞祿新志 卷之十八 九

虎

後漢人都區實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卽以篋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實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會獸至若助祭然實由是知名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彈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紫纂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奔擊遂令殺之

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躍遂驚蕭氏子爲作半猿傳鄒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復矣

咸熙中有翕婦弄猱于瑞昌門外一日姬死翕葬之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十

未幾翕死無人葬猱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擲輸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爲觀之觀者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比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救之戲曰乞于市得錢甚多

他手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齋帷殺于其中黑
日繩其猥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猥即斷
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窩中
亟捕他丐鞠問伏法閩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
總始方發猥哀呼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
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
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

懷初新志

卷之十八

土

平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技人張

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素失道之
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藪而
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見主有
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嗥吼虎張
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適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賈統兵禦寇至臨山少憩樹下見
屠兒將解一牛一饋尚隨乳燕利刃銜至車廂內以

蹄踏泥中屠兒編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大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
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瓌出獵縱火焚草
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撲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泅
身來臥處迴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
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
哭聞于太守命具棺含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
餘丈

懷初新志

卷之十八

土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大號曰的尾每
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地團繞周身犬遂咋地
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
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階間絕委地載歸二日乃
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暝
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
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濕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
尋過去他日又聞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微曉有人

通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會活我下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濡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黃葉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進避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棄門生狄靈慶慶曰至野出耶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妾昔有恩于汝故信難歸汝若殺卿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

庭報新志

卷之十八

三

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耗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人慶家遇慶于庭囑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杭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發一犬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人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十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囑且走虎遂捨王華來赴章華既獲復坐之時虎潛匿澤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倒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嗅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始蘇犬乃

復以口繫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憑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現家高良犬因常咬迴廣固輒飼以栗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膠漆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實有母存焉老癯疥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僕化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餽餉飽之大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殺指顧如飛將尾擺駕前必獲豐實逾年化死犬加勳効後齊卒犬日夜嗥

庭報新志

卷之十八

四

吠越月將有事于丘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久犬獨來足踏土城叩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溺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婦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終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不狗得食不噉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

刀遂倒拘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羅殺之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日畜犬百餘共一半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發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于言首雖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蕪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食器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僂僕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

真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三

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于食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床席就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食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陽光遠振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園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悉歎犬飭復其飼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

居者聞門議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室城關孫氏聞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其孫千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澤州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嘶嘶不却且道丘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大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贖

書

真初新志

卷之十八

六

湖州顧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弱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往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顧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潯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浦岸中盤方羣聚環飲犬忽奔墜崖足泉以為異號之到官訊展

沈處士相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相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平喻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

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送一獨而驚

劉劍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劍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劍子園熟鳴躍不已數異之隨其所往見劍爲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煎爲營葬畢人皆懼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扶土及棺死棺旁

惟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

鹿洞志

卷之十八

七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簾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爲常

馬

蘇叔寶所乘馬號忠奮敏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馳越三領黑龍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傷蜀縣鄒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鄉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

馬同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順浪接其主奮奮之中遽免沉溺

畢再遇克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果有功金人知其族權帥避之後居于嘗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阻異嘗獨主肅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粗縛之困中遇賊徽嗣連神聞金賊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絛而出其家慮傷人命使年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驚耳以聽任然其聲嗒嗒長鳴數聲而驚

鹿洞志

卷之十八

六

紀東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項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天順中兵之嘉定姚生素心陰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刀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嘶蹄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焉姚歸針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鞭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

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備之職之其妻執以問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杜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肖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罵以死人號爲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入立狂逸不可制竟齣齣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棄驢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

庚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七

麟甲然翹股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痛哀鳴未幾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騾蹕其旁亦跳入殉焉後焦蘇者當隆雨映

摩特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

張行人鵝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騾抵通于人騾遂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郭典張同患難日擊其事咸之作義騾行

羊

邳州唐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剖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覺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權其事剖宰及迴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燔根下而臥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豬

唐時北平王家豬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

庚初新志 卷之十八

子

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已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遊家獨一貓僅租者持去賣之開門舖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爲舖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靴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暑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蟹

宋傳慶中家得一大蟹其婢不忍殺故之溝中半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蟹被屍登婢胸水之迷愈黃極環家人烹蟹將箸登覆其釜揭見蟹仰把其背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惡之潛放河溼間後因患熱將殤德環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腹悉塗淤泥其意在上關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蟹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注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簪千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入腕背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簪沈欲其義遂命折簪終身不復食蟹

蟹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蟹糾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而蟹皆跳踴為前導至田間三足疊焉公有力手率三足起其下一尾微動勸灌之迨還間復活曰我商也

道見二人肩兩筐過市皆糾糾也意傷之購以放生

二人復曰此皆淺水蟹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湖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屢蟻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將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屢蟻歸商

蟻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鷲鳥覆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遠菴相公一清令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注

家什蜂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營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營蛛蛛避蜂數合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個個備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嘔焉有棄梓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蓬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頻海賈客三十八人。貨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

卷之十八

三

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皆覆其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鑿之劍。荷長槍之戟。乘舟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許。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峻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閣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瞻門三

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嚴業。廣設千人之帳。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內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白米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略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擲擲。俟到王宮。以大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從其凡貨。凡人。將以符水。進行勿過。衆唯唯下殿。仍同至舟。將人貨盡押

卷之十八

四

上岸。置之官西瓊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關難叩。幸逢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樑。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

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雙綃五百匹。雲綾錦五百匹。碧羅二百匹。紅絲綢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月一千斛。金紫一百零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練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泉指示述祖曰。昔張

處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三

著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責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精色長衣。亦令述祖示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閣瑤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霓旌傳旨。令責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幕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紫微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

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諸善惡。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惚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啓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母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衆衆伴在池空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開船。遇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

卷之十八

三

報者曰。開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汝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開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月也。家人查問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自是月自自。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寄於番禺。獲貨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謁親訪述祖。其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

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
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
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
字爲楷字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真不可
曉。

庚初新志卷之十九

新安張



氏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弘工紀載有七所謂天下七奇者是也

巴必覺城

銅人巨像

尖形高臺

茅索羅王聖墓

供月祠廟

木星人形

法羅海島高臺

公樂塲

海船

庚初新志

卷之十九

一



亞細亞洲巴必覺城

瑟彌辣米德王后側造京都城池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牆厚四丈八尺以毛石砌成城樓上有圓面榑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庚初新志

卷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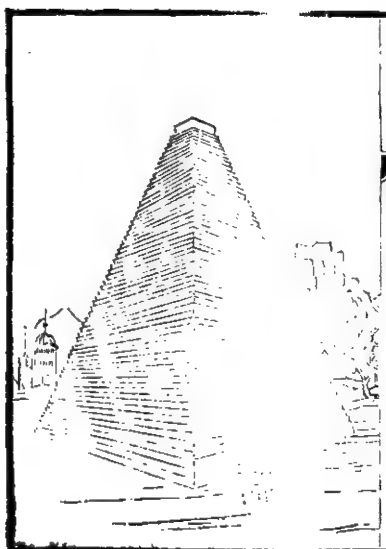


二銅人巨像

崇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拍
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
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議港口以
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
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卷之十九

三



二利卡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

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圍四里臺
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
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庚初新志

卷之十九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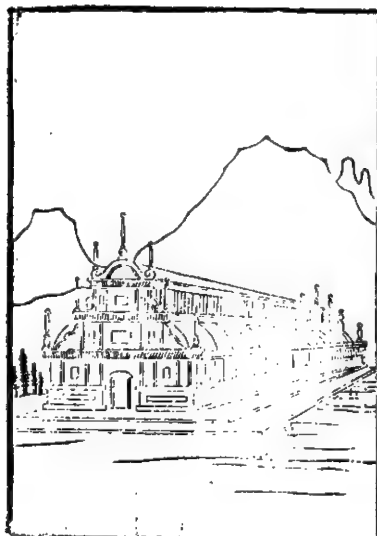
四亞細亞洲嘉略省茅索麻王坐墓

亞爾德爾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學墓下層
 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
 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華一乘銅馬二
 足茅索麻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
 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
 帳閣而殞

廣雅釋志

卷之十九

五



五亞細亞洲厄弗俗府供月祠廟

弘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見地震摧倒高四十
 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
 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
 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爲之正門
 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
 成

廣雅釋志

卷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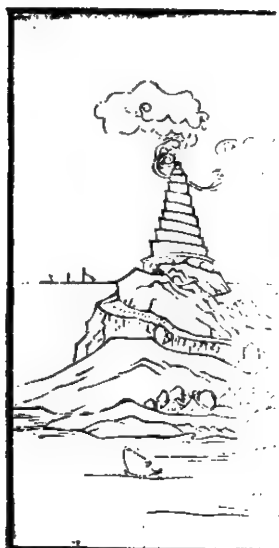
六



六歐邏巴洲亞嘉帶省俱木星人形

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弘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
諸工師曰設此弘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
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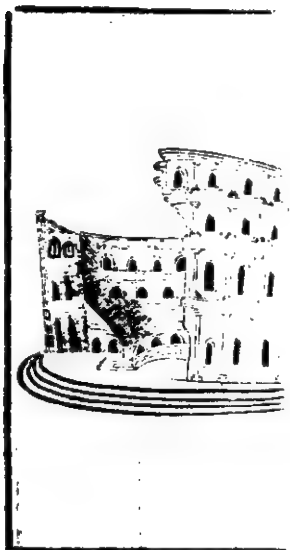
卷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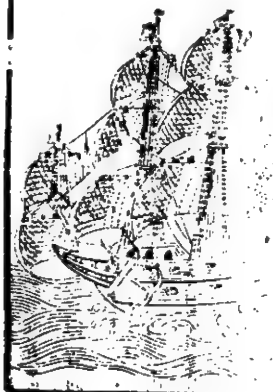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
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鏡
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卷之十九



古時七奇之外，歐羅巴洲、意大利亞、羅瑪府、建公樂場一堤、體勢開闊、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公場之徑七十、又樓房下有奇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場相鬪、觀者坐、圍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阻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海船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勿用

後各建屋四層、為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為之鐵貓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

三百人將卒銳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員
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
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
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
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
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
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與風浪獨畏山礁淺
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倏係其起程但
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
虞初新志 卷之十九 上

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
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奏成行海晝夜無停有
船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月
滿料以審方審方之法今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船
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為佳
無事於奇闢巧也

詞卷偶筆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禱家頭
雷為所厭欽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
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礙其翅羽其家又為作
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為得計每出入
必扶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
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
但往往偶一相值即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
虞初新志 卷之十九 三

若為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免我之度量效卑陶
執之而已之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
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蓬
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
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
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借官問汝識其人
乎曰買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猪之船現
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

黃柳示焉

泰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與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嶺中業經越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鷄數千一婢偶之每夜分籍缸中縣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越店被焚婢跟蹤逃出爲火所傷因臥河濱夜渡難去此麗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

卷之十九

七

處而地有鱗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米救之也按醫家說能生高威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鱗數石整其中盡舉而糶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募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効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顧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

廣博新志

卷之十九

四

謂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錦而報千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官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裔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頭有帶者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

從外奔歸見大勢尚緩。巫人欲攫其爾甫進門。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夢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棧被邀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官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官。詳云。吾途窮。冀吾子爲歸。幸既得金。立美復。辭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覓吾子。幸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伺無出。肅客者忽一。削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茶鉢。歸。欲買。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詔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宦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夷然淡相。禮貌共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特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登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緡。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爲僕。豈不製面而蓬成交耶。

龍缸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其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難游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

咸清新志

卷之十九

七

來以碎布蘸墨書於牆上頃刻成守歎其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繪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函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圖章形區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仿一刻辛酉秋

日象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尚在舊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今觀之真足發一笑也

咸清新志

卷之十九

六

育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廟中訓蒙村廟
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棧
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袖南面而坐兩側童子以大
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
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謂諸徒皆三十
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
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齒弄嘆嗟
也吾身雖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
傳傳忘

卷之十九

九

月餘事畢矣諸後人殿息燈寂無所見

張山來曰公侯將相中儘有沒字碑在想未人村
廟中讀書耳然草薶稷契所贊何書卽不識字未
爲不可但徒爲舞文章地耳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
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
安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卽出戶
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
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至八時矣

重堂遼室皆若素遊直入駟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
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觀濂適自外
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龍德之度
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
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
上召濂濂不敢隱因命校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
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卷之十九

三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永城有張生者，星就童子，試不遇，讀書必陽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僕貌偉麗，數相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公心訂交乎？是夕生夢登禪堂，被簡孤生，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扇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纔獲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賦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指示，冀冊神。

卷之十九

主

葉楚曰：君無顯秩，卽一片孤難撫也。奈何？生不覺憤懣，堅請爲之迴幹。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費宮十餘載，忽夢神舍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覓祿，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黜，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卷之十九

三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鄭學究，年踰五旬，聞居畫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扶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閣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頂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不之慕下，久且聞歲，不無故園之思。

卷之十九

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談，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強之乃行。廳事設有四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驕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僧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有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棒懸於堂簷，二僧出，蹶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釋襁中能。

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因
廣握筆爲制義評議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順一
橋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禔王王手掖之
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禔
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
如人

寶四者沈丘槐店賣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
將逼姚期夢黑丈夫頰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
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哺產一龍蜿蜒踰尺餘

見初稿志

卷之十九

三

角俱備項間有黃景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
欲斫斷急乘婦屋梁因憶前夢始置案焉不三日嬰
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
日久何以爲卵亦能嘆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解

鈕 琇 玉 集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性嗜酒一日持微下
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明月如畫見古槐樹間有
年少書生烏巾絳袍仰月吟哦俄而口吐一珠色赤
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趨向生手奪取吞嚥生
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終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
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所能有跡者曼
曼人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
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道
魔得新志

卷之十九

三

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單膝左右
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
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
現立命筆曼埋輪夕其地墳起成一穴若有物
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返以白璧想亦書生啓御史
之衷耳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適之別嫁伴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末輒施以錢或遇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返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水而走尋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遺有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兩福妾青驗有老嫗素相識忽爾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墻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購錢殮

卷之十九

三

果大獲既率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幫一爲慈谿姜西漢一爲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買果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優孟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耶小照適壁梅盛開生惜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果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挾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肯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

母宅前長號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承姐出曰先生休矣果民違奉母命已不罪雲耶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耶待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墨書送果民果民讀之擊節笑遣雲耶其後紫雲歸合邑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阮茶蘼隱喜今朝叙光細影燈前澆深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翅初上又怕把檀奴偷相撲期離離渾

卷之十九

三

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鸞帳六年孤館相依倚最難忘紅粧枕畔淚花輕灑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梁砧模樣只我羅余渾似鐵掃桃花難得妙應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說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龔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羅謂其多龔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惜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

日於花欄棧閣間徘徊撫玩珍重之意。論於掌珠。嗣以精采嘉魚。過饗而饗夫人。惋悵累日。至爲輟膳。宗伯特以沉香。飾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張山來曰。此猶享用太過。但不識工于捕鼠否。

虞初新志卷之二十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三僂贅人廣白序

正 价 三

余小時讀書西園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白首訖尾方理他圖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辨髮顙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櫺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利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蛛絲所習風入窠中嗟余始知巨向以爲鬼而呼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頽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潞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共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爲牧猪奴戲凡譏集謂爲衆舉輒得大采又嘗事扶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囊金伙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教

所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刑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鶴悅悲惶淚數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踰於無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勸余辭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識堂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其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頽蒙莊鼓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二

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遲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讀亦嗜杯酒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黨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便如風肯脫口披肝瀝之言對而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卽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

友仕粵東者死矣合浦令陳玘臣大埔令粵西者死
疾王弄臺半嶺者死星誤
吳不能
河北者死
河東左營建
元培
貢大廷者死於危於盜
侯公正
病而死
劫
仕充仕者仕份者皆以真機不能突梯上官並見
然常
充州通判
張平友武康令
以進士為吏部選人
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者進賢
壯為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景崇遭挫辱終其身困
蹇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章
事宅酒國詩城長為三僕湯沐已此非天縱之者民

咸通新志 卷之二十

三

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為
援救任申簡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橋枕盡
折舟屋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聞然舟浮水面是
家家中不滅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具云
實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為亂兵所掠僅存零帙
編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託者又得數百卷幸卯被
一窮賊莊痛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藥之費又聚得
數十卷丁酉遇潮皂隸入我室愕然為有也見儿上
書桐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舊夢珍護甚嚴惟恐他

賊亂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大二災於兵
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
上帥統兵劫民舍口呼轉儒冠者破我聞而入勸我
棄遺余後彼乘越牆而僅免已亥入豫州遇老兒莊
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遊
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
至荊州謁賀惠循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驅走
此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牆而去庚子遊荆之趙
化岩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萸酒不覺狂醉扶藜馬

咸通新志 卷之二十

四

上軒然據鞍而行間從人謀謀歷次日始知有虎引
二子飲洞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
因訪桐君見山凹絕嗽一白額虎坐巖溪流余與
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眾客張眼紛
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
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銅管耳當揮斥成
律幸獻虎然首者三一肅跳入叢莽與眾客遙指
子之座然登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美敬
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十

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與王謝爲役夫
僱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踴躍之力不及尋丈遺迹
拱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能昏暮能書文字雖
童孺下嚮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飲也相傳文人
目多青睛各贈書美青龍暮以致損明此言近經殆
由天分宋學士作春日聯文弄其失職竟矣余謂於
目而耳倍聰靈靈私語離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
覺四足者無羽翼子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廣
目距大而睛露有識其峰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六

俗之歎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義農之牛首而
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葉封之長巨蛟美
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
於行然亦會走百里不見苦楚至如登山見勝則
踴躍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動則剛
未六十而齒然落其二時提舌鋒以言語抵忤人
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邁有客相見必
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爲衰態亦可知也余
在落江受異人術能鍊骨爲鐵力士化如虎者張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六

季華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欲季華不能舉矣
極昌查伊瑣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
林豪人也伊瑣嘗客湖心亭客棹破舟中時索酒伊
瑣拉與同飲酣呼盡懽飲畢悉以餘餽贈之後客仕
創從軍底定聞身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
瑣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爲營救竟乃白
同一臂衛耳客以囊而侯余特用之以獻猶是屏書
生也可晒也庚子權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封以
臚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
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
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
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
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
而馳余身若鷲霄堦之外目迷陰晴耳轟怒濤始而
驚既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
禱未習射於石圃之汝南書壁弓張矢落同學者以
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血持而奪因之語
愚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

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告常食不能噉大嚼客之饗者喜並余餐餽期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青鮮惠有同嗜焉歸而僕且兼人反覺稍衆之寡味五歲時私闔酒室垂首盞面吸取浮醴送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醒臥於瓶壘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倫生家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日主人悅聞亦取僧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葉伯通飲於

東明新志

卷之二十

七

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野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尊燈細酌自酉達卯傾二壘無厭漉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若乎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啓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嘆嗟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無憊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登之有列肆沽酒士商衆飲不覺流涎因趨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衆者並酬博戰不已追曼及他席

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昇之野廟神樓之前追騷怪笑而同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戰之余不習鑄杓而制於茶理友人戴錫麓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園有馬布菴者又盧塋之役勦也一揀一旅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楊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請去稱茶星此亦老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

東明新志

卷之二十

八

不謂又好秋未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姜藪文之昌歌近日俗尚食烟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狂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成疾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塔烟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或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群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爾絲不以附內體服之辱重不輕爲塵泥即至襍裂亦不輕棄記口敝帷不棄爲理馬也書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

第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辰則衣之幾三十年不
之嫌渾有勸余改作裘衣者買子曰冠雖敝弗以直
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迫數楹園裏
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口坐臥者止於半舫則寒暑
悉都此簾次容我面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
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遞雲垂雲垂余處之
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
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棲居及度板之房不耐卑庫
下濕又愛短簾淨几其應四關展起披襟爽受風日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九

如入閨室幽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蘆洲蓼渚
之間率其若往有會心處嗒爾忘歸余向不喜浴灘
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淋漓清癯體氣
榮暢卽沍寒且樂就溪室焉余得天強固不憂重病
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書之以至澹
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
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餽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
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聽
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

買郭子離附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念之法余靜
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
而羹豈惟藥石卽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
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因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
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
以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
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
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
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詞叱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一

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
壤共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謂其假
席間每引爲笑資李廉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
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截淫一妖孺而殞
夫精燕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週一異人
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
臥燄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浸頂而坐竟
日不知寒余以骨頭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化要
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齋精爲主世之愚俗縱情

影伐以致陽謀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逢也采之以爲藥山鰲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蓋海狗以一牡管百牝暫之助房中之術何其哉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扶採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鰲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汛掃不以煩厥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鋤之魚鳥則手伺之武雞恒驚燕或混同儻乞或時與童稚相劇柳弄觸燕以給故年雖近覺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邁容色亦不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七

哀不似龍鐘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游岳麓諸子惜余筋力耗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開極有花即看有酒即飲有對奕者即終日老友相值即解杖頭以醪繼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坐坐植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邢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放紅袖但得情癡忽白頭之句非乞情語佳人會生情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草小則率述衣裾分聚榮與之各展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果而引

老人計數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倩二兄讀齊翁圖後爲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嶧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爲洛陽太守朱煉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釋堂先生分廼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八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釣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三

陽清署爲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伏臘如戚屬水行則或櫓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與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余彈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楊結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嗷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血連禁故孽阮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荷齒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棠父吟謝安洛生咏儲康

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
桓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福衡擣浪陽鼓君揚出而
被冠短袖爲之提振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發清
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
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
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尚相編成風浸淫海內余不
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謂恐亦在
所不免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鈞與夫頃刻花
邊進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乩仙尤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五

極靈響卽非真仙當亦才鬼已卯應試失利情懷悵
惓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委盡態有老梨
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
笑匝月而不散應凡悉遺持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
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峰
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
入泮先君六旬時患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
抱散盆跏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恙幸賜吉徵一
擲而五子各色傷一子旋轉不定余然然之一躍而

成顯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
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祿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
立呈樛楠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
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
鋒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
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
錢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
金豈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
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五

兩戈以家一金亦復何與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
者之必濟以賂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
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
中資斧告罄僦僦平康所勢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
讀心版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
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
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麻如經堅下頗諸訣
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滿一堂之中
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啞啞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

柔利至數百過而赴口以出自然通暢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蠢兒肉素永桓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為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僅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於字學重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漢楚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國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為蠢俗故一以冲舉飲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屬其說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三

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懽情人之閱寡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覽守丹爐太善知識都向離門外驢睡也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按余余初亦喜聞其伎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一甲子矣黃髮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

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嚶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敘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聞密偵見一人垂首雙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為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簾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竟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桐喝遍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娘娘讀書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六

聲喜夜半舟人欬乃聲惡羣狗聲惡騷人喝道聲惡買客籌算聲惡婦人習聲惡男子唧噥聲惡百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歲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熱媚人色惡貴人假面粉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庸原之九歌樂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揚雄之時牢愁殷源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偏反動與世慧情不與介人同時為作嘯鴻無涯之語以廣之

余不識金銀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力。不設會計之籍。悄然而來者。偶然而去。室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公應余承祿。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斷。得宗人諒。祖之余。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建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此已然矣。頃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蠟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懸清寒。吾輩人余曾坐車此。收諸生修脯。亦曾心鑽筆耕。賣文字作生活。

之。余日事者。遂若不知有姓行。者客。繼余曰。子才之。不我。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矜乎。余曰。馬遷腐刑居獄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子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獄。首刑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武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余曰。盜竊爲暴。所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因於羑里。司馬懿

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困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賊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已之恩。俾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已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已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已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兩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淫淫之神駒也。因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年已。楚黃曹石霞先生。

令嚶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追解官放浪西子湖與
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已光州
唐雪霽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
必戒諸少雋者奉余爲徑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擒元
及報罷仰天嘆嗟至於流涕此一知已湘潭沈旭輪
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日時文中古文百篇二史其
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已之兼李琳校
先生以省方試士授余罪隸之中弁覓都人士序余
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

東初新志

卷之二十

九

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輩俗乃
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已河陽薛行屋先生人
倫淵藪生余諸友軒相與訂千秋乘余斷梗又折角
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託爲珠采玉英希
世之寶此一知已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
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筌蹄又象妙契圖先獨
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濫周之得文
立藩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已吾鄉之文久沒雲
霧中特壺許子與余力割之並車松陵分題漢上他

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已生
洋妓王翻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投
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
一知已有授僞秩官人借邑中雕面少年前謀傾余
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
必魯教之再擊不中欺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
無可準約若輩方欲刺我以刃而肯稍爲大家呼爲
小士此亦一知已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
山家已崩陷旋出題首類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焉

東初新志

卷之二十

十

州史太守張良洞有黃石塚異政墓側姊塋墳大抵
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猶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
百年漫於豐草碑誰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
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余親爲舉土而封出故
碑而重勒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嘗
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
量不屑以肺石繩人武職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
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裏紅裙必
爲竊竊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獻

燕又漸分位以足加膝口橫額者若無人御之
微咽無愉意人而呼余曰子見夫在司李乎余曰見
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貴乎爾
天下豈皆愛才者愚終以是禍未幾廷方使者會
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欽跡鼎鑊罪且不
測余切惡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驛之曰
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鄭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
臨請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遺一幹役策乘騎詣直棹
所迫還原疏更爲收緒燕又得從薄隄以歸余初不

是則斯志 卷之二十

三

集否人以絲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
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壺不可捉搦患難後
於資善館寮曾畫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
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貴賄榮耶今後但爲騎
浮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壑之文但爲歡而薄以
之文不復爲鋒牙棘齒之文但爲依簾倚閣之文不復
復爲開疆整陣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
爲丈夫榮戟森戟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

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爲研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
怒呵曰違吾教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殘尾
余乃絕意金閤日與鮑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
唐吟老遂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且
舉擢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來愛
賓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關
汝獲之且余命多變制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
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說選是與命約也人稱天譴均
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

是則斯志 卷之二十

三

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
御啓謝曰价風遭也難沉痛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
家實乏史材無容系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
康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潦汜餘年頓忘丘首孝終寬
河清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同也因辭而後已
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縉紳近爲侍從親臣
出督撫關稅迎余樂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
池之上構一新亭銘 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
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

復令日擬以余才貌類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賤久甘縻伏豈可以不詳名字上干帝座公爲然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謂爲奇遇夔屈屈賦涕以受者而余顧應而去之若將塊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翦之未徂早驅之敗業也審矣向樂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剛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得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

卷之二十

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內申詩刻一圖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燂燂醺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進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孫善飲常倚其妓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客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飲紅兒敬有醺態余乃一連盡三紅不能支踞面乞降余

梁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穆侍讀念齋先生過膠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倚陳墮落苦狀侍講心側呼其姬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子無他樂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料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卽以穆侍讀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舉開以詩贈穆穆應曰諾一客曰余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詞隨吟今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

卷之二十

十二既侍講笑曰昔人謠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此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倪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關號舍中默然有聲其鳴甚哀余宿爲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甯詩曰三年離散逢遷卒七義光次主翁其聲遲減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肯其矜而死余爲立傳人閱之喜其描情繪意

有若寫生。無不顧。已酉。客止。諸僧。會。都。皆有。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伶。條。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節。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安。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則。少。司。農。樂。園。先。生。被。憂。中。以。國。事。窮。極。持。訊。終。無。諒。證。時。泉。司。李。官。以。議。決。失。聖。此。大。遠。問。與。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

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更流。草古將爲教。成。是。事。者。云。卷之二十。壹。

狂人。升。退。之。日。特。輪。放。令。還。鄉。辛。丑。借。王。過。客。司。李。東。萊。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還。垣。宋。出。入。上。馬。先。相。問。古。書。同。觀。司。農。一。一。賞。墨。畢。列。坐。開。宴。余。日。姑。緩。之。請。再。觀。今。書。取。余。所。著。火。山。客。諸。閱。過。諸。公。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欽。主人。勸。且。飲。諸。公。日。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夢。看。寶。物。惟。恐。其。盡。誰。肯。撒。而。去。之。竟。問。建。旦。不。覺。實。適。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豆。漿。枕。雲。門。款。峙。異。人。與。

卷之二十

三

金。石。交。親。得。子。嗣。願。制。於。內。不。客。置。妻。廢。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見。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日。何。梁。家。生。此。九。苞。鳳。雛。適。序。日。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踴。躍。清。日。爲。有。歸。之。宴。親。朋。製。錦。綢。慶。文。皆。屬。余。提。刀。一。爲。書。段。王。美。一。爲。給。陳。薛。衛。公。一。爲。河。北。大。將。印。施。字。一。爲。大。魏。戎。魯。壁。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口。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願。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地。裏。城。余。令。獻。裏。酒。三。百。樽。陳。列。塔。前。諸。同。事。並。啓。分。限。中。丞。笑。日。請。諸。公。各。草。寫。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買。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電。鏗。戛。中。丞。爲。之。擊。節。歡。賀。諸。同。事。皆。舉。筆。長。嘯。自。壞。已。作。余。進。揖。謝。畢。校。四。人。餽。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爲。大。快。者。此。其。七。昔。兄。館。後。村。腐。兵。爲。詩。文。多。有。口。自。學。誦。

非手黠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
 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琨曰十
 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快意之作嘗又絕
 少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
 復辭崔寔之答議因議以寓興崔駰之達旨寄旨以
 釋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摛志楊雄之解嘲托嘲以
 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
 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頰以筆墨爲遊戲乎
 余曰昔孔子曰冉父爲犁牛斥宰子爲朽木觀仲由
 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
 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爲聖人之徒者
 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
 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喟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
 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而目六卷老
 閒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儂春秋一
 卷三儂贅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歲踵門而
 乞文者必應之如償以虛不以爲疲後有作者得吾
 書而操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

百世聽之即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舊說亦
 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
 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今嗣柱東會通稿紉
 因索種種奇書尚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尺牘新語
 卷之二十
 天

卷二十六
 大終

總跋

予雖是書竟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夫人以窮愁而著書則其書之所蘊必多抑鬱無聊之意以寓乎其間讀者亦何樂聞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音乎予不幸于己卯歲懷墮阮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貴之猶時時相啜哺既無有有道丈人相助舉手又不獲遇聶隱娘輩一泣慰之惟哲學屢提波羅密俟之身後而已于斯時也苟非得一二奇書消磨歲月

虞初精志

也跋

其殆將何以處此乎然則予第假讀書一途以度此窮愁非敢曰惟窮愁始能從事于鉛槧也大窮愁之際尙欲藉書而釋况乎居安處順心有餘閒凡淨窗明焚香靜讀其樂爲何如乎因附記于此俾世之讀我書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觀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

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